中華文史叢書之四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夏記

（一）

戴錫章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夏記

（二）

戴錫章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王有立 主編

西夏記

(三)

戴錫章 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甲子歲朝立春日

合肥李繙署

西夏紀序

同館戴君海珊以西夏紀廿八卷附叢刊若干卷乞序於余受而讀之紀蓋本張氏鑑西夏紀事本末吳氏廣成西夏書事陳氏崑西夏事略而增輯之者益以叢刊蒐獵之廣使一代得失之林昭然可睹匪特有功於夏臺抑亦有國者之殷鑒也夏立國朔方固天下勁兵處也幅員二萬里阻大河而負賀蘭雄踞上游直有席卷關中之勢海子鹽池之富蒲柳畜牧之饒天險地利可戰可守王霸之所資也自晉張氏竊據羣雄遞嬗赤辭歸唐思恭鎮夏賜姓封王代有梟桀傳至元昊稱制改元陳經立紀儼然開國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規模矣夏雖僻處一隅挾其武力抗衡宋遼金者幾二百年其歷世視遼金爲久開國以後譯聖經立學校定新律修實錄雍雍乎漢唐之遺風焉而國史闕如可慨也論者以文獻無徵咎在製番書而屛漢文豈其然乎史載元昊立番漢學乾順病番學而立國學仁孝以斡道沖爲番漢教授其文之傳於今者感通碑則陽番而陰漢掌中珠以二體爲一書斯皆番漢並行之確據也況元用夏儒多爾濟高智耀而多爾濟爲國史世家元臣石天麟察罕尤以精諸國字書名通唐兀特之文者固不乏人也而國史闕如者何也嘗讀元進遼金史表皆稱其國史獨西夏傳

祇稱兼採宋夏國樞要等書而夏之史無聞焉則夏史之散亡於元斷可知矣或疑耶律楚材入夏收其遺書而歸安有至正散亡之理不知世祖修史進遼金而黜夏其遺書卒未上諸朝史書張柔之上金實錄而耶律傳無之此其證也而修史者亦以夷之載記遂不遑發故府之櫝藏集遐方之颬獻草創爲之滅其國而并滅其史此不能不援春秋之筆以責之也竊歎遼金夏同一亡國而亡國之史有異者則人爲之也遼亡而陳大任之史作金亡而王鶚之史作自古無不亡之國而有不亡之史彼多爾濟輩坐視國史之蕩焉泯焉而不之恤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

京華印書局刷印

烏虖清史之作於今日殆歴聖養士之澤有不容盡泯者乎余老矣處元黃交戰之會膺國史絕續之寄不幸而以文章報國亦事之至可痛者所願與戴君等黽勉圖成毋令并可痛者而亦靳之爲多爾衮之續余序是書而愾乎有感者此也襄平趙爾巽

西夏紀序

西夏建國二百餘年文獻無徵公私撰述十不存一良以元昊自製蕃書擯漢文不用簡册流傳繙譯不易故典章制度概從湮沒元耶律文正從太祖征西夏但收圖籍其中必有國史及諸司案牘第文字殊别以蒙古漢人而譯唐兀持文無此宏通之士故有元一代留意於拓拔氏掌故者最尠亦其勢然也元昊遣使於宋表稱偶以狂斐製小蕃文字其予智自雄如此豈知國亡以後文字亦亡使當時蕃漢二體書並用則二百餘年之掌故何至並烟埃而俱泯乎近世好學之士蒐羅殘佚有張氏鑑之西夏紀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事本末吳氏廣成之西夏書事周氏春之西夏書陳氏崑之西夏事略諸家體例雖殊然採摭之書大抵相同其擇不精語不詳之憾則一也閒縣戴海珊比部湛深史學文章爾雅薈萃諸家重加訂補爲西夏紀廿八卷附以西夏叢刊十餘卷用力十年而後成書義例之嚴援据之博考覈之精皆爲前人所不及至於訂譌補漏舉舉大者如雍熙二年尹憲破咩嵬及岌伽羅膩十四族吳移越移四族亦降君據宋史石守信傳守信子保興至道二年與范庭召等五路討賊擊殲岌伽羅膩等吳移越移諸族降證宋史彼此之牴牾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君據

沈存中筆談野利遇乞剏造蕃字獨處一樓累年方就至是獻之證蕃字非元昊所自剏宋乾道四年任得敬伏誅君據金史得敬誅實在乾道六年爲西夏乾祐元年宋重和元年夏人寇邊邊將張迪死之宋史及畢氏續資治通鑑均佚其事君據九朝編年備要補載之遼史耶律多珍傳夏人阻河而陣帝渡河擊之大捷君據興宗本紀帝渡河夏人遁乃還無大捷事證多珍傳之失實金宣宗答西夏求和書金史不載君據金文雅錄其原文足裨正史之闕西夏主李仁孝君據文獻通考注繼乾順而立者正史作天祈朝野雜記作仁孝知馬貴與所據國史與今宋史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不同凡茲數事使錢辛楣先生見之不知當如何推挹也猶憶光緒辛巳予與福山王文敏公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國史數册者皆梵字也予謂當是元昊所製國書非梵字屬文敏購之其人秘爲鴻寶不肯售近泰西人毛利瑟譯西夏蓮花經十得四五若能譯其國史必於君書裨益非淺君蜀人宜物色此書以資證補矣膠西柯劭忞

西夏紀序

余宦游隴上十餘年間嘗驅車過鄜延環慶歷涇原秦鳳之郊以達熙河周覽其山川堡寨時時閱史册按地圖詳稽宋夏用兵以來得失盛衰之迹洎乎作宰中衛泛大河登賀蘭山觀元昊興州故都慨然想見其爲人烏虖何興之暴也當其崛起朔方變服色令秃髮改蕃書制禮樂定官制陳經立紀手定一朝之法又招納豪俊奔走蕃酋練精兵募鐵騎選豪族善弓馬都五六十萬而苦戰復倚山訛之衆據橫山曲律爲巢穴其地奄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諸州北控朔漠南引慶涼東遮府麟西捲瓜沙縱橫數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千里泱泱乎西陲一大都會也其僭號改元歷十世傳祚一百九十四年吾意當日創制顯庸垂爲國法其間用人行政緯武經文必有宏纖條教及歷代沿革損益強弱盛衰之故可以灼然昭示於世者乃自乾定滅亡之後耶律文正收其圖籍而國史無聞至元進遼金史表獨西夏傳僅採之宋夏國樞要諸書蓋史之無徵久矣夫夏之立國較遼金爲久幾與趙宋相爲始終而文獻闕如無徵不信亦有國者之恥也吾觀宋遼金元諸史所記西夏之事聞見異辭而近世好古之士若張氏鑑吳氏廣成周氏春陳氏崑四家所爲夏書又往往撮錄舊文沿訛踵謬擇不精

而語不詳君子病焉閒縣戴海珊先生與余同參史館朝夕過從因出其所著西夏紀一書附以叢刊十卷屬爲弁首之辭先生自言爲此書閱十年之久凡正史之舛訛四家之疏漏皆一一參稽補正粲然成一代信史其用力可謂勤矣竊嘗以謂自有天地以來歷億萬千紀其中蠻夷之長割據之雄不知凡幾而倏忽之間泯焉澌沒不復見稱於世者何克勝計故文字者與天地並參而兩間之事事物物皆賴之以傳於不朽文存則其國雖亡而亦存文亡則其國雖存而亦亡雖然猶是國也猶是文也而國之存與亡則又視乎文之能傳與不能傳以爲斷故孔子曰

京華印書局刷印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言王天下也則又曰書同文蓋文莫文於孔子之文惟同文而後可以常存於中國而不敝元昊既譯聖經立學校矣而乃別製番文以自別於中國此其所以國亡而文亦與之俱亡也吾讀戴君之書有感於此故嘅言之以諗世之知言者新城王樹枏

西夏紀序

元托克托修三史遼金各爲專史西夏僅附列傳論者議其意爲進退不知遼起滑鹽金興肅愼皆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宜與宋史竝修夏雖立國二百餘年而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後拓至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而止局蹐一隅不得與遼金比也三史夏國傳各據宋遼金舊史參以他說不相關顧金史云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錄不知其故又云遵頊子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此皆指金史言宋史云安全有子曰承禎齊國忠武王子遵頊金衛紹王册爲夏國王

京華印書局刷印

德旺殂清平郡王子睍立又云今史所載追尊諡號廟號陵名兼採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所牴牾闕疑以俟知者此舊史指宋史言金史又引羅世昌夏國世次理應申明夏史無徵故取世次樞要乃始終不言夏之史亦不言夏史之亡則其時夏史之存亡未可知也元昊時野利仁榮撰蕃書十二卷大慶元年尊爲國字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此體又設蕃漢字院漢習正草掌中國往來表奏中書漢字旁列蕃字蕃兼篆隸掌西蕃回鶻張掖交河一切文字並用新制國字副以各國蕃字是兼用漢字及各蕃字所以對外而國內則悉用國字或者其時夏史尚在

史臣鮮通其文且但纂列傳不修專史遂亦不復聘人迻譯置之高閣未可知也國內用國字有時亦不拘者感通塔碑掌中珠將以便俗故一則陽蕃陰漢一則蕃漢並列錢文將以流通國外故洪遵泉志倪模錢略李佐賢古泉匯各載蕃字錢而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諸品皆用漢字（羅氏世次當用漢字故爲金史所引）凡此當觀其通未能執一以爲斷要之國字實在諸字之右仁孝人慶二年立大漢太學五年仍建內學天盛三年以斡道沖爲蕃漢教授其周易卜筮斷仍以國字書之行於國中十六年又贈野利仁榮爲廣惠王以褒其制蕃字之功則爾時之偏重國字可推

見也國字翻譯不易遂至掌故失傳後人欲輯一書亦第據唐以下正史說部別集等按年編次訖未能爲志表列傳此固勢之無可如何者然其間詳略正自有別也洪亮吉末有成書秦恩復積稿早燬王曇未知有無傳本此外周春西夏書雖分十卷摭拾殊疏張鑑紀事本末吳廣成書事陳崑事略亦互有得失友人戴君海珊乃重爲排比各注其所出復搜討羣籍益以百數十種恐其喧賓奪主因以直敘夏事者入西夏紀以還體例之嚴以旁及夏事者入叢刊以廣見聞之助考訂異同補苴罅漏倍極勤奮此書出而周張吳陳諸書雖以爲皆可廢焉可也余嘗謂

君書當稱西夏紀年體例當仿王氏日本源流考中書西夏年號而雙行注甲子及宋年號於上遼金年號於下其元昊開運以前繼遷封王以後書一年二年餘則列爲卷首並取叢刊中之有年可稽有事可附者隨注正文之下以便省覽其無可繫屬者始爲附錄或識餘海珊深以爲然以付印將成俟日後改訂然此特因仍舊例至其網羅之繁富固諸家所莫逮也抑又有說者姚士粦見只編載蘭溪魏某客華州王槐野祭酒家見架上有夏國書凡閱三旬始遍此不言其爲蕃字未必國史然足資補證者必夥未知今尙存否又宣統庚戌俄人柯智洛夫於我國張

京華印書局刷印

掖黑河故地得西夏譯經盈數篋掌中珠卽在其中安知他日不發見國史或夏人私史管子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讀君書而竊又爲之預作快語者也甲子三月吳縣胡玉縉

西夏紀序

吾蜀自典午陳常兩國志傳世後越至兩宋始有丹棱井研兩李氏箸錄乙部此外若成都吳縝華陽范祖禹眉山老蘇潁濱王偁王當彭百川杜大珪史炤諸公所箸彪炳四庫中者大氏鴻篇巨製如奇零纂述見收提要者不勝僂指吾蜀兩宋史學曠絕古今盛極而衰元明及茲益家寥落矣余嘗撰歷代史學叢刊書目凡六百餘種乃國朝蜀人竟無一可載吁可愧也已西夏載記國朝人頗有撰述刊行者僅張吳二書餘如洪稚存西夏國志十六卷王仲瞿西夏書四卷秦敦夫西夏書二十卷徐星伯西夏地理

京華印書局刷印

攷垂成而卒韓小亭謂遠勝吳書惜均未刊行周松靄西夏紀傳十卷余訪得傳鈔稿本亦未完書國朝先哲所撰補史攷史搜奇輯逸邁於往昔乃西夏事未有宏編名作豈非以所紀國事胥用番書殆國亡而史亦偕亡以非漢文存者亦不之識今所見碑刻猶是番書湮沒不彰職是故也吾鄉戴海珊比部奮然饌西夏紀二十八卷叢刊十餘卷徵集書三百餘種殫十餘年精力而成西夏一國事實粲然具備饗述大恉詳載序例貽書索余序之余惟西夏世居西北歷代廓增奄有地方二萬餘里爲州郡凡二十有二卽今陝甘兩省西北之境擁羌部勁兵五十餘萬

明號令嚴賞罰以兵法部勒諸酋長橫山羌卒號稱敢戰夏兵所不如能倚任之又選豪右善弓馬者五千人分六班迭直統鐵騎三千判爲十部元昊自將用兵二十年宋軍三敗遼兵兩挫無有能摧其堅銳者其武功如此乾順以來興學養士弟子初僅三百員後增至三千崇奉聖教尊孔子爲帝訓迪官學不怠其文治又如此以邊鄙荒寒一隅區域措杜宋遼金三大國延二百五十八年其立國綱紀武功文治蓋有不可沒者余嘗讀宋史慨嘆於宋之經制夏事及夏之所以抵抗宋者參考衡量約有數端一爲迯之宋以點檢得天下防微杜患黜藩鎭懍名城聚桀

鶩於京師爲彊幹弱枝之計懲羮吹齏不尙武功曹武惠平江南僅予金錢狄武襄平嶺南樞密使爭而始得卒以讒出之靑州而卒王德用貌與宅亦被彈劾所由一朝武功不競一也自昔將帥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軍事敵情朝夕變易不定詎能遙制宋則進止悉稟廟謨甚則須發陣圖預定師期五路出師幷無統率爲經略者如范雍夏竦輩未臨前敵遙爲制置兼以宦者監軍阻撓畏葸自掣其肘安能制勝二也古云內有權臣將帥在外不克立功眞仁兩朝正宋室全盛之時乃政府諸人庸劣如陳執中夏竦宋庠晏殊才如夷簡傾險排笮固可決其無成乃賢如韓

范二公同心同德同辦一事而二公之設施論議卽不一致如刺義勇城永洛好水川之役二公各執所見不能總和賢者亦復如此遑論其他所謂韓范威名不能制一囊霄者三也軍行以糧儲爲要需山川形勢險易遠近尤爲治軍所重宋之屢次失敗大都糧糈失道所致而棄靈武尤爲失算雖田錫何亮抗言爭之不得四也六谷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張文定請錫王爵執政不允乃不以予王而頻以予趙殊可哂也唃廝羅者擁勝兵六七萬期與德明抗又以戎人多詐慮有他變訖未嘗有大功此二者卽使用之未必遽能大挫西夏之彊橫然招携結納未

始不可資其助而殺其勢乃予奪疑信靡有定局五也夏人翻覆無常甘受其欺給以金繒無異資敵夫以元昊梟桀之姿憑藉險要膏腴之區又濟其財用會逢其適宋之武略如此政策如此平之良非易易至秉常童騃梁氏昏亂不於此時大張撻伐一雪屢朝之恥乃守經恤亡坐失事機六也逮荆公秉政懵不知兵偏信徐禧僨事喪師更不足論矣若遼之與宋也澶淵盟後自應遵守無渝乃宋有事於夏遼輒出而中阻夏則復以待宋者待遼遼於夏予奪不定師出輒敗亦與宋相等且遼金二史於夏之交涉均甚疏落大較可以概見茲不具述君子觀於宋與夏

勝敗彊弱得失之數夏之整軍治國誠有可取以愚見論之亦宋之所以控制經營西夏者不得其道有以致之非無故也比部於夏所以得者既詳且盡無俟余之敷陳余竊就宋所以失者一一詳述之對鏡相觀亦考古者得失之林也願以諷讀是紀者甲子春莫華陽王秉恩

西夏紀序

余梓邑人陳友松先生西夏事略參以張氏鑑西夏紀事本末吳氏廣成西夏書事已成書矣繼念史所以備一代事實陳氏條分件繫自謂就架上書五十餘種編成而未見李氏通鑑長編張吳見通鑑長編矣所据撫雖較陳氏爲備而中祕之藏仍未窺也余僻處西南山中爲漢朐愍唐開州古謫宦所居地家匙藏書又少賢士大夫相往還聞見之博又不逮數子然因亂辟地京師承乏史館適值圖書館啟而宋元善本及四庫全書本均燦然在目因得次第縱觀左右采穫津逮綆汲時有獲於數子之外則時

與地之幸也西夏建國二百餘年頗怪當時史臣不爲建議勒成專書僅附見宋遼金三史以傳豈以地處西偏人爲羌族故外之歟夫西夏聲明文物誠不能與宋匹然觀其製國書釐官制定新律興漢學立養賢務置博士弟子員尊孔子爲文宣帝彬彬乎質有其文固未嘗不可與遼金比烈乃遼金有史而西夏無史何也余從數百年後遠溯數百年前而成此書以三家爲先河合百氏爲一治不復區爲誰某而各溯所自出上自朝章國典下至小說短書苟匪不經皆在所錄更於西夏紀外成叢刊十餘卷西夏一代事實略具矣每條仿宋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例

各注書目雖乖史法爲便省閱亦徵信之意也至所引書有經三家綴緝聯貫而仍注以原書者以三家雖異流而同出一源史爲天下萬世公共之書非一人一家所得私也余治此十餘年矣念陳氏限於地張吳二氏限於時余得地與時而手自輯錄稿數四易至是而始底於成然欲以爲紀傳仍未能也吁學問之道有窮乎哉余益用兢兢焉因書其緣起於此開縣戴錫章

是書初以陳書爲主輔以張吳二氏用低一格雙行以示區別質之膠西柯鳳蓀先生先生頗稱善既而先生以張吳書中亦有大事當頂格單行大書者因屈於陳

氏列置低格不無稍歉謂不如獨自成書而以陳書另行既靡喧賓奪主之嫌幷免削足適履之病因特謹從用志敎益

是書初擬全注原書繼因見聞有限未能悉攷所出卽以三家書標目亦譚鍾麟通鑑長編拾補稱西夏書事之例後有所獲當再改注

是書未改編以前經教育部審定頗蒙嘉許其評語云西夏建國二百餘年文獻無徵近世有張氏鑑之西夏紀事本末吳氏廣成之西夏書事周氏春之西夏書皆不免於疏漏作者因其鄉人陳氏崑之西夏事略重加

改訂成此鉅製引書至三百餘種之多攷覈精詳尤爲前人所不及眞名山之盛業也云云錄此以爲改編後之印證

是書未改編以前初校有同邑謝君升菴盛堂歐陽君周輔煦黎君苾生廣芬余君郅廷秉隆劉君涵章雨田彭君作楨鄜城陳君山銘偉勛華陽余君漢丞承萱郫縣李君鵬改編以後則漢陽李君星樵哲明山陽吳君濂溪懷清吳縣胡君綏之玉搢羅田王君季香葆心繇竹曹君纕蘅經沅或任校讐或代搜輯皆於此書有參訂之益例得備書錫章又識

京華印書局刷印

本書徵引書目

舊五代史
五代史記纂誤
五代史記纂誤補
新五代史補注
宋史
遼史
遼史拾遺
金史
金史詳校
元史
新元史
元祕史
元史譯文證補
遼金元國語解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攷
諸史拾遺
廿二史攷異
廿二史劄記

京華印書局刷印

資治通鑑攷異
稽古錄
中興小紀
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九朝編年備要
十朝綱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宋史全文
通鑑續編
宋元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後編
資治通鑑後編校勘記
續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發明
續通鑑綱目
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金史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本末

隆平集　東都事略
契丹國志　大金國志
元史類編　蒙兀兒史記
古今紀要　函史
續通志　松漠紀聞
燕翼貽謀錄　太平治迹統類
宋朝事實　遵堯錄
宣和遺事　宏簡錄
皇元親征錄　多桑書
包孝肅奏議　讜言集

京華印書局刷印

讜論集
諸臣奏議
王文正公遺事
韓魏公家傳
韓魏公遺事
范文正公年譜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范文正言行錄
宋名臣言行錄
名臣碑傳琬琰集
廣州人物傳
西夏事略
西夏書事
新安志
朔方新志
浙江通志
甘肅通志
四川總志
壽光縣志
福清縣志

連城縣志　米脂縣志

寧夏府志　靜寧州志

平涼府志　莊浪志略

河州志　延綏鎮志

葭州志　甘泉縣志

固原州志　吳堡縣志

鞏昌府志　一統志

讀史方輿紀要　蜀典

西域水道記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文獻通攷　續通攷

歷代建元考　紀元彙考
紀元編　遂初堂書目
國史經籍志　世善堂書目
西夏藝文志　王允中郭景修墓志
大事記講義　歷代通略
九朝通略　讀史漫錄
歷代史論　宋論
責備餘談　古今人物論
讀史大略　閱史郄視
讀通鑑論　歷代史案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夢溪筆談　東坡志林
蒙齋筆談　晁氏客語
師友談記　冷齋夜話
春渚紀聞　石林燕語
避暑錄話　郤掃編
墨莊漫錄　梁谿漫志
老學菴筆記　貴耳集
吹劍錄　藏一話腴
袖中錦　庶齋老學叢談
卍齋瑣錄　燼餘錄

京華印書局刷印

東齋錄
龍川別志
孫公談圃
晝墁錄
紀聞
見只編
東軒筆錄
鐵圍山叢談
墨客揮犀
萍洲可談
東齋記事
後山叢談
孔氏談苑
湘山野錄
倦游錄
玉壺清話
遯齋閒覽
道山清話
過庭錄
高齋漫錄

默記
揮麈錄

揮麈後錄
玉照新志

聞見近錄
聞見前錄

清波雜志
雞肋編

北窗炙輠錄
步里客談

桯史
賓奕

昨夢錄
獨醒雜志

耆舊續聞
清夜錄

歸潛志
續太平廣記

揚文公談苑
西夏譯蓮華經

京華印書局刷印

佛祖統紀　咸平集

小畜集　南陽集

武夷新集　文莊集

文恭集　武溪集

安陽集　范文正集

河南集　蔡忠惠集

蘇學士集　蘇魏公集

司馬文正集　趙清獻集

公是集　彭城集

鄖溪集　淨德集

龍學集　宛陵集
劉忠肅集　王魏公集
范太史集　文潞公集
節孝集　歐陽文忠集
樂全集　范忠宣集
王荊公集　范侍郎遺文
廣陵集　蘇文忠集
馮應榴蘇詩注　欒城集
黃山谷集　後山集
淮海集　石門詩鈔

京華印書局刷印

青山集
畫墁集
景迂生集
姑溪居士集
學易集
西臺集
摛文堂集
竹隱畸士集
楊龜山集
初寮集

程伊川集
西塘集
雞肋集
潏水集
道鄉集
樂靜集
襄陵文集
眉山集
李忠定文集
浮溪集

華陽集
鴻慶居士集
歐陽修撰集
九華集
渭南文集
魏鶴山文鈔
滏水集
元遺山集
姚牧菴文集
淸容居士集
道園學古錄
至正集
顏習齋集
存研樓文集
潛研堂文集
爛溪集
養素堂文集
落颿樓集
宋文鑑
南宋文錄

京華印書局刷印

金文雅
西夏文綴
御製全史詩
宋詩鈔
貢父詩話
中山詩話
後山詩話
彥周詩話
西清詩話
宋詩紀事
金源紀事詩
遼詩話
荀學齋日記

西夏紀卷首

開縣戴錫章海珊

西夏本赫連國地而其先則魏拓跋氏後也按西夏先姓於彌錢氏大昕廿二史攷異元史李恒傳其先姓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爲西夏國主按西夏之先本拓拔氏於彌與拓拔音不相近蓋元時國語之譌吳澄撰李世安（卽散朮䚟）墓誌云公西夏賀蘭於彌部人也又卜顏鐵木兒傳作唐兀吾密氏緊罕傳稱唐兀烏密氏北人讀吾如烏蓋同族也李恒傳稱於彌氏與烏密聲亦相近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鎭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復賜李姓思恭卒弟思諫代爲定難軍節度使按通鑑考異歐陽修五代史作拓拔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

京華印書局刷印

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為保大留後遂陞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黨項傳白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為節度思孝為保大節度以孝薦弟思敬為保大留後俄為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姓故更姓氏修合以為一人誤也又廿二史考異思敬當作思恭宋人避敬字多改為恭而同時又有拓拔思敬其人者乃併思恭亦誤轉為敬矣

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按薛氏舊史及王氏東都事略以彝昌為思諫子與此異

梁開平中彝昌遇害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仁福按歐陽新五代史及東都事略皆云仁福不知於思諫為親疏也宋史夏國傳彝昌遇害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使仁福司馬氏通鑑攷異云仁福諸子皆連彝字則於彝昌必父行也當以通鑑為正

開平三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

末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

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于鎭其年追封號王子彝超嗣按冊府元龜一百九十六梁末帝乾化三年制進封夏州節度使李仁福爲隴西郡王彝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衙遷防遏使仁福卒三軍立爲帥矯爲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眞命明宗聞之遂以彝超爲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鎭仍降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藩鎭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

京華印書局刷印

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覽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後之慶宜及於子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起姦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州節度使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卽乍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

皆勸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總萬幾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曮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曮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恡朔方或則結搆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不稟除移惟謀旅拒纔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曮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

間幸彼幼冲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舍云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明宗遣閤門使蘇繼彥齎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彝超不受代從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鎭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聞天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党項部族萬餘騎薄其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爲蕃

部殺掠死者甚衆明宗聞之乃命班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于鎮弟彝興襲其位按冊府元龜三百八十九長興四年隰州刺史劉燧凝言於帝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爲夏州留後彝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據此則又當以彝超繼彝殷未知孰是彝興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諱改殷爲興初爲行軍司馬彝超卒遂加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末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綏州刺史彝敏與其黨作亂爲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押送到闕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彝興之故縶送本道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興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

祐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于河中潛使人搆之彝興爲之出師駐于延州之北境既而聞守貞被圍乃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王世宗即位加太保恭帝初加太傅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部將李彝玉會諸鎭兵禦之鈞衆遂引去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親視攻玉爲帶且召使問曰汝帥腹圍幾何使言彝興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帥眞福人也遂遣使以帶賜之乾德元年四月甲辰彝興獻犛牛一（按康譽之昨夢錄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吳任臣山海經注謂卽犛牛之類）五年卒太祖廢朝三日贈太師

追封夏王子克睿立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諱改光爲克彝興之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太保定難軍節度使開寶九年率兵破北漢吳堡砦斬首七百級獲牛羊千計俘砦主侯遇以獻累加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卒太宗廢朝二日贈侍中子繼筠立繼筠初爲衙內都指揮使檢校工部尙書克睿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太宗征北漢繼筠遣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蕃漢兵列陣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太平興國五年卒弟繼捧立繼捧初爲衙內指揮使嗣繼筠爲留後繼捧從父綏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表言繼捧不

京華印書局刷印

當承襲請遣使與借至夏州諭繼捧令入朝西夏書事太平興國六年秋八月銀州刺史李克遠襲夏州不克冬十一月繼捧以銀州變聞太宗詔令撫綏屬族無使滋亂七年繼捧以地獻於宋其弟繼遷乃復興故叙首繼遷云宋史遼史舊五代史長編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一

開縣戴錫章海珊

太祖神武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李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於渭橋表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僖宗贈宥州刺史祠于渭陽曾祖仁顏仕唐銀州防禦使祖彝景嗣于晉父光儼嗣于周建隆四年繼遷生于銀州無定河（按無定河有李繼遷寨見米脂縣志）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宋史夏國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遼景宗乾亨四年）

夏五月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獻其銀夏綏宥四州按東都事略作以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來歸長編作獻其所管四州八縣六月乙亥遣使發繼捧緦麻已上親赴闕其弟繼遷奔地斤澤

繼捧之先累四世未嘗入覲繼捧至宋帝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祖母獨孤氏亦獻玉盤一金盤三皆厚賚之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獨繼遷居銀州不樂內徙繼遷時年二十按長編作年十七勇悍有智謀與弟繼冲東都事略作繼忠親信張浦等謀曰吾祖宗服食茲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視一方今詔宗族盡入京師死

生束縛之李氏將不血食矣奈何繼冲曰虎不可離于山魚不可脫于淵請乘夏州不備殺詔使據綏銀可以得志浦曰不然夏州難起家庭蕃部觀望克文兼知州事尹憲以重兵屯境上卒聞事起朝發夕至銀州羌素不習戰何以禦之吾聞小屈則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聯絡豪右捲甲重來未爲晚也繼遷善之僞稱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置棺中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宋史太宗本紀夏國傳長編卷二十三二十五及西夏書事按夏國傳太宗嘗宴羣臣苑中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驁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月夏州奏擊李繼遷破之司馬光稽古錄按長編第言夏州言戎人拒命發州兵擊敗之

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幷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

權知夏州克文亦以唐僖宗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上於朝改博州防禦使綏州刺史克憲初偃蹇不奉詔宋帝遣袁繼忠往諭克憲謂繼忠曰李氏何負于朝廷不能以一州相假乎繼忠曰天子以夏州歸順錫以車旗予以銀幣將擢其諸父昆弟並居方面寵榮極矣綏銀僻在羌夷民貧地瘠朝廷召公等入京共享

富貴今克文詣闕綏州孤立無援若猶懷顧望一旦兵臨羌人嗜利忘義勢渙心離悔何及耶克憲遲疑久之乃隨繼忠入朝（宋史夏國傳袁繼忠傳及西夏書事）

十二月宋詔赦銀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平興國八年（遼聖宗統和元年是年遼復稱契丹）

春三月繼遷入貢內侍秦翰賚敕招之不聽

繼遷聞繼捧等俱受恩命遣所部詣麟州貢馬及槖駞等物奉表言世澤長存祖功未泯人心思舊蕃部樂推不望通顯皇朝但假餘生戎落克遂肯構肯堂之志常爲不侵不叛之臣云云宋帝使秦翰賚敕諭曰朕恭迓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天厤懋昭皇極山陬海澨盡一車書日照月臨罔非臣庶爾河西李氏世分旄鉞久任邊疆忠節著于前朝豐功彰于昭代屬茲家庭多難幾化參商幸逢恩詔曲全無虧棣蕚業經同族共列王朝何忍一夫遠居荒俗况夷落之內或有跳梁親近之間豈無煽動敢行旅拒難逭天誅不特宗祀忽焉抑且身名兩敗細爲善後合念歸誠寵秩有加不失當躬富貴恩榮勿替永貽奕世箕裘禍福分途從違早計繼遷留翰宿帳中出入無疑閒翰思手刃之不得乃還（宋史秦翰傳及西夏書事）

夏五月戰于葭蘆川不克

繼遷數寇河西銀夏諸州無寧日宋帝令銀夏綏宥都巡檢使田欽祚與西上閤門副使袁繼忠率兵巡護繼遷從槅柞嶺引衆拒之戰于葭蘆川不勝棄鎧甲走宋史袁繼忠傳

秋九月犯三岔口又敗

繼遷聞田欽祚袁繼忠屯兵三岔控扼夏州要害潛率衆攻之不勝退入狐狢谷欽祚等出萬井口逐之繼遷請戰麾衆圍雄武軍千人于後繼忠命龍衛指揮荆嗣往援列陣格鬭繼遷始卻失人馬七百餘已欽祚軍還依山爲營繼遷亦寨其下欽祚與嗣募勁卒五十人乘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夜縱火擊之繼遷不及備營柵悉燬軍士死者千餘人宋史荊嗣傳

西人攻宥州巡檢使李詢擊走之

初宋帝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引沒界外民歸業繼遷見部下攜貳謂張浦曰我宗社久墟蕃衆飢敝今中國以財粟招撫流民親離衆散殆不可支浦曰宋兵遍駐銀夏勢難與爭宥州富庶恃橫山爲界若誘諸部併力圖之阨險觀變亦克復之策也繼遷乃誘西戎衆合二萬人攻宥州巡檢使李詢率所部蕃漢卒擊走之宋史太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宋太宗雍熙元年 遼統和二年

冬十月知夏州尹憲偵知繼遷所在與巡檢使曹光實掩擊之獲其母妻俘斬甚衆繼遷走

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爲銀夏綏麟府豐宥州都巡檢使繼遷逃入蕃落爲邊患光實與知夏州尹憲偵知繼遷復至地斤澤選精騎夜發兵掩襲再宿而至斬首五百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僅以身免宋史夏國傳及曹光實傳按東都事略獲繼遷母妻不詳年月宋史夏國傳繫此事于太平興國八年太宗紀則在雍熙元年傳紀不合又長編繫于是年九月與宋史繫于十月又不合宋史蓋據奉到之日耳又按本紀作俘千四百餘帳與尹憲傳夏國傳長編作焚四百餘帳不同

十二月聚兵黄羊平

平在夏州北招來蕃衆兵勢復振于是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西夏書事按宋史夏國傳景德元年繼遷卒子德明立年二十三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攷帝紀太宗雍熙元年至眞宗景德元年共年二十是德明生母非此野利氏可知史臣曰蕃俗諸母衆多不能備詳職此故也亦見西夏書事

宋雍熙二年遼統和三年

春二月李繼遷誘殺宋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

繼遷連娶豪族轉還無常漸以强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

拜泣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初繼遷棄銀州蕃部拓跋遇入訴本州賦役苛虐乞移居內地宋帝不許遂作亂夏州巡檢梁迥率兵討破之遇等散居山谷遣人說繼遷曰銀州地居四塞西接夏綏東鄰麟勝公家先澤未遠若潛師以來遇以蕃衆濟之城可得也繼遷問計于衆從弟延信曰地斥之役乃備禦之疏非戰鬭之罪漠北不足以立室家今遇衆來歸天假之便失此不圖後悔何及張浦曰時不再來機不可失但曹光實老將知兵若不誘之離城攻其無備我軍大創之餘鶴唳

京華印書局刷印

風聲難保必勝也于是遂與弟繼冲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致情欵陳甥舅之禮期某日降於葭蘆川光實信之且欲專其功不與人謀及期繼遷先設伏兵令十數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數百騎往赴之繼遷前導北行將至其地舉手麾鞭而伏兵應之光實遂遇害光實從子克明時護輜重在後聞光實死懼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令還軍銀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繼遷遂襲銀州據之宋史太宗本紀夏國傳曹光實傳及西夏書事

繼遷自稱定難軍留後以張浦劉仁謙爲都押牙預署諸州刺史等官

繼遷既殺光實假其旗幟襲破銀州獲軍資器械無算于是蕃族附者日衆李大信等議推繼遷爲定難節度西平王號令蕃衆張浦曰自夏州入覲無復尺疆今甫得一州遽爾自尊恐乖衆志宜先設官授職以定尊卑預署酋豪各領州郡使人自爲戰則中國疲於備禦我得盡力於西土矣繼遷曰是我心也遂稱都知蕃落使權知定難軍留後以浦仁謙爲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貴爲蕃部指揮使李光祜李光允等爲團練使

復署蕃酋折八軍爲幷州刺史折羅遇爲代州刺史嵬悉咩爲麟州刺史折御乜爲豐州刺史弟延信爲行軍司馬其餘除授有差西夏書事

三月破會州焚毀城郭而去宋史夏國傳

宋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繼遷

繼遷圍宋河西三族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仁朗次綏州奏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會繼遷攻撫寧砦仁朗喜謂諸將曰敵人逐水草散保巖險常烏合爲寇勝則進敗則走無以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羌戎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以浹旬

破當留信宿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强弩三百邀其歸路必成擒矣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閒暇日縱酒摴蒱不恤軍事帝知之遣使召仁朗赴闕下御史按問仁朗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所召銀綏夏兵其州皆留防城不遣所部有千餘人皆曹光實舊卒器甲不完故請益兵況轉輸芻粟未備三族砦與綏相去道遠非元詔所救昨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代臣其謀不果因言繼遷得部落情願降優詔懷來之或以厚利啗諸酋長密圖之不爾恐他日難制大爲邊患宋帝特貸死流商州（宋史田仁朗傳）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四月李繼隆等擊繼遷破悉利諸族

王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蕃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乜已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諸族麟州諸蕃請納馬贖罪願改圖自効助討繼遷王侁等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首五千級繼遷及折遇乜遁去是歲又破咩嵬及岌伽羅膩十四族吳移越移等四族亦降由是麟夏銀三州復背繼遷

歸宋者百二十五族戶萬六千餘宋史李繼隆傳党項傳按岌伽羅膩宋史郭守文傳作岌羅膩又石守信傳守信子保興至道二年與范庭召等五路討賊有岌伽羅膩數族率衆來拒保興選敢死士數百人銜枚夜擊殲之自是吳移越移諸族歸降據此則又似在至道二年五路出師時

繼遷攻宋夏州

權麟州韓崇訓領兵赴援大敗之徙監夏州軍宋史韓崇訓傳

繼遷與宋都巡檢使石保興戰於黑水河敗績

繼遷入鈔徙銀夏綏府都巡檢使嘗巡按罨子砦並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數千騎據險渡河求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人乃分短兵伏於河滸俟其半渡急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十里宋史石保興傳

宋雍熙三年遼統和四年

春二月癸卯繼遷遣使降於契丹

契丹西境直對夏州党項東山諸部臣事者多李氏自思恭賜姓未嘗外附繼遷見諸部潰散謀於衆曰吾不能克復舊業致茲喪敗兵單力弱勢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強吾將假其援助以爲後圖乃遣張浦持重幣至契丹請附契丹主隆緒意未決西南招討使韓德威言河西爲中國右臂向年府州折氏與銀夏共衡劉漢致大兵援應無功今李氏來歸國之利也宜從其請契丹主納之遼史聖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夏四月契丹授繼遷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

契丹主以繼遷效順遣侍中蕭里得持詔授繼遷定難軍節度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繼沖爲副使遼史聖宗本紀按遼史百官志統和四年置夏州管內蕃落使授李繼遷置四蕃都軍所授李繼沖與聖宗紀異

冬十月貢于契丹遼史西夏外紀

十一月党項咩兀等族謀殺繼遷不果

繼遷凶忍虐用其屬宥州党項咩兀等族首領都指揮遇乜布九人謀誅繼遷時繼遷尅期攻銀州會諸族于無定河側遇乜布等以暗箭射之中其鼻創久不愈師

期乃緩遇乜布以聞宋帝賜敕書安撫之（宋史党項傳及西夏書事）按長編三十五王禹偁述翟守素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橫貫于鼻偶然不死今面上瘡痕尙存似指此事惟不言遇乜布姓名耳

十二月請婚契丹

繼遷引兵五百騎欵塞願婚大國永作藩輔契丹主詔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下嫁賜馬三千匹（遼史聖宗本紀）

宋雍熙四年（遼統和五年）

繼遷復攻夏州

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

城門而返宋史夏國傳

宋以繼捧爲崇信節度使克憲爲道州防禦使克文遺歸博州並選常參官爲通判以專郡政

繼遷數爲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故出之宋史夏國傳

宋太宗端拱元年遼統和六年

春三月貢於契丹遼史聖宗本紀

夏五月宋以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遣歸鎭

初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又數以敕書

京華印書局刷印

招諭繼遷及同惡蕃部繼遷亦嘗遣孔目官張浦詣知環州程德元自陳歸順之意然繼遷終不肯降益侵盜邊境宰相趙普建議欲復委李繼捧以夏臺故地令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宋帝親書五色金花牋以賜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并賜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保忠辭日宴于長春殿賜襲衣玉帶銀鞍馬錦綵三千匹銀器三千兩又賜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命右衛第一軍都虞候王杲領兵千人護送之及還保忠以土物為賂杲拒而不納宋史夏國傳及長編

二十九按繼捧授定難節度使徐氏乾學通鑑後編于雍熙元年及是年兩書其事賜姓名則書在雍熙元年畢沅續通鑑同并兩書賜姓名

冬十二月宋以繼遷爲銀州刺史充洛苑使

保忠本以不能𨙻制部落請入朝及歸繼遷視之蔑如也保忠期籠絡繼遷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欵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宋史夏國傳及東都事略

宋端拱二年遼統和七年

春正月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有怨乞與通好

契丹主知其非誠不許遼史聖宗本紀

三月戊戌契丹以義成公主歸李繼遷遼史聖宗本紀按聖宗本紀于統和

四年十二月書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遼統和四年乃宋雍熙三年與宋史正合而紀于七年三月又書以義成公主下嫁繼遷或係許婚在四年下嫁則在七年也見續通志西夏記載注

貢于契丹遼史西夏外紀

冬十月宋以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忠同平章事宋史太宗本紀

十二月掠西蕃貢使於橐駝口

先是諸蕃每貢馬京師爲繼遷邀擊周仁美領騎士爲援敵不敢犯宋史周仁美傳

宋太宗淳化元年遼統和八年

春正月遣使如契丹謝婚遼史西夏外紀

三月貢於契丹

初繼遷流離沙磧雖臣事契丹貢不成禮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懾服輸牲畜者日衆繼遷遣使如契丹獻良馬二十匹粗馬二百匹駞一百頭錦綺三百匹織成錦被褥五合蓯蓉硽石井鹽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張兔鶻五隻犬子十隻自後每歲八節貢獻遼史聖宗本紀及契丹國志

夏四月保忠襲破宥州御泥布囉樹二族保忠奏宋帝詔市馬已獲三百匹二族附繼遷不肯賣馬保忠領兵掩殺二百餘人擒百餘人遂降其族宋史党項傳

秋八月趙保忠破繼遷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宋史夏國傳及

稽古錄

九月遣使如契丹獻宋俘遼史西夏外紀

冬十月攻夏州趙保忠乞濟師

繼遷謀取夏州遣破丑重遇貴等至州詐降謂繼遷創甚不能軍保忠信之不設備繼遷陰合諸族渠帥突攻州城繼捧出兵拒戰重遇貴等從中起保忠僅以身免遣使上表乞援西夏書事

是月復遣使如契丹以敗宋軍告遼史西夏外紀

十二月繼遷下宋麟鄜等州遣使告於契丹遼史西夏外紀按是時繼遷未得銀夏焉能越取麟鄜宋史紀傳並不載

契丹遣使封繼遷爲夏國王 遼史西夏外紀張齊賢曰契丹與中國爲難慮繼遷感中國之恩斷右臂之勢署王爵以縻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刺史之命輕矣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夫夏國王之稱虛名也而在契丹命之於彼國無損於中國爲敵其謀不甚深哉按宋史夏國傳作於雍熙三年契丹册繼遷爲夏國王與此異

宋淳化二年 遼統和九年

春正月繼遷攻夏州宋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帥兵援趙保忠

保忠與繼遷戰不勝乞師於朝宋帝遣翟守素率兵援之賜保忠茶百斤上醞十石 宋史太宗本紀及夏國傳

二月遣使如契丹告伐宋捷 遼史西夏外紀

夏四月遣李知白如契丹謝封册遼史西夏外紀按聖宗本紀作杜白

七月以下宋銀綏二州遣使告於契丹遼史西夏外紀

繼遷與宋并代夏綏麟府三鎮部署孔守正戰於大橫岡敗績復戰於白池又敗守正至行莊焚掠而去宋史孔守正傳

繼遷奉表如宋請降宋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

繼遷走漠北幾十年阻兵嗜殺蕃部被役屬者胥怨夏州之戰雖敗保忠兵部下指揮朗吉等潛相攜貳聞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趙保吉保吉又薦其親弟繼沖帝亦賜姓改名保寗授綏州團練使並授子德明管內蕃落

使行軍司馬王禹偁草制詞繼遷送馬五十匹爲潤筆不受宋史太宗本紀及長編三十二三十七并西夏書事按西夏紀事本末有勅封詔書詔曰王者推赤心以待天鑒丹書而念舊匱場之事雖守在于四夷勳烈之家固賞延于十世銀夏等州蕃落使李繼遷馳聲沙漠襲慶旌旆頃者因獻提封偶懷疑懼流寓邊塞綿歷歲時式徽之詠既深在宥之恩宜及賜之國姓俾預于宗盟授以廉車用綏于夷落爾其體匿瑕之旨堅效順之誠使兄弟以如初保公侯之必復欽若明命勉思令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銀州管內觀察使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賜姓趙名保吉仍放朝謝許便之官

八月保忠襲繼遷克之

繼遷雖降宋刼掠如故時居王亭鎮保忠往襲之繼遷奔鐵斤澤貌奴猥才二族復奪其牛畜二萬餘宋史党項傳

兀泥族首領泥中佶移復背繼遷歸宋

先是佶移內附於宋授愼州節度使俄復歸繼遷至是其長子突厥羅與其首領黃羅以千餘騎降府州宋史党項傳

冬十月保忠降於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遼史聖宗本紀按繼捧降契丹事宋史及諸書俱不載惟陳桱通鑑續編載之遼史攷證謂繼捧未嘗附契丹蓋繼遷之誤

趙保忠復破宥州御泥布羅樹二族以朋附繼遷也宋史党項傳

繼遷攻會州熟倉族

熟倉大族東西蕃部五千餘帳皆保聚岩谷爲環慶藩籬繼遷不得熟倉不能入環慶遣使誘之曰身已歸朝賜國姓今後請勿相拒共禀朝命諸酋勿應繼遷由鐵斤澤引兵攻之咩㖢復率來離諸族拒戰繼遷始退宋史党項傳及西夏書事

十二月契丹以繼遷附宋遣韓德威持詔諭之遼史聖宗本紀

宋淳化三年遼統和十年

春二月韓德威掠靈州繼遷遣使訴於契丹

初繼遷之附契丹也德威請納之既得繼遷諸夷皆從璽書褒獎未幾繼遷受賂潛懷二心奉詔率兵往諭繼

遷託以西征不出德威忿怒至靈州俘掠而還繼遷遣使訴狀賜詔安慰（遼史聖宗本紀及韓德威傳按靈州當作銀州是時靈州尚屬中國繼遷所據乃銀州遼史誤）

夏四月請通陝西互市

繼遷自婚契丹歲時貢獻悉取資于蕃族財用漸乏時陝西尚嚴邊禁積外商旅不通繼遷上言王者無外戎夷莫非赤子乞通互市以濟資用宋帝詔從之（西夏書事）

冬十月貢於契丹（遼史聖宗本紀）

十一月保忠貢鶻於宋

號海東靑宋帝曰朕不事畋遊也還之（宋史太宗本紀及東都事略）

宋淳化四年遼統和十一年

宋禁靑白鹽困繼遷旋除其禁

先是諸羌部落樹藝殊少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會餽輓趨靈州爲繼遷所鈔轉運副使鄭文寶議以爲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販靑白鹽爲命爾請禁之許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於陝西以濟民食官獲其利而戎益困繼遷可不戰而屈乃詔自陝以西有敢私市者皆抵死募告者差定其罪行之數月犯者益衆戎人乏食相率寇邊屠小康堡內屬萬餘帳亦叛商人販兩池鹽少利多取他逕出唐鄧襄汝間邀善價吏不能禁

京華印書局刷印

關隴民無鹽以食境上騷然帝知其事遣知制誥錢若水馳傳視之悉除其禁召諸族撫諭之乃定宋史夏國傳及鄭文寶傳

夏四月繼遷攻慶州

繼遷雖復綏銀猶以未得宥夏等州遣使入請宋帝不許繼遷怒曰五州故地先業留遺拓土展疆是誠在我乃令于衆曰身雖薄德承累世之澤撫諸族之豪安能迷運守常沒身沙漠諸君其努力圖之遂以李大信爲蕃部都指揮使率衆犯慶州州北直接沙漠地形漫衍無險可恃時以繼遷納欵戰守無備兵至人情駭懼知

州劉文質以私錢二百萬給賞於是士皆奮鬬大信不能勝西夏書事按宋史劉文質傳大略

秋八月入原州

陝西歲比不登加以餽餉勞擾民不堪命繼遷偵知虛實率兵入原州圍牛欄砦與團練使石普相持數日乃還宋史許均傳

壻謝盛封
男　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二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淳化五年遼統和十二年

春正月繼遷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岯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復舉城降宋

繼遷兵至綏州令繼冲徙民歸平夏牙將高文岯唐刺史思祥後也世官綏州因衆不樂率羌酋蘇移山海夜毋馱香等反攻之繼遷兵敗棄城走文岯舉綏州降宋帝詔授綏州團練使蘇移山海等爲懷化將軍宋史夏國傳党項傳及西夏書事

繼遷攻靈州州將慕容德豐迎擊敗之宋詔遣李繼隆等進討繼遷

先是靈州及通遠軍皆言繼遷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焚積聚宋帝聞之怒曰繼遷叛涣砂磧中十年矣朝廷始務含容賜以國姓授以觀察使賜予加等俸入優厚仍通其關市又以綏宥州委其弟兄可謂恩寵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決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尙食使尹繼倫爲都監以討繼遷宋史夏國傳慕容德豐傳及長編三十五按王氏東都事略保忠爲保吉所誘陰與之合來寇靈州宋史夏國傳淳化五年正月保吉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李繼隆諸傳亦以攻靈州爲文攷太宗紀

淳化五年正月癸酉以侍衛馬軍都指揮李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討李繼遷不言繼遷攻靈州至至道二年五月方書繼遷攻靈州則是時尚未犯靈州也故李氏長編云繼遷焚掠堡砦靈州及清遠軍以聞見西夏書事

三月保忠爲繼遷所襲奔還夏州宋指揮使趙光嗣執之

李繼隆帥師入夏州

保忠既不能制繼遷反與連謀聞繼隆將至乃先攜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已與繼遷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宋帝怒立遣中使命繼隆移兵擊保忠及兵壓境保忠反爲繼遷所圖欲幷其衆縛牙將趙光祚夜襲保忠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輜重盡爲繼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遷所奪初保忠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欵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繼遷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至是保忠還光嗣執之幽于別所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令指揮使許均守之繼遷遁宋史太宗本紀及長編三十五李燾曰秦翰傳云王師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計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按保忠先已出次野之外旣爲保吉所迫乃還光嗣遂執之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

貢於契丹遼史西夏外紀

夏四月宋削所賜繼遷趙保吉姓名墮夏州城

宋帝聞保忠既成擒詔以趙光嗣爲夏州團練使高文岯爲綏州團練使削繼遷所賜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欲墮其城遷民於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對曰昔赫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夏天王蒸土築城號曰統萬頗與關右爲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乙酉詔墮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官地給之長吏倍加安撫李繼隆聞朝議欲墮夏州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爲朔方古鎭賊所窺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幷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阨其衝且爲內屬蕃

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宋史太宗本紀及長編三十五）

六月西蕃首領乜遇（一作乩遇）復背繼遷歸宋

乜遇槖駞路熟倉首領也向屬宋繼爲繼遷所驅脅叛宋至是乜遇率部族反攻繼遷其弟力戰而死既敗繼遷之衆復歸宋宋以爲會州刺史（宋史党項傳）

繼遷復攻夏州不克遂走漠中

繼遷據夏州槖駞路驅脅內屬戎人張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乜遇戰于雙堆殺二千餘級掠牛羊槖駞鎧甲甚衆連詔褒諭繼遷復攻夏州與許均一日十二戰不勝遂走漠中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求納欵會于石堡

砦崇貴椎牛釃酒犒諭之給以錦袍帶宋史張崇貴許均傳

河西行營送保忠至闕下宋帝釋其罪

保忠至自夏州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宋帝詰責數四保忠不能對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其賜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翰林學士錢若水之詞也帝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宋史太宗本紀及長編三十六按李繼隆傳初裨將侯延廣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繼遷繼隆曰保忠机上肉耳當請于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

秋七月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答詔因稱之（長編三十六）

八月繼遷遣其弟延信如宋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宋帝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長編三十六）

繼遷以兵犯契丹境契丹以蕭撻凜爲阻卜都詳穩督軍事（遼史聖宗本紀及蕭撻凜傳按蕭撻凜傳統和十二年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總烏古及永興宮分軍討之撻凜爲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悉委之師還以功封蘭陵郡王攷西夏傳是年書夏國入貢而聖宗紀不載梗邊事）

十一月宋遣內侍張崇貴持詔諭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

物
宋復命繼遷爲銀州觀察使庚戌詔曰省所進馬槖駞
共百一十三頭匹待罪朕握圖御宇恭己臨民務推含
垢之仁式示戢兵之武向者以卿遠輸誠欵願革前非
朕道在納汙情深赦過特授察廉之任厚加賜撫之恩
寵以嘉名賜之國姓朕之於汝無所負焉豈意卿未及
踰年已忘大德脅從蕃部擅舉甲兵攻偪城池虔劉民
庶背恩肆惡一至于斯料卿所爲良切興歎所以旋徵
師旅俾命討平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甯保全
於歲月暫假息於朝晡近者累上表書頗引愆犯且言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違背事出保忠今備貢輸乞加渥澤朕以好生爲德以禁暴爲心卿倘能誓改過尤永堅忠節朝廷爵賞亦何悋焉朕不食言爾宜自省今遣內侍押班張崇貴賜卿器幣茶藥衣物等體朕意焉蓋王禹偁筆也長編三十六及西夏紀事本末

宋太宗至道元年遼統和十三年

春三月貢於契丹遼史聖宗本紀

遣左押衙張浦貢良馬槖駞於宋

宋帝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張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帝賜繼遷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

帝欲威示戎狄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固已逃遁況敢拒敵乎帝因謂浦曰戎人皆貧窶飲食被服粗惡無可戀者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三十七

繼遷表宋乞禁邊盜掠從之

四月壬寅答繼遷詔曰先勑邊郡各謹封略無敢相侵內屬戎人所盜羊馬錢物今并已還卿戎惟貪狼尙恕其罪自今敢犯卿者誅之也宋史夏國傳及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

六月繼遷表宋乞夏州宋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賈繼隆

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張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

繼遷表言懷携柔遠王者之洪規裕後光前子臣之私願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邊陲迨僖廟勤王再忝國姓歷五代而恩榮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德並戴天情深拱極茲以家庭多難骨肉相仇遂致帳屬流離箕裘隕越庭堅之宗忽焉不祀若敖之鬼嗟其餒而臣雖拓跋小宗身是藎臣後裔十世之宥義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繼絕聿維夏州荒土羌戶零星在大宋爲偏隅于渺躬爲世守祖先靈爽應戀首邱明發私懷敢忘宗

土恭維皇帝陛下垂天心之慈愛舍茲彈丸矜蓬梗之飄零俾以主器誠知小人無厭難免僭越之求伏祈聖主寬仁遠降哀全之詔曲成靡既再造莫酬臣不勝惶悚恐懼云云宋帝覽奏知其詐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賈繼隆持詔拜繼遷爲鄜州節度使繼遷以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里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嶺靈夏並隔沙磧川原平坦易受中國控制不奉詔宋帝謂宰相等曰繼遷負固不庭嘯聚邊境朕君臨四海須與含容昨者賜以詔書俾移鎭守而狂不奉詔倘恣陸梁朕哀此孽重死亡之非久也宰相等對曰繼遷

器識凡下自叛渙以來引親校張浦爲謀主軍中動靜一以諮之遂能偭彊穹廬苟延歲月者浦之力也今陛下走一介致之繼遷內失腹心之用矣沿邊蕃部族帳居多繼遷威以淫刑脅而用之近聞各懷怨望漸致携離則繼遷外失夷落之助矣內外乖絕形勢可見而乃偷安巢穴靡顧存亡苟不爲蕃部所擒則必有刺客起於帳下今丹延環慶之地山川重複非虜所能窺測惟靈武一道是其舊進之路國家已嚴保障練兵聚粟繼遷卒烏合之衆往來沙積猶困獸處於檻穽但自跳躍豈能爲人患乎乃以張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宋史夏國

治迹統類傳及太平

繼遷攻西蕃睡泥族俘七百餘帳

西界蕃部不下數十萬帳始猶互相捍拒及繼遷兵勢寖盛自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至鏉子山賀蘭山西隴山內外黃河以東諸族無不帖服獨睡泥族首領嵬逋不肯下繼遷以兵掠其七百餘帳嵬逋兵潰奔蕭關副首領你乜逋遣子詣靈州請救宋詔賜以資糧党項傳及西夏書事宋史

還襲宋都鈐轄劉用兵于烏白池不克

劉用駐兵烏白池扼鹽夏要路繼遷輕兵襲之用設伏

以待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餘匹繼遷大敗還（宋史劉用傳）

環州熟倉族乜遇略奪繼遷牛馬

繼遷令人招撫之乜遇答云吾一心向漢誓死不移（宋史党項傳）

八月進馬契丹（遼史聖宗本紀）

鄭文寶陰圖繼遷繼遷訟於宋

繼遷酋長有嵬囉嵬悉俄者文寶以金帛誘之與手書要約留其長子爲質令陰圖繼遷即遣去謂之曰事成朝廷授汝刺史文寶又預漆木爲函以備馳獻繼遷之首又發民曳古碑石詣清遠軍將圖記功而嵬囉等盡

以事告繼遷上表請罪宋帝怒文寶貶藍山令宋史夏國傳及鄭文寶傳按嵬囉嵬悉俄夏國傳作嵬囉嵬悉

宋議城古威州拒繼遷

宋帝議城古威州遣內侍馮從順訪于鄭文寶文寶言威州在淸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然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靑岡靑岡距淸遠皆兩舍而淸遠當羣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宿行旅頓絕威州隔城東隅坚石盤互不可浚池城中舊乏井脉又飛鳥泉去

城尙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平夏勝兵三千據淸遠之衝乘高守險數百人守環州甜水谷獨家原傳箭野狸十族脇從山中熟戶党項孰敢不從又分千騎守碛北淸遠軍之口則自環至靈七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靑岡淸遠三城爲頓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二一年間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鹽利以金帛啖党項酋豪子弟使爲朝廷用不惟安朔方制豎子至於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詔從其議宋史鄭文寶傳

繼遷以千騎攻宋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宋史夏國傳）

要契丹韓德威攻宋府州

報子河汊之役也先是德威爲宋將折御卿敗於子河汊思報適諜知御卿病又繼遷遣人以厚賂誘德威出師德威欣然從之至府州御卿力疾出禦德威頓兵不敢進（長編三十八）

冬十二月以敗宋師遣使告於契丹（遼史西夏外紀按薛應旂通鑑謂爲張延所敗未嘗言宋敗也）

宋至道二年（遼統和十四年）

春正月貢於契丹（遼史聖宗本紀）

京華印書局刷印

繼遷邀擊宋洛苑使白守榮等於浦洛河衆潰運饋盡爲繼遷所得（按稽古錄此條繫于至道元年九月此從宋史夏國傳）

繼遷窺宋淸遠軍宋帝命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衞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爲一運（按盧之翰傳作之翰違旨擅併爲一此從夏國傳）繼遷邀擊於浦洛河紹斌不救衆潰芻粟盡失初宋師之被圍也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當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若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

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繼遷先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伏發守榮等戰敗丁夫愕眙遁蹂踐至死者衆紹斌率所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淸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繩引而上解衣遺之驛聞帝益嘉之優詔褒美按宋史田紹斌傳周仁美傳仁美與馬紹忠白守榮田紹斌部芻糧趣淸遠軍仁美爲先鋒至馬枝子平與虜角走之明日又戰于淸浦洛河自巳至戌戰數十合進壁乾河紹忠守榮皆敗走紹斌退止浦洛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八創護芻糧官吏直抵淸遠紹斌繼至深歎其勇幹表上其功又王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護二十五州芻粟竟達靈武繼遷不敢犯又馬元方知萬年縣諸將討繼遷關輔轉餉踰瀚海多失亡獨元方所部全十九均見本傳

夏四月宋以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

廷召副之討李繼遷宋史太宗本紀

吐蕃以討繼遷請於宋

吐蕃自唐季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凡儀渭涇原環慶鎭戎秦州靈夏皆有之太平興國中諸族以良馬入獻自後進奉不絕時折平族蕃部賫馬過靈州党項雜部誘繼遷奪之表訴于朝繼遷益侵其種落於是首領握散上言久苦侵掠願會兵靈州以備討擊宋史吐蕃傳按文獻通考是年回紇亦上言欲同率兵助討繼遷

五月繼遷圍靈州

靈州圍急宋帝將棄之廷議未決命張崇貴與馮訥乘

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時中使竇神寶在靈州繼遷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繼遷繼遷引去宋史太宗本紀及張崇貴竇神寶傳

七月宋議出師五路來討

曹璨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餘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爲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去按續綱目删去上表二字改下二句作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時朝議或云率輕騎三道擣平夏或云暑涉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

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鄜州宋史夏國傳按鄜州畢沅續通鑑作麟州宋史盧斌傳斌爲銀夏兵馬鈐轄與李繼隆等五路出師討繼遷斌求對懇言曰羌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他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糧以師援送苟其兵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而不失固圉之策矣時枉業已出師不從其議

西涼府蕃部爲繼遷所掠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龍波使言於宋

西涼本吐蕃涼州地周圍二千餘里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蕃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有奇宋初置府淳化中殿直丁惟清奉詔往西涼市馬比至而境大稔因爲所留

至是土人請立師宋帝即以惟清知府事繼遷知西涼強盛進攻府城押蕃落副使折逋喩龍波禦却之與吐蕃都部署沒啰于入朝獻名馬以告宋史吐蕃傳

宋置繼遷母於延州

母即前曹光實所獲者初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帝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

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羮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帝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宋史呂端傳

九月李繼隆等破繼遷於烏白池獲米幕軍主吃囉指揮使等繼遷遁

先是帝部分諸將攻討命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

樫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趣繼遷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帝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賫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樫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按宋史盧斌傳斌謂李繼隆曰靈州抵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橐駝路裁十日程即不俟詔而往十餘日不見敵引軍還張守恩見賊不擊率兵歸本部獨范廷召出延州與夏人遇烏白池夏人爲方陣來拒廷召與石保興麾衆出入陣中會保興乘馬中流矢挺身持滿易騎奮呼且行且鬭凡三日四十二戰獲米幕軍主吃囉等繼遷乃引去王超出夏州以其子德用爲先鋒將萬人與繼遷戰鐵門關斬

京華印書局刷印

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進師烏白池敵鋭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勢卻德用曰歸師追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絕其歸路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遷躡其後左右望其師整不敢近是役也諸將失期獨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帝嘉之宋史太宗本紀夏國傳及李繼隆石保興王德用等傳按宋史李重貴傳至道二年出爲衞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爲麟府州濁輪砦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鬬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又累遣使撫勞既而諸將果無大功又長編上初以方略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爲攻擊之狀刺

射之節且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才一發賊皆散走凡賊十六戰而抵其巢穴悉焚蕩之賊中老弱不能走者繼遷悉埋於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皆曰人馬死者過半不能化矣夷謂活爲化言不能自活也上因顧馬步軍都虞候傳潛等曰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越逸朕自即位以來未嘗如此殺戮蓋事不容已爾師興以來夏秋之際炎熱尤甚朕躬自謀度未嘗宵息大抵行軍布陣當務持重雖有勇者率以千人先犯賊亦無能損益適足撓亂行伍朕每深戒之違令者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宜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爲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取可圖觀之潛等拜謝而退

冬十月夏州地震

繼遷將攻夏州會地震百餘日城郭廬舍多壞不敢駐營去西夏書事

十二月攻石堡砦

石堡屬綏州距夏州三百里淳化中趙保忠被擒壁壘殘破邊臣議修葺之量置戍守繼遷遣兵數千四出攻掠以擾其役鄜延巡檢張思鈞率衆奮擊繼遷不勝宋史張思鈞傳

宋以曹瑋知渭州

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帝問曹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宋史曹瑋傳

宋至道三年遼統和十五年

春二月李繼隆遣將擊繼遷破之於雙雉

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乩遇宋史夏國傳作史不乩率兵屯橐駞口西北雙雉以遏絕之熟倉族蕃官乜遇來告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乜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駞萬計宋史李繼隆傳

宋帝崩太子恒即位是爲眞宗宋史太宗本紀

貢於契丹遼史聖宗本紀

三月以破宋兵遣使告於契丹契丹來封繼遷爲西平王遼史聖宗本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六月遣使如契丹謝封册遼史聖宗本紀

繼遷圍保安軍

鄜延巡檢使張思鈞與副都部署曹璨往援進躡五十餘里至木瑒繼遷乃遁宋史張思鈞傳

秋七月宋詔西邊將吏嚴烽堠李繼遷來則驅逐去則勿追以寬陜西之民稽古錄

冬十月侵宋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

先是靈州屯戍軍校鄭美違主將令懼罪叛投繼遷說以靈州可取狀繼遷授指揮使職令爲前導率兵攻靈州與都部署楊瓊戰於合河鎭北大敗失人畜無算已

以騎五百掠城下又敗退走三十里乃免宋史眞宗本紀楊瓊傳及

富弼上仁宗論西夏八事疏

繼遷降宋宋以爲定難節度使復賜姓名放張浦還先是帝以靈州事宜訪李至至上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爲國生事絕靑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蹶然空壁老我師徒張頤待飼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孑餘矣守安可復得耶此之失策雖悔何及至是繼遷遣使修貢求備邊任帝雖察

其變詐時方在諒闇姑務甯靜因從其請乃命張崇貴齎詔來授繼遷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復賜姓名盖用王禹偁策也帝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制湜知帝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將議眞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及眷茲遺命實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效節帝甚悅時繼遷既得夏銀綏宥靜五州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地方數千里（長編四十二）

繼遷殺其將趚嵬

靺鞨夏名將與渭州對壘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瑋患靺鞨智勇計欲間之令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靺鞨病月餘不能起瑋乃於界首設一大祭贈賻器物照耀原野用版祝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於夏國都護某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令百騎守寨下望其兵近即舉火自燒故遺祝文並所用銀器千餘兩皆棄而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獻於繼遷繼遷因假他事誅靺鞨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率衆叛降於宋陸壽名續太平廣記智術類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十二月貢於契丹遼史聖宗本紀

宋眞宗咸平元年遼統和十六年

春正月繼遷遣使如宋表讓恩命

繼遷使押牙劉仁謙奉表請讓恩命略曰天子宅中聲教訖於海澨王者無外懷柔溥及戎方恭維皇帝陛下恩深繼絕度豁包荒垂念祖禰之功俾承堂構之舊全家細小均沐鴻慈合族豪酋同遊化宇從此以享以祀在天對越堪依斯哭斯歌沒世首邱可樂皆出於皇帝至仁之所賜也惟是臣遠處夷落賤屬草莽初無汗馬之勞克勤王事繼肆憑城之技屢擾邊陲雖蒙聖主施

仁神武不殺自念眇躬負罪夢寐何安謹遣下臣拜上
恩命敢塵旒冕竊冒殿庭望垂日月之明使圖蟻効俯
鑒狂瞽之瀆藉展葵忱元造曲全天恩莫報臣不勝悚
惶待罪之至蓋張浦謀也宋帝見表不允賜仁謙錦袍
銀帶遣回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二月貢於契丹遼史聖宗本紀
以得銀夏綏宥靜五州告於契丹西夏書事
三月宋以繼遷歸順遣使諭陝西緣邊流民還鄉家給
米一斛宋史眞宗本紀
夏四月繼遷遣弟繼瑗如宋謝恩

宋授繼瑗亳州防禦使封繼遷母衛慕氏衛國太夫人子德明爲定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宋史眞宗本紀及夏國傳

冬十月兀泥族北徙

兀泥族在青岡嶺三角城龍馬川領族帳千五百戶初隸繼遷俄投府州淳化中數與繼遷相攻擊及繼遷內附兀泥族首領黃羅懼北徙過黃河入貢於宋且言繼遷既受朝命不敢侵伐宋帝面加獎慰賜賚甚厚宋史党項傳

是歲繼遷侵宋石州

知石州韓崇訓追襲之至賀蘭山而還宋史韓崇訓傳

西夏紀卷三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眞宗咸平二年遼聖宗統和十七年

宋詔棄鎭戎軍

先是李繼隆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不一繼隆獨遣弟繼和面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爲中華襟帶城之爲便太宗乃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爲鎭戎軍至是帝詔棄之遂不守宋史李繼隆繼和傳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六月繼遷掠河西殺宋指揮使李璠

繼遷引騎掠河西與虎翼指揮使李璠遇璠手格殺數十人身被數鎗力戰未已會馬中矢仆遂沒於陣帝哀其死事錄其孤李榮爲虎翼副都頭因語殿前都指揮使王超曰繼遷領衆萬餘寇邊與官軍遇於隘口遂掩襲之殺獲甚衆李璠者向非馬倒亦不至於敗超曰王師雖勝敵情難測望益謹邊備帝深納其言長編四十五

秋八月河西羌誘繼遷侵宋麟州援將折海超等戰死

麟府緣邊失於撫禦其大族蕃部多投繼遷河西黃女族長蒙異保長編作和諾克族長蒙吉布及府州蕃部啜訛長編作多鄂

誘繼遷曰麟府爲河東要地攻易守難若以盛兵乘之唾手可得得麟府則岢嵐火山諸軍皆可圖矣繼遷遂以蒙異保爲前部啜訛佐之率衆攻麟州由萬戶谷進至松花砦府州將洛苑使折惟昌與從叔同巡檢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援會繼遷兵衆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墜馬攝弓起得裨將馬突圍出海超惟信沒焉宋史折御卿傳及西夏書事

九月進攻府州

戎性往來飄忽勢難久持然其民皆兵居易於點集繼遷前圍麟州不克令部下萬私保移埋長編作旺布伊特滿糾合

蕃族犯府州境與守將折惟昌鈐轄宋思恭等戰於埋井峯敗還宋史折御卿傳是歲惟昌又破繼遷黨言泥族拔黃砦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衆

復侵宋麟州

爲州將韓崇訓敗之於城下宋史韓崇訓傳按此事與折惟昌事不合且無月日

可據

夏州言石隕有文冬十二月出兵攻延安

繼遷駐夏州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戒爾勿爲中國患蕃漢爭傳之右班殿直盧鑑入奏事帝問之鑑曰此詐爲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未幾繼遷以萬騎圍延安陝西轉運副使張佶督兵禦却之宋史盧鑑傳及張佶傳

是歲繼遷復與熟戶李繼福爲隙因緣內擾宋張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貲畜器甲生口甚衆宋史張崇貴傳按長編延州言鈐轄張崇貴等破蕃賊大廬小廬等十族禽獲人口羊馬二十萬李燾謂張崇貴傳云云疑即此事又與宋知威虜軍石保興戰不克引還宋史石保興傳

宋咸平三年遼統和十八年

以兵屯靈州河西脅誘宋邊民宋復城鎭戎軍鎭戎棄後夏人侵犯之路無阻復掠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鎭北一百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更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逋西鼠等兵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當時族帳謀歸繼遷者甚多宋帝乃復命城鎭戎以李繼

和知其軍而宋臣猶有議其非者明年張齊賢梁灝經略西事因訪繼和邊事繼和言鎭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於此軍幷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鎭自淸石嶺東南去

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淸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并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阨要路即今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西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爲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自咸平二年棄鎭戎後繼遷徑來侵掠各族謀歸賊者亦多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

部少安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去萬倍矣（宋史李繼和傳）

再攻麟州

時張佶爲麟府鈐轄率兵逆戰夏師大敗酋帥中流矢死亡失人畜甚衆（宋史張佶傳）

宋師入境大掠

軍興以來宋人於境上備禦從未深入攻掠至是李繼周帥師乘不備驟入夏境焚積聚殺人畜擄器甲凡六十餘萬（宋史李繼周傳）

夏五月攻麟州濁輪砦鈐轄劉文質擊走之（長編四十七）

九月邀擊宋知靈州李守恩陝西轉運使陳緯於路殺之

時宋慶州發兵護芻糧詣靈州過瀚海爲繼遷所邀守恩綽皆戰沒方其初發兵也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爲繼遷所敗已而果然長編四十七又十月宋副都部署王榮帥兵援送靈武芻糧榮素無術略又不嚴斥堠至積石夜爲蕃賊所抄榮部大亂李繼曰王榮援糧疑即與李守恩等同一事但史載不詳耳宋史王榮傳與長編同

冬十月升保靜縣爲靜州甘肅通志

十一月契丹桼授繼遷子德明爲朔方軍節度使遼史聖宗本紀

十二月宋環慶大屯士馬以繼遷數擾邊也長編四十七

宋咸平四年遼統和十九年

春三月使李文貴貢於契丹遼史聖宗本紀按西夏外紀李文貴作李文冀

夏四月回鶻可汗祿勝納欵於宋請以兵助西討

回鶻自唐末浸微散處甘涼瓜沙間各立君長分領族帳時繼遷猶駐積石將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鶻銳兵然後長驅南牧西州回鶻可汗祿勝知其謀遣樞密使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峯無峯橐駞賓鐵劍甲琉璃器來貢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以獻因降詔祿勝曰賊遷凶悖人神所棄卿世濟忠烈義篤舅甥繼上奏封備陳方略且欲大舉精甲就覆殘妖拓土西陲獻俘

北闕可汗功業其可勝言嘉歎所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統制宋史眞宗本紀及回鶻傳

六月以下宋恒環慶三州告於契丹遼史西夏外紀

八月繼遷遣其牙將貢馬於宋猶稱所賜姓名

帝以繼遷雖入貢而抄劫邊部益甚乃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與楊億議棄靈州輔臣多不可初何亮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策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

以爲輕棄靈州則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給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爲二如舍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旣剖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儀涇之西北諸戎是也如舍靈武則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貨馬于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

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患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衆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惏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爲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見便則動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耀德爲河西之

糧道賊若悉衆來討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入窮追則奔遁絕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之脣齒與舍靈武無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贍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不更大乎臣以爲不然靈武至淸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絕者以度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憂輸糴日益穀甯無賤乎

以滅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所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禽之者衆矣帝不能決長編四十四及四十九按長編是月戊申上出環慶淸遠軍至靈州地圖指示輔臣曰一昨戎人所掠部族邊臣奏以不以實又指靈州西楡林大定曰戎人多據此路憑高以瞰王師蕃特夐遠難於追襲復指天澗路曰楊瓊嘗言此路往靈州險而有水可保無患然將帥顧方略如何耳

秋九月繼遷陷宋淸遠軍

繼遷攻破定州懷遠縣及保靜永州遂攻淸遠軍知軍劉隱監押丁贊等分兵拒守繼遷鼓衆攻南門其子阿

移攻北門堙壕斷橋以戰時宋都部署楊瓊頓兵慶州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爲援鈐轄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潘璘都監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且曰伺我之繼至瓊逗遛不進又清遠軍都監段義踰城叛降繼遷城遂陷瓊聞清遠陷益恇怯不前遂棄靑岡城并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退保洪德砦未嘗交一鋒（宋史楊瓊傳夏國傳及長編四十九）

圍靈州

繼遷既陷清遠遂乘勝圍靈州兵勢日盛有圖取朔方

之意中國困於飛輓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宋帝乃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兵六萬禦之宋史王超傳

羌族嵬逋等復歸宋

嵬逋本環州熟戶爲繼遷所掠至是背繼遷徙帳歸宋又繼遷諸羌族胡葉示及撲咩訛猪等首領亦率屬歸宋宋史党項傳按長編嵬逋作威布胡葉示作瑚葉實撲咩訛猪作普密額珠

徇唐隆鎭與麟州兵戰於柳撥川不勝

繼遷以兵徇唐隆鎭謀從蕭關武延石門路攻麟府麟府濁輪副部署曹燦以熟戶兵邀擊繼遷輜重於鎭西

柳撥川殺獲甚衆生擒其大校四人（長編四十九按長編在九月宋本紀在十月）

冬十月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長編作博羅齊）遣部下李萬山率兵助宋來討

羅支使言於知鎭戎軍李繼和願戮力來討繼和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略使張齊賢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制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旋遣部下李萬山率兵助討貽書繼和請師期（宋史吐蕃傳）

十一月甲午宋詔西番諸族有能生禽李繼遷者當授節度使賜銀綵茶六萬斬首來獻者授觀察使賜物有差長編

十五

宋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使來攻

用吳淑議也先是吳淑上言近者北狄折衂天兵振蕩匈奴必當逃遁繼遷必當沮喪以此取之計之上也若繼遷退伏沙漠窮追不獲游魂假息猶爲後患臣謂宜通西域之地以助靈武之勢可以掩其不意以誅黠寇宜遣使諭秦以西諸戎結其歡心令爲前驅指導斯不難矣夫蕃戎靡不貪慕財賄國家誠不愛重幣珍玩以

京華印書局刷印

啗之爵賞榮耀以誘之則西戎宜其爲用矣古人云以蠻夷伐蠻夷計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國强盛喻之以中國富厚待之以至誠臨之以威衆夷落其敢不從服哉其有善水草之地或開屯田或置城邑若漢之置都護所謂斷匈奴之右臂如此則靈武不憂匱乏繼遷不足殄滅撫諸戎而斂西夏以平蕩逋寇此亦帝王之美略長編五十

十二月宋河外砦主李瓊等以城來降帝念其力屈就禽特釋其親屬宋史眞宗本紀

宋咸平五年遼統和二十年

春正月繼遷部將臥浪已等叛降於宋給田宅宋史眞宗本紀按臥浪已長編作鄂朗吉

繼遷置市于赤沙橐駞等路

赤沙川橐駞口兩路爲靈夏二州蕃族屯聚處繼遷各置會貿易以誘熟戶陝西轉運使劉綜請令本路部署潛軍討之宋帝曰邊界市易往來若不戒而殺是暴也宜先諭民以條約如有違者即嚴譴之長編五十一

與宋靈州副都部署張凝戰敗績

時斥堠數擾轉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糧不足慮也乃自白豹鎭率兵入敵

境生禽夏將燒蕩二百餘帳芻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二萬降九百餘人宋史眞宗本紀及張凝傳

三月陷靈州殺其知州裴濟

繼遷既陷河外五城遂大集蕃部攻靈州斷饟道孤軍絕援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宋帝所遣張煦等諸援兵行至鎮戎而靈武已陷濟死之宋史眞宗本紀及裴濟張煦等傳先是靈州孤危詔議棄守之宜李沆與楊億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至是帝悔不用李沆之言王超等遂奏班師己酉以王超爲永興軍駐泊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繼英爲慶州駐泊鈐轄與西南沿邊迭爲應援秦翰爲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繼遷之侵軼也

改靈州爲西平府 宋史夏國傳

宋援師還爲夏人所邀都監張煦擊却之

先是王超張凝秦翰援靈武命煦爲西路行營都監至鎮戎聞靈武已陷復還本任與張凝入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淸遠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千來降煦語凝曰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爲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 宋史張煦傳

夏六月繼遷復以二萬騎圍麟州

京華印書局刷印

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部署曹燦請濟師帝閱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援繼遷果據水寨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縋勇士城下城上鼓譟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宋史夏國傳按長編麟州之被圍也衛居實遣單介間道乞師於太原諸將以無詔猶豫未決并代副部署張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解手詔褒美又長編上未聞麟州捷奏詔延州部署會李繼福所部兵於要路設伏掩擊李繼遷又長編上聞麟州捷奏謂左右曰遷賊猖狂以來未嘗如此喪敗加以威虐脅從其衆若頻有奔颯人心必離易爲圖也

遣劉仁勗如契丹告下宋靈州遼史西夏外紀

襲宋鎭戎軍不克

夏人伺鎭戎軍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城下李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夏人據險再突城隍列陣接戰重貴中重創力戰夏人敗走亡失甲騎無算宋史李繼和傳按繼知傳言戎人不言夏人不知是否繼遷宋史本紀夏國傳俱不載此從西夏事略

夏州旱秋七月築河防

黃河自積石經河州合洮河水東北流至蘭州過鳴沙河應里州北繞靈武由懷遠縣入夏州向有古渠二曰漢源長袤二百五十里曰唐梁長袤三百二十里夏州自上年八月不雨穀盡不登至是旱益甚繼遷令民築堤防引河水以灌田役人有小過輒繫頭投之河使人

就下流接視蕃人則援以出漢人則否長編五十四

八月大雨河防決

雨九晝夜不止河水暴漲防四決蕃漢漂溺者無數長編五十四

十月宋詔河西戎人歸投者遷內地給田

時勒厥麻長編作勒結瑪等三族千五百帳以濁輪砦爲繼遷所陷遂越河內屬於宋分處邊境而勒厥麻潛往來夏境洩宋軍實宋知之乃徙置憲州樓煩縣宋史党項傳

繼遷遣使誘潘羅支部族不得

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參羅支戎事

宋帝方務綏懷命龍鉢領宥州刺史其六族首領諸下箕等皆爲懷化將軍繼遷用兵買馬必由西涼惟恐梗塞遣人以鐵箭誘六谷諸蕃叛附羅支戮一人縶一人表聞候旨宋帝褒諭之聽自處置宋史吐蕃傳

繼遷將襲儀州制勝關以宋將有備不果

盧鑑知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諜者以告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弱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繼遷亦不至宋史盧鑑傳

遣兵攻党項咩逋長編作密本族首領泥埋長編作尼瑪遣子成逋

（長編作沁布）貢於宋

宋帝聞賀蘭山有小涼大涼族甚盛常恐與繼遷合勢爲患欲撫之因成逋還特詔賜之以激其立効（宋史党項傳）

渡河攻党項莊浪族不克

莊浪族數萬帳居黑山北廣袤數千里東接契丹北鄰塔坦南至河西連大涼小涼諸族中隔銀夏道路遼絕其首領龍移昧克或稱莊浪昧克素不與繼遷合常以馬附藏才族入貢頗勤外禦宋帝授龍移爲安遠大將軍昧克爲懷化將軍以褒之繼遷惡其不附己舉兵渡河襲之大敗而回（宋史党項傳）

是歲遣使如契丹進馬駝遼史西夏外紀

宋咸平六年遼統和二十一年

春二月宋以西涼府六谷首領潘羅支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

羅支遣咩逋族蕃官成逋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來討又遣蕃官吳福聖臘入貢于宋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故有是命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師期帝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降詔

京華印書局刷印

許之（宋史吐蕃傳）

出駐鐵子山復以鐵箭誘潘羅支不答（西夏書事）

三月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白等叛附于宋（宋史眞宗本紀）

宋原州熟戶裴天下（長編作裴天卞）等請率族兵掩擊遷黨移湖（長編作伊特克）等帳求宋策應部署司不報帝以戎人宣力禦賊不應沮之即詔諭諸路以精甲策應環州酋長蘇尚娘（長編作爾薩南蘇）亦領兵來擊且屢以敵中機事告于宋宋以爲臨州刺史（宋史党項傳）

岑移（長編作沁陽）麻謀（長編作瑪默特）巢迷（長編作楚克密）薌樹羅家（長編作珠蘇威家）等族復叛附于宋

宋內屬戎人與西夏界錯居屢爲脅誘宋環慶部署張凝領兵離木波鎭直湊八州原下砦招降岑移等三十二族又至分水嶺降麻謀等二十一族柔遠鎭降巢迷等二十族遂抵業樂降移樹羅家等一百族合四千八百戶皆復歸於宋（宋史党項傳）

遷都西平府

初繼遷居夏州修復寢廟撫綏宗黨舉族以安及得靈武愛其山川形勝謀徙都之弟繼瑗言銀夏係累世經營祖宗靈爽實式憑之今恢復未久遽爾遷棄恐擾衆心繼遷曰從古成大事者不計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

衆西平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繕城浚濠練兵積粟一旦縱橫四出關中莫知所備且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我將藉此爲進取之資成霸王之業豈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繼瑗與牙將李知白等督衆立宗廟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盡復綏宥諸州地

繼遷雖授定難軍節度而綏宥諸州尚屬中國及建都西平兵力日盛宋帝遣張崇貴王涉議和盡割定難軍地與之於是繼遷地益廣（宋史夏國傳）

牛羊蘇家等族襲夏州族帳二百人被殺

自靈武失守綏銀割棄中國所得役屬者不過河外諸小羌餘皆心懷去就叛服不常牛羊蘇家二族恃其險遠嘗與繼遷數入邊邊吏招諭不聽時河西蕃族洩浪南山及葉市(長編作伊實)族囉埋(長編作羅莽)同弟囉胡(長編作喇呼)率百餘帳持繼遷署牒請內附宋帝授以本族指使等官二族心盬之反兵襲夏州殺族帳二百餘環慶部署上其功宋帝詔厚賜之(宋史党項傳)

吐蕃者龍(長編作咱隆)族與潘羅支攻夏州拒卻之者龍族居移卑陵(長編作吉布琳)山首領廝敦琶(長編作斯敦巴)與潘羅支協力攻夏州不勝已遣使如宋稱集本族騎兵願

隨大軍西討宋帝優賚之宋史吐蕃傳咸平六年八月者龍族首領來貢上嘉其嘗與潘羅支協力抗賊令優待之又党項傳咸平六年二月涇原部署言者龍族移帛陵山首領厮敦琶遣使言已集騎兵願隨軍討賊是一族分見兩傳也然羅支爲吐蕃屬則與羅支協力應屬吐蕃宋史入党項傳似誤

夏四月繼遷攻宋洪德砦

酋長慶香長編作慶桑與乩移慶長編作伽哲慶族合勢擊之宋以砦兵策援大敗繼遷擒四十九人墜崖死者甚衆獲馬七十餘匹旗鼓鎧甲數百計宋史党項傳

環州白馬族與繼遷戰鬬屢徙帳乏食宋詔賜廩粟宋史党項傳

銀夏宥三州飢繼遷徙其民於河外五城

三州荒旱飢饉相望繼遷籍州民衣食豐者徙之河外五城不從殺之於是蕃漢重遷嗟怨四起（長編五十五）

五月五日德明子元昊生（宋史夏國傳）

六月駐東關鎮掠河東

東關鎮在靈州東三十里繼遷以部下飢亂挈其族黨三萬人樹柵居之分掠河東邊境與豐州蕃瓦窰沒剺加羅昧克等族兵頻戰不勝於是隴山西延家族首領禿逋（長編作圖卜）貢馬於宋求內附折勒厥麻暨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皆願出兵會圖靈夏（宋史眞宗本紀及長編五十四）

秋八月聚兵浦洛河聲言攻環州宋詔張凝等分兵以待

之（宋史夏國傳按長編西面部署言李繼遷與其子阿克伊聚兵浦洛河聲言入寇命諸路嚴斥堠整軍旅如寇至鎮戎軍則環慶出兵深入以撓其勢至洪德寨則環慶出兵亦如之按此條長編在五月）

府州八族都校明義等屢于麟州屈野川擊繼遷及緣邊六七柵防遏皆有克獲

宋帝詔奬賚之仍令府州常以勁兵援助勿失機便（宋史党項傳）

潘羅支約宋師攻靈州

宋帝以道遠難刻師期命鎮戎軍部署陳興候羅支報至即勒所部過天都山以援勿須奏命（宋史陳興傳）

宋陳興等討繼遷所部康奴族

康奴族向屬繼遷往歲鈔刼靈州援糧恃險與衆尤桀黠難制陳興與秦翰等合衆進討窮其巢穴俘老幼獲器畜甚衆盡焚掘其窖藏宋史陳興傳

秋九月夏州教練使安晏與其子守正歸宋且言夏境艱窘惟刼掠以濟又籍夏銀宥州民丁壯者徙河外衆益咨怨常不聊生詔補晏殿直賜衣服緡錢長編五十五又環州言李繼遷部下突陣指揮使劉贇等以繼遷殘虐蕃部災旱率其屬來歸

繼遷略西蕃還宋曹瑋邀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宋史曹瑋傳

冬十二月襲西涼府砂殺知府丁惟清改府爲州

繼遷嘗言我與西涼自來無事向爲萬山等族所誘與

之搆隙今六谷衆盛難以加兵不復進取蕃部信之乃調集諸族會於鹽州聲稱分屯橐駞車箱峽兩路入攻環慶而潛移兵取西涼襲破其城執惟清殺之悉逐居人城外據其府庫復府名爲州兵勢復振宋史眞宗本紀及長編五十五

潘羅支僞降繼遷受之

初繼遷奪羅支牌印官告知中國已授朔方節度心惡其偪舉大衆往攻羅支見勢盛僞使請降繼遷坦受之張浦曰兵務愼重貴審敵情羅支偪強有年未挫兵鋒遽爾降順詐也不若乘其詭謀未集一戰擒之諸蕃自

伏若懸軍孤立主客勢殊未見其可繼遷曰我得涼州彼勢已促力屈而降何詐之有況殺降不祥爾勿疑以阻向化之心且先返西平我當撫安餘黨以免後患浦決決而回（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潘羅支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敗走未幾薨

繼遷中流矢創甚奔還明年正月二日卒於靈州境上年四十二初宋臣王禹偁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宜明數繼遷罪過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貪者利其財詐者奮其力吾知繼遷身首不梟則禽矣張齊賢亦請封羅支爲六谷王以圖繼遷至

京華印書局刷印

是果如其策祥符五年德明追上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元昊謚曰神武廟號太祖葬裕陵

宋史夏國傳及王禹偁張齊賢傳按李慈銘尚學齋日記李繼遷之死宋史眞宗紀系之景德元年二月夏國傳作正月二日遼史聖宗紀系之統和二十一年五月爲宋眞宗咸平六年計早一年續通鑑長編系之景德元年正月而爲之考曰繼遷傳吐蕃傳並載於上年十一月稽古錄亦同惟本紀實錄載之次年二月疑傳錄因西涼事并書之果在十一月何以二月始聞之故系之是年正月畢氏續資治通鑑從遼史今按遼紀不足據也繼遷方以咸平六年十一月陷西涼府（稽古錄續通鑑長編並同）都首領潘羅支等僞降繼遷信之不疑潘羅支乃集六谷蕃部等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奔還靈州必已在十二月間至次年正月二日始以創死宋人二月始聞之疑宋史夏國傳得其實李文簡所引國史繼遷等傳及稽古錄据繼遷攻取西涼日書之故系之咸平六年十一月本紀實錄据朝廷聞報日書之故系之景德元年二月惟宋史夏國傳

謂取西涼在咸平六年六月則誤矣若如遼紀其死在上年五月何以宋至次年二月始據邊塞入告耶

京華印書局刷印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四

開縣戴錫章海珊

太宗光聖皇帝李德明小字阿移太祖長子也幼曉佛書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卽位於柩前時年二十三宋咸平六年十二月繼遷兵敗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止也數語

見宋史向敏中傳李氏長編云觀德明初報張崇貴書云未葬難發表章意猶倔強不服朝廷多方招諭僅得其欵附耳疑繼遷此等語或德明假託故二年後乃言之非其實情當此時固未言也

德明泣受命又謂張浦曰公等並起等夷誼同兄弟孺子幼長兵間備嘗艱苦今俾以靈夏之衆雖不能與南北爭衡公等戮力輔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識時審務或能負荷舊業爲前人光吾無憾矣言訖卒宋邊臣以德明初立乞詔撫之因賜詔令審圖去就又詔蕃族萬山萬遇龐羅逝安（長編作旺善旺威龐咩兪布安）萬子都虞候軍主吳守正馬尾（長編作馬幹）等能率部下歸順者授團練使銀萬兩絹萬匹錢五萬緡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釋罪甄錄（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宋眞宗景德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

遣使告哀於契丹

契丹銀夏使於臨潢驛先期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者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餘臣僚並朝

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幷矮敦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訖宣問恭身受聖旨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復位再拜贊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辭再拜敘戀闕再拜贊好去禮畢遼史西夏外紀及禮志

三月遣使如契丹上繼遷遺物遼史聖宗本紀

麟府兵襲神堆禦之失利

夏州蕃部攻洪德砦閤門祗候段守倫率兵拒之力戰三日擒獲甚衆事聞宋帝諭緣邊部署鈐轄乘繼遷死速圖攻取之策於是麟府路出兵攻神堆夏兵戰不勝營柵盡破（宋史眞宗本紀及長編五十六）

始遣使如鄜延

鄜延鈐轄張崇貴移書德明諭以朝廷恩信德明遣使報稱未葬難發表章請俟釋服稟命崇貴請遣使弔問令大臣至邊召其親信張浦等議之旋賜詔曰近據西路緣邊諸州奏汝父族下蕃部繼續來投具言汝父於靈州界云亡相次鄜延路鈐轄張崇貴奏稱得汝回書

云葬事未畢難發表章乞就便申奏事汝父生於邊陲素有勇敢朝廷賜以土地授之節旄其於心誠亦本忠順邇後始因間諜自起憂疑事一境之干戈隔二紀之聲教朕爲人父母富有寰區思息戰以安民俟輸誠而改節終期彼志遐副朕心今覽奏陳遽云喪逝況早聯宗屬曾列侯藩自達予聞能不傷歎念汝守茲空塞方在髫齡屬此艱難諒增哀慕又緣信人未至所以慰問難行勉自扶持式終禮制餘事已令張崇貴與汝期約商議想宜知悉長編五十六及西夏紀事本末按長編四月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

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而敏中實總其成焉

六月潘羅支遣其兄邦逋支（長編作帕勒布齊）入奏於宋願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請發大軍援助宋帝賜潘羅支詔曰渭州引送卿兄邦逋支幷教練使楊超到京覽卿等蕃書奏狀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李繼遷鬬敵大段殺下蕃賊却被賊人劫去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等再乞頒賜幷望差築城人給畚鍤令使臣到彼其隔過遷賊處人却投來者並乞押來其進奉馬價乞支絹等事幷已依奏別降宣命指揮卿忠順朝廷保茈部族誓殺兇狂之黨益堅臣子之心遠率種人

同拒賊黨戰鬬斯久殺獲頗多每念爾誠不忘朕意此外卿所奏欲取七月回鶻并六谷蕃部直往賀蘭山掩殺賊衆乞大兵來靈州會合管殺遷賊者朝廷近知繼遷已死未經殯葬所以未欲討除今卿等旣領師徒遠平讎敵免爲後患甚是良圖所乞會兵卽緣地理稍遙月日未定今朝議候卿等才集諸族人馬起離西京卽差心腹人走馬齎文字報涇原鎭戎軍部署司已令至時不候朝旨率兵前進直至鹹泊蕭關天都山已來牽制賊徒伏截道路賊界定須兩面救應如此邀擊必可功成彼中諸事更切審詳佇靜邊陲永保富貴宋史吐蕃傳及

京華印書局刷印

西夏紀事本末

繼遷部將都尾（長編作都威）等率其屬叛附于宋（宋史眞宗本紀）

繼遷種落迷般囑（長編作楚克巴敏）及日逋吉羅丹（長編作日布結）二族

戕潘羅支

繼遷既死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羅支是月會遷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戕于帳者龍凡十三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西涼府既聞羅支遇害乃率龕谷（長編作康古）蘭州宗哥（長編作總噶爾）覓諾（長編作覓諾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悉竄山谷中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厮鐸督（長編作斯多特）爲首領宋帝以

遷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等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宋史吐蕃傳）

西延家妙俄熟魏數大族叛附于宋

宋諸將猶豫不敢應曹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兵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宋史曹瑋傳）

是月趙保忠卒于宋

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咸平中丁內艱以本官起復遷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移復州至是病劇上言有子永哥不肖乞配春州宋帝以其病

京華印書局刷印

語乃授永州別駕尋卒天禧四年錄其孫從吉爲三班奉職宋史夏國傳

契丹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來弔慰遼史西夏外紀

八月遣使如契丹謝弔贈遼史西夏外紀按外紀此條與上條均繫統和二十一年考宋史夏國傳繼遷死在景德元年正月二日景德元年即遼統和二十二年也遼史先一年殊誤故特移繫於此

十二月德明孔目官何憲叛歸於宋

憲靈州人繼遷破州城時得之愛其才使掌兵數事德明立授孔目官嘗勸德明勿殺潘羅支以爲後日納欵計不聽乃挈家乘間走邠州請降部署以聞宋詔令乘傳赴闕長編五十八及西夏書事

是歲夏人圍麟州

宋都巡檢李繼周擊敗之又攻永甯爲藥令族合蘇所敗死者百餘人宋史李繼周及吐蕃傳

宋景德二年遼統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德明遣趙保寧如契丹請封

德明嗣職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懷覯望行軍司馬趙保寧言國家疆宇雖廓自西涼擾亂先王被害蕃衆驚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懾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寧獻方物契丹以請封册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當時至待保寧加禮遣回西夏書事

二月遣使如契丹告下宋青城

契丹自澶州之敗雖與中國講和其戎心未嘗一日忘故許德明封册以爲臂使之需德明欲臣中國慮其見疑乃以兵下青城告遼史聖宗本紀

西涼府六谷首領厮鐸督遣其甥呵昔長編作格布錫入貢於宋上與趙德明戰鬭功狀宋史吐蕃傳按長編載此事於是年二月其戰在何時眞宗紀及夏國傳皆不書

夏四月出兵攻宋環州擊敗之執其酋慶移長編作慶結宋史眞宗紀

與宋熟戶旺家族戰敗績

旺家族擒軍主一人以獻於宋宋史党項傳

張崇貴復以書來議和

宋帝召崇貴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難節度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各四萬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俸聽回圖往來放靑鹽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爲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宋史張崇貴傳

六月遣牙將王旻奉表如宋求納欵

德明聞石隰部署耿全斌率兵入伏洛關招誘蕃族諸

部內附者數千人禁之不能止謀之張浦曰先王遺命應即表聞緣降之太易彼將輕我今兵復西涼國威已振請之此其時矣乃遣王旻以繼遷遺言奉表入獻略曰同軌同文王者大車書於一統至神至聖遠人瞻天日於無疆臣父承閫邊陲蒙恩優渥方且心乎王室拱北極而抒誠靡意難起同袍糾西蕃而生事遂致鞠躬盡瘁賚恨莫伸然而戀闕深情平時懇切作忠遺教垂沒叮嚀臣賦性顓蒙素懷恭順向居苦塊欲進表而無由今屬禫除敢請臣之或後恭惟皇帝陛下德超遂古道建大中海不擇乎細流朝宗者必納山豈遺乎土壤

環向者咸依伏望俯鑒孤忠得盡小心翼翼垂憐微末克遵先訓諄諄存沒卿恩子孫感德云云宋帝見表賜旻錦袍銀帶遣侍禁夏居厚持詔答之賞給甚厚（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宋以德明歸欵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宋史眞宗本紀）

秋七月契丹來册德明爲西平王

契丹主使北院樞密副使蕭承德持節封德明西平王復姓李氏賜車旗衣幣等物（西夏書事）

九月宋以德明誓約未定命向敏中自知永興軍府改爲鄜延都部署兼知延州使經略之（長編六十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德明始遣使入貢於宋（稽古錄按長編作德明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

冬十月德明遣趙保寧如契丹謝封册

義成公主無所出契丹册德明時諭以善事公主克光先烈德明遣保寧往謝且曰恪遵諭詔未敢有違也（西夏書事）

十一月河陽節度使王顯請許德明稱藩不須納質又請通靑鹽以濟邊民之用（長編六十一）

宋吏部尙書張齊賢上疏請備德明

疏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終爲繼遷呑併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略擧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

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奸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爲吞噬當靈州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强大蕃族方與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與臣不同多爲沮擾及繼遷爲潘羅支所殺臣慮繼遷之子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六谷向使潘羅支尙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宋史張齊賢傳）

十二月德明又遣其教練使郝貴入貢於宋（長編六十）

宋博州防禦使李克文卒

克文在鎭恭謹守法繼遷之亂口不言兵卒贈岳州防禦使大中祥符中子繼元爲閤門祗候上表言已與繼遷本五從兄弟名同上字心甚恥之願改名守元宋帝詔從之擢供備庫副使厚其廩給（西夏書事）

宋景德三年　遼統和二十四年

夏五月德明遣其兵馬使賀永珍如宋貢馬（長編六十三）

甲辰德明又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

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脩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他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宋帝以德明變詐難信倘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長編六十三

宋知鎮戎軍曹瑋請急擊德明不報

當德明請命於朝也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瑋知鎮戎甚有威名嘗與夏人戰小捷夏人引去瑋偵敵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羊輜重而還頗失部伍夏人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返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夏人將至瑋使人諭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急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軍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各鼓軍而進大破之遂棄其牛羊而還徐謂

其下曰吾知賊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至已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宋史曹瑋傳及沈括筆談按長編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亦請出兵擊德明不許）

白池軍主癡佶（長編作星結）潛輸軍情於宋佶從子名厓（長編作明葉）爲宋府州兀泥族大首領佶密遣使諭名厓云德明雖外託修貢之名而點閱兵馬尤急必恐劫掠山界名厓以告宋帝嘉之降詔撫諭就賜錦袍銀帶（宋史党項傳）

宋帝復賜向敏中等詔使諭德明

京華印書局刷印

向敏中等言德明終未推誠恐難盡副元約但令遣長子親弟宿衛京師及貢結誓表章自今毋得攻邠內屬蕃部縱有爭競亦當奏裁如詔書所指三事頗爲要切俟其親弟到闕并得誓章則先許五事悉願與之姑務羈縻以緩爭戰可也帝意許焉又慮德明空接續進奉肆其徵求在彼固無虧損而我再失機會復賜敏中等詔令亟圖之并以邊臣及蕃部所奏德明迫脅攻邠事狀付敏中等且言所掠去蕃口縱不能給還亦當重作要約絕其後犯因促賀守文等入辭往詣敏中等面受詔書歸諭德明 長編六十三

六月德明聞宋司天奏周伯星見復遣賀貞永珍入賀長編六十三

秋七月熟戶潘保薛等復叛歸宋德明表請誅之不得繼遷曾掠延州蕃部潘保薛等四族安置綏州已而挈族來投鎭戎軍秦翰出兵援之德明訴其事於朝願舉刑章翰言四族本省熟戶茲還舊居非新有招納也乃詔翰與張崇貴移牒報德明自今勿復侵擾境外長編六十三

遣使貢馬于宋

德明獻馬百五十匹謝前答賜之物宋賜襲衣金帶及器幣等答焉并諭自今答賜勿復謝恩長編六十三

八月德明謀侵麟州不果

河東蕃落諸將因德明信約未定皆訓練士馬料率器械以待德明謂其圖己點集諸族兵馬謀入河東掠麟府諸州內屬蕃戶偵知以報向敏中請命帥臣鎮之已而德明兵不出長編六十三

宋與德明議要約久不決

向敏中等與德明議朝廷所降要約事德明累遣人告敏中等云遣親弟宿衛上世未有此例其他則願遵承仍欲以良馬橐駝千計入貢辭意懇切敏中等以聞且言要約未備故不敢請行封爵帝曰遠方之俗本貴羈

麼耳乃詔諭敏中等如德明再遣人至果不欲令親弟宿衛則所乞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朝廷並不許然不阻其歸順之志也陳堯叟言青鹽如置榷場官亦不可買之蓋平夏青鹽甚多若官買必須官賣旣亂禁法且解州兩地鹽不行矣帝曰德明如遣子弟宿衛則許放行青鹽豈是不亂禁法也令榷場旣不爲買當先以文告諭之若異時德明復有懇請則當令榷場量定分數收市長編六十三按五月十九日詔以要約三事付敏中令與德明議至此月十九日敏中始復奏首尾凡九十日蓋以此事必再三往返故非一時可決耳會要載敏中此奏於七月十三日與實錄不同然其事則不異恐會要誤也德明後此四旬始進誓表實九月二十八日而會要以爲七月二十七日若七月

二十七日既進誓表何故歷九月至十月一日始行封爵乎會要誤見長編注

行牒索降蕃於鄜延

景德初綏州蕃部指揮色木結皆以等附宋帝命給府州地居之至是德明行牒鄜延請還本道朝議以色木結皆以歸投在進誓表前諭止之長編六十四

九月德明降宋

鄜延鈐轄張崇貴入奏德明遣牙校劉仁勗來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爲異日賞典也帝嘉奬賜詔曰卿門承勳緒世享國封屢拜章函來修貢職願爲屛翰以紹祖

先朕乃眷至誠用頒溫詔令陳信誓洞見傾輸嘉獎之懷寤興良積長編六十四及西夏紀事本末按崇貴入奏在是月丁卯先癸卯向敏中張崇貴等言趙德明累表歸順詞意精確望降詔慰諭從之

冬十月宋以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兼侍中封西平王制曰利用建侯外監方國撫寧陲落臨長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匪勳賢而弗授故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吉男德明襲其令緒蔚有長才舉宗聯命氏之榮奕世荷殿邦之寄務尊王室動守朝經率職獻琛拜章請吏眷言恭順宜及褒崇是用建上將之旌旗錫眞王之印綬纘乃舊服鎭於夏臺於戲信誓之言與丹青而炳煥寵榮之

京華印書局刷印

固同帶礪以縣長期宣翼戴之勤協贊混同之化永作藩輔不其美歟可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二千戶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仍依內地節度使例給俸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宋史眞宗本紀夏國傳及長編六十四按宋史石普傳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鄜延路都總管石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總制屬羌則強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落使與夏國傳不同

宋以內侍左右班都知張崇貴爲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

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長編六十四

宋詔西邊州軍德明已受朝命緣邊屯戍量留步兵餘悉分屯河中府鄜州永興軍以就芻粟長編六十四按宋史孫全照傳趙德明納欵朝議減西鄙成兵令屯近地全照以邊防不可無備未即奉詔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闕復何慮馬又長編是年十一月邠甯環慶都部署孫全照請令張崇貴嚴戒德明自今蕃部歸投諸州者無得入境追逐上曰德明族帳繼有歸投者德明雖遣追逐未嘗敢入境也若從全照所奏恐致危疑乃諭全照如德明果遣騎入境則具以聞

德明遣人致書延州送遺馳馬土物

宋帝詔令向敏中等復書以禮物答之長編六十四

十一月酋長蘇尚娘復叛歸宋不納

鎮戎軍曹瑋言叛去酋長蘇尚娘復求歸附詔報瑋曰尚娘反覆無信特恐狙詐以誤邊吏又使德明緣此爲詞不可納也宋史党項傳按長編是年九月知鎮戎軍曹瑋言伊普才迭三族首領率其屬來歸欲發兵應接上以德明輸貢效欵議加朝命乃詔瑋等如舊係熟戶則依例安置自餘勿爲發兵又十月甲戌趙德明上言臣所管蕃部近日不住歸鎮戎軍蓋曹瑋等招納未已緣臣已受朝命乞賜曉諭詔以德明誓表偏諭邊臣

契丹耶律唐古禁姦民鬻馬於夏界遼史耶律唐古傳

德明遣使如宋貢御馬二十五匹散馬七百匹馳三百頭以謝朝命長編六十四

是月德明又遣使入貢于宋長編六十四

宋景德四年遼統和二十五年

春三月德明遣牙吏如宋貢馬駞謝廩給

德明自稱草土臣獻馬五百槖駝二百謝給俸廩宋帝詔賜德明襲衣金帶器幣舊制貢物謝恩止給來使縉帛帝以德明進奉頻仍特加賜焉德明又請因進奉使赴京市所須物從之長編六十五

張崇貴請設緣邊安撫使控西夏

崇貴言德明輸欵請吏貢奉之使道路相屬望依北面例擇官有吏幹知邊事者爲緣邊安撫使疆埸事務聽

以便宜帝曰西鄙甯靜別無經營若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官屬徒爲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長編六十五

夏四月建館舍于綏夏二州

德明以中國恩禮優渥天使頻臨遂於綏夏州建館舍二曰承恩曰迎暉五百里內道路橋梁修治整飭聞朝使至必遣親信重臣郊迎道左禮儀中節漸有華風西夏書事

五月德明母罔氏薨

宋邊臣請遣使弔問王欽若曰此特邊臣奏耳德明未

嘗來告帝曰夷人何知禮不若使邊臣諭之俟其奏至即遣使弔祭起復賻贈亦準藩臣例也欽若曰聞德明諸母甚多異時安可一一推恩王旦曰德明今自稱草土臣若朝廷不降制起復則德明於禮難安帝然之授德明起復鎭軍大將軍左金吾衞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命殿中丞宣城趙稹爲弔贈官告等使德明以樂迎告至其母柩前明日衣禫衣受賜泣曰蕃夷母喪蒙天子弔贈起復之命寵榮極矣長編六十五

遣使告哀於宋契丹西夏事略

遣使如宋請修五臺山十寺

爲追薦其母罔氏也宋遣閤門祗候袁瑀爲致祭使護送所供物至山宋史夏國傳按長編德明請詣五臺寺修設追薦其母陳堯叟欲令張崇貴諭以路由河東多涉軍壘不便聽由鎭州路往上曰宜令崇貴答以不敢奏聞若誠願則聽致施物於鄜延委崇貴差人送五臺也又長編瑀至夏州遺忘撫問辭且發言輕易及還坐落職

復獻馬五百匹於宋助修章穆皇后園陵宋史夏國傳

秋七月契丹使來弔祭又遣使起復德明迎待使者如宋使儀遼史聖宗本紀

謀劫西涼襲回鶻

宋邊臣偵知言於帝帝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輯之乃遣使諭廝鐸督令援結回鶻爲備宋史吐蕃傳按長編上謂王欽

若等曰德明屢言西涼府元屬部內見各納質及人使往來且繼遷因攻西涼爲其所斃今德明意將阻絕六谷使不得預緣邊屬戶朝廷若不綏撫則德明足以復讎近秦翰譯六谷蕃書來上但言爲德明所侵略無寧日見蒐兵警備可以六谷書付張崇貴令諭德明

行牒延州請止保安軍修驛

自德明納欵宋帝令緣邊城池依誓約應行修葺外自餘移徙砦柵開復河道無大小悉禁之時保安軍起葺驛舍德明移牒延州言邊民疑懼不安願罷其役從之長編六十五

索夏州民劉嚴等不得

先是夏州民劉嚴等二千餘人來歸詔以延州曠土給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令各有蓄積而所居當綏州要路向者德明部族入寇多爲所禽戮及德明歸順屢移牒求嚴等復還宋帝難之頗嚴邊禁長編六十五

德明請置榷場於保安軍許蕃民貿易從之

宋令以駞馬牛羊玉氈毯甘草易繒帛羅綺以蜜蠟麝臍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易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爲市宋史食貨志

冬十月請行儀天曆

宋初用周時舊曆建隆二年始命司天少監王處訥別

造新曆命名應天太平興國間改爲乾元眞宗嗣位命司天監史序攷驗前法研覈舊文取其樞要成儀天曆時咸平四年三月也西夏自繼遷僻擾羌戎不知正朔幾二十年德明遣貢使表請宋帝以新曆及冬服賜之初詔延州牙校賫往比聞德明葺館舍修道路以俟使命乃命閤門祗候往賜德明受而行之長編六十七及宋史律曆志

德明請於麟州西置榷塲行互市宋帝以延州已置不許長編六十七

壻謝盛封
男　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五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遼統和二十六年

春正月宋以天書降加賜德明守正功臣益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以西京左藏庫使閤承翰充夏州加恩官告使還請於浦洛河置館以待夏臺進奉使宋帝以荒負勞役不許宋史夏國傳及閤承翰傳

夏境旱宋詔榷場勿禁西人市糧以振其乏

宋邊臣言趙德明邀留回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

侵擾回鶻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旱歉已令権場勿禁西蕃市粒食者蓋撫御戎夷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宋史夏國傳及長編六十八

夏四月請市青鹽

宋詔以德明所納誓書付張崇貴諭之蓋素不載青鹽事也長編六十八

五月夏州屬戶擾涇原

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秦翰規度要害鑿巨塹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繼遷遂不能犯時夏州屬戶以德明納欵輒越塹侵掠涇原德明不禁宋帝遣翰巡視邊

郡夏人聞翰至懼而退宋史秦翰傳

冬十月宋帝東封德明又遣使來獻

禮成加兼中書令益食邑千戶實封四百戶宋史夏國傳

夏州萬子等軍主領兵襲回鶻大敗

德明遣萬子等四軍主領族兵攻西涼府旣至見六谷蕃部彊盛懼而趨回鶻回鶻設伏要路示弱不與鬬俟其過奮起擊之勦戮殆盡其生擒者回鶻驅坐於野悉以所獲資糧示之曰爾輩狐鼠規求小利我則不然遂盡焚而殺之唯萬子軍主挺身走鎭戎軍以聞宋帝曰回鶻嘗殺繼遷世爲讎敵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軼之

狀意頗輕視之量其兵勢德明未易敵也宋史回鶻傳及長編六十八按長編是年八月和輝爾伊嚕格勒又言趙德明來侵率衆拒戰德明屢敗乘勝追之越黃河按和輝爾伊嚕格勒即回鶻夜落紇

宋大中祥符二年遼統和二十七年

春三月德明移牒鄜延請罷慶州濬壕塹

宋環慶都鈐轄曹瑋發兵開浚慶州界壕塹德明移牒鄜延路鈐轄李繼昌言其事蓋德明多遣人齎違禁物竊市於邊間道而至懼壕塹之沮也宋帝方務綏納詔瑋罷其役長編七十一

夏四月遣兵攻甘州敗還

夏俗以不報仇爲恥德明與回鶻世仇憤其兵數敗遣張浦將精騎二萬攻甘州可汗夜落紇拒守經旬伺間遣將翟符守榮夜出兵襲之浦大敗還夜落紇令左溫宰相何居錄越自秦州獻捷表陳兵敗德明其立功首領請加恩賞宋帝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宋史夏國傳及回鶻傳按長編伊嚕格勒常言本道捍禦趙德明乞朝廷發兵署孔目官一名至本道詔諭以德明順命且慮官吏至彼騷擾第遣使偕往

六月諜者盧蒐入環慶被獲法當處死宋帝詔械送夏州令德明裁遣長編七十一

德明落起復長編七十一

九月宋詔奉使夏州私覿之物前後名品不等自今令定數官給其直長編七十二

冬十月宋詔河西諸蕃部以夏州納欵其素與爲隙者自今無相侵畧仍令緣邊吏召集首領曉諭之長編七十二

又詔夏州進奉外有以私物貿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爲收市長編七十二又十一月乙卯河東緣邊安撫司言麟府州民多齎輕貨于夏州界擅立權場貿易望許人捕捉立賞罰以懲勸之上曰聞彼歧路艱險私相貿易其數非多宜令但準前詔量加覺察可也

十一月使請市弩

夏州進奉使白守貴等請市弓矢及弩宋帝以弩在禁科不許長編七十二

復出兵侵甘州恒星晝見懼而還

德明精天文通兵法夏俗出兵先卜其法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髀骨二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沈括筆談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斷乱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謂之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土人尤神之謂之生跋焦與宋史夏國傳稍異四聽弓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穀之凶稔是時德明自出兵攻

京華印書局刷印

回鶻恆星晝見經天卜之不吉大懼還宋史夏國傳

十二月契丹隆緒母蕭氏卒遣使來告哀遼史聖宗本紀

宋大中祥符三年遼統和二十八年

饑貸粟於宋

西北少五穀軍興糧饋多用大麥華豆青麻子之類其民春食鼓子蔓鹹蓬子夏食蓯蓉苗小蕪荑秋食席雞子地黃葉登廂草冬則畜沙葱野韭柜霜灰蓧子白蒿鹹松子以爲歲計時綏銀久旱靈夏禾麥不登民大飢德明遣使奉表求粟百萬斛廷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欵而敢渝誓約請降詔責之宰相王旦曰第語德

明爾土災饉朝廷撫馭荒遠固當賑救然極塞芻粟屯戍多不可輒易已敕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可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遂止長編六十八

大起宮室於鏊子山宋史夏國傳按長編在六月

攻河州甘州等部族

會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熟戶遂出大里河築柵蒼耳平宋史夏國傳

春三月德明母野利氏薨

野利氏德明生母既薨鄜延路以聞宰臣奏曰德明頃

年以告母喪朝廷行起復之命賵賻之典今復喪母蓋蕃戎之俗諸母衆多朝廷自合遵守禮法諭之俟其有請別加商議帝可之既而德明卒不自言長編七十三

德明侵延州

德明遣鄜延都鈐轄張崇貴書稱遣牙校貢馬兼言延州熟戶明愛侵其所統綏州崇貴疑其有詐遂遣戍兵小校防守境上德明果以三千兵來寇兵未至又遣所部貿易於邊郡及兵至崇貴所遣戍兵出其不意逆擊之德明尋遁去既而德明上表自訴明愛侵界事宋帝詔張崇貴詳度令明愛等還內地長編七十四七十五

秋七月蕃族萬子太保掠西蕃貢使於天都山

渭州吐蕃部署綽克宗向屬西涼府咸平中爲繼遷所破遂徙居龕谷至是聞夏州歸順以馬二百匹入貢至天都山德明屬下萬子太保見而奪之得至京師但餘三十匹

長編七十四又長編是月鄜延路鈐轄張崇貴言蕃落居民以秋成穫田遣兵戍境上上日此崇貴蓋慮德明反覆耳辛巳遣使撫諭緣邊守將仍訪崇貴防遏之策使回言德明境內歉旱嘗爲回鶻所侵德明率所部劫回鶻種落故遣人守境土也

九月契丹遣使册德明爲夏國王 遼史聖宗本紀

宋大中祥符四年 遼統和二十九年

春二月德明遣使入貢於宋

京華印書局刷印

德明貢使所過州軍官吏犒設頗簡宋帝以遠人慕義接不以禮恐生慢心特詔戒之長編七十五及八十一

夏四月德明遣使如宋貢馬賀祀汾陰

禮畢賜德明衣帶鞍馬器幣賚佐將士銀帛茶荈時貢馬子弟或與京城民相毆有折齒者開封府言當杖脊宋帝詔以事付鄜延路令移文德明就彼決遣尋遣勾當皇城使韓守殷作坊使張佶爲官告使進德明中書令長編七十五

秋九月攻涼州樣丹族不克

樣丹西涼大族自作文法素不屬夏州德明遣軍校蘇

守信領蕃騎襲擊六谷大首領廝鐸督會諸族禦之大敗守信兵守信西涼人也長編七十六

宋大中祥符五年遼聖宗開泰元年

春正月德明遣使入貢於宋

夏州貢使在道市物頗擾民宋帝詔所在有司嚴示約束長編七十七

三月誘延州蕃落不得遂以侵黑林平地入奏

鄜延鈐轄張崇貴卒德明益踰軼常令所部釀酒招內屬蕃戶飲之誘其叛附飲者多不如約延州黑林平地向與夏境鄰德明誣爲熟戶侵佔宋帝令陝西轉運使

京華印書局刷印

薛奎按驗奎閱郡籍得德明嘗假道黑林平文移錄示之德明乃伏長編七十七參七十三

夏四月遣使如契丹進良馬

契丹畜牧之法西夏與室韋例進馬三百匹是時德明以良馬二百匹凡馬百匹獻契丹主優賜之遼史聖宗本紀及食貨志

表乞綏州土田人戶

德明上表請以綏州土田人戶割隸本道邊臣爭之不許德明復使詣闕上訴宋帝詔陝西轉運使取德明元進誓書與邊臣詳定報之長編七十七

冬十月宋以聖祖降加德明守太保（宋史夏國傳）

契丹賜夏國使爵

甲午朔契丹臣僚上其主尊號改元大赦賜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斌呂文貴竇珪祐守榮武元正等爵有差（遼史聖宗本紀）

十一月宋遣西京左藏庫使王應昌使夏州以加恩官誥來賜（長編七十九）

宋禁夏州進奉使造軍器歸本道（長編七十九）

宋大中祥符六年　遼開泰二年

春二月德明如鐵子山

京華印書局刷印

德明雖臣宋與契丹而僭擬日甚是時由夏州如鐵子山大輦方輿鹵簿儀衛一如中國帝制西夏書事

秋七月契丹來詔德明犄角伐党項

党項臣服契丹久後漸有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受其未叛者曷党烏迷兩部因據叛者之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詔歸故地不報契丹主怒欲伐之恐德明納之也遂詔德明曰今党項叛我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遼史聖宗本紀

八月契丹遣引進使李延弘來賜德明及義成公主車馬遼史西夏外紀

龜茲國進貢於宋來假道

先是甘州數與德明接戰夜落紇貢奉於宋者多爲夏人鈔奪至是龜茲國進奉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獻名馬弓箭等於宋復道夏國宗哥族感宋帝恩化乃遣人援送延慶等於汴京夏人不敢動（宋史回鶻傳）

九月旺家族復歸宋

先是宋熟戶旺家族爲夏人略去至是其首領都子（長編作都貲）等復歸於宋隨而叛去者又三族宋帝遣使存勞之（宋史党項傳）

宋詔慶州延州熟戶蕃部有親族在趙德明界者不得潛

致音問長編八十一

宋大中祥符七年遼開泰三年

春二月遣使如宋詣行闕朝貢宋史眞宗本紀

宋加宣德功臣

時宋帝如亳州謁老子於太淸宮還大赦也宋史夏國傳

甘露降國中宋史夏國傳

秋七月張浦卒

浦銀州人事繼遷德明兩世忠誠練達知無不言及卒德明臨其喪哭之慟贈銀州觀察使元昊稱帝追封銀川伯西夏書事

宋大中祥符八年遼開泰四年

築堡於石州濁輪谷將建榷場宋詔緣邊安撫司止之宋史夏國傳

春三月德明表請市鹽宋復責入質不遣

德明以西鹽不通蕃部困敝遣牙內指揮白守貴詣京師陳請朝議德明必欲通鹽禁惟子弟入質方許蓋以必不肯從之事絕之也德明果不肯遣於是鹽禁如初宋史孫甫傳

夏四月西界蕃部指揮使朗密囊瑪魁孟雙二人叛投環州

宋帝以前有熟戶蕃部逃亡爲西界所納可移牒追取俟其遺還乃以朗密囊等付之（長編八十四）

五月宋禁緣邊人收市夏州貢奉使所乘馬

夏國進奉使入邊輒鬻其所乘馬邊人以價値賤爭市之於是使者帶馬日多疆吏以聞宋帝詔嚴其禁（長編八十四）

秋九月吐蕃唃廝囉（長編作嘉勒斯賚）請宋伐夏不許

唃廝囉吐蕃贊普裔初居宗哥城與論逋李立遵不協徙居邈川有勝兵六七萬自西涼破潘羅支舊部聳昌廝均等悉歸唃廝囉回鶻降者復數萬由是富强時以

兵攻夏州德明禦却之唃廝囉希朝廷賜予請聚舉國之衆助討夏州宋帝以其累次侵邊或有變詐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備之宋史眞宗本紀及吐蕃傳按長編嘉勒斯賚請伐夏上日或言以敵寇攻敵寇朝廷之利也向敏中日趙德明今方納欵何用嘉勒斯賚加兵況未能平設能平之其勢益大又須存撫之也王旦曰頃覩奏章稱立文法統衆三十萬朝廷亦疑其所爲故遣使深入察之及楊承吉還知其趣向惟貪財殺人人既不附上下胥怨又無遠慮何由成功上然之

宋大中祥符九年遼開泰五年

夏五月侵宋慶州

以蕃騎千五百來攻慶州內屬蕃部擊走之長編八十七

德明表宋邊臣違約招納逃亡宋答詔撫慰之

表云自景德中進誓表朝廷亦降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雜戶不令停舍皆俾交還自茲謹守輸垣頗有倫理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舉甲兵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主財去者百無一回臣之邊吏亦務蔽藏俱失奏論漸乖盟約宋帝旋答詔曰卿世濟勳庸任隆屏翰竭臣忠而奉上正師律以守方克樹風聲聿寧邊候其于眷倚固異羣倫今者特貢丹誠罄陳奏凱詳彼縷述深照傾輸且國家奄宅中區統臨四海矧惟覆育豈限邇遐顧茲西北之陲素爲襟帶之

地曷嘗不敦之賞勸示以懷柔至於將帥之臣但俾禦備之戒唯關防是守唯盟歘是遵靡容侵漁庶安境土所有文字來往辭說異同部族貪殘展轉仇報擄過生口彼此交還其如不見端倪互相誣執或因緣攘竊增飾邀求朝廷固不細知邊壘亦爲常事兼詳表奏備述其由觀卿明誠頗究積弊若令檢校俱慮滋章朕虔奉穹旻永宗清淨推恩示信六合同風眷惟恭順之心益固初修之節嘉歎之意注想彌增已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部署鈐轄司今後約束蕃部不得輒相劫奪擅興甲兵凡于交爭須盡公理其有廣占阡陌隱庇逃

亡詿時勘窮押送所管卿本道亦仰嚴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紀律共守封疆言切忠勤不忘鑒寐宋史夏國傳及長編八十八西夏紀事本末

是歲德明遣牙校劉仁勗如宋貢馬長編八十八

甘州回鶻攻陷涼州

德明使蘇守信守涼州有兵七千餘馬五千匹諸蕃畏其强不敢動回鶻貢路悉爲阻絕守信死其子囉麻自領府事部衆不服甘州可汗夜落紇遣兵攻破之擄其族帳百餘斬級三百奪馬匹甚衆囉麻棄城走於是涼州屬於回鶻長編八十八

追上繼遷尊號

德明既僭帝制令官屬建議祀典劉仁勗曰先王創造大業中道崩殂今徽號未加非報本追崇之意德明用其言上繼遷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羣臣上表賀（宋史夏國傳按畢氏通鑑攷異駁此條甚晰詳後寶元元年元昊改元注）

宋眞宗天禧元年（遼開泰六年）

春正月宋加德明守太傅

德明聞中國有大典禮必遣使入賀是時宋帝改元詔玉淸昭應宮上玉皇大天尊寶册袞冕謝天地於南郊

大赦中外官並加恩會夏州使至詔加德明守太傅食邑千戶實封四百戶（宋史夏國傳及眞宗本紀按本紀作二月）

夏六月有龍見於溫泉山

山在懷遠鎭北德明以爲瑞遣官祀之於是有遷都之意（西夏書事）

秋八月囉麻請取涼州不克

囉麻走入沙漠潛遣人至涼州約舊時蕃卒內應請德明出兵赴援回鶻結六谷諸部拒之卒不能克（西夏書事）

宋天禧二年（遼開泰七年）

春三月德明掠甘州貢奉使

德明攻西涼不得志輒與甘州搆難偵知其貢使安信等入京遣蕃部從間道掠之會正使先發僅得餘騎而還（宋史回鶻傳）

閏四月吐蕃遣使假道不許

吐蕃別種可汗幷里尊以朝貢契丹道紆不能猝達契丹主諭以假道夏州幷里尊遣使來請德明不許（遼史聖宗本紀）

宋天禧三年（遼開泰八年）

春三月德明以繼立母喪入告於宋

宋以屯田員外郎上官泌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閤門

祇候常希古爲致祭使長編九十三及宋史夏國傳

攻宋麟州柔遠砦

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官軍殺傷頗衆帝曰德明素受朝命何忽爾侵擾豈邊將失於撫綏耶即命曹瑋往安撫長編九十三

宋郊祀冬又加德明崇仁功臣宋史夏國傳

宋天禧四年遼開泰九年

春正月德明屬羌犯延州

德明數受中國恩禮志氣驕盈不復謹約蕃部宥州羌臘兒率衆劫延州熟戶咩魏族金明監押李士彬部兵

擊之斬臘兒梟七十餘級奪馬三百匹餘衆悉禽宋帝詔鄜延部署司以其事報德明宋史党項傳及長編九十五

六月德明復遣人騎犯延州

鄜延鈐轄周文質言德明繼遣人騎寇略熟戶望多發軍馬於慶州界破蕩族帳以遏侵擾帝以邊候興兵或至生事止令文質偵邏密爲之備長編九十五

契丹主自將來襲

并里尊以假道不許不復朝契丹契丹主歸罪德明親將兵五十萬佯言出獵直攻涼甸德明率衆逆拒敗之宋史夏國傳

冬十一月城懷遠鎭爲興州定都之

靈州懷遠縣始於後周宋初廢爲鎭繼遷取靈州時盡逐居民城外遂皆徙依懷遠德明以龍見之祥思都其地謀之於衆僉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不若懷遠西北有賀蘭之固黃河繞其東南西平爲其障蔽形勢利便洵萬世之業也況屢現休徵神人允協急宜卜築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遣賀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搆門闕宮殿及宗社籍田號爲興州遂定都焉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按宋史夏國傳德明城興州在乾興二年而李氏長編在天禧四年末其攷異云德明正傳載城興州在李士彬斬羌酋臘兒後不得其時攷士彬斬臘兒在州

本年正月故附年末爲正

宋天禧五年遼聖宗太平元年

夏五月德明終喪宋遣入內都知藍繼宗爲官告使來起復

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遺以所乘名馬長編

九十七

秋七月契丹暨夏平封德明大夏國王

德明既却契丹兵謹封堠嚴點集爲備契丹主見進奉使不至恐爲邊患諭意講和德明亦請臣貢如初契丹主遣金吾衞上將軍蕭孝誠賚玉册金印授德明爲尙

書令晉大夏國王宋史夏國傳

冬十一月遣使貢於契丹遼史聖宗本紀

宋眞宗乾興元年遼太平二年

春二月宋眞宗皇帝崩皇太子禎嗣位是爲仁宗宋史眞宗本紀

宋加德明純誠功臣

德明自臣宋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貢獻不絕而每加恩賜官告則又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銀沙羅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復遣内臣就賜之又遣閤門祗候賜冬服及頒儀天具注曆宋史夏國傳

德明表請大食國貢使取道夏州

大食波斯別種其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德明思掠其進奉物上表請敕使者道其國中時宋帝新立知其詐不許詔大食自今入貢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宋史大食傳

秋八月西蕃宗哥族侵夏州

天禧初宗哥族酋長馬波叱臘等與伏羌砦蕃部厮雞波連結爲亂知秦州曹瑋率神武軍破之野吳谷餘衆遁走沙漠至是舉衆與德明相攻掠宋涇原路總管司請益兵爲備從之長編九十九

京華印書局刷印

環州屬羌慶香帥衆叛宋來歸

環州洪德砦蕃族巡檢慶香與屬戶者龍等十八人詣供奉官胡寧紿稱夏兵入邊諸族危迫寧信之率衆赴援至歸德川伏發戰死慶香率本族三百餘帳亡入夏界德明納之環州部署招之還者幾二百香等百餘戶不出 長編九十九

九月契丹遣堂後官張克恭來賀德明生日 遼史聖宗本紀

冬十月唃厮囉數與德明相攻

唃厮囉旋降宋 稽古錄

宋仁宗天聖元年 遼太平三年

宋加德明尚書令

有恩制曰門下朕仰奉詒謀嗣臨寶位負荷之重方若涉於大川爵賞之行宜普均于百辟其有寵聯宗籍位冠侯藩早隆誓嶽之勳適重守方之寄屬茲纂紹特示褒優告于離麗之庭錫以絲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一萬六千戶食實封五千戶趙德明山河稟粹象緯儲精識洞兵弢學該義府忠純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性本自於天資奇正之機蓋由乎神授而自齋壇受
鉞賜履撫綏委其外禦之權寵以眞王之爵整軍講事
彌暢於善經述職修方聿昭於亮節屛于西夏克壯英
猷屬予踐阼之初疇乃殿邦之績爰推茂渥式奬殊庸
霈泥綍之徽章冠天臺之崇秩仍增多邑復進重封併
示寵榮斯爲異數於戲亨嘉之運方在於統同隆顯之
恩允昭於眷注往服休命保茲永圖可特授依前檢校
太師守太傅尙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
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
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宋史夏國傳及西夏紀事本末

二月萬子軍主蘇爾格威叛附於宋

宋授三班奉職賜名李文順居之陳州長編一百

秋八月德明部落攻宋平涼方渠敗績

宋將周美以罫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於九井原烏崙河斬首甚衆宋史周美傳

宋天聖二年遼太平四年

與契丹謀襲宋軍不克

德明與契丹會兵境上聲言嫁娶將襲宋軍宋邊臣折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

京華印書局刷印

靈有騎走營中以爲寇至惟忠堅臥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蓋虜所縱也計卒不行宋史折御卿傳

宋使閤門祗候康德輿來賜冬服

德輿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光實襲繼遷䧺之其母妻至是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耶德輿懼其復仇紿曰非也宋史康德輿傳

春二月德明作省嵬城於定州

定州省嵬山在懷遠西北百餘里土地膏腴向爲蕃族樵牧地德明於山之西南麓築城以馭諸蕃通志及西夏書事

夏四月綏州蕃攻保安軍

蕃族軍主旺律等擊敗之鄜延路以聞宋帝令以其事報德明長編一百二

宋天聖三年遼太平五年

夏六月宋令涇原路置堡寨五井川以捍西人仍自今有內附者非先陷蕃軍民邊吏毋得受長編一百三

西羌亂六月遣使來假兵不許

羌亂以數萬衆圍平遠及定邊合道石昌等砦都監趙士隆都指揮杜澄戰死洪德砦主趙振引諸將往援由別道力戰抵平遠奪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圍斬首數千級而諸將救他砦亦盡力賊勢不敵乞兵於德

明德明守境不應乃請和長編一百三

秋七月宋遣使來諭

宋既平羌亂帝慮德明以爲疑特遣使詔諭德明曰近據環慶等路部署鈐轄司等奏報沿邊熟戶遞相驚擾結集部族圍繞堡寨已降宣命添差軍馬往彼撫遏去訖事卿世濟勳勤任隆屏翰素傾輸於誠節用保乂於重陲昨以守邊之臣失於撫御致內屬之諸部忽驚擾以交征朝廷姑務威懷特加招輯想卿在遠或未周知惟卿護塞有方愛民在念遠聆朝旨諒體予衷眷矚所深不忘鑒寐長編一百三及西夏紀事本末

冬十一月貢于契丹

契丹主以德明勢日强盛厚賜使者遣還西夏書事

宋天聖四年遼太平六年

春二月德明請與幷代二州和市

時陜西已有権場二德明復請於幷代路置和市場宋帝許之長編一百四

宋郊祀推恩德明

賜恩制曰國家卜天正之辰修陽位之祀九州獻力聿昭衣笏之儀上帝降臨式廣逐行之慶眷惟邦屏恪稟朝彝爰稽述職之勤是與疇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

京華印書局刷印

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守太傅尙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一萬八千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趙德明肅恭秉節信順存誠善繼美於世勳能納忠於王室總彼千乘訓其四封講軍志於中權邊隅載謐奉士毛於內府時事允修藹威惠以兼資煥文章而彌辱甫成鉅典宜沛洪恩增井賦之田叶於書社錫雲臺之號以示旌功諒此榮褒實彰寵數於戲歸祭膰以先同姓受福攸均載刑馬而誓元侯承

家惟永克念守方之略茂遵謹度之經欽對嘉休愼固西夏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尙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西夏紀事本末

阿遇攻宋麟州

阿遇爲西夏觀察使有子歸附於宋而遇攻麟州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

撫使遣牙將張崑詰問崑徑造帳中以順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崑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臠啗崑崑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崑腹而彀崑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崑背曰眞男子也翌日又與崑縱獵雙兎起馬前崑發兩矢連斃二兎阿遇驚服遣崑馬槖駝悉歸所虜宋史張崑傳

夏六月遣兵助契丹攻甘州

甘州回鶻阿薩蘭部叛契丹契丹主遣魏國公蕭惠徵諸路兵討之德明點集蕃衆遣之西出蕭惠攻甘州三日不克部下阻卜諸酋復叛急引歸德明兵亦還遼史聖宗

本紀不載德明助攻事此從西夏書事

冬十月契丹使來問夏國五月與宋交戰之事遼史聖宗本紀按宋史仁宗紀是年五月無夏人搆兵事

宋天聖五年遼太平七年

春二月德明遣都知兵馬使白文美以蕃部逃入漢界入告於宋

宋詔鄜延部署司據數遣還夏州其先落蕃戶口亦詔德明護送境上旋據部署張遵等言蕃戶頗衆如準詔緣邊內附人盡遣還夏州恐生驚疑反致邊患請諭令漸歸如不願者亦聽詔可長編一百五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五月攻宋金明都監李士彬擊敗之稽古錄按長編作西人寇金明李燾疑非德明或是屬羌而九朝編年備要則作德明與稽古錄同

宋天聖六年遼太平八年

夏六月德明生辰契丹遣吳克荷來賀遼史聖宗本紀

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宋史夏國傳按長編注實錄正史並稱德明既攻陷甘州拔西涼府未踰時乃死甘州及西涼府陷沒實錄正史並不記其年月日所稱未踰時或即德明死之年然德明每不聽元昊用兵其攻陷甘州及西涼府想非德明意傳又稱元昊忽引兵襲甘州可見德明不在其間西涼府亦必元昊自拔之德明不與也實錄正史載此事不詳因德明死乃附著之蓋誤

復舉兵攻拔西涼府長編一百十一

宋聞西人犯邊詔都署司嚴飭兵備又令鄜延路移文夏

州戒約之（長編一百十一李燾云此事當是元昊襲甘州及西涼府時也）

立元昊爲皇太子

德明娶三姓衛慕（長編作米母又作默穆）氏生元昊咩迷（長編作密克默特）氏生成遇（長編作沁裕勒）訛藏屈懷（長編作額藏渠懷）氏生成嵬（長編作沁戚）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元昊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宋邊帥曹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曰眞英物也此子必

爲邊患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而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攻甘州有功遂立爲皇太子宋史夏國傳及夢溪筆談

立衛慕氏爲后

衛慕銀夏大族德明既立元昊爲太子立衛慕氏爲后以顯之宋史夏國傳

宋天聖七年遼太平九年

春二月德明爲元昊請婚契丹

元昊先娶於母族衛慕氏至是德明欲結好契丹遣使請婚契丹主許之西夏書事

宋天聖八年遼太平十年

瓜州王以千騎來降

瓜州回鶻乃沙州分部其王賢順見德明勢日盛率屬請降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按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自靈州過黃河行五百里至涼州又西五百里至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肅州西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州一統志瓜州古西戎地漢爲敦煌郡晉分晉昌郡唐初置瓜州後陷于吐蕃其城在肅州西五百二十六里時德明雖得甘州與瓜州尙距千里中隔肅州回鶻與夏世仇賢順何以遽降宋州史回鶻傳不載疑夏國傳有誤見西夏書事注

火星入南斗

西州謠言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出居賀蘭山禳之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冬十二月宋加賜德明功臣

以郊祀禮成也宋史仁宗本紀

德明遣使如宋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從之長編一百九

宋天聖九年遼太平十一年

夏六月契丹聖宗薨于行宮長子宗眞即位是爲興宗遼史聖宗本紀

契丹遣使來告哀遼史西夏外紀

宋以李若谷知延州

若谷知延州夏人遣使來前守多延之堂上若谷獨廡下飮食之夏人憤甚而不敢犯名臣碑傳琬琰集

秋九月遣使如契丹弔慰（遼史興宗本紀）

冬十月遣使如契丹進賻幣（遼史興宗本紀）

契丹興平公主來歸元昊以元昊爲夏國公駙馬都尉（遼史西夏外紀）

德明薨年五十一在位二十八年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葬嘉陵（宋史夏國傳按續綱目作明道元年冬德明卒）

壻　謝盛封
男　　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六

開縣戴錫章海珊

景宗武烈皇帝李元昊小字嵬理（長編作葉邁曾氏隆平集作崖塊）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後更名曩霄太宗德明長子也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性雄毅（長編作性凶鷙猜忍）多大略善繪畫能剏製物始圓面高準身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諫其父毋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

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德明卒乃襲位宋史夏國傳

宋仁宗明道元年遼興宗重熙元年

遣使如宋契丹報哀

使臣至宋宋帝輟朝三日令司天監定舉哀掛服日辰其日乘輿至幕殿服素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御坐前跪奏請皇帝爲夏王趙德明薨舉哀又奏請十五舉音又奏請可止文武百僚進名奉慰告哀使副以下朝見首領並從人作兩班見先首領見兩拜後班首奏聖

躬萬福又兩拜隨拜萬歲喝賜例物酒食跪受起又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祇候退從人儀同是日皇太后至幕殿釋常服白羅大袖白羅大帶舉哀如皇帝儀宋史禮志

宋贈德明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上醞羊米麪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宋史夏國傳

冬十一月遣使如契丹賀應聖節遼史興宗本紀

契丹使來册封元昊爲夏國王遼史興宗本紀

宋使工部郎中楊告爲旌節官告使來授元昊爲定難軍

節度使西平王

制曰胙土受氏維王所以褒有功建國承家非賢不能保厥世乃眷西陲之守方疇外禦之勞式涓剛辰庸告列位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夏王食邑二萬一千戶食實封七千戶趙德明男元昊器懷英達義節堅明孝恭盡于事親恩信長於御衆惟乃先正奉于本朝嘉捍難於邊衡賜同姓於宗籍象賢繼世爾實宜之於戲書盟府之勳既載山河之誓瞻元侯之略豈

無弓矢之傳尙體顧懷勿忘欽率可特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使者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于人設席自尊大告命徙坐卽賓位不爲屈既而饗告於廳事其東屋後若有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必叛還朝祕不敢言宋史夏國傳及夢溪筆談西夏紀事本末

改姓嵬名氏稱吾祖

元昊既襲封衣白窄衫氈外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表異蕃衆復以李趙賜姓不足重自號嵬名氏稱吾祖吾祖華言可汗也於是屬族悉改嵬名蕃部尊榮之疎族不與焉（宋史夏國傳）

宋明道二年（遼重熙二年）

元昊改元顯道

元昊招納亡命申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中國明道元爲顯道稱於國中（宋史夏國傳）

春正月貢於契丹遼史興宗本紀

三月下禿髮令

元昊欲革銀夏舊俗先自禿其髮然後下令國中使屬蕃遵此三日不從許衆共殺之於是民爭禿髮耳垂重環以異之長編一百十五

夏四月宋使來賜太后遺物

章獻皇太后崩宋帝使供備庫副使李用和持太后遺留物賜元昊長編一百十二

五月升興州爲興慶府遂立官制

元昊自先世併吞西土三十餘年聚中國所賜貲財無

京華印書局刷印

算外倚契丹爲援異謀日甚升興州爲府改名興慶廣宮城營殿宇其名號悉仿中國所稱故事羌俗以帳族盛大者爲長官亦止有蕃落使防禦使都押牙指揮使之職至是始立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臺曰開封府曰翊衛司曰官計司曰受納司曰農田司曰羣牧司曰飛龍苑曰磨勘司曰文思院其制多與宋同自中書樞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漢人分爲之而其專授蕃職有寧令有謨寧令有丁盧有丁弩有素齎有祖儒有呂則有樞銘皆以蕃號名之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別服式

文資則幞頭韡笏紫衣緋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皁地繡盤毬子花旋襴束帶民庶青綠以別貴賤（宋史夏國傳）

十二月契丹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遼史興宗本紀）

宋仁宗景祐元年（遼重熙三年）

春正月元昊稱制改元

元昊雖仍貢奉然車服儀衛悉擬帝制至是策士楊守

素上言王者神武立功德威御衆要必建元表歲以示維新國家累世經營規模宏遠猶遵中國舊號豈足彪炳皇猷昭示區宇元昊乃下諭改顯道三年爲開運元年踰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改廣運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按廣運夏國傳作廣民此從長編

是月元昊始攻府州長編一百十四又六月乙丑府州言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幷代部署司嚴兵備之

宋始爲夏人除館舍

元昊歲遣人至宋出入民間無他禁宋臣韓億請下詔爲除館舍禮之官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宋史韓億

秋七月掠環慶

慶州西七十里爲馬嶺砦砦北十餘里有蕃部殺牛族領族帳二千餘戶負險自固向不附中國元昊令爲前驅掠環慶州境殺戮居人朝廷下詔約束不聽八月乃遣入內供奉官周惟德往環慶路體量邊事長編一百十五及西夏書事按長編八月徙知定州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平嘗言臣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帝戒平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冬十月復攻慶州執都監齊宗矩

初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逋攻破西夏後橋諸堡於

京華印書局刷印

是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砦監押盧訓以兵七百與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峰伏兵發執宗矩久之始放歸

宋史夏國傳按續綱目于是年七月書趙元昊反寇環慶攷宋史夏國傳及東都事略元昊入寇俱不繫七月且入寇環慶在先稱兵報仇在後自是兩事續綱目混而爲一敘次顛倒再攷宋史仁宗紀景祐元年十二月賜趙元昊佛經蓋是時元昊雖僭擬改元然猶遣使奉貢故禮賜如故至寶元元年上表自言稱帝本紀乃始書反似當以本紀爲斷說見通鑑輯覽注

元昊酖其母衛慕氏

母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於河

長編一百十五按宋史夏國傳云母衛慕氏死遣使來告哀不云元昊酖其母衛慕長編

作母米注見前

遣使如宋告哀宋史夏國傳

宋詔起復鎭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以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王中庸爲致祭使起居舍人郭勸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

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長編一百十五

元昊復立額藏渠懷氏爲太后

夏語稱烏尼烏尼者太后也長編一百十五

十二月宋賜佛經

元昊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詔特賜之長編一百十五

是年塡星犯輿鬼占者云大臣有變元昊大肆殺戮西夏書事

宋景祐二年遼重熙四年

西夏稱廣運二年

宋加元昊中書令

宋帝受尊號加恩內外遣內侍省都知馮從順至興州進元昊中書令元昊受之益倨富弼奏狀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作滯留而不迎或佯爲怱遽而見迫或欲負扆而對或欲專席而居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一百二十

四

夏五月殺妃衛慕氏

衛慕元昊舅氏女幼孤育於惠慈太后當后被弒時氏以大義責元昊元昊盡誅其族因氏懷妊幽之別宮及生子野利氏譖其貌類他人元昊怒幷子殺之（長編一百六十一）

（二及西夏書事）

秋七月以兵犯環慶

元昊使首領訛遇等率兵數入犯環慶路部署司請下鄜延路移文約束從之（長編一百十七）

攻唃厮囉敗績

元昊遣其令公蘇奴兒（長編作索諾爾）將兵二萬五千攻唃厮

囉敗死略盡蘇奴兒被執宋史夏國傳

元昊自將攻貓牛城屠之

蘇奴兒既敗元昊自率衆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宋史夏國傳

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

唃厮囉部將安子羅長編作阿薩爾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三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幷兵臨河湟唃厮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虛實元昊已渡河插旗幟識其淺唃厮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

十八九虜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遂不敢窺其境宋史夏國傳及吐蕃傳按李氏長編不取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二語謂爲飾說蓋得其實

索古渭地於宋不與

青唐蕃部藺氈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於宋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田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久移文來索後帥張昇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傳求往視求以爲城已訖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强國威乃詔諭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宋史傳求傳

宋景祐三年遼重熙五年

西夏稱廣運三年

妃索氏自殺

始元昊攻猫牛城傳者以爲戰沒索氏喜日調音樂及元昊還懼而自殺長編一百六十二

夏四月羈天竺國進奉僧於夏州

天竺入貢東行經六月至太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二月至夏州先是僧善稱等九人至宋京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留京三月宋帝賜束帛遣還抵夏州元昊留于驛舍求貝葉梵經不得羈之由是西域貢僧遂絕宋史天竺傳及西夏書事

始制蕃書改元

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正類八分而畫頗重複又若符篆教國人用以紀事羣臣上表獻頌遂改廣運三年爲大慶元年

宋史夏國傳按沈存中筆談作遇乞造創蕃書累年方就至是始獻與此異膠西柯先生曰宋史元昊自制蕃書教國人以紀事之文用蕃書沈存中筆談載西夏野利遇乞制蕃書事最詳則謂元昊命國中悉用蕃書與宋史微不同攷宋史元昊未制蕃書以前有蕃學漢學及制國書命野利仁榮主蕃學則屛漢文不用故其後乾順病蕃學又復立漢學也命國人以紀事之文用蕃書當是元昊以後之制宋史稍誤矣今敦煌石室有西夏國史數卷皆蕃書爲西儒伯希和所得

冬十二月復舉兵攻回鶻取瓜沙肅三州

瓜沙肅諸州本唐歸義軍向陷於回鶻建隆中節度使曹元忠以州附宋子孫世主軍事元昊引兵攻之求援於回鶻不應三州相繼沒於是元昊盡有河南故地宋史夏國傳

升州郡益邊防

元昊既據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諸州立國而以石堡洪門諸鎮升爲洪威龍定四州又以肅州爲蕃和郡甘州爲鎮夷郡置宣化府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倚賀蘭山爲固料兵設險以七萬人護衞興慶五萬人鎮守西平五萬人

駐賀蘭山左廂宥州路以五萬人備鄜延有克胡山昇平塔那娘山諸路以烏延口藏底河界臺爲界堠內包杳子河白洛背嚨兀嶺等險要麟有屈野川大和谷麻也娘諸路以饒咩浪松本晋堆爲界堠內包神堆澤荒堆三泉等險要府有端正平楡木川昇囉嶺諸路以楄柞嶺青沒怒川浪骨堆爲界堠旁約吳龐烽女萌烽立子谷龍移川等險要右廂甘州路以三萬人備西蕃有撲丁原莊浪族喬家族諸路以麻宗山乳酪河爲界堠內包研龍川探伞嶺等地回紇有合黎山浚稽山居延塞諸路以牛頭朝那山爲界堠內包張掖敦煌等地自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至羅洛天都惟精山等處以五萬人備環有陷道口打米谷毴毛崙烏丁原諸路以牛圈裏羅節硯爲界堠內包蝦蟆折薑諸和市慶有西嚓嘝駱駝巷萌門三岔諸路以勒崖原爲卓望王尙原裏乾谷爲界堠旁約蒼雞七逋多移塔通祖盧門城等地鎭戎軍有吃囉岔立馬城殺獐川諸路以劈通流栟梔嶺爲界堠旁約蕭關寺子盆沒煙前後等峽

自河北至午臘蒻山（長編作臥囉娘山吳興祚方輿紀要元昊河南曰鹽州路河北曰安北路與宋史夏國傳異）以七萬人備契丹（有金肅河清諸路並黃河爲界嶘內包唐隆鎮沒兒雀悉命女女越都等蕃族）而禦邊善戰尤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

定兵制

西夏風氣强梗民多耐寒暑忍飢渴而性惡雨雪其部族一家號一帳小族數百帳大者千餘帳故制年登十五爲丁每有戰鬭隨族之大小出丁助陣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擔一人爲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爲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

負擔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得正軍爲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駝各一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槖駝五旗鼓鎗劍棍棒粆袋披氈渾脫背索鍬钁斤斧箭牌鐵爪籬各一（曾氏隆平集云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備弓矢甲冑而行與宋史夏國傳異）刺史以下無帳無旗鼓人各槖駝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爲幕而以木架有砲手二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于槖駝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技者令往守肅州或遷河外耕作合國內諸州計之總兵五十餘萬（隆平集云趙德明時兵十萬而已元昊遂踰十五萬自以地廣兵勁敢行叛逆今以宋史夏國

傳攷之曾說尙略 別立擒生軍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爲資贍號御圍內六班分三番宿衛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砦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爲前軍乘善馬重甲刺斫不入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其兵凡三千分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勒二浪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嵬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戰則先出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發兵則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

晝則舉煙揚塵夜則篝燈爲候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齎糧不過一旬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弓皮弦矢柳斡中之必貫甲隆平集云夏兵長于騎射不善刀鎗而柳弓皮弦遇雨雪則不能施又其所短故所向無不破也宋史夏國傳及儒林公議

立軍名

唐制節度使下刺史亦得掌兵宋懲五代之弊特設通判以莅州政其徵調征伐進退軍將仍聽節度使表聞德明復自置防禦使職元昊地廣兵衆因分左右廂立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駐天都山曰石州祥祐宋史夏國傳䄂謌克曰宥州嘉寧駐宥州曰韋州靜塞駐韋州曰西來脂進攻石州意即其地

壽保泰（駐柔狼山北）曰卓囉和南（駐黄河北岸）曰右廂朝順（駐夏州彌陀洞）曰甘州甘肅（駐唐删丹縣故地）曰瓜州西平（駐瓜州）曰黑水鎮燕（駐兀剌海城）曰白馬强鎮（駐鹽州）曰黑山威福（駐漢居延故城東北限大澤西北接沙磧）諸軍並設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一員以貴戚豪右領其職餘指揮使教練使左右侍禁官數十不分蕃漢悉任之（宋史夏國傳）

元昊落起復（長編一百十九）

攻蘭州

元昊欲南侵恐唃厮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銜山築城瓦𨇾凡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

相通路（長編一百十九）

誘西蕃叛唃廝囉

初唃廝囉娶李立遵女生二子曰瞎氈曰磨氈角又娶喬氏生子曰董氈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爲尼錮之廓州瞎氈等結母黨李巴沁竊載其母出奔瞎氈據河州磨氈角據邈川撫有其衆廝囉不能制元昊聞二子怨其父陰以重賂間之且誘諸酋歸附有溫逋哥子一聲金龍（溫逋哥本廝囉論逋論逋者相也溫逋哥作亂被殺）擁衆萬餘叛附元昊結爲婚姻廝囉勢蹙更與喬氏西徙歷精城（長編一百十九按本注引元符隴右日錄云元昊既行賂間廝囉二子遂舉兵數犯宗哥及破氂牛城斯囉勢折西徙青唐與趙珣聚米圖經

徙居歷精城異或謂歷精即青唐也當攷按一聲金龍一作伊實濟嚕歷精一作哩沁

宋景祐四年遼重熙六年

宋士人張元吳昊來歸

元昊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周春遼詩話據傳奇元字雷復與吳昊張與吳其始名不可得而知或曰張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飲張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蛟蜿轉而死血流數里與關中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張累舉進士不第熊克復九朝通鑑李氏長編謂張元爲華州進士又元作源俱誤吳亦久困場屋無以自伸且張

嘗爲縣宰所笞乃與吳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經略西鄙意放意詩酒出語驚人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張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張曰彼何人斯張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乃蘇將謁大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諸帥諸帥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常時張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其將之西夏也瀕行過項羽廟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幷之

京華印書局刷印

詞悲歌累日大慟而去時帥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嗣宗入幕府張吳既至夏聞元昊有意窺中國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相與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此飲酒邏者見之知其非國人也蹟其所甜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事聞於宋詔徙其族於房州譏察出入饑寒且死知州陳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既而復賜

其家錢米以反間之改隋州以羈縻之未幾二人間使諜者爲中國詔釋之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王鞏聞見近錄容齋三筆岳珂程史及宋史陳希亮傳

秋七月更定禮樂

夏州沿党項蕃俗自赤辭臣唐始習尊卑跪拜諸儀而其音樂尙以琵琶擊缶爲節僖宗時賜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駕大駕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駕七百八十一人小駕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鉦節鼓㧏鼓大鼓小鼓鐃鼓羽葆鼓中鳴大橫吹小橫吹觱栗桃皮笳笛爲器歷五代入宋年隔百餘而其音節悠揚聲容淸厲猶有

唐代遺風迨德明內附其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制元昊久視中國爲不足法謂野利仁榮曰王者制禮作樂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實爲先戰鬭爲務若唐宋之縟節繁音吾無取焉於是於吉凶嘉賓宗祀燕享裁禮之九拜爲三拜（沈括筆談云元昊令國中悉用胡禮卽此）革樂之五音爲一音（王鞏聞見近錄增五音爲六與夏臺事迹異）令于國中有不遵者族（西夏書事）

冬十一月設蕃漢二字院

元昊既制蕃書尊爲國字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蕃書於是立蕃字漢字二院漢習正草蕃兼篆隸其秩與唐

宋翰林等漢字掌中國往來表奏中書漢字旁以蕃書並列蕃字掌西蕃回鶻張掖交河一切文字並用新制國字仍以各國蕃字副之以國字在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西夏書事）

宋仁宗寶元元年（遼重熙七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春正月表請供佛五臺山

元昊使人往來中國熟悉邊臣因循之勢久思攻取河東是時欲識進兵道路表請供佛五臺乞使臣引護并給館劵宋帝從之（長編一百二十一按宋史夏國傳不紀月）

三月貢於契丹（遼史興宗本紀）

夏四月元昊妻薨

元昊妻契丹興平公主也生與元昊不睦至是薨契丹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來詰其故（遼史興宗本紀按儒林公議夏國元昊取契丹女僞號興平公主乃宗眞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娩被病元昊亦不往視之以至于歿宗眞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爲元昊畏耶律之強諷宗眞使促元昊歸欵失之甚矣）

秋九月元昊從父山遇叛降於宋不納被殺

初元昊自五臺還悉會諸族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並入

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數止元昊不聽山遇畏誅遂挈妻子叩延州來降且言元昊將反狀時知延州郭勸以爲自德明納欵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嘗留不敢受奏入詔令約回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械錮送元昊示朝廷不疑之意元昊集騎射而殺之並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長編一百二十二按涑水記聞十二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引到宥州團練侍者密藏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告身三道來云山遇令公先在元昊處爲樞密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緣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遇使其弟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九十

月一日告密藏福羅以事狀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
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
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爲我齎此告身三道赴金明
導引告延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
朝廷欲得賀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
以所部兵拒之者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以馬七八
百四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
三日集宥州監州兵至河上悉發戶口歸朝廷也密藏
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
爲元昊所誅已具奏聞今山禺云欲歸朝廷本司商量
令李士彬還其告身論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
欸遣之還臣等仍恐虜爲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
訖又奏六日保安軍北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詞
知山禺等于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刦掠村社族帳
只在宥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禺及弟
二防禦三防禦等將麾下一十五騎至皆被甲執兵告
指揮使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禺等
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
或更有北來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
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飭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晨夜設

備遣人詷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于界首密行托落毋得張皇或更有山禺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詷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鱗府路軍馬司準此又長編善約特名惟亮與弟惟永分掌左右廂兵其從弟惟序亦親近用事善約特有勇略國人向之元昊惡其不從己嘗語惟序曰汝告善約特反吾以善約特官爵與汝不然俱族滅矣惟序不忍更以告善約特善約特欲來降與惟永謀惟永曰南朝無人不知烏珠所爲將不信兄兄必交困善約特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若南朝有福則納我矣遂告其母母曰汝自爲計我年八十餘不能從汝去爲汝累當置我室中縱火焚之善約特等涕泣如母言及爲韓周所執號哭稱寃周見元昊於宥州元昊衣錦袍黃綿胡帽不肯受善約特等曰延州誘我叛臣我當引兵赴延州于知州廳前受之周說諭良久乃肯受時元昊自稱烏珠已數年烏珠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爲黃天子元昊既殺善約特遂謀僭號按天善約特即山遇長編作善約特宋史作山遇

冬十月元昊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册稱始文英武

京華印書局刷印

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
時年三十追謚其祖繼遷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父德
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長編一百二十二及宋史夏國傳按畢沅續通鑑攷異宋史夏國傳謂祥符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爲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此最謬誤德明本未僭號安得私尊其父爲帝且既云太祖即是廟號安得又有武宗之稱就如所言則繼遷在德明時已有四十字之謚何又云元昊追謚神武耶

始大建官

元昊既稱帝始大建官以野利仁榮嵬名守全張陟張
絳楊廓徐敏張文顯爲中書樞密侍中等官專主謀議
以楊守素鐘鼎臣嵬名聿榮張延壽爲官計受納諸司

主文書以野利旺榮野利遇乞成逋克成臥誻賞多如定多多馬竇惟吉分駐十二監軍司地主兵馬其餘拜授有差宋史夏國傳

十一月祀神西涼府遂不遣賀郊人使

元昊遣潘七布昌里馬乞長編作攀密布伊里馬奇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涼府祀神時中國南郊故事諸藩有貢元昊因自帝不復使賀宋帝詔陝西河東舊與元昊界互市者所在禁絕之宋史夏國傳及仁宗本紀

宋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長編一百二十二

宋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

經略夏州

時邊臣多議征討故有是命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磧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帝鑒追討之敝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卽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

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當時頗採用之宋史夏竦傳按竦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斯囉父子並力以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爲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守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一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

宋遣左侍禁魯經持諭唃厮囉使擊元昊

自西涼爲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唃厮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厮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靑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賣以故富强宋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唃厮囉約盡力宋史吐蕃傳

壻謝盛封
男　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七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寶元二年 遼重熙八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二年

春正月元昊遣使如宋表請稱帝改元

表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

京華印書局刷印

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坦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王鞏聞見近錄寶元中元昊始遣介稱教練都使乞于其國中稱兀卒與宋史稱帝事異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鎭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聱

涉俄疾你斯悶臥普令濟嵬伽崖妳奉表以聞 宋史夏國傳按

長編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又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吳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以示不足責且彼已僭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以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

宋王德用請自將討元昊不許

元昊使者將歸不肯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斬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卻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上已而德用請自將討元昊不許

長編一百二十三又初議誅元昊使者參知政事程琳以謂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宜善遣之以示大體其後使

京華印書局刷印

者益驕大臣以爲患或議因使者入傳舍壓壞垣令死其下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可暴其罪而誅之以明國法又何患耶

二月白豹砦主都指揮使裴永昌以族叛附於宋柔遠砦蕃部巡檢珪嵬招之使降也宋帝詔補三班借職本族巡檢長編一百二十三

使間宋金明砦主李士彬不行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

敵取首馘羊馬自效長編一百二十三又宋史趙振傳元昊將反爲金銀冠珮隱飾甲騎遣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得冠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告鄰部俾以環爲法不聽於是東茭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爲賊所有

唃厮囉來伐西涼

宋詔厮囉使背擊元昊至是厮囉奉詔出兵嚮西涼西涼有備厮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宋史吐蕃傳按長編初議重賄唃厮囉使擊元昊因以其地與之參知政事程琳曰使唃厮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即中國之利也

夏四月元昊將舉兵攻延安宋環慶鈐轄高繼嵩請令石隰州發五關塞捉生兵夜濟大河入定仙嶺 笳平設伏

掩襲從之長編一百二十三

遣使潛購中國宮人

初宋帝放宮人二百七十名按長編作二百七人悉任所之元昊陰以重幣購得數人納諸左右於是朝廷之事宮禁之私纖悉具知宋史仁宗本紀及富弼論西夏八事

五月定朝儀

宋承唐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會禮羣臣上壽設宮縣萬舞其常朝儀百官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參五日赴崇德殿曰起居元昊謀稱帝陰蓄使介往來久悉中朝典故至是於正朔朝賀雜用唐宋典式而見官

屬以六日爲常參九日爲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謁舞蹈行三拜禮有執笏不端行立不正趨拜失儀者並罰（宋史夏國傳及禮志）

建蕃學

夏州自五代後不列職方其官屬非世族相傳即幕府遷擢尙無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禮蕃書抗衡中國特建蕃學以野利仁榮主之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寫以蕃書于蕃漢官僚子弟內選俊秀者入學教之俟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所書端正量授官職幷令諸州各署蕃學設教授訓之（宋史夏國傳及西夏

書事

六月宋詔削元昊賜姓官爵

壬午詔曰昔苗民弗懷首罹虞竄郅支自立終伏漢誅蓋犯順者無赦於國章除殘者罔限於荒服炳焉通誼疇或敢踰趙元昊戎漢餘妖邊關小種性含虺毒志負狼貪昏頑表于稚年傲悖成於壯齒曩者德明即世西夏控哀朝廷錄守方之忠憫稱慈之禮拔于童孺付以節旄名襲眞王寵視同姓金絮有秩絡繹以周其窮關市弗譏貿遷以通其貨假我明命取重諸羌固當竭犬馬之勤效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背惠反常

毀忠蔑信僭舉國號扇惑蕃渠跳梁井蛙之涯旅拒秋螳之轍公遣軍校冒服使車列牘自陳欺天罔畏既張逆節合舉明刑朕深憐舊勳特加涵覆橫遏羣議密賜手書貸其方命之愆開以自新之路護送來介俾還穹居庶遷善而革音終恃遠而迷復至敢驅率配隸攘刼塞民騰告文符訛誑區落而朝臣列奏邊吏抗詞願舉偏師往平狡穴趣梟稱亂之首以正不廷之辜朕載念一夫肆狂餘衆何罪況元昊脅從濟欲濫殺逞威名曾外奔諸帳懷貳苟戈鋋並進則玉石奚分且俾列於購科止用取其魁惡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令宗正

寺除去屬籍惟彼諸部素奉本朝迫此姦凶遂其詿誤儻能結黨歸義執賊建功必當昭洗前汚申明厚賞國有信誓炳如丹青應賞募科格並委中書門下詳爲條件以時布告庶體朕懷因絕互市揭牓于邊募能生擒元昊及斬首來獻者即以爲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推恩時呂夷簡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劄奏曰前代方鎭叛命如此詔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外國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元昊爲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敵中僞署名職至卑如理移香者許

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其黨益固矣（長編一百二十三及西夏紀事本末按孫抃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云元昊反朝廷議奪官爵公謂戎人渠長自古盜名號者多矣矧夏人萌僭竊心歲且久削之必不能止叛計但自損威靈耳屬獻謀者言頗異議格見名臣碑傳琬琰集又退朝錄載趙德明歸欵眞宗遂賜以宗姓然不附屬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舉宗聯命氏之榮寶元二年元昊叛詔削屬籍非也）

宋以元昊叛牒契丹以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故也（涑水記聞）

秋八月宋知慶州張崇俊請聯藏擦勒族制元昊藏擦勒凡三十八族在黑山前後衆十餘萬人馬勇健與元昊世爲仇向屬豐州自首領王承美死子孫雖相

襲知豐州而威望不足不能統屬藏擦勒遂各置首領至是崇俊請選王氏族中有才幹機略者優與除官令知豐州密遣人齎金帛并募斬元昊敕散與諸族欲與唃廝羅共攻元昊使敵有腹背之患疏上不果行（長編一百二十四）

九月宋斬元昊所署環州刺史劉奇徹於都市

奇徹名重信爲元昊招誘延州屬羌而金明都監李士彬執送京師遂斬之（長編一百二十四按奇徹涑水記聞作乞彯）

請置榷場於延州

延州逼近夏國蕃漢素相熟習元昊以保安軍舊市奉

詔禁止遣使請于延州再建榷場意在脇制中國也宋帝不許西夏書事

置尙書令設十六司

元昊以中書不能統理庶務仿宋制置尙書令攷百官庶府之事而會決之又改宋二十四司爲十六司分理六曹於是官制漸備西夏書事

遣匿名文字於環州間高繼嵩不行

環州知州高繼嵩久任西土以勇敢聞元昊惡之將其遣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表乞還朝朝廷將任以北朝正旦國信使右司諫韓琦曰繼

嵩背義投西元昊果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箭達其叛狀乎其爲反間無疑也帝遂詔繼嵩復還環州元昊之計不行韓魏公家傳

冬十月宋錄環州生戶囉埋爲右班殿直囉埋嘗受元昊防禦使率其族來歸特錄之長編一百二十四

十一月攻宋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敵臨陣被髮帶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攻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宋史狄青傳

復攻宋南安承平砦

夏人以三萬騎圍承平砦砦主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出陣前據鞍嫚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夏人乃去宋史許懷德傳按長編云承平所以不破乃許懷德之力而范雍疏內稱懷德不歷軍陣不知何據

攻宋籠竿城

夏衆號數萬知籠竿城劉秉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宋史劉秉濟傳

露布宋邊境

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張元之詞也王鞏聞見近錄

十二月元昊復遣賀永年（長編作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娘（長編作珪年）族而去其書略曰持命之使未還南界之兵諜動於鄜延麟府環慶涇原路九處入界又曰南兵敗走收奪旗鼓符印槍刀矛戟甚多兼殺下蕃人及軍將士不少又曰既先違誓約又別降制命誘導邊情潛謀害主諒非聖意皆公卿異議心膂妄圖有失宏規全忘大體又曰蕃漢各異國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妬何深況元昊爲衆所推蓋循拓跋之遠裔爲帝圖皇又何不可又曰鄂特伽回將到詔書乃與界首張懸敕旨不同又曰元昊與契丹聯

親通使積有歲年炎宋亦與契丹玉帛交馳儻契丹聞中國違信示賞妄亂蕃族諒爲不可又曰伏冀再覽菲言深詳微懇回賜通和之禮洊行結好之恩云云蓋欲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通判睦州張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不聽宋史夏國傳張方平傳及長編一百二十五

宋劉平上攻守策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其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鎭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選本鎭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爲藩臣於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

幷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搆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廝囉復平北約契丹爲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强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

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嘛厮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爲窮寇爾何所爲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爲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戍兵鎭守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出知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契

丹亙爲特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奏不報

宋史劉平傳按長編是月直史館蘇紳陳便宜八事又請詔西邊將帥爲入討之計且日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日今一邊兵止備陜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即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鄜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而屯兵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鄜延不能應援陜西屯卒太多永興爲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又知制誥葉清臣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重兵舉西北二陲觀之若蓬落大瓠外示雄狀而中間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於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蓄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之蚩蚩坻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之穿也今羌

戎稍却變詐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宋仁宗康定元年 遼重熙九年按宋改元寶元後以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元曰康定見歸田錄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三年

春正月大舉侵宋陷金明砦

初夏人自承平退聲言將攻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其牙校賀眞來言願改過歸命雍信之遽聞於朝厚禮眞而遣之遂不設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知

保安軍王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元昊乃乘虛自土門路入擊破金明砦擒都監李士彬父子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控扼中路衆號鐵壁相公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於是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衆元昊使其將每與士彬遇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膽墜於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昊陰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及

敵騎大入諸降者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帷寨聞敵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控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夏人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弱不能拒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年乃卒宋史夏國傳及涑水記聞

分掠安遠永平諸砦不克

安遠居極邊元昊兵破其門再重至第三門都監邵元吉等緫軍士奮擊拒守累日衆乃退永平砦主監押初欲斂兵匿深山避敵指揮使史吉率所部數百人遮城

門立於馬前曰呰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跡何可掩巽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呰主監押慚懼而返吉登陴力拒城得以全（長編一百二十六）

宋分兵入夏境

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呰主武英入自北門拔之又令王仲寶將兵至賀蘭谷敗夏將羅逋於長雞嶺（宋史夏國傳及王仲寶傳）

進圍延州與宋師戰於三川口敗之執其將劉平石元孫

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士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平素輕敵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況國事乎因遣騎先發步兵繼進晝夜倍道兼行丁丑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爭門平去延州方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且云延州范太尉傳語已在東

門奉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窩放人馬庶辨眞僞平元孫唯諾遂下馬據胡牀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平元孫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平元孫大驚遽起偵視即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平元孫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埃煙陡合蕃兵牆進倏忽之際已陷重圍蓋西人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殺李士彬故東北路斷而敵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

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將兵悉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至三川口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寸平與敵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敵兵涉水爲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却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

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鬬三日敵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七柵自固距敵一里所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軍士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衆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與敵戰敵又使人臨陣叫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人應之曰我來巡邊何者爲降

京華印書局刷印

汝欲和者當爲汝奏朝廷耳敵酋乃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初郭遵言未識寇淺深而果以行進必敗請止保安先偵後進平不聽神衛都頭盧政亦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汙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鬬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又不聽踐雪行數十里敵僞爲雍使趣平戰故敗是役也遵以裨將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即復馬以殿又持大矟橫突之

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棨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踠仆地被殺

宋史仁宗本紀劉平郭遵等傳及東軒筆錄涑水記聞按王向記客言遵舍軍親造黃德和壁趣救兵德和不從還與夏兵戰坐下馬被射死步行殺數人走東原大崖下趨環州聞德和已斬死事者皆得封遂匿不敢出其說異按長編秋七月鄜延鈐轄張亢上言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塞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其無偵探疎略如此又長編元昊初反高志甯時知隰州亟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數十上不報徙知貝州及劉平石元孫陷於賊志甯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其言

延州圍解

夏人圍延州延州守城者僅數百人及劉石被執范雍

懼甚欲遣都監李康伯往見元昊祈緩攻議歸欵康伯不欲行召通判計用章問策用章曰用章屢獻修城壘備器械之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報國耳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爲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尙何言其夜許懷德遣裨將以步騎千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會雍禱於郡南嘉嶺山是夕雪大作遂解圍延州得不陷至是圍七日矣宋史葉清臣傳

及涑水記聞按補筆談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

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聊欲安衆心耳按圍延安係康定元年此作寶元元年異又歐陽修楊偕墓志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

攻鄜州不克

時鄜城不完且無備知州事張宗誨聞夏人來攻乃嚴斥堠籍入而禁出使老幼併力守禦之夏人引去宋史張宗誨傳

是月元昊遣供備庫使美英多吉等至宋境欲議通和鄜延環慶經略司以聞詔所上表如不虧臣禮即受之長編一百

（二十六）

宋詔陝西運使明鎬募强壯備邊（宋史仁宗本紀）

又詔陝西州軍有勇敢智謀之士識西人情僞與山川要害攻取方略者悉詣所在自陳遣赴京師（長編一百二十六）

宋詔京城內外捕索元昊刺事人獲一名者賞錢三十萬（長編一百二十六）

二月宋詔唃廝囉攻元昊

時元昊空國入寇宋詔唃廝囉速領軍馬乘此時徑往拔其根本若成功當授銀夏節度仍密以起兵日報緣邊經略安撫司出師爲援別賜襲衣金帶絹二萬匹唃

厮囉雖被詔然卒不能行也長編一百二十六

宋詔潼關設備

知諫院富弼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宋史仁宗本紀及長編一百二十六按儒林公議夏臺叛命之二年勢益熾橫朝廷疑其有吞噬關中之意由是獻議者請修潼關以拒之時宋庠參預大政銳意主其議遂詔興板縮置樓櫓戰具同關門而反闔之關中士民嗟怨謂朝廷棄之矣甚者取材興役半出於華陰其民之心可知也然見者則知其無益於備而徒失民心朝廷後知其非悉命撤毀之

與宋將張建侯狄青等戰於保安軍不勝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三月宋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宋史仁宗本紀

宋詔諸路部署鈐轄司毋得納元昊界內附者長編一百二十六

京華印書局刷印

宋右正言吳育請通西域諸戎以制元昊

疏言比嘗建議乞通回紇以破昊賊且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奴右臂蓋諸戎內附雖有黠敵不敢獨叛唐太宗常賜回紇可汗並其宰相詔書及納其貢奉答以金帛眞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其子德明遂歸順元昊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先以財物噉鄰境使巢穴無虞然後萌狂悖之心宜募機辨有胆略者使多方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要也若經唃廝羅及他蕃部亦密諭以朝廷之意使并力以攻均其恩賜同其功利以情料之無不聽命者又錄眞宗時通西域諸國并

元昊父祖始末事迹上之長編一百二十六又長編四月大理寺丞祕閣校理石延年言昔漢用西域之兵破邊諸戎得以夷狄攻夷狄之術去年授唃廝囉節制命助討元昊宜以募願使其國者護發其兵如有功則加以王爵置榷場許市易羊馬以通貨財又回鶻在唃廝囉西唐用其兵定吐蕃亦可兼誘之使犄角與師以分賊勢

夏四月西蕃摩氈角謀攻涼州

摩氈角與父唃廝囉猜阻雖各治一城別立文法然終不能統攝諸蕃寶元中中朝欲兼撫之命爲順州團練使摩氈角感宋帝恩上表言有兵二萬願取西涼請朝廷遣使護討秦鳳部署司以聞宋帝詔嘉之長編一百二十七及西夏書事

五月取塞門砦執砦主高延德

塞門蕃部舊址在蘆子關南距金明二百里向屬夏州淳化中金明守將李繼周開治塞門鵶兒兩路建寨其地然與延州相距路無人煙一水屈曲涉渡五十七處勢殊孤絕元昊於二月中自延州退兵金明遣首領約遇沒兀等部蕃騎七百餘在塞門旁近駐泊已率大衆攻之砦中兵纔千人堅守五月屢告急於鄜延總管趙振振時有兵八千按甲不動祇遣百餘人赴援趙振別傳元昊圍塞門有軍士趙義亡歸延州言元昊嘗殺犬與延德誓使爲內應振信之故不敢救與宋史振傳異元昊盡殲之聲言中國已棄此砦力破之殺兵馬監押王

繼元執砦主內殿承制高延德悉取其糧草器甲宋史仁宗本紀及西夏書事按畢氏通鑑考異涑水記聞言振移塞門寨主高延德云可守則守不可守宜拔兵民以歸延德城守半載振卒不救乃率衆棄城據險邀之與衆俱沒李氏長編頗采之然長編於五月甲子但書元昊陷塞門寨執延德不言棄城宋史趙振傳亦不載移書事記聞之言恐未可信又長編注引趙振本傳稱振至延州謂將吏曰今賊乘新勝之始必徑進吾傷夷之後宜固守然慮諸城不能如吾謀苟延州勿支則陝西未可量此天下安危之機幸賊百日不至則吾備已固不然驟至吾方以大易小未一月賊寇塞門按賊自正月攻圍塞門至五月陷之兵未嘗去而復來也范雍以二月二十八日貶安州振即自環州代雍度其至延州必三月已閒而塞門以五月十二日陷方塞門之陷振在延州一月餘傳乃謂振至延州未一月賊復寇塞門皆非事實也大抵振實怯懦又延州守備未固恐兵出誘賊賊復驟至城下故不敢救塞門所云以大易小者振藉口爾而史臣猥信之且著論力為振地今不取但略存振語使後世有攷焉

又陷安遠砦

元昊既陷塞門乘勝圍安遠天風雨路泥淖蓬蒿深沒人滕元昊慮延州援師至伏兵渾州川以邀歸路安遠失援亦破於是分兵旁取栲栳黑水等砦五龍川一帶邊戶焚掠殆盡時宋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夏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宋帝不聽

宋史仁宗本紀龐籍張方平等傳及長編一百二十八

按宋史夏國傳作破安遠塞門承平諸砦致范仲淹慶曆元年正月奏疏云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砦進築承平砦俟承平畢功又擇利進築以牽制元昊而仁宗本紀夏五月元昊陷塞門又陷安遠李氏長編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門乙亥陷安遠並不載破承平事惟

韓琦奏議云𥐻𥐻塞門安遠黑水等砦自爲元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砦亦當時倉猝棄之是承平乃中國自棄者夏國傳謂元昊破誤

宋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夏守贇庸怯寡方略詔與王守忠赴闕以竦等代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元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臣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

之安危未可知也長編一百二十七

使人刺韓琦不得

時琦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遂褰幃琦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夏國相張元正用事也琦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琦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以原帶獻蓋刺者故張其事以搖中國軍心也王得臣麈史

復攻金明

夏人既破金明諸砦延州都監周美請于經略使范仲

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夏人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於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抵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旣而復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鬬不解美率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敵懼走獲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未幾復犯金明美復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夏人引却宋史周美傳

六月宋詔元昊刺事人自今獲一人者賞錢百萬補班行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其容匿者家長斬妻子配流所在失覺者重劾其罪（長編一百二十七）

攻宋鎭戎軍敗劉繼宗李緯兵五千

涇原路總管劉謙乘夏人攻鎭戎之際亦引兵深入夏境破其聚落而去（宋史夏國傳及劉謙傳）

宋將王珪敗夏人於師子堡

珪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元昊寇鎭戎軍珪將三千騎爲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爲多叩鎭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

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戰後珪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爲立祠宋史王珪傳

秋七月宋遣使以討元昊告契丹

議者謂元昊潛結契丹恐益爲邊患故特遣郭稹等諭意契丹主厚禮之長編一百二十八

八月宋遣尙書屯田員外郞劉渙使邈川諭唃厮囉出兵助討西夏宋史仁宗本紀及長編一百二十八按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謂元昊旣擒劉平遂約吐蕃冊得

京華印書局刷印

與中國以陰相爲援朝廷患之使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至靑唐諭以恩信云云則是元昊曾約和吐蕃矣攷宋史唃廝囉傳元昊反使侍禁魯經持詔諭廝囉使背擊元昊既元昊屢寇邊仁宗復遣經經固辭于是渙應詔往并不載元昊約和吐蕃事

宋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敎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

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宋史范仲淹傳及長編一百二十八

宋環州都監安俊破元昊吃啞井那等諸砦俊久在邊羌人識之環州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屬於吾將孰畏曰畏安太保指俊於坐曰此長髯將軍是也宋史安俊傳

西蕃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叛降於宋詔補三班奉職借職置荆湖間

富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誅夷當厚賞以勸來者庚子以乞砂山乞並爲左千牛衛將軍各賜帛茶使還本族

京華印書局刷印

捍賊（范忠宣富弼行狀）

宋環州蘇恩叛宋來附（西夏事略）

九月攻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又圍師子定川堡戰士死者五千餘人遂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宋史仁宗本紀）

宋環慶路兵馬副都總管任福破白豹城

夏人之攻三川也任福與北路都巡檢使范恪自華池鳳川鎭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犒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槖駞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師還夏人遺騎

襲其後恪設伏崖險敵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宋史任福傳及范恪傳

宋范仲淹遣殿直狄青等破夏軍於蘆子平長編一百二十八

宋築靑澗

安遠塞門既陷東路無藩籬敵益內侵鄜州將种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新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宋帝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

賜名青澗（宋史种世衡傳）

與宋將張玉戰於招安砦敗績

玉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鬬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宋史張玉傳）

宋兵馬監押馬懷德率所部兵入夏境破遮鹿要册二砦親射殺其酋狗兒廂主

元昊見延州築青澗城又聞都監朱吉駐延安砦防東路指揮王信張建侯黃世寧駐保安軍扼中路巡檢劉政駐德靖砦控西路指揮張宗武等分屯敷政諸要害

密布兵馬聲勢日盛乃於綏州界外修築遮鹿要册二砦使狗兒厢主戍兵禦之范仲淹遣兵馬監押馬懷德以所部掩襲厢主督兵出戰懷德射殺之又率蕃漢燒蕩海溝茶山龍柏安化十七砦三百餘帳斬首數百級虜馬駞牛羊萬數宋史馬懷德傳及長編一百三十

夏人攻靑塞堡

宋并代州鈐轄王凱出鞋邪谷轉戰四十里至杜胋川大敗夏師獲牛馬無算凱又嘗出雙烽橋染枝谷遇夏人戰夏師敗績宋史王凱傳

夏將剛浪唛駐兵夏州東彌陀洞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宋命范仲淹以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夏境探候

仲淹言臣在延州差韓周張宗永賫送文字直到元昊處二人不期爲臣所累皆竄遠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敵界以何面目更可使人伏乞句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范文正公年譜

設鐵冶務於夏州冬十月宋軍分道來攻拒却之

夏衆甲冑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蓋夏州多鐵州東設鐵冶務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先是部署葛懷敏出保安軍北木場谷由珪年嶺襲破夏兵數千人逐之直逼夏州而還於是知延州范仲

淹謀取鐵冶務以圖夏州復遣懷敏與麟府都監朱觀

率兵分六道掩襲觀等入界破一十餘砦族帳二十餘

處抵洪州夏人結砦捍拒陰令横山蕃部盡據險要出

邀宋軍後懷敏等戰不勝再宿而退范文正年譜補遺及長編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宋環慶鈐轄高繼隆等出兵來攻經納旺穆等砦破之長編一百二十九

宋詔陜西經略司遣人諭元昊界蕃漢職員首領能率部

族及以本係漢州郡歸來者並不次遷擢之長編一百二十九

冬十一月與宋將張繼勳戰於歸孃谷敗績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京華印書局刷印

契丹使樞密副使杜防來議與宋解和罷兵各歸侵地遼史杜防傳按興宗紀重熙九年秋七月癸酉宋遣郭禎以伐夏來報遣樞密使杜房報聘不言如夏解和

党留等族與宋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劉滬戰敗績一驍將戰死亡失馬牛槖駞萬計宋史劉滬傳

壻謝盛封
男　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八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仁宗慶曆元年 遼興宗重熙十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四年

春正月宋詔鄜延涇原兩路同進兵來討不果

宋帝與兩府大臣共議陝西帥臣具攻守二說奏之宋帝取攻策詔鄜延涇原會兵取正月上旬入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且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韓琦奏言兩路協力尙懼未能大挫黠虜若鄜延以

京華印書局刷印

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宋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巖谷亦多設堡控扼險處入界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約進師仲淹曰我師新敗士氣喪沮今但見敗形未覩勝勢吾不敢任也洙太息曰公不及韓公矣韓公云凡用兵當置勝負於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置之度外乎誠仲淹所不及洙沮去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强之終非己謀將佐聞之必無

銳志臣以元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敵驕惰破之必矣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宋帝終難之時傳聞宋師大舉謀清野據險以待一俟宋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既而聞宋師不果出乃已（長編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及宋史范仲淹韓琦等傳並東軒筆錄）

歸塞門砦主高延德於延州請和安撫副使范仲淹答以書（按元昊請和於仲淹宋史夏國傳敘在好水之戰後范仲淹傳敘在好水之戰前）

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

朝廷乃自爲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
昊其書曰正月日具位某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
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爲同
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河山之大旌旗車服
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
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
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
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
爲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
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弔賻之禮

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天子遣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

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者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

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蚤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忭戴不血一刃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宴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

無備士心不齊長趨而來所嚮必下令以强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

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

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禮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

京華印書局刷印

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

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長編百三十一及范文正集按長編是月元昊又遣人至涇原請和涇原路走馬承受崔宣以聞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宜詔逐路部署司益嚴守備）

宋涇原軍襲威福軍遣蕃官骨披（一作郭拜）等僞降不納

黑山威福軍駐黃河西涇原都監桑懌率兵襲之焚族帳掠馬駝甚衆元昊遣指揮骨披等四人詐投懌軍設誓願爲中國效力懌以告安撫使韓琦琦不可（長編一百三十一）

二月侵宋渭州敗任福於好水川

元昊遣使至延州約和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

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攻渭州（按長編琦行邊趨涇州而諜者言元昊閱兵戩章會謀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一作揚博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一作納克隆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武英以爲前必

有伏衆不聽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屯龍落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旁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樹鮑

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䴵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自拔福不聽力戰死初渭州都監趙津將瓦亭寨騎兵三千餘爲諸將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及參軍耿傳隊將李簡都監李禹亨劉鈞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始珪望見福麾幟尙在圍中欲援

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珪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爾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身躍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傅避去傅不答英嘆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傅少避賊鋒而傅愈前不顧身被數創乃殞前一夕傅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夏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傅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傅戒福書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共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爲作憫忠辨誣二篇方元昊傾國入犯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仁宗震悼夏竦使人收散兵得韓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猶奪一官是役張元從元昊在軍中參贊爲多戰既勝元題詩於界上寺壁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宋史夏國傳任福武英王珪耿傳等傳及長編一百三十一周煇清波雜志）

進攻劉璠堡

涇原熟戶萬餘帳向來驕悍元昊六盤山之戰皆其嚮導故兵行徑路及設伏之處一如宿計是時引元昊乘

勝閭劉璠范仲淹遣環慶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

夏兵聞之遂還長編一百三十一又長編元昊反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之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浸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邊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讐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潛結契丹爲援長編一百三十五

令野利旺榮答范仲淹書

初韓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

親信野利旺榮爲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倶還且言不敢以聞兀卒書辭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删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焚其報長編一百三十一

夏四月掠儀秦二州

夏國首領各將其種落兵謂之一溜一作流少長服習如臂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慮酋長遙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元昊之犯渭州初分兵爲四溜期集於好水川任福所遇乃先至之一溜也猝遇福軍而

駭欲奔所聚之地福不知虛實乘急追逐遂陷大陣然諸將力戰至死不肯退夏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攻劉璠堡不克還屯天都山令游騎剽掠儀秦二州屬戶聞秦鳳副都部署曹琮料簡鄉弓手數萬人發騎士設伏以待乃退宋史曹琮傳及韓魏公家傳長編田況上兵策十四事

宋鈐轄杜惟序破夏三砦

好水之役惟序領騎兵數千由懷安路破夏三砦斬首數百級獲馬牛千計長編一百三十一

五月宋徙范仲淹知慶州

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

京華印書局刷印

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呼爲龍圖老子仲淹守邊數年與韓琦齊名爲夏人所畏諸羌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宋史范仲淹傳及東都事略按事文類聚外集引名臣傳骨作膽駢字文類編引宋史骨亦作膽二之字作知

宋帥夏竦揭榜購元昊

竦屯鄜州揭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爲西平王元昊聞之大怒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爲食訖故遺去之至晚食肆竊

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㦄之牓懸箔之端云有得夏㦄頭者與錢兩貫㦄聞之急令藏揜而已宣播遠近矣㦄大慚沮其見輕侮如此談苑按宋史夏㦄傳作元昊嘗募得㦄首者與錢三千與此作兩貫不同

六月宋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夏界夏人至則禦之宋史仁宗本紀

宋以西界團練李興爲供備庫副使壽州都監

初興既內附而部署司言興元昊親信恐不得其情故徙之南方長編一百三十二

秋七月犯麟府二州

與宋麟府路巡檢張岊遇於深柏堰夏人數千岊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數百宋史仁宗本紀及張岊傳按長編鄜州走馬承受傳季明言元昊寇麟府聞其死傷者三萬餘人上謂輔臣曰此諜者非驕我即欲緩諸路牽制之兵爾可令鄜延部署司嚴飭邊備按長編犯麟府作八月

與宋人戰於青眉浪敗績

元昊圍麟州都監王凱等乘城拒鬬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敵猶鈔掠會凱與同巡檢張岊護糧道於青眉浪夏人大至與岊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岊合岊接戰流矢貫雙頰岊拔矢鬬愈力奪馬十二匹斬首百餘級宋史王凱張岊傳

八月攻府州宋殿侍乜羅一作密拉叛宋來附

元昊攻麟州不克進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有水門厓壁峭絕下臨大河夏人緣厓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乃退一日夏人乘城西南隅庳下將登衆囂曰城破矣曲乘陴大呼搏賊夏人稍卻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不退夏人乃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夏人死傷甚衆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飮夏人斷汲路曲與通判張旨夜開門率兵擊夏人小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夏人望見以爲水有餘知城終不可得乃引去按東軒筆錄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城中無井慶曆中有戎

人謂元昊云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以兵圍之數日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遽語獻策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即斬戎人解去按涑水記聞載此事亦作圍麟州此本宋史作府州未知孰是初有蕃部乜羅爲殿侍求錦袍驛料管勾麟府路軍馬事康德輿不與乜羅頗有怨言後有譖乜羅與敵通戰則反射漢人乜羅無以自明乃謀附夏指揮張岊聞之召乜羅與飲乜羅泣曰我豈附賊者耶蓋逃死耳岊以告德輿乜羅信叛矣不可不殺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耶岊曰叛者特乜羅非衆所欲也請爲君召與飲仆崖谷中聲言墮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岊短毀之

昰計不行夏人果以乜羅爲鄉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或降夏人或爲夏人所殺不可勝計德輿按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知府州折繼閔極力禦之得不陷及陷豐州德輿纔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爲夏人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宋史張昰張旨康德輿等傳按涑水記聞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數圍逼州城攻擊四日夜乃退尋令鄉兵趙素等探候西賊尙在後河川赤土嶺毛家塢一帶下寨禾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竊慮西賊虛作退勢誘引大兵追逐別設伏兵奔衝州城見不輙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署司乞救應次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樊玉奏竊見本路軍馬司準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賊攻圍西城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時其賊拔寨過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帶下寨去州約十五里其

夜當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秉千白政等偸路往州東探候建寧寨已爲西賊所破賊於周迴下七寨殺虜寨主監押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務軍營民居敵樓戰棚皆盡其賊亦不輟下屈野河來奔衝州城當州日夜拒守軍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飛騎長夜偸路去急乞軍馬司星夜進城發兵救應按康定二年即慶曆元年蓋改慶曆在是年十一月故記聞書二年

宋詔鄜延部署許懷德以兵萬人援麟府長編一百三十三按涑水記聞

麟州之圍苗繼宣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曰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處請禿髮衣胡服挾弓矢齎糧餉爲胡人夜縋而出遇虜問則爲胡語答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奉職本州指使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猝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恐惶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日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

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
職除禮賓副使吉賞與夏虜戰除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
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王吉子而
爲虜所獲尙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
如此眞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舍弓肉袒
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
使彼倉猝無以拒吾則成擒矣
吾前後數入其陣未嘗兩矢也

是月元昊攻金明砦破寧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宋史仁宗本紀

進陷豐州殺其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

城孤無援故陷元昊遣兵屯要害絕麟府餉道宋史仁宗本紀及夏國傳

宋詔河東路元昊入寇麟府所過城寨有能出奇設伏掩

擊者量功優奬之軍馬或致傷折亦不加罪（長編一百三十三）

與宋將趙振等戰於深柏堰敗績

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故爲振所敗（宋史趙振傳）

屯兵琉璃堡爲幷代都鈐轄張亢所破棄堡遁

元昊久困麟府州民及僧道詣闕請益兵廷臣以二州在絕塞咸議棄河外守保德會幷代鈐轄張亢奉詔至與張昷合兵爲戰守計夏容州刺史雅布移守貴以兵攻之屢敗悉衆據府北之琉璃堡亢使諜伏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膝間何敢爾亢知無備

夜引兵襲擊大破之俘獲萬計夏人棄堡遁宋史張亢傳及長編一百三十三及一百三十四

與宋人戰於三松嶺敗績

元昊之攻麟府也宋帥高繼宣率師渡河屯府谷閒遣勇士夜亂夏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淸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夏衆數萬圍之淸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蹦藉死者不可勝計宋史高繼宣傳

約契丹侵宋

謀待冰合渡河攻河東知并州楊偕言於朝曰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寗遠寨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長編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一百三十四

九月遣使如契丹獻宋俘遼史興宗本紀

冬十月宋夏竦罷分陝西爲四路各置使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領之

竦集幕職兵官議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所謀秘密處置軍馬分擘糧草皆有文字已成書兩人之力不能舉封鑰於一大櫃中一夕失之竦等大駭陰令訪求不數日却在櫃上蓋元昊使其客爲之也竦進兵之議遂格由是乞罷宋帝乃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時琦知秦州沿知渭州仲淹

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敵衝
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
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
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人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
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人未集之時
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
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
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
有期矣長編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及談苑
與宋延州軍戰於橋子谷不克

初夏兵入漢界宋軍分地謹守不敢拒戰故往來如履無人之境自鄜延環慶諸路設備復佈探馬偵候兵至即會合掩擊於是稍知顧忌時延州守龐籍以金明西北渾州川水土肥沃川尾橋子谷爲夏國險隘令部將狄靑築招安砦於谷旁元昊遣兵三萬爭之麾騎挑戰六班散直張玉持鐵簡出鬬夏兵辟易退還自是興靈東界兵不得併力西出宋史龐籍傳

攻宋大順城

宋諸將皆閉城自守范恪率兵二千餘戰克之又犯高平軍劉璠堡亦不克引還宋史范恪傳

犯府州邊塞

兵馬監押賓舜卿欲襲擊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爲報舜卿驩然相許不自以爲功宋史賓舜卿傳

宋改元赦書敕邊吏來通善意

西師久未解元昊雖屢勝然死亡創夷者相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宋臣張方平因其困敝上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宋史張方平傳夏國傳

宋詔殿前馬步軍司應西界人先隸軍籍者具名以聞

初夏州人韓懷亮更名福爲神衞軍士樞密院慮刺探朝廷機事乃下開封府鞫狀而福自元昊未叛時內附隸神衞軍破白豹城有功補承局非元昊所使刺事者詔特遷一資仍令密捕諜人之在京城者而降是詔長編

一百三十四

宋知保安軍劉拯來誘野利旺榮降

初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諸路皆傳元昊爲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內既多憂虞必爲納欵之計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

榮言公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册之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亦使僧法淳持書來招幷以金寶貽之宋史夏國傳及東都事略

十一月爭建寧砦大敗悉撤諸路兵還

建寧據麟府之中最號險要元昊令蕃卒據之時麟州郊賞至府州府餉麟地距百四十里非兵衛不敢前張亢率所部護送夏人鈔之不得間聚蕃衆數萬屯柏子砦邀亢歸路亢所將纔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鬬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俘斬無算轉戰至建寧砦砦兵披靡走

乃修復砦址夏人出兎毛川爭之亢令張岊伏短兵強弩數千於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耎不能戰夏人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夏軍夏軍果趨東軍而値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夏衆大潰盡撤諸路兵還至是麟府饋路始通（宋史張亢傳及長編一百三十四）

宋塞雁門備元昊（宋史富弼傳）

宋文學參軍梁造請入西界說元昊歸欵知永興軍范雍爲言於帝帝謂輔臣曰造乃言邊事得官者恐其言語肆誕爲夷狄所輕不可許也（長編一百三十四）

是年沙州回鶻來侵卻之

回鶻土產珠玉爲最帛有兜羅綿毛氎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膃肭臍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其人善造賓鐵刀烏金銀器或爲商販市于中國契丹諸處往來必由夏界夏國將吏率十中取一擇其上品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然所征亦不貲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鶻種落竄居山谷間悉爲役屬曹琮在秦州欲誘之共圖元昊得西川舊賈使諭意於是沙州鎭王子遣使入貢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我舅也自李氏取西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討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

克又徇唐隆鎮降首領來守順等唐隆爲西蕃大部與麟府僅隔一河元昊圍麟府分兵破之守順請降徙之夏州未幾與麟州蕃官麻崖（今作馬崖）府州巡檢默喇（今作密拉）俱脫歸中國麻崖默喇皆元昊脅以入西者也（宋史曹琮傳及長編一百三十四）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九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慶曆二年遼重熙十一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五年

春正月契丹遣使如宋求關南地

契丹以宋與夏交兵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師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翰林學士劉六符

京華印書局刷印

等致書於宋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之故宋旋遣使許增歲幣乃罷遼史興宗本紀蕭惠傳及宋史富弼傳按長編富弼使契丹契丹主曰元昊稱藩尙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國主顧其臣語良久乃曰元昊爲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

宋將王仲寶來攻金湯城進圍宥州不克

金湯東距延州德靖砦四十里西南距慶州柔遠砦八十里爲中國和市處元昊自麟府還慮延慶兵入界以重兵守金湯環慶副部署王仲寶與鄜延都監狄靑率兵襲擊殺數百人進攻宥州大掠五日元昊遣兵拒卻

之宋史王仲寶狄青傳按長編樞密院言環慶副部署王仲寶等破金湯等城斬首才二十七級而官軍戰沒者四十九人深慮戎人復來犯邊欲令鄜延路豫設備禦從之

築阿干城破西蕃瞎氈於龕谷

瞎氈與父唃廝囉猜阻始據河州繼徙龕谷城自立文法無所屬寶元中陝西經略安撫都監趙珣招之遣以綈錦瞎氈聽命屢通貢於宋授澄州團練使是時元昊築城阿干河旁距龕谷七十里宋命瞎氈爲緣邊巡檢使出兵圖之元昊惡其逼遣將攻龕谷大破之唃廝囉不能救長編一百二十三一百三十五

宋補夏降人訛乙爲懷化將軍

時蕃部巡檢趙明勾到西界團練使訛乞并蕃官等共二十三戶范仲淹奏請補官并賞賜銀椀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襖等物（長編一百三十五及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野利旺榮使蕃將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靑澗城种世衡請降

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宋史种世衡傳）

宋來行間

始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廂命兩將統之野利旺榮統明堂左廂遇乞統天都右廂（魏泰東軒筆錄夏將野利剛浪㖫遇乞二人能用兵）

山界人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二將謀也慶曆中种世衡守青澗城用僧王光信賫書間之元昊大怒奪遇乞兵殺之薛氏通鑑西夏剛浪唆號野利王其弟號天都王皆元昊腹心也宋史种世衡傳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親信用事世衡使王嵩遺書間之皆誅死夏國傳及龐籍傳則言籍與世衡致書野利旺榮並無剛浪唆名攷石林燕語龐潁公知延州元昊親信臣野利旺榮遣牙校李文貴來朝廷幸其至使籍作書答之是剛浪唆即旺榮也見西夏書事注二將能用兵元昊倚爲腹心种世衡方城青澗即謀有以去之有紫山寺東軒筆錄作悟空寺補筆談作紫山寺僧王光信者驍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察其堅樸可用延至門下改名嵩誘令冠帶因出師常使爲鄉導數盪族帳以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指揮使且力爲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

食之具無不備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嵩酗酒狎博靡所不爲世衡待之愈厚留歲餘嵩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嵩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通何相負也拽下械係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瀕於死者數矣嵩終不怨曰嵩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有死耳終不以不義自汙世衡察其不負爲解縛沐浴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汝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

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瀕死不得泄若泄時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幷以畫龜一幅棗一蔀爲信俾遺野利嵩受教始及山界即爲邏兵所得送野利處致世衡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必有書索之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

京華印書局刷印

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教練使李文貫以旺榮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預賜一言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見命屬官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

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乃延見使者並以白龐籍籍曰此詐也乃留文貴不遣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其爲間也宋史种世衡傳及夢溪筆談東軒筆錄涑水記聞五朝名臣言行錄

據宋承平砦文思使周美以兵出芙蓉谷破之

元昊據承平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賫三日糧直擣賊穴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覆待我不如

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敵而世衡等果無功（長編一百三十五）

略宋土堠呰知保安軍周美迎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大敗其衆軍還築柵於葱梅（長編作帕美）官道谷以扼敵路美復率衆由聽子部西濟大理河屠劄萬多移（長編作嘉勒幹多葉）二百帳焚其積聚而去（宋史周美傳）

遣兵援黑神堡復犯延州

元昊築黑神諸堡扼延州要路東路都巡檢馬懷德平邉之元昊遣兵四萬躡其後復入延州界趨僕射谷懷德分兵數千據谷旁高原以待夏兵恐失地利揮衆搏

戰懷德力拒不得進（宋史馬懷德傳）

夏五月宥州侍中默香（一作密香）叛附於宋

默香素掌宥州兵馬龐籍使嵬泥（一作珪年）族軍主阿克（一作阿克阿）入西偵伺默香告以國主請兵契丹使爲備旋與其屬堪嵬（一作堪威）布遇乞（一作布達約噶）遣人賚告敕請內附求封爵宋帝授順德軍節度封順德郡王賜姓名白守忠堪嵬會州防禦使布遇乞敘州防禦使各賜襲衣金帶默香等仍居宥州如故（長編一百三十六按是月西界團練使納斡亦降宋除右班殿直）

諒祚令野利仁榮卒

仁榮野利后疎族多學識諳典故元昊建號之初顯庸

創制動靜咨之嘗論興靈立國大勢言一王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議者咸謂化民成俗道在用夏變夷說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國霸趙武胡服而兵強國家表裏山河蕃漢雜處好勇喜獵日以兵馬爲務非有禮樂詩書之氣也惟順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嚴以刑賞則民樂戰征習尙剛勁可以制中國馭戎夷豈斤斤言禮言義可敵哉及卒元昊三臨其喪慟曰何奪我股肱之速也命厚葬之贈富平侯（西夏書事）

宋帥范恪會諸道兵攻夏十二盤及咄當迷子砦陷之當戰急時恪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爨者恪

取號於衆曰賊矢石盡用竈下甓矣於是士卒爭奮果先得城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鏵名曰鏵弓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宋史范恪傳

宋城大順城爭之不得

宋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夏人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夏人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夏人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而過河已而河外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

皆不敢犯（宋史范仲淹傳按傳云大順既城白豹金湯夏人皆不敢犯攷仲淹奏議云臣竊觀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夏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間金湯白豹後橋三砦阻絕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打破無招降之術據守之謀漢兵纔廻敵據如故又李復圭傳熙寧三年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人和市又地理志進築白豹金湯俱在元符二年則慶曆中二城倘未內屬未可云犯也見西夏書事注）

納妃沒哆（一作摩移）氏營天都山居之

妃爲沒哆皆山（一作克結星）女元昊因天都與涇原路接山川平易勁騎疾馳渭州旦暮可至特營宮室居之日與沒哆氏宴樂其中天都守將野利遇乞后野利從父也謂其下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今新得沒哆氏卽爲

修內何重之若是耶元昊聞而惡之長編一百六十二按是歲營宮室於天都山又見長編韓琦范仲淹奏議

宋築細腰葫蘆諸砦明珠滅臧族復歸宋

宋環州之西鎮戎之東有葫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夏境二族勁兵數萬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葫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遂城之宋史范仲淹傳及文

集

與宋兵馬都監周美戰於無定河敗績

美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計因成龍口平砦夏人以精騎數千來襲美以百餘騎馳擊破之宋史周美傳

秋閏九月元昊攻定川砦宋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葛懷敏戰沒元昊遂大掠渭州引還

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攻鎭戎軍王沿命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爲左翼天聖寨主張貴

爲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鎭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爲先鋒趙瑜總奇兵爲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卽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鎭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爲距敵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鎭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鎭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敵遠

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布柵扼敵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爲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花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旣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敵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寨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

川寨敵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賀率蕃兵鬭於河西不勝衆潰懷敏爲中軍屯塞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敵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刃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鬭及以騎軍回合禦敵敵衆稍却然大軍無鬭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呼曰爾得非

京華印書局刷印

部署廳上點陣圖者耶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鎭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及旦懷敏東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於敵懷敏子宗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時韓質等領軍三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先是通判尹源遺懷敏書曰敵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

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當懷敏進兵鎭戎王沿亦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爲砦以羸師誘敵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皆不聽故敗懷敏時推名將惟郭逵曰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擒也懷敏死宋諸將爲之奪氣元昊氣益驕詔諭鎭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蓋宋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故敎之侵沒漢地也宋史仁宗本紀葛懷敏尹源王沿郭逵等傳及長編一百三十七范文正集按尹洙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定川之役雖速戰可咎然當其未敗時某與韓公料其必敗蓋以事勢得之則似不獨主將罪也兵興五年我師之敗數矣能窮我之所以敗則知彼之所以勝爲敵所誘而取覆者特一事

耳願明公深思其已然以爲將來之策又長編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言今體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離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城越長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其長城壕深闊各五七丈最爲險固舊有板橋爲賊毀去斷官軍歸路別築道二十四自行賊馬從定川水泉上流將佐無覺知者而懷敏素強愎其屬諫止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定川賊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遁使數萬之衆投於死地勁兵利器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勅邊臣自今深鑒前弊不可更驅士旅以陷敗機也

與宋知原州景泰戰於彭陽城敗還

元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堡戰沒夏師遂乘勝逾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遇夏人彭陽西泰依山而陣

未成列夏騎往攻秦陰遣二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夏師僞遁泰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夏人死者千餘人宋史景泰傳又長編先是上以西邊諸將數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宮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刺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手詔令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全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

宋遣李文貴還

宋帝因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欵詔龐籍招納元昊苟稱臣雖仍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驕蹇不可

與言乃自靑澗城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主及今主之初奉事本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爲臣紛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久承平民不習戰故屢爲汝勝今邊民益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衂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博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必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善稱臣歸欵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爲言之朝廷

使彼此休兵其誰不受賜籍乃厚贐遣之長編一百三十八

縱王嵩歸延州復遣李文貴以野利旺榮等書議和

元昊固欲和而恥先發及文貴還聞籍語大喜亟遣嵩還使與文貴以旺榮及弟旺令嵬名環臥譽諍等書抵籍議和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嫌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會宋帝厭兵且議招懷使籍以書許其和而書稱旺榮爲太尉籍言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復臣矣今其書自稱甯令或謨甯令皆虜中官稱於義無嫌詔從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

納欵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涇原城寨籍恐元昊敗其功故與往復計議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長編一百三十八

殺野利旺榮及遇乞

元昊性忌刻多詭計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誅自王嵩間入忌旺榮有二心因事誅之滅其家其弟遇乞常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遇乞嘗引兵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譖其欲叛元昊疑而未發种世衡誘得西酋蘇吃曩厚遇之吃曩之父得幸於遇乞世衡許吃曩金帶錦袍緣邊職任使盜遇乞寶刀刀

乃元昊所賜者世衡倡言遇乞內投以刀爲信今爲白姥譖死乃越境設祭王氏東都事略元昊使其妻之兄甯令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唛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旺榮死世衡欲并間剛浪唛因設祭境上是王氏不知剛浪唛爲旺榮并不知有遇乞也爲文書於版多述野利兄弟有意本朝并敘涉境相見之歡哀其垂成而失入夜令人持其文雜紙幣焚之照耀川谷西人走視悉取所委祭具銀器千餘兩并得所賜刀及紙灰中版其文尙未滅以獻元昊元昊見刀信之遂奪遇乞兵賜死長編世衡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卒其時野利兄弟未誅也范仲淹志世衡墓云嘗遣諜入敵中凡半歲敵臣誅者二三人諜者還言其謀得行而世衡已歿上方懷來故其績不顯而孫甫奏議于慶曆三年十二月即有近聞元昊殺其用事之臣遇乞等與宋史世衡傳同遇乞兄

京華印書局刷印

弟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相猜至不能軍沈括筆談按韓琦仁宗實錄渭州百姓范仁義張家堡十將張遂詣王沿言遇乞剛浪㖫城通三人陰欲內附沿遂遣仁義等持書入西夏事覺元昊族三家殺仁義配居攤糧城及契丹西伐獲遂以歸司馬光涑水記聞种世衡死其長子古諤言世衡在青澗城嘗遣王嵩入夏反間其用事臣野利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納欵經略使龐籍掩父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密院具言嵩入夏界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元昊欲和先令旺榮爲書遺邊臣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怨望元昊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昊事泄夷族非因嵩反間又長編元昊納氏營天都山居之妻野利氏之叔也遇乞有怨言元昊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作亂元昊遂族遇乞剛浪㖫城通等三家曾氏隆平集所載亦如之諸說互異見西夏書事注

十一月宋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

先是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文彥博對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中外稍安事不率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寨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

京華印書局刷印

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緣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韓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請也長編一百三十八

出兵爭馬蹄川不勝

延州塞門及河東豐州地舊有屬戶聚居經元昊驅掠遂爲隙地團練使周美連築清水佛堂諸堡進城馬蹄川招徠蕃族元昊令數萬騎攻之兵勢大震經略使趣諸將城黑水以待美獨以兵二千遣管勾機宜楚建中禦之夏兵與戰不勝而還長編一百三十五

太子甯明卒

甯明天姿聰慧好學明大義然性仁慈不樂榮利常從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法朝夕不少懈元昊惡之一日試問以養生之要曰不嗜殺人再問以治國之術曰莫善於寡欲元昊怒曰此子語言不類豈霸王之器乎不許入見甯明憂懼未幾習道氣忤食不入死遺奏以荒旱荐臻民不堪命爲言未請白給入棺以識不能體親之罪元昊見而哀之令仍以太子禮葬又立甯令哥爲太子元昊素愛甯令哥因野利氏請立之時白氣如繩貫日中者再羣臣以爲言不聽長編一百六十二及西夏書事

契丹使蕭塔列噶來議伐宋

約元昊出別道以會宋疆候戒嚴通判安肅軍李及之言契丹以與夏人甥舅之故特[illegible]慰其心且姑張虛勢以疑我必不失誓好願毋過慮已而果然遼史蕭塔列噶傳及宋史李及之傳

党項部人叛契丹來附

元昊使人誘之也遼史耶律侯哂傳

遣人入吐谷渾諸蕃市馬契丹禁之

初契丹於雲中路置西南兩招討西京兵馬部署司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以控制西夏憚其強也元昊自彭陽敗回數遣人於吐谷渾党項諸處市馬契丹

主慮其勢盛禁約諸蕃令沿邊築障塞以防之遼史西夏外紀及百官志是歲青澗有兀二族已受夏官种世衡遣將誅之其他受牒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俱納所得夏文劵袍帶於世衡范文正种世衡墓志

京華印書局刷印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十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仁宗慶曆三年遼興宗重熙十二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六年

春正月契丹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來議與宋和遼史興宗本紀

宋建渭州籠竿城爲德順軍謀取橫山

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禦稍侵奪之衆遂怨怒刦得勝寨主姚貴閉城叛時安撫使王堯臣

京華印書局刷印

奉使還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招降之因建議謂籠竿城蕃漢交易市邑富庶全勝近邊州郡夏人久有窺伺之意請建置爲軍時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横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與漢界相附每大舉侵宋必爲先鋒故西夏以山界蕃部爲强兵又宋陝西四路之兵幾二十萬非不爲多然各守城塞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動舉歲歲設備常若敵至不知夏人之謀果犯何路夏人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幷攻一路故夏衆動號十餘萬人

以宋分散之兵拒西夏專一之勢衆寡不敵且西夏爲客當勞而反逸宋爲主當逸而反勞是以元昊屢勝宋帥韓琦范仲淹乃謀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勁兵掠取橫山招納部族進築城堡更用春秋時吳國三師破楚之法更番出入以困苦之故迭城大順葫蘆諸城至是又有籠竿城之役自是元昊遂不支矣長編一百三十九及一百四十九

遣使如宋請和

元昊既殺野利旺榮遇乞謀臣已去始知爲种世衡所賣又國飢民怨屢爲韓琦范仲淹所扼勢不能支遂決

計請和乃遣其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韓范文集勗俱作勉）與李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兀卒譯言即吾祖也但稱其新所改名曩霄而不稱臣從勗又致契丹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如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兀卒見使人時離雲牀問聖躬萬福而從勗亦自請詣闕龐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歸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元昊詞稍

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朂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丐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則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長編

一百三十九又長編右正言直集賢院田況言西界遣賀從朂等持書至闕將許入見自昊賊叛命以來屢通書今名分未定若止稱元昊使人則從朂未必從若以僞官進名則是朝廷自開不臣之禮宜從且令從朂在館

而就問之

二月遣使如契丹賀加上尊號遼史興宗本紀

契丹以元昊罷兵遣使報宋

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罷兵故報宋遼史興宗本紀

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長編一百

三十九

宋召范仲淹爲樞密副使以鄭戩知慶州

戩嘗行邊至鎭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戩曰此必三川將按兵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宋史鄭戩傳

三月獻俘契丹

定川之役獲鎭戎軍巡檢李良臣至是獻於契丹西夏書事

夏四月宋遣保安軍判官邵良佐張士元張子奭王正倫等來許册封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

宋以元昊名分未正使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

著作郎與從勗至夏州更議之先是良佐與賀從勗詣闕館于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勗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册爲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朵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柵并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勗等往議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其大臣或謂良佐曰今茲用兵如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匱其不遜如此又語衆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宋史仁宗本紀夏國傳及長編一百四十龔鼎臣東原錄

遣使如契丹進馬駝

時宋集賢校理余靖奉使在北契丹主示以元昊表狀以見夏國畏服之意遼史興宗本紀及長編一百五十四

秋七月復遣如定聿捨通鑑綱目作儒鼎伊實等如宋議和

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也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

歐陽修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顓館伴元昊所遣來人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不從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爲請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足見羌戎悖慢之意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會鹽鐵判官任顓爲館伴一切折以義詞屈而去羣臣亦多言不宜許和者孫甫言自元昊梗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

以制二蕃強大之勢自玆爲始韓琦亦言今訓兵數萬號令齊一陳伍精整而熟戶蕃兵日漸可指臂而使賊若傾國而來則淸野守塞令其坐困若偏師稍至則據險乘便以邀之得當而後已待其退散我兵以其間歲三五出入以擾之元昊諸𢩜兵多在河外必且疲於奔命宋史夏國傳孫甫傳及長編一百四十二按長編八月壬戌翰林侍讀學士左司郎中楊偕知越州時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歐陽修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故求外補未至越州改杭州

宋詔邊吏量敵奮擊毋輕出

從安撫使王堯臣之請也堯臣自陝西回上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爲鎭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竝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爲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鎭戎之劉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

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鬬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尙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鎭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賊始縱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卒挽強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勅邊吏常遠斥

堠遇賊至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宋帝詔以其言戒邊吏宋史王堯臣傳
再遣楊守素如宋乞稱臣市靑鹽納鹽易茶及增歲幣宋臣孫甫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靑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西鹽數萬石其値不下錢十餘萬緡況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況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靑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蓋鹽中國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出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拒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包拯亦言臣伏見西虜再遣楊守素詣闕請命而朝旨方議納其誠款此亦安民禦邊之長策也風聞道路云元昊欲歲納青鹽貿易茶貨然未審虛實緣元昊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於青鹽自用兵以來沿邊嚴行禁約者乃困賊之一計爾今若許以歲進數萬石必恐禁法漸弛奸謀益熾不惟侵奪解鹽課利亦慮浸

成大敝關防或未能制若稍行捉捕則棄前恩結後怨此亦必然之勢也宋史孫甫傳及包孝肅奏議按韓魏公家傳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論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于朝廷所繫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為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堠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為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並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敵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為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為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日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

京華印書局刷印

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欲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蚤議修復侵廢城寨爲一路經久保守之計

團練使訛獢長編作鄂特結侵環州爲蘇家族薛乞長編作實吉所執

元昊雖使議和然時縱兵窺伺環慶等路訛獢怨其兄訛乞內降擅衆侵掠環州蘇家族巡檢三班奉職薛乞誘執以獻長編一百五十五

遣使上表於契丹請伐宋

元昊迎契丹旨議和及邵良佐來議反不承納謂朝廷既欲議和何須往問北朝色殊不懌至是如定等奉使

未還意爲中國羇留潛令點集兵馬遣使契丹請出師南伐契丹主不許蓋契丹是時聚兵塞上大爲戰具求宋關南地無意出兵特欲以虛聲恐喝於中收漁人之利實無助夏意也西夏書事

冬十月侵党項

契丹遣延昌宮使高家奴來讓之因造船於天德軍將謀伐夏或謂宋知慶州鄭戩曰虜態難常我盍備之戩曰虜出無名匈奴本以甲馬戰鬬今爭舟楫之利是棄長技而取所短彼將取敗我焉用虞後契丹果以敗聞遼史西夏外紀及胡宿鄭戩墓志銘

十二月復遣張延壽等如宋議和

元昊所求諸事中朝皆未之許又遣延壽持書至中國議雖肯上表稱臣而書中年用甲子國號止易一字仍欲通市青鹽及自貿易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宋帝仍令任顓押伴禮折之長編一百四十五及五朝名臣言行錄按長編十一月乙酉陝西宣撫副使田況言自冬初諸路得諜者皆聲言西界迺邇約臘綱朗威等諸腹心謀叛賊事覺被誅國中大亂臣竊疑朝廷方遣使議和賊所希甚大若心實欲和則當夸示凶勢幸我曲從以厭其私豈肯詐揚此聲自見危弱此其勢實衰而亟求欵附也若其國人果叛猶且倔強妄有干求不宜過有許與示邊人以弱如諜者所得皆詐則蓄謀懷毒志未可量雖盡副所求只足納侮朝廷既恃和懈備賊乃羸形伺隙禍發所忽昔人所戒望與二府大臣熟計其事其歲給恐不可復增也

契丹城河淸軍及金肅州以兵爭之不克

自李氏歸順契丹使介往來特開直路以趨上京是時謀伐夏徙民五百戶建河淸軍復割燕民三百戶置金肅州元昊遣兵二千餘爭之不克而返遼史地理志及西夏書事

宋慶曆四年遼重熙十三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七年

春二月侵宋靑澗川

元昊欲先割地然後議和遣衆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廣占邊境見疆吏不敢與爭遂縱蕃騎數百掠靑澗川爲左班殿直折保忠所敗保忠西界蕃部馬山內附賜

名者也長編一百四十七及一百五十六

使臣張延壽還復以兵掠宋秦州

延壽屢向押伴任顓要索顓密以陳宋帝惟許榷場及添歲賜五萬餘不許延壽還元昊以兵臨秦州之平川族戶一千餘帳焚掠殆盡西夏書事

圍青澗城與宣武副都頭劉岳等戰不勝長編一百四十九

党項等部叛契丹來附

去年侵党項契丹來讓不聽復遣使誘之至是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按東都事略作保家族范文正言行錄作銀瓮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來降遼史西夏外紀

夏五月遣兵援叛党

契丹主以党項叛遣南面招討羅漢奴率所部討之党項乞援元昊發兵助戰殺契丹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等 遼史興宗本紀

契丹詔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來討

西夏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契丹背約結好於宋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契丹出兵壓夏境幷築威塞州以備夏呆兒族屢殺威塞役兵契丹主疑元昊使之故有是役 遼史本紀及宋史富弼傳

遣人如宋上誓表

表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宋史夏國傳按李心傳朝野雜記歲賜之數作二十五萬

六月遣使如阻卜乞師阻卜執送契丹

元昊聞契丹集兵聲討遣臣哶邑改請兵於阻卜阻卜

酋長烏八執使者送於契丹且請以兵助契丹主出駐永安山使延昌宮使高家奴東都事略長編俱作延慶宮使耶律元衡以伐夏告於宋遼史興宗本紀

秋七月遣使朝於契丹遼史興宗本紀

八月使如契丹契丹執之以兵窺唐隆鎭

夏國唐隆鎭所居嘉舒克順等七族舊屬府州逃入西界元昊入犯時又掠麟府人戶安置其地生齒日繁分爲十四族是時元昊雖與契丹異猶遣使朝貢契丹主責以納叛背盟罪使抗對不屈羈之弗遣元昊復使人貢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契丹主執而詈之發兵屯寧

仁靜寇兩鎮待河凍即過唐隆掠取戶口元昊知其謀遣兵沿河嚴備之遼史興宗本紀

九月宋以契丹主親征夏國遣余靖致贐禮時宋欲加元昊封册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卽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何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卻也遼史興宗本紀宋史余靖傳及長編一百五十一

遣楊守素如宋求封册

范仲淹奏乞所有封册之禮須候西北收兵舉行於體稍便乞朝廷再三詳審吳育亦言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今二蕃自鬭鬭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邊趙魏朝廷不得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欵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宋史吳育傳及

范文正公年譜

冬十月契丹來伐拒戰於賀蘭山敗績

契丹主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皇太弟天齊王重元爲馬步軍大元帥將騎兵七千出南路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牽師以從夏與契丹僅隔大河向無城堡可守契丹兵三路濟河長驅直入四百里無人迹又以蕭朮哲將衛兵耶律義先爲十二紏都監據德勝寺南壁以待元昊遣党項諜者出覘敵契丹獲之射鬼箭遼史國語解凡主親征服甲冑祭諸先帝取死囚一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遂以左廂兵

潛屯賀蘭山北蕭惠遣殿前副檢點蕭迭里得護衛經宿直古迭縱兵搏之元昊親率兵掩擊圍之數重迭里得等奮勇力鬭左右馳射躍馬直擊中堅夏衆不能當大潰而退宋史夏國傳及遼史蕭朮哲耶律義先古迭迭里得等傳

元昊請降於契丹上表謝罪

元昊見契丹兵至益衆大懼乞降契丹主以元昊前後反覆遣蕭滴洌來覘誠否滴洌因爲元昊陳述禍福元昊請退師十里俟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遼史西夏外紀興宗本紀及蕭滴洌傳

契丹軍次河曲元昊親率叛黨三部詣降

京華印書局刷印

時兩軍各據山嚴兵相待契丹主詔蕭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元昊伏罪賜酒許以自新大合樂仍折箭爲誓各還營遼史興宗本紀及長編一百五十二

契丹謀襲夏營反爲夏人所乘敗還夏人執蕭胡覩契丹主既受元昊降欲還蕭惠以爲元昊忘奕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且大軍既集宜加討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詰旦

契丹督數路兵掩襲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契丹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亂夏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元昊乘勝攻南壁契丹師大敗契丹主從數騎走幾不得免元昊命勿追初元昊獲契丹人輒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契丹主之免也伶官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契丹主怒以毳索繫帳後將殺之既而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遼史蕭惠傳伶官傳西夏外紀及宋史夏國傳按蕭胡覩宋史夏國傳作鶻突姑元昊遣使以先被執者歸契丹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

遼史興宗本紀

宋賜元昊誓詔

夏界連接諸蕃有茶數觔可易羊一口元昊於茶數尤多邀索中朝許以五萬觔下三司擬取往年賜夏國大觔茶色號歐陽修奏狀五萬觔大觔有三十萬小觔之數定爲則例知制誥田況力爭之元昊知不可得遣楊守素尹與則入請誓詔宋帝賜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一百四十九

十一月與契丹平契丹主還

契丹主第將校功罪欲誅蕭孝友以太后救免是役也耶律宜新一軍獨全契丹主懼爲宋所知乃出牓幽州稱元昊歸欵以自夸大其略曰元昊曩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曰鴞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養之深恩恃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諜歡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宋之諜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自西相繼而至其敗益明 遼史蕭孝友耶律古昱傳及儒林公議

獻契丹俘於宋

宋帝詔止受表而卻其俘時契丹遣林牙耶律宗睦來告討夏人回余靖言朝廷受表卻俘此誠欲敦示大體兩存其好也竊緣臣昨到契丹敵中君臣將元昊表狀皆示與臣其間亦有毀讟本朝之語但敵主佯詈元昊小人翻覆交鬬兩朝如此而已臣愚以爲今亦宜使館伴宗睦者將元昊獻俘表示與宗睦兼言本朝不受所獻復令送還北朝之意使敵人知本朝聞其敗衂不敢分外邀求也長編一百五十四

中書令張元卒

元至夏不二年官至太師中書令國有征伐輒參機密常勸元昊取陝右地據關輔形勝東向而爭更結契丹兵時窺河北使中國一身二疾勢難支矣既元昊議和爭之不聽及與契丹構兵知所志不就終日對天咄咄未幾疽發背死（西夏書事）

十二月契丹遣同知點檢司事耶律襄履奉詔來索蕭胡覩三返放胡覩歸（遼史耶律襄履傳及西夏外紀）

宋范仲淹劄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以西人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故也（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遣使貢於契丹（遼史西夏外紀）

宋册命元昊爲夏國主更名曩霄

其册文曰咨爾曩霄撫爰有衆保于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啓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禮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眚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册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册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册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

文曰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緣册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然宋每遣使往館于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子奭既行尋有詔即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富弼深言其不便曰若北使未至而子奭先去天下共知事由我出若候北使至方行則是以講和之功歸于契丹萬一北使知我尙未封册詞或不順又不可卻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則是朝廷舉動坐爲契丹所制而又前後反覆大爲元昊所薄矣伏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乞斷自宸衷速令子奭行封册之典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一百五十三按陸游老學庵筆記仁宗時册命趙元昊爲夏國主蓋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卿字處卽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是歲宋命國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會夏人畫疆界良夫與西界楊守素商量立界久不決范仲淹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爭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

情狀不可信憑大爲之備免致臨時敗事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宋侵夏武英州地

時宋邊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于武英州鑿邊壕置堡砦陝西轉運使俞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罷之未幾夏人果至殺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宋史俞獻卿傳按武英州劉敞作俞獻卿墓志作武延川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十一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慶曆五年遼重熙十四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八年

春正月遣使如契丹進鶻

契丹自西征敗衂山前後困斂殆甚又女眞渤海所在擾亂元昊知其衰常以兵掠其境契丹主怒欲起傾國兵討之元昊因以白鶻貢遼史興宗本紀

二月初遣使如宋賀正旦

時使臣聿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至也宋帝賜口宣云

王歲肇新人正伊始眷乃世藩之屬主茲邦土之封爰效忠規聿修貢式緬懷欵至良用歎嘉（宋史仁宗本紀長編一百五十四及文恭集）

復互市

天聖中陝西榷場二及元昊稱帝互市絕保安軍榷場遂廢陝西幷邊主兵官猶與屬羌交易後幷禁之元昊數請復乃復置場於保安軍及鎮戎軍之安平砦（宋史食貨志）

宋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軍毋得輒弛邊備

從吳育之言也長編一百五十四

三月宋樞密副使龐籍言元昊已受封册請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長編一百五十五

夏人三千餘人刼掠宋箄篥會城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夏四月初遣人如宋賀乾元節宋史仁宗本紀

駐兵葫蘆河

元昊凡入塞先遣人放牧牛羊與蕃戶漢人相習久之然後縱兵肆掠故緣邊莫之爲備是時令二萬騎游牧近宋界穊栅至葫蘆河一帶蕃漢人戶恐元昊復襲破鄜州故事驚懼宋邊帥遣使來問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五月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知罃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長編一百五十五按李元綱厚德錄賈文公昌朝爲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

閏五月遣使如宋謝册命

又遣番僧吉外吉法正等謝賜佛經長編一百五十六

遣使貢於契丹遼史興宗本紀

秋七月宋使來賀生日

宋帝賜生日使禮物口宣云紹復前徽述修貢職素秋建始良用誕彌用示眷恩式將慶賜無忘朝寵益濟世忠（文恭集）

宋詔陝西四路依近降夏國誓詔毋得招納西界蕃戶

先是環慶經略司誘西界作過蕃官朗幹等七百六十二人朝廷恐因而生事故約束之（長編一百五十六）

八月宋保安軍移文來詰地界不聽

初元昊獻楮栳鎌刀諸砦繼言九州十三縣向屬故土乞賜還中國不許及進誓表宋帝詔延州保安軍別定

封界其餘皆如舊境元昊不肯如約鄜延經略司以聞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元昊遷延不奉詔長編一百五十七按九州十三縣陳師道後山談叢作求割三州十六縣此據余靖奏狀州縣之名史不詳載

出遇乞妻沒藏氏爲尼

元昊殺旺榮遇乞久之野利后訴旺榮兄弟無罪元昊悔之令求遺口得沒藏氏於三香家迎養宮中已與之私野利后覺之不忍殺使出爲尼號沒藏大師居於興州戒壇寺長編一百六十二

冬十月宋始來頒曆宋史仁宗本紀

契丹以所俘夏國羊馬獻於宋宋史仁宗本紀

請宋歲賜毋逾歲暮不許

夏人以歲賜緩移宋邊曰願毋逾歲暮宋帝詔吏報許知敷政縣李師中吏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爲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宋史李師中傳

十一月宋詔河東陝西經略司自今內屬蕃部毋得侵擾西界犯者當以軍法論如西界人馬先犯境方聽出兵捍禦之長編一百五十七又十二月河東經略司言比奉詔蕃部內寇卽許出兵捍禦若西界人馬至境不許出兵詔如西界輒入先放箭射官軍卽領衆掩殺之

子阿理謀逆殺之及妃咩米（一作密克默特）氏

咩米氏元昊第四娶生子阿理無寵屏居夏州王庭鎭阿理年漸長謀聚衆爲亂其黨臥香乞（一作鄂桑格）以告元昊執阿理沈於河遣人賜咩米氏死（長編一百六十二）

十二月宋詔延州自今夏國有合議邊事先具經畫利害以聞其常事聽一面移文宥州（長編一百五十七）

侵屈野河西執麟州指使魏智

西界人馬至屈野河西智等引兵約回智遇伏爲西人所執知州領衆追逐至銀川寨夏人遁詔河東經略司累戒逐路務遵誓詔令西人本無鬬意而以兵追逐爲

邊生事其邊吏並劾罪以聞長編一百五十七

宋詔諸路緣邊經略司無得招誘西界蕃部長編一百五十七

遣楊守素至保安軍索在漢人戶

元昊初上誓表言所掠蕃漢人戶兩不相還至是遣守素自陳事宜理索在漢人戶宋帝詔保安軍引伴至延州示以元進誓表諭之既而又索所降黃族軍主黃伊特等四十九人伊特等畏誅與其族人各勒兵願死漢境鄜延經略司言伊特等來投在朝廷未降約束前恐不宜遣去以快西人之忿從之長編一百五十七

宋慶曆六年遼重熙十五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九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賀正旦

進奉使至宋管城適孫沔出帥環慶亦宿於此或白當避驛者沔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某下况陪臣乎夏使遂宿白沙宋帝聞而嘉之倦遊錄

遣使如宋獻地復索過界人戶

先是楊守素持表及地圖來獻鄂尙綳烏伊特恰布等城寨九處幷理索過界人四百餘戶然所獻城寨並在漢地但以蕃語亂之其投來邊戶亦元屬漢界不當遣還己丑降詔諭夏國主曰向膺典册昭啟國封方踰歲

月之周自固丹靑之信忽披奏牘且覽繪圖具詳忠順之誠務爲悠久之計爰因敷請亦盡輸陳去冬嘗有邊屬戶蕃部先沒在西界不因招誘而歸骨月住坐本不係逃背之人兼誓詔所不載適因來奏更設誓條已勅邊臣自今如有逃過漢界雖係舊邊戶亦不爲容納其緣邊封境只以誓詔所載爲定其堅永好以副朕懷長編一百五十八及西夏紀事本末

以兵索叛蕃於宋不與

蕃酋孟香率千餘人叛附於宋事聞宋帝詔知慶州杜杞如約杞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

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目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杞亟索而還之杞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杞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歐陽修杜杞墓志銘

夏四月復請宋邊臣毋納過界蕃戶宋帝詔從其請

詔曰自膺典册已歷歲年敦守信盟確然不易朕於君臣之義尤篤初終昨詔自今更有人民逃過漢界雖係舊屬戶蕃部亦不容納即當部送本處今所請欲以此一事附入前來誓詔用以秘藏以彰悠遠朕嘉從國主

之意兼所益事條已頒下邊將遵守彼所睹聞更在嚴飭疆吏勿縱侵犯安民保福以永無窮長編一百五十八及西夏紀事本末

作避暑宮

夏俗皆土屋或織氂牛尾及羖䍽毛爲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國中鮮游觀所元昊於城內作避暑宮逶迤數里亭榭臺池並極其勝寧夏府志

五月築後橋諸堡

後橋蕉蒿砦及十二盤諸堡向爲中國所破元昊令屬下蕃戶累至其地開築舊堡環慶路以聞宋帝詔經略

司謂其地雖係漢界用兵所得然夏國今納款稱臣不欲出兵拒絕其令彼土蕃戶住坐如故仍晝壕爲界長編一百五十八

秋七月宋使來賀生日

宋帝賜口宣曰奕世資忠承邦濟美三朝開序六射協辰爰導壽祺式將惠賜益思恭德庸對寵章文恭集

八月宋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其心詭譎難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士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名聞長編一百五十九

九月宋遣刑部員外郎張子奭往保安軍與夏人議疆界

先是元昊言先以兵馬收獲承平州分水向西一帶境土既分賞得功將校今邊臣數有所爭未協累年之議至是宋帝命子奭往議仍以詔諭元昊長編一百五十九

請宋沒寧浪地不得

初夏國既獻鄂尙綳烏伊特恰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爲界下河東經略鄭戩戩言沒寧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爲界宋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張子奭往議會子奭道病乃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長編一百五十九按長編注建中時管勾鄜延經略司使

機宜文字與夏人楊守素議地界有衆暴至二輕騎疾前引滿向建中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懼禍西國來服其量又宋史楚建中傳元昊歸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

十一月宋命都巡檢馬懷德國子博士高良夫來畫界宋史馬懷德傳

契丹遣西南招討使蕭蒲奴率兵來伐夏人逆戰敗之蒲奴以兵二千據河橋聚巨艦數十艘仍作大鉤人莫測戰之日布舟於河綿亙三十餘里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輒取之契丹軍既失利蒲奴未知適有大木順流而下勢將壞浮梁斷歸路操舟者爭鉤致之橋得不壞遼史蕭蒲奴傳

宋慶曆七年遼重熙十六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十年

春二月子諒祚生宋史夏國傳

起高臺寺

元昊五月五日生國中以是日相慶賀舊俗止重冬至元昊更以四孟朔爲聖節令官民禮佛爲已祈福至是於興慶府東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臺寺及諸浮圖俱高數十丈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回鶻僧居之演繹經文易爲蕃字甘肅通志

契丹蕭蒲奴復以兵深入夏境大掠而還遼史蕭蒲奴傳

宋嚴邊備詔環慶鄜延兩路勤講習（長編一百六十一）

叛人叩宋延州請降不納

程琳爲陝西安撫使嘗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有叛族數百驅牛羊叩邊請降且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耶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夏人果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爲辭琳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夏人疑有備遂引去（宋史程琳傳）

夏四月通銀星和市（一作甯星和市）

初楊守素等畫界既以橫陽河爲定議而於麟州屈野河西地則云吾馬足所踐卽爲吾土不肯明立界至宋帝命知麟州張繼勳勘之繼勳言夏人日逼屈野河耕墾畜牧興置砦柵若卽以河西爲禁地實與州城相距非便若用咸平五年以前界至則太遠難守當以大中祥符中所定爲則遣臨塞堡監押馬寧指使殿侍康均詣宥州與監軍司言之元昊令把關太尉曹勉管勾和市曹勍謂均等曰中國若肯通銀星和市則河西疆界一切如約經略司令入保安軍自陳勉等至軍朝議以疆界既肯如舊許之長編一百八十五

奪子婦沒㖡氏立爲后

元昊先七娶（宋史夏國傳作五娶此從李氏長編下同）一衞慕氏二索氏（傳以索氏爲第五）三都羅（一作多拉）氏早死四咩米氏五野利氏（傳以野利氏居第三）生三子長甯明次甯令格次薛哩（一作錫哩）早死六耶律氏（傳以耶律氏爲第一）契丹公主也七沒㖡氏即營天都山居者至是爲太子甯令格娶婦沒㖡氏見其美而自納焉號爲新皇后（長編一百六十二）

六月廢后野利氏

野利氏遇乞從女也（司馬光日記載龐籍語元昊妻即旺榮妹與宋史夏國傳異）身頎長有智謀常戴金起雲冠令他人無得冠者封憲誠

皇后元昊素畏之自納沒哆氏別居天都山后稀得見旺榮遇乞之死后已不平及奪子婦沒哆氏益失寵出怨望語元昊聞之黜居別宮不復相見（長編一百六十二）

秋七月築離宮於賀蘭山（甘肅通志）

九月徙榷場於順寧砦

元昊因保安榷場僻陋馬羊無放牧地請徙順寧然蕃商卒不至（長編一百六十一）

宋慶曆八年（遼重熙十七年）

西夏稱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

春正月朔日赤無光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元旦行朝賀儀羣臣相顧失色西夏書事

甯令格弒其父元昊不死沒藏訛龐一作羅滂誅甯令格

甯令格憤其父元昊之奪其妻也殺之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爲訛龐所殺長編一百六十二按沈括筆談元昊後房先生一子曰甯令受後又納沒藏訛龐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藏氏授戈甯令受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室猝與元昊遇刺之不殊諸大佐沒藏訛龐輩仆甯令受梟之與長編異又按宋史諒祚小字甯令格此甯令格當又是一人

元昊薨

因鼻瘡死按元昊死宋遼二史俱不言爲其子所戕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

改元開運一年廣運二年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十

一年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葬泰陵

長編一百六十二及宋史夏國傳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十二

開縣戴錫章海珊

毅宗昭英皇帝李諒祚景宗元昊子也小字寧令哥國語謂歡喜爲寧令兩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以天授禮法延祚十年二月六日生十一年春正月方期歲宋史夏國傳諒祚景宗長子也錢大昕諸史拾遺云傳云諒祚以慶曆七年二月六日生八年正月方期歲亦恐未然元昊以子諒祚最幼不得言長子卽位改元延嗣寧國元年長編沒藏氏初爲尼寓於興州之戒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格寧令其大酋諸伊尚都等與沒藏訛寵議所立沒藏大族也訛寵爲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格寧令訛寵獨弗許曰委格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諸伊尙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

夏土則亦衆所願也訛龐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則國人乃服今沒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沒藏尼爲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諒祚生據此則以諒祚爲元昊遺腹子與宋史不同果如所說沒藏氏既已斥出爲尼其生子又在元昊死後訛龐擁立夏國將相豈無一人異議其說恐不足信宜仍以宋史爲斷諒祚幼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專國政二月遣使報哀於宋契丹使宋者爲楊守素守素乃康定中爲元昊謀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宋帝以任顓嘗屈夏使臣復使館伴顓問守素元昊所以死守素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驁三月遣使上元昊遺物於契丹宋遣開封府判官尚書祠部員外郎曹頴叔爲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鄧保信爲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羊百口麪米各百石

酒百瓶及葬仍賜絹一千五百匹餘如初賻諒祚初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宋臣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統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判延州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外國不如因而撫之或請乘隙舉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帝納其言范忠宣集王尚恭墓誌孫威敏公經略環慶辟掌機宜慶曆八年夏元昊爲子甯令哥所弑國人誅之立其幼子諒祚而來告哀元昊孫公曰元昊負恩屢挫官軍忠臣義士痛心頓足未能擒戮今父子相殘而立其幼殆天亡賊也因請未賜王爵止授以節帥之名擇其強臣寵以高官使分其權復以厚賞招致近邊豪酋漸漸收其用以壯吾籓籬則西[illegible]可久安不然後難制也孫公奇其言爲奏上之四月遂遣尚書刑部員外郎任顓充册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册諒祚爲夏國主契丹亦

遣永興宮使耶律褭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興老將作少監王全慰奠九月遣使如宋謝祭奠十二月又遣使謝封册鐵不得國與夏有隙遣使如契丹乞以本部兵助攻夏國不許宋史夏國傳仁宗本紀遼史西夏外紀興宗本紀及長編一百六十三至一百六十五李燾曰程琳本傳云朝廷既行册禮夏人方圍慶陽琳止詔使於鄜曰夷狄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册使而慶陽圍亦解按諒祚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更圍慶陽本傳必誤

宋仁宗皇祐元年遼興宗重熙十八年

西夏稱延嗣寧國元年

春遣使如契丹賀正旦契丹留使者不遣

元昊臨終遺言曰異日力弱勢衰宜附中國不可專從

契丹蓋契丹殘虐中國仁慈順中國則子孫安寧又得歲賜官爵若爲契丹所脅則吾國危矣是時契丹以南壁舊怨不肯行封册及遣使賀正遲期遂羈使者會集諸道兵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遼史興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遣使如宋進奉賀正馬駞

宋帝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匹頭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奬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歐陽文忠集

夏六月遣使貢於契丹契丹復留使者不遣遼史興宗本紀

秋七月契丹主再舉來伐

以耶律仁先與皇太弟重元爲前鋒時契丹師分三道韓國王蕭惠等所將者爲南道其北道則行軍都統耶律敵魯古將之中道則契丹主自將遼史興宗本紀耶律仁先蕭惠等傳

八月契丹主渡河夏人遁因取唐隆鎭據之遼史興宗本紀及長編一百七十七按遼史耶律多珍傳云西征詔多珍由別道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帝御戰艦絕河擊之大捷而歸畢氏通鑑攷異據本紀云辛酉渡河夏人遁乃還以爲契丹當時通未嘗大捷及觀王拱辰別錄載契丹主與拱辰言云

奪得唐隆鎮云云則多珍傳所云絕河擊之大捷雖非事實亦非盡無因也

九月契丹蕭惠等與夏人戰敗績

惠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綿亙數百里既入夏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契丹軍未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軍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甚衆當惠之失利也契丹主猶欲進兵耶律仁先力諫乃還遼史蕭惠耶律仁先傳

冬十月契丹北道行軍都統耶律敵魯古與夏人戰於賀

蘭山獲李元昊妻

敵魯古率阻卜諸軍由北路趨涼州至賀蘭山獲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屬遇夏人三千來戰殪之烏古敵烈部詳穩蕭慈氏奴（一作慈實努）中流矢與南尅耶律斡里俱死焉慈氏奴蕭惠子也（遼史興宗本紀及慈氏奴傳按長編契丹使殿前副檢點耶律益彰德節度趙柬之告宋言三路兵伐夏契丹主出中路大捷北路兵至西涼府獲羊百萬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衆惟南路小失利而宋之邊奏皆以爲遼主濟河不遇敵無水草馬多死耶律貫寧大敗于獅子口惟劉五常獲陝西所陷屬戶羌二十餘人而已與遼史諸傳異又按西夏書事作獲國主母沒哆氏）

宋皇祐二年（遼重熙十九年）

西夏稱天祐垂聖元年

春正月契丹遣使來問罪遼史興宗本紀

二月遣將洼普猥貨乙靈紀等率兵攻契丹金肅城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等破之

洼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遼史興宗本紀

三月以戰敗契丹獻捷於宋

保安軍以誓詔無沉遣人例拒不納長編一百六十八

與契丹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戰於三角川敗績

斬候者八人擒覲察使遼史興宗本紀及蕭迭里得傳按西夏書事觀察使作訛都嗋

是月契丹命西南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蕭撒抹等率師來伐以行宮都部署別古得監戰復遣同知

北院樞密使蕭革按軍邊城以爲聲援遼史興宗本紀

夏四月契丹西南招討使蕭蒲奴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遼史興宗本紀

五月契丹兵圍興慶府大掠

林牙蕭奪剌至去歲蕭惠敗績之地獲夏偵候者知人煙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能還者盡俘以歸遼史蕭奪剌傳

洼普降於契丹

初洼普兵敗訛龎欲誅之沒藏氏使練兵賀蘭山以責後效及契丹兵深入懼誅率所部降遼史興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六月契丹破攤糧城

城在賀蘭山西北國中儲糧處契丹兵攻破之盡發廩積而還長編一百六十八

秋九月侵契丹邊敵魯古遣六院軍將海里擊敗之遼史興宗本紀

冬十月契丹主還遣使請平不許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藩使還契丹主詔諭別遣信臣詣闕當徐圖之遼史興宗本紀

十二月諒祚遣使上表於契丹乞依舊稱臣如母訓遼史興宗本紀及西夏外紀

宋皇祐三年遼重熙二十年

西夏稱天祐垂聖二年

春二月契丹來索党項降戶

元昊時納党項降戶數千河曲之役請率諸部待罪後因戰勝不遣至是契丹遣北院都監蕭友括來索沒藏氏不與（遼史興宗本紀）

夏四月契丹使還表請代党項進獻

沒藏氏既留降戶不遣蕭友括還恐契丹詰責奉表乞代党項權獻馬駞牛羊等物契丹主許之（遼史興宗本紀）

遣使如契丹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遼史興宗本紀）

六月契丹安置元昊妻於蘇州遼史地理志蘇州本高麗南蘇興宗置州通鑑輯覽作薊州并前後所俘夏人同置蘇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遺宋遼史興宗本紀

宋皇祐四年遼重熙二十一年

西夏稱天祐垂聖三年

春二月宋詔夏國歲遣首領進奉其引伴押伴自今選練習邊事人長編一百七十二

夏五月阻卜酋長兀里得遣使請附不納

阻卜久臣契丹其王屯禿古斯及酋長豁得剌喘只葛

拔里思常以馬駞氈玉貢獻兀里得與豁得刺弟斡得攜隙慮其侵掠遣使至夏國請附沒藏氏懼契丹兵威不敢受遼史屬國表及西夏書事

冬十月遣使如契丹乞弛邊備

契丹以諒祚幼弱强臣用事常置重兵諸邊戒飭封堠沒藏氏遣近臣吃多已貢物契丹乞弛邊備契丹主使蕭友括慰諭之遼史興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宋遣閤門祗候周永清押時服來賜

永清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宋史周永清傳

宋皇祐五年 遼重熙二十二年

西夏稱福聖承道元年

春二月移牒索古渭州地

古渭西蕃界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宥州兵卒牧牛羊其地常爲靑唐酋蘭氈掠取監軍司怒將攻之蘭氈懼不敵籍土入獻冀得兵戍以禦夏兵宋知秦州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又括熟戶田蕃部驚擾相率叛訛龎欲得其地久移文中國言古渭本我地朝廷置州於彼有違誓詔宋帝詔戶部副使傅求按視求召諭羌衆反其田報宥州以渭非素有不應索正其封界乃不復言宋史傳求傳及長編一百七十五按宋史梁適傳古渭初建砦間爲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衆驚疑

京華印書局刷印

時適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具牛酒召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遂不爲患與傳求傳異

三月契丹主賜詔許平遣使往謝遼史興宗本紀

夏五月侵宋環慶

經略司以聞宋帝詔邊吏嚴備毋得輒有侵軼長編百七十一四

秋九月遣使如契丹進降表遼史西夏外紀作七月諒祚進降表本紀作九月蓋七月遣使九月始至耳

契丹旋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詔來撫諭遼史興宗本紀

宋仁宗至和元年遼重熙二十三年

西夏稱福聖承道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契丹貢方物

契丹主以諒祚降非誠心諭使者曰爾主若念國威不忘姻好當心懷恭順不在貢獻勤怠間也卻其物不受遼史興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夏五月上表契丹乞進馬駞

契丹主詔歲貢之遼史興宗本紀

秋七月侵宋古渭寨

夏兵數至古渭剽掠人畜秦鳳經略司請於鄰路益兵五千爲備長編一百七十六

遣使如契丹求婚

京華印書局刷印

時宋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爲回謝契丹使慮契丹再與通姻好於中國不便因諷契丹主曰南朝亦知北朝公主先聘與元昊殊不禮待憂幽而卒契丹主曰直是飲恨而卒然只是皇族之女拱辰曰雖知只是宗女亦須名爲陛下公主下嫁豈可如此不禮今或陛下更與通親毋乃太自屈也契丹主曰更做甚與他爲親只封册至今亦未曾與拱辰又曰今來陛下且與函容亦是好事陛下於西羌用兵數年其殺獲勝負亦略相當古語謂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盈野豈是帝王仁德好事契丹主曰極是也遼史與宗本紀及長編一百七十七小注

冬十月遣使如契丹進誓表

幷請誓詔契丹主賜以車服而不許誓詔遼史興宗本紀

宋至和二年遼重熙二十四年

西夏稱福聖承道三年

春二月遣使如契丹賀上尊號遼史興宗本紀

綏州蕃族阿訛一作阿克阿等叛附於宋

宋帝以諒祚幼弱不欲生邊事詔約還之長編一百七十九

宋賜大藏經

夏使求市史傳及佛經押伴王尙恭以史有東晉元魏

間事不可示夷狄止與佛書長編一百七十九及范忠宣王尙恭墓誌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三月沒藏訛龐侵耕屈野河西地

麟州西北枕睥睨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並無堡障斥堠天聖初州官相與訟河西職田久不決轉運司奏爲禁地官民并不得耕植於是民有竊耕者夏人輒奪其牛曰汝州官尚不敢耕汝何爲至此由是河西遂爲閒田夏人始於洪崖塢道光谷閒插木爲小砦三十餘所盜種砦旁田元昊時已侵十餘里諒祚立中外事悉訛龐主之知河西田腴利厚（長編云其田外則蹊徑險狹杉柏叢生漢兵難入內則平壤肥沃宜粟麥故敵不忍棄也）令民播種以所收入其家東侵不已距河僅二十餘里宴然以爲已田游

騎直至城下或過城東往來自若（長編一百八十五）

秋七月河東遣使召定界至沒藏訛龐不聽

河東管勾軍馬司賈逵徼巡見訛龐所侵田過界督責麟州守王亮亮懼以聞宋帝詔邊吏約束之頗加驅掠知幷州龐籍言河西稱臣奉貢未失臣禮今不先以文告而遽行驅掠使歸曲而責直非中國體乃遣使以義理約還訛龐不可籍又使人亟召更定疆界亦偃蹇不奉命（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一百八十三）

遣呂效忠侵宋宋知德順軍周永淸擊擒之

永淸有威略嘗募勇士夜馳百里來襲營柵斬首三百

級俘數十人擄去槖駞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砦禁地三百里夏人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宋史周永清傳

八月契丹興宗薨於行宮皇子洪基立是爲道宗改是年爲清寧元年遼史興宗本紀按西夏外紀作二十三年興宗崩疑誤

契丹遣王觀來報哀遼史王觀傳

九月契丹遣使來賜興宗遺物遼史道宗本紀

遣使如契丹賀卽位遼史西夏外紀

冬十月起承天寺

沒藏氏好佛因中國賜大藏經役兵民數萬相輿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延回鶻僧登座演經沒藏氏與諒祚時臨聽焉西夏書事按朔方新志承天寺夏諒祚所建洪武初一塔獨存有記又按記載瘞佛頂骨曰天祐紀歷歲在攝提則夏英宗諒祚天祐垂聖元年宋仁宗皇祐二年庚寅也其藏舍利曰天慶三年則桓宗純祐天慶三年宋寧宗慶元二年丙辰也年月與此俱異

十一月使如契丹會葬

契丹葬興宗於慶陵夏與中國高麗使並會按遼史道宗本紀會葬祗有宋高麗無夏此從西夏書事或別有據

宋仁宗嘉祐元年遼道宗清寧二年

西夏稱福聖承道四年

京華印書局刷印

春三月河東禁銀星和市

詔麗不肯定屈野河界恐漢兵先據其境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麗籍戒官吏曰夏人仰吾和市如嬰兒之望乳若絶之彼必自來毋得過河與戰乃懸榜於邊禁絶銀星和市於是國中財用漸乏西夏書事及長編一百八十五

秋七月移牒索蕃官蘭氈

宥州移文保安軍乞抽還修古渭砦軍卒幷索叛蕃蘭氈宋帝詔以蘭氈世爲蕃官不得擅索令保安軍報之長編一百八十三

九月遣李守貴巡視屈野河

屈野河侵擾日甚宋帝命殿直張安世賈恩爲同巡檢經制之訛龐專爲讕言迫之則格鬬緩之則就耕終無歸意安世等與龐籍移牒宥州詰責沒藏氏見牒遣幸臣李守貴至屈野河勘之還白所耕皆漢地沒藏氏責令訛龐還所侵田會守貴亂作不果長編一百八十五惟李守貴作嘉伊克此從西夏書事

冬十月國母沒藏氏薨

初有李守貴者嘗爲遇乞掌出納寶保細吃多已者嘗侍元昊及沒藏氏尼於戒壇院故出入無所間沒藏氏既通守貴又通吃多已守貴憤怒於是殺吃多已及沒

藏氏訛龐族守貴獨保養諒祚因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一百八十四又長編注是年十月丁卯實錄書環慶經略司言夏國小大王阿叔嵬迷裂皈與沒藏訛龐殺其國母及補細相公而訛龐挈小大王歸其族已戒邊鎮預備之按所謂小大王即諒祚也補細相公即吃多已也嵬迷裂皈或是李守貴然與正史不同

遣祖儒嵬名聿則慶唐及徐舜卿如宋報哀

宋帝賜回口宣云省所奏母薨訃告事具悉不圖閔凶奄失慈怙忽聞來訃用怛於懷棄背以還哀摧難處惟當抑割無致殞傷撫念所深喻言何既宋史夏國傳及文恭集

宋以集賢校理馮浩假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文思副使張惟淸假文思使爲正副使來弔慰

賜夏國主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知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清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宋史夏國傳及歐陽文忠集

遣使如宋獻遺留馬駞並謝弔慰 宋史夏國傳

宋嘉祐二年 遼清寧三年

西夏稱䩄都元年

春正月訛龐以兵屯屈野河西至三月然後去宋建一堡

防之

宋知并州龐籍以夏人盜耕河西田不已乃令通判并州司馬光按視之光言麟州城西臨屈野河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堡障斥堠以此虜得恣耕其田遊騎往往直至城下或過城東州人不知去歲已於河西置一小堡以處斥堠之人亦曾申經略司乞於西增置二堡會今春以來虜騎屯聚徧滿河西經略司牒令候西人退散別申取指揮今虜衆盡已退去自州城以西至大橫水浪爽平數十里間絕無一人一騎若乘此際急於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過十日

可成比至虜中再行點集此堡已皆有備虜不能爲害如此則麟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頓堡外先侵之田虜皆不能耕種臣之愚心亦爲國家固爭屈野河西田者非少此尺寸之地蓋以虜侵耕至河則麟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以爲麟州耳目藩蔽於事誠便遂歸白於龐籍籍即令依前申修築二堡仍令精加探候廣設隄備又言二堡城後然後廢橫戎臨砦二堡撤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避

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之內晏然矣

龐籍遂檄麟州如其議宋史郭恩傳及司馬光論屈野河西修堡狀

三月宋以張元故殿試進士均免黜落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是歲詔進士與殿試者皆賜及第出身有差均不黜落遂爲定制宋史仁宗本紀及王栐燕翼詒謀錄按李復圭記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與此異

夏五月與宋師戰於斷道塢敗之執其管勾麟府軍馬公事郭恩等

詑龐旣無歸田意遂團兵宿境上逮三月稍增至數萬人守將歛兵弗與戰二堡役旣興恩及知麟州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往按視之會詗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宋史夏國傳作沙鼠浪續通志西夏載記作沙爾碩克朗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五月五日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步伍夏人舉火臥牛峰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皆

曰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愠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續通志西夏載記作呼喇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從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火起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塢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通判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抉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

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甚衆恩不肯降乃自殺（宋史仁宗本紀及夏國郭恩等傳按歐陽文忠吳育墓志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

六月遣使如宋謝弔祭（宋史仁宗本紀）

秋八月宋禁陝西和市仍詔定新立封堠里數

知并州龐籍言經略司已令殿中丞孫兆議定橫陽河為府州界然後三分許一分與夏國若不聽即絕之請嚴禁陝西和市初西人侵耕屈野河西地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侵不已且聞出沒藏訛龐之謀若互市不通

其國必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宋帝從之仍詔定新立封堠里數繪圖以聞長編一百八十六及宋史食貨志按長編注三分許一蓋當時夏人侵界六十里只令退四十里也

冬十一月宋禁絕河東私市

宋自法禁日弛夏人與邊民竊相貿易日夕公行故雖無歲遺之物互市之利猶可枝梧訛龐不肯立屈野河界經略使以聞宋帝下詔西人如驅牛馬於沿邊私糴民穀令所在禁絕之時有夏人與熟戶犯禁龐籍獲之即斬於犯所於是兩界凜然長編一百九十一及司馬光論西夏劄子

十二月遣兵襲酈延

訛龐自忽里堆之勝恐中國聲討日事點集遣衆萬餘犯鄜延境時提點刑獄陳安石攝帥事預飭邊民戒嚴兵至無所獲而還宋史陳安石傳

遣使如宋進奉賀正馬駞西夏紀事本末

宋嘉祐三年遼清寧四年

西夏稱奲都二年

春正月契丹太皇太后崩遣使來報哀遼史道宗本紀

夏五月遣使如契丹會葬遼史道宗本紀按西夏外紀作四月

吐蕃捺羅部阿作長編作納克壘阿匝爾等叛唃廝囉來降遂遣兵攻唃廝囉敗績

被擄酋豪六人橐駞戰馬頗衆隴逋公立馬頗（長編作隆博哩）（恭瑪頗克）三大族亦叛降唃廝囉會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氈乃罷兵歸（宋史吐蕃傳）

秋九月宋詔河東經略使西人議府州橫陽河界恐麟州勢孤絕其相度利害以聞（長編一百八十八）

表宋乞贖大藏經

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爲新建精藍（按佛祖統紀作國內新建伽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匹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秘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

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歐陽文忠集

宋嘉祐四年遼清寧五年

西夏稱䩄都三年

夏五月訛龎據屈野河

麟府西南接銀州西北接夏州慶曆中元昊納欵知麟州張繼勳奉詔定界至而文案無存訪之州人都巡檢使王吉吉言繼遷未叛時麟州之境西至俄枝盤堆及

寧西峰距屈野河皆百餘里西南至雙烽橋杏子平彌勒長干鹽坑等距屈野河皆七十餘里咸平五年繼遷圍麟州陷濁輪砦大中祥符二年始置橫陽神堂銀城三砦皆在屈野河東使蕃漢義軍分番守之又使砦將與緣邊酋長分定疆境橫陽砦西至故俄枝堆四十里州城西至大橫水六十里西南至浪爽平五十里神堂砦西至伺候峯三十五里西南至赤犍谷掌四十里次南至野狸塢三十里銀城砦西至榆平嶺四十里西南至清水谷掌五十里次南至洪崖塢四十里次南至道光谷中嶺六十里於是繼勳等據此分定界至遂以爲

例訛龐雖東向侵耕猶餘二十里爲閒田及斷道塢戰勝無復顧忌妄指屈野河中央爲界遣兵沿河屯駐白晝迫逐漢人夜則過河剽竊見邏者輒逸還且於銀城以南至神木堡或十里或五七里外悉令部民侵種不已（長編一百八十五）

秋八月沒藏訛龐殺六宅使高懷正毛惟昌

諒祚以二人妻乳哺功賞賚甚厚二人恃其寵時與國事或採民間利弊聞訛龐心惡之會高懷正以貸國人銀毛惟昌竊衣元昊盤龍服事覺訛龐誅其全家諒祚止之不可（長編一百六十二）

冬十月契丹約西蕃兵取涼州不果

契丹既與唃厮囉通姻數遣使由回鶻路至河湟約唃厮囉舉兵攻夏國欲徙董氈居涼州與之相近訛龐聞之增兵備河西會厮囉以道遠兵難合乃止（長編一百八十八）

十二月遣使如宋進奉賀正馬駞

宋賜夏國主詔曰王正首歲皇曆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先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西夏紀事本末）

宋嘉祐五年（遼清寧六年）

西夏稱奲都四年

上書於宋請去蕃禮從漢儀（宋史夏國傳）

夏五月保安軍牒索叛蕃胡守中執還之

守中爲保安蕃官邊吏失於撫綏走投夏國中國索之急執還伏誅（長編一百九十二）

秋七月訛龐遣使河東議界至

夏國所產羊馬氈毯用之不盡必以其餘與他國交易而三面戎狄鬻之不售故中國和市不能不通自河東禁絕私市官民胥怨訛龐乃遣使至麟府請退河西田二十里還中國願通和市經略使梁適不從（西夏書事）

冬十月國中鹽市絕

京華印書局刷印

河東私市雖絕然因陝西解鹽價高商販靑鹽往來如織國中猶恃爲利宋帝使薛向爲轉運使平解鹽價商民不復冒禁私販於是靑鹽利亦絕長編一百九十二

十一月訛龐掠鄜延

訛龐因財用日乏遣人於鄜延沿邊德靖等十堡砦開墾生地剽掠人畜戍兵捍之不止長編一百九十二

壻謝盛封
男百濤同校

西夏紀卷十三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嘉祐六年遼淸寧七年

西夏稱䩭都五年

諒祚殺訛龐遂親政

諒祚益長而驕心忌訛龐專且通訛龐之子妻梁氏訛龐患之梁氏密告訛龐將叛又有漫咩者其官高於訛龐然勢力反出其下於是亦惡訛龐諒祚乃與漫咩等舉兵誅訛龐滅其族並殺其妻沒藏氏而以梁氏忠於已因以爲妻諒祚性狂侻無常好爲亂時過酋豪大家

京華印書局刷印

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爲樞密使至是始親政宋史夏國傳及夢溪筆談東原錄以弟乞埋爲家相夢溪筆談始與宋定疆界

初宋遣李思道孫兆來議疆事皆不合至是太原府代州鈐轄蘇安靜與夏國呂寧拽浪撩黎續通志作壘寧伊朗羅壘議定府州自喀沁郭特默隆莊沙威牌橫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沙威旁順橫陽河東岸西界步軍照望鋪間築堠十二自橫陽河西以南直滿濟彭築堠六自滿濟彭西南直麟州界伊濟軍營築堠三自伊濟軍營南至

大橫水竹枝谷伺候峯赤犍谷章愛哩烏西界步軍照望鋪相望築堠十二其榆平嶺淸水谷頭有西界沙阿寨二從北阿密善正寨一次南瑪克密策寨一各距榆平嶺四里其大科卜遵有西界沙阿寨四從北鄂特彭裕勒星寨一次南威約卜寨一次南瑪克密策多寨一次南瑪克密約葉寨一各距大科卜遵五里其紅崖塢有西界沙阿寨三從北綳裕勒愛寨一距紅崖塢二里次南阿密沁布寨二各距紅崖塢一里其都綳都格有西界沙阿寨二並係阿密沁布寨在都綳都格上其十一寨並存之如故寨東西四里各有西界步軍照望鋪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亦築堠十二約自今西界人戶毋得過所築堠東耕種其在豐州外漢寨及府州界蕃戶舊沙阿寨並復修完府州沿邊舊沙阿寨三十三更不創修麟州界人戶更不耕屈野河西田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兩界人戶就近樵牧不得插立梢圈起蓋庵屋違者並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兩界巡捉人員各毋得帶衣甲器械過三十人騎拽浪撩黎還諒祚遂聽命（長編一百九十三）

夏四月宋臣趙抃論延帥程戡縱夏酋入境

初夏國每年進奉乾元節差使副各一員今歲改更舊例罷去副使獨遣酋長二員入境之初程戡不能止遏

趙抃以戡昧於折衝致西人無畏憚輕窺中國寖長貪心奏請罷戡職別選有威名臣僚鎮撫使邊方知勸令銀夏畏威趙清獻集

六月靈夏二州大水

黃河環繞靈州其古渠五一秦家渠一漢伯渠一艾山渠一七級渠一特進渠與夏州漢源唐梁兩渠毗接餘支渠數十相與蓄泄河水又有賀蘭長樂鐸落諸山爲之隄障向無水患是時七級渠泛溢靈夏間廬舍居民漂沒甚衆西夏書事

冬十一月宋詔用漢衣冠

諒祚上書自言慕漢衣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宋帝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昨因宥州申覆稱迎接朝廷使命館宇隘陋軒檻阽危儻不重修誠爲慢易於是鳩集材用革故鼎新來年七月生日用蕃禮館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漢儀迎接事具悉使傳之馳爲規固久候亭之陋能飭而新既肩世服之忠又樂邦儀之慕忽披來牘具體乃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誓詔宋史仁宗本紀夏國傳及西夏紀事本末

十二月宋復豐州

初豐州蕃族甚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

之慶曆初元昊攻陷州城及三寨蕃族盡爲所虜掃地無遺州城之中但有邱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夏人棄而不有宋人復建以爲州司馬光言若建以爲州則須設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長編一百九十五

宋嘉祐七年遼清寧八年

西夏稱䊷都六年

春正月遣大首領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如宋進奉賀正馬駞

宋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馬駞共一百頭匹事具悉春元應律王朝班常載惟藩守之虔爰任風宜之貢有堅勤節良厚褒懷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幅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祖儒樞銘者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嵬名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至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邻將迴其餘硇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帛之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並行人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即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萬貫東原錄及西夏紀事本末

更諸軍名

改西壽監軍司爲保泰軍石州監軍司爲靜塞軍韋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宋史夏國傳按西壽長編作西市保泰畢沅續通鑑作保秦石州靜塞軍宋史本傳又作韋州靜塞韋州祥祐軍宋史本傳又作石州祥祐宋史既與長編不合而宋史又自前後互異未知孰是

夏四月進馬於宋求賜書

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册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宋帝詔賜九經還所獻馬宋史仁宗本紀及夏國傳

表宋乞贖大藏經

京華印書局刷印

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請贖佛經大藏籤牌經帖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靈文以俟至時幸垂給賜所有舊例紙墨工直馬七十匹續具進止以聞事具悉大雄流教善利無方信七篇緣羣迷釋趣喜觀心於法境願繹理於秘文載省控陳所宜開允其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進奉入到闕給付西夏紀事本末

奉表入宋請尚主

詔答以昔嘗賜姓不許長編一百九十六

又乞買物件於宋許之

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買幞頭帽子并紅鞓腰帶及

紅鞓襯等物件乞從今後凡有買賣特降指揮無令艱阻以聞事具悉善纂前修遜守西土通奏函于信介易服用於上都體乃馳誠勤于嚮化特從開允用洽睠私已令管勾都亭西驛所依例收買應付諒祚得詔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熟戶西夏紀事本末按孔氏談苑蘇渙郎中押伴夏人云賣銀五千兩買樂人幞頭四百枚薰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爲璧衣

秋七月舉兵擊董氈不勝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

先是契丹以女妻董氈與之共圖夏國諒祚與戰屢爲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氈屯於古渭州其熟戶酋長皆懼以爲諒祚且來併吞諸族亟請知秦州張方平求

救方平懼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關西震聳又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帝曰臣昔在秦州邊人言敵欲入寇者甚衆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帝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諒祚尋復爲董氈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長編一百九十七

宋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來賜生辰禮物

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

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爾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無兩首爾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長編一百九十六

是年備官制

漢設各部尚書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書學士等官蕃

增昂聶昂星謨箇阿泥芭良鼎利春約映吳祝能廣樂丁努諸號西夏書事按涑水記聞是年拓拔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峯爲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

宋嘉祐八年遼清寧九年

西夏稱拱化元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獻方物

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宋帝戒其僭擬使遵誓詔曰詔夏國主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迺竊署重爵以使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仍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

朕親覽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不得僭擬故茲示諭想宜知悉長編一百九十八及西夏紀事本末

契丹禁民鬻銅於夏遼史西夏外紀

三月宋仁宗崩於福寧殿皇子曙即位是爲英宗宋史仁宗本紀

宋遣左藏庫副使任拱之來告哀

仍齎賜大行遺詔及遺留物長編一百九十八

遣使如宋弔慰

諒祚遣使來弔慰見於皇極殿門外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詔夏國主上旻降禍萬國纏哀馳遣使人肅申慰禮情雖深於永慕事或異於舊聞惟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于君義親愛篤於人倫自再納於誓言亦且循于軌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舉錯之違得非左右之惑宜存遠慮用迪前猷今後所上表章宜卻如舊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瞻仰清光長編一百九十九及王珪華陽集

夏四月宋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來賜從所乞也長編一百九十八

又乞工匠於宋

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葢以蕃方素稀工巧變革衣冠之度全由製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以聞事具悉謹固世封述修邦貢率我朝廷之化時乃祖父之規遽閱來章葢無前比宜敦爾守難循所陳自西平王以來無此陳請且宜循守舊規西夏紀事本末

宋轉運使王舉元來與屈野民盟

初屈野地界已定至是夏人復往爭之舉元從數騎渡

京華印書局刷印

河設幕與之盟示以赤心夏人感服宋史王舉元傳

西蕃禹臧花麻長編作裕勒藏哈木來降諒祚以宗女妻之

河州刺史王韶略熙河盡降洮西諸族西市城首領禹臧花麻不順命秦州鈐轄向寶攻掠之花麻力不支遂以西市及蘭州一帶土地舉籍來獻諒祚大喜遣兵戍之而以宗女妻花麻封駙馬長編二百二十六及司馬光論西夏劄子然光劄子作元昊以女妻花麻

宋英宗治平元年遼清寧十年

西夏稱拱化二年

求復榷場於宋不許宋史夏國傳

遣吳宗等如宋賀即位

宋詔令門見使者不從至順天門且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廐置一夕絕其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又訴於押伴張覲宋帝命還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一百萬兵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爲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二百二按長編是年正月司門郎中李定等奏差押伴夏國使人習上壽儀退就幕次賜酒食所供微薄使人竊笑初不下箸甚不稱朝廷來遠之意詔劾御廚監官及客省吏人罰之

秋九月宋來詔精擇使人毋紊彝章並令懲約吳宗等

詔曰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屛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是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件使臣等亦已嚴行戒

飭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宋史英宗本紀夏國傳及歐陽文忠集

侵宋靜邊寨宋以王素知渭州諒祚數出兵秦鳳涇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素至三鎭夏人解去素遂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增募弓箭手居人舊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宋史王素傳及夏國傳

橫山酋豪叛附於宋不受

橫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叩延州求兵爲援判延州程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宋帝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宋史程戡傳）

遣使入貢於宋

夏雖侵犯宋疆猶遣使入貢使人僭漢官移文於延州稱其國中官曰樞密判延州程戡止令稱使副不以官改稱樞密曰領盧方許之（宋史程戡傳）

右樞密院党移賞糧以數萬衆攻順寧宋軍北巡檢劉紹

能迎擊敗之宋史劉紹能傳

侵宋王官慶帥孫長卿禦之范祖禹太史集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銘按神道碑銘云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

冬十一月宋刺陝西義勇軍十餘萬夏境大震旋知不可用乃安

時陝西亦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司馬光抗言其非韓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吾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不從宋史司馬光傳又長編司馬光諫刺義勇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貧

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

宋治平二年 遼道宗咸雍元年

西夏稱拱化三年

春正月遣荔茂先如宋賀正旦並獻表歸罪宋邊吏

宋帝以詞多非實復以詔戒侵擾曰朕紹承丕命撫育多方念遐邇之所懷唯恩信之是篤迺顧涇秦之道適當蕃塞之交謹封守以有常列部加而相望安其生聚

積有歲年不圖非意之間忽此無名之舉侵掠堡障蕩焚糧資始成生事之端殊失奉藩之體此雖馳於詔命復尚滯於使人洎覩奏陳尤異聞聽況先朝之厚德從乃父之再盟仰要日月之臨共固山河之界今輕渝舊約規肆末圖苟非所以致福有邦保名厥後儻未思於遠略終曷釋於疑懷交兵殘民朕豈樂此其涇原秦鳳路一帶熟戶及弓箭手地分宜遵誓詔自今不可更行侵擾所掠過生口並須發遣各還住坐其孳畜等亦各令歸戶下庶二邊之俗得遂耕耘之安而累世之忠更同金石之久永毗王室不亦美歟諒祚終弗聽長編二百四及

侵宋涇原

西夏紀事本末

宋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守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以爲張皇生事移几鳳翔數日之間夏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陷沒數千戶蓋夏人有意窺秦中同家堡一帶蕃部正阸西人來路涇原若失此險無所隔閡敵騎一二日可至古渭古渭可至則秦中搖矣故夏人屢謀犯此方長編二百四及文恭

集論西夏事宜

略宋代州

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知太原府唐介遣兵悉撤之移書夏邊吏諭以利害遂不敢動宋史唐介傳

羌酋邈奔及阿叔溪心以隴珠阿諾三城叛歸唃厮囉厮囉不禮乃復歸諒祚請兵還取所獻地諒祚不之罪爲出萬餘騎隨邈奔溪心往取不能克但取邈川歸丁家五百餘帳而還唃厮囉是年冬死宋史吐蕃傳

夏五月遣使貢於契丹遼史道宗本紀

秋八月復擾宋涇原

西邊蕃部弓箭手習知山川道路材氣勇悍涇原倚爲藩蔽諒祚常以兵威脇服有違拒者輒戕殺之於是弓

箭手皆退入內地邊帥莫敢聞龍圖直學士司馬光以爲言不報（司馬文正集）

冬十月宋詔來問無名舉兵之故

詔曰詔夏國主據環慶路經略司奏取問無名舉兵近迫大順國家戢威武以安中夏推恩信以待四夷豈欲與衆興勞爲邊生事乃眷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忠故於歲時曾無賜與之缺每戒將吏務謹封隅之常所宜恪奉朝彝紹遵先訓爰自近歲頗乖素誠或侵蹂原禁之土田或焚蕩近邊之族帳間雖形于旨諭久莫悉其事端載循撫御之方終示含容之體今復大驅兵衆奄

至塞垣拒敵官軍賽酬蕃戶覽守臣之上奏至終食之興嗟豈邪謀之所惑而輕舉弗思將大義之不存而肆惡未已質諸天地旣黷乃父之盟殘爾人民殊非有邦之福朕惟自昔罰罪必先陳文告之詞若將因心猶足懷誓言之事儻終不便安免用懲今特遣齎詔往彼取問到日可具理聞奏西夏紀事本末

冬十一月爭同家堡拒詔使王無忌於境上

元昊時生羌十九戶以同家堡入獻地在德順軍威戎堡外二十里中國未設封堠諒祚認爲已境被宋侵占遣兵殺屬戶數千掠牛羊數萬宋帝檢視故籍遣王無

忌詔諭至境不納西夏書事按東都事略附錄嘉祐間西夏國妄認同家堡爲界延州牒問遂

圍大順

十二月遣使如宋賀正旦又使人賀壽聖節

司馬光言諒祚之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爲之備太平治迹統類

宋治平三年遼咸雍二年是歲契丹改國號曰遼

西夏稱拱化四年

春二月升西市城爲保泰軍以駙馬禹臧花麻守之

西市距古渭僅百二十里諒祚建造行衙置倉積穀移

保秦軍治於此命花麻爲統軍守其地（西夏書事）

夏四月夏人犯邊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西夏紀事本末按此條宋史英宗本紀蔡挺傳及長編均不載）

秋九月諒祚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柔遠砦燒屈乞村柵段木嶺

初環慶經略安撫使蔡挺斥候嚴明知諒祚將入侵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都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將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衷銀甲氈帽督

戰挺先選強弩分列於濠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復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募勇三千人夜出擾營敵驚潰長編二百八又長編夏人圍大順帝召西上閤門使劉几問之曰大順天險非虜可近第恐夏人與趙明為仇耳帝曰趙明之子入城幾為所掩卿料敵何其神也

宋巡檢使劉紹能邀擊夏人於長城嶺

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為軍鋒毀其柵至秦王川邀擊於長城嶺宋史劉紹能傳

宋環州熟羌思順來投

諒祚倚為鄉導蔡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西為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死宋史蔡挺傳

侵宋慶州敗還

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詵謂由積習使然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宋史陸詵傳）

宋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來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歲賜銀帛

陸詵言不若且賜時服不從先是諒祚入犯韓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

京華印書局刷印

康定事按長編作因舉寶元康定事改或為因則屬彥博矣韓琦傳作或則引寶元康定事者非彥博當時在樞府尚有陳旭呂公弼二人未審誰所言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十一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帝已臥疾琦扣御榻曰諒祚服否帝力疾顧琦曰一如卿料也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詞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誠約夏國詔曰國家遠撫方域並推恩信不專用武蓋務息民夏國世服忠勞為國藩衛故於歲時賜與恩禮甚備期於惇守誓約傳之永久不謂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脅熟戶蕩

覆族帳亡失生業被邊數路略無寧歲朝廷姑務含恕不欲遽然生事止令所在移文理辯而夏國終不承禀乃復多聚人馬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張其兵勢以抗官軍不順之狀人神共憤朕獨排羣議特降詔書直究歸由先行詰問今覽封奏所稱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祈卹民氓之患欲見和平之理推心及此良可歎嘉詳觀敘陳尚達誠懿至如屯聚兵馬既託言是邊上首領攻圍城寨又指說作小可邊事誓詔所載豈容如此況夏國兵甲可都無統制緣邊首領必然不可擅興若向去更有侵犯又復假此爲詞則使朝廷何以信憑

盟好必難保守故復諭旨所宜審圖僕欲善繼前勳不渝先志則當專遣使人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誡邊上酋首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侵犯邊土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沿邊一帶久係漢界熟戶並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刼擄及偪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有渝此約是爲絕好餘則遵依誓詔如此方明效順以釋衆疑朝廷恩禮賜與一切如舊況緣邊熟戶等朝廷素有約束若不來侵犯必不先起事端彊場之間共期康靖（長編二百八宋史韓琦傳及西夏紀事本末）

宋絕夏歲賜罷和市（宋史韓琦傳）

是歲謀伐宋以有備不果

宋張方平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夏人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宋史張方平傳

宋治平四年遼咸雍三年

西夏稱拱化五年

春正月如宥州西夏書事

是月宋英宗崩太子頊卽位是爲神宗宋史英宗本紀

二月宋遣供備庫副使高遵裕來報哀并以英宗遺留物

來賜

遵裕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盥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乃易服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盥曰剽掠輩耳遵裕曰若主寇邊扶傷而遁斯言非妄耶夏人以爲辱亟遣人代對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敝邑雖小控弦十數萬亦能躬執櫜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曰主上天縱神武毋肆狂獗以干誅夷時諒祚覘於屛間搖手使止宋史夏國傳及高遵裕傳

西番首領拽羅鉢鳩令結二人誘蕃部二百餘帳來投宋史神宗本紀

掠青雞川三月蕃酋獻地秦州築城南牟谷口以拒

夏國所據多漢匈奴地元昊與延環諸路相攻於秦渭僅亦再至故諒祚時二州蕃族日盛景詢等獻計以爲先取西蕃然後兵扼要害則陝右可舉於是諸蕃半爲攻陷浸淫直逼秦州時青雞川蕃部苦諒祚侵掠遣使詣秦州獻地請于南牟谷口置堡戍兵以通秦州德順之援絕夏人入寇徑路陝西宣撫使郭逵以聞宋帝詔從之（西夏書事）

閏三月遣使如宋謝罪

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

京華印書局刷印

賜詔旨因復以詔答之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偪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逼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露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敘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仍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宋史神宗本紀長編二百九及朔方新志按朔方新志載此詔作宋遣使諭元昊與此異

宋遣內殿崇班魏璪來賜治平三年冬服銀絹

初陸詵請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至是宋乃遣使宋史夏國傳及陸詵傳

秋遣使如宋奉慰及進助山陵

宋因諭夏國主令遵守藩儀詔曰詔夏國主朝廷戢兵所以息民施德所以懷遠顧西夏之封守奉累朝之詔書不意近歲以來繼有無名之舉邊隅多擾生聚靡寧乃至去秋忽迫大順雖云報仇於熟戶實亦拒戰於官軍皆謂已萌之情可見不順之蹟先皇帝終務全於國體且往詰其事端洎朕纂承之初尤思撫御之略載覽

京華印書局刷印

來章之述有嘉大義之存矧舊載於宗盟復躬承於忠訓宜念祖先之服益遵藩翰之儀使永無兵革之虞衆遂耕耘之樂自享多福以傳無窮宋史夏國傳及西夏紀事本末

八月宋復夏和市宋史神宗本紀

宋來詔諭令發熟戶仍不得侵踐漢地

詔曰詔夏國主朕修文德所以懷遠人之安戢威武所以廣諸夏之福豈欲爲邊生患與衆興勞今據逐路經略司奏自嘉祐七年春至今秋以來夏國人騎或脅略近邊熟戶或侵踐當界民疇或假以金錢搆亡命之卒或誘以官爵致無賴之夫爲日滋深其害未已朕新膺

大統奄宅中區旣思輯藩臣之和又將杜邊事之漸按西平之舊則參慶曆之再盟未肩祖父之忠頗忽朝廷之制緬懷裔土久缺化風豈委任之失人致講陳之非計夫享盛福者莫如躬德義蹈後艱者靡不由僭狂勉循至言庶保先約其前後招脅過熟戶並須盡底發遣過界仍令後不得信縱人騎侵踐漢地致射傷人命及潛購下第舉人逃背軍卒等所言逐次邊奏因依已具

別錄西夏紀事本末

冬十月宋知靑澗城种諤取綏州

初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

京華印書局刷印

降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作趙諒祚部輕呢嘜側欲以横山之衆攻取諒祚按輕呢嘜側於嘉祐八年内附請兵延州約取靈夏會仁宗不豫未報諒祚聞遣官撫定之事乃寢是年內附者乃淩舉及嵬名山二人輕呢嘜側事無攷或淩嵬二人名氏其時猶未明言也據司馬光行狀作嵬名山不作輕呢嘜側詔邊臣招納其衆諫議大夫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宋帝不聽至是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嵬名山者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曰夷山請降於种

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路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遣銀夏監軍牙吏史屈子託言嵬名山來報內附而名山未之知也（按太平治迹統類名山本熟戶九歲爲元昊所擄長爲銀夏綏三州監軍其帳在綏州之側領小使二十餘人牙頭吏史屈子者狡猾爲衆貸諒祚息錢累歲不能償時大飢諒祚數點兵民疲敝苦之屈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諤即奏言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盡收河南之地取諒祚以降帝信之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

京華印書局刷印

徙之秦鳳諤不待命募可使者通蠟書於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圍其帳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脅名山開門迎納名山驚援槍欲鬬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大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名山賜名趙懷順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勝兵萬人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夏衆四萬坌集傳城而陣諤開門以待使名山率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

達劉甫爲兩翼身爲中軍乃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敵軍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當諤之取綏州也發高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五戰皆捷（宋史神宗本紀及种諤司馬光高永能陸詵等傳）

遣兵備銀州

綏銀接壤綏州既失諒祚懼銀州單弱遣兵屯守鄜延路請檄諸路牽制知鳳翔府李師中不可乃止（宋史李師中傳）

冬十一月遣使如遼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遼史道宗本紀）

夏人誘殺宋知保安軍楊定及都巡檢侍其臻

种諤受嵬名山降失綏州諒祚以爲定賣已乃詐爲會

議誘殺之幷殺臻朝廷謀西討邵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倍率人心一搖安危所繫且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料於是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納之心乎不若諭諒祚以虜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

遣詢等來與降羌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埸寧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衆未爲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靑澗城故事宋帝從之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卒存綏州（宋史夏國傳邵亢傳趙卨傳及西夏事略）

索叛人令㖫於宋延帥陸詵不與

先是橫山酋長令㖫叛附於宋詵納之已給田十頃宅一區除一班使夸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至是夏人遣

使往索詵用种諤策報曰必欲令唆當以景詢來易乃止宋史种諤傳及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求名山於宋不與

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宋延帥郭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卒不與宋史郭逵傳

宋來索殺楊定者首領姓名

郭逵詗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夏人情

得乃謀執獻宋史郭逵傳

十二月諒祚薨

年二十一夢溪筆談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陴者彍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韡血涴於踝使人裹創昇載而去至其國死與此異又宋史林廣傳李諒祚寇大順城廣射中之則筆談所謂陴者當指林廣在位十九年改元延嗣寧國一年天祐垂聖三年福聖承道四年讀史津逮作福聖二年承道二年與此異奲都六年拱化五年萬斯同趙駿烈紀元彙攷據本紀謂諒祚改元拱化有六年與此異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

葬安陵宋史夏國傳按畢氏續通鑑攷異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治平四年冬即位則諒祚實以治平四年殂紀所書者赴告

之日耳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十四

開縣戴錫章海珊

惠宗康靖皇帝李秉常毅宗諒祚長子也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即位時年七歲改元乾道尊母梁氏爲太后是歲宋將林廣破華陽砦宋史夏國傳及范忠宣集林廣墓誌銘

宋神宗熙寧元年遼道宗咸雍四年

西夏稱乾道元年

春正月梁太后攝政宋史夏國傳

以乙埋爲國相

梁氏悉以國政委乙埋乙埋擢其子弟並居近要於是

諸梁權日甚西夏書事

二月遣使如遼報哀遼史道宗本紀

三月遼使來弔祭遼史道宗本紀

遣使獻遺物於遼遼史道宗本紀

遣新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薛宗道等如宋告哀宗道等多所要請執禮不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押伴使劉航皆折正之宋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曰惟爾先父保有西陲忽覽訃書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勵孝忠用副存撫逮諸親信之列亦同慰諭之懷餘令薛宗道等宣諭并

諭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倖崇貴至即行册

禮
宋史夏國傳及西夏事略西夏紀事本末按文潞公
集熙甯元年論夏國册命云薛宗道至若所齎表止
是告哀別無陳訴及宗道於押件官處別無傳達言語
欲令孫構因聚會款曲間祇作已意問之云先國主薨
謝今來何人繼嗣焉他若云某人繼嗣卽郤問是先國
主之何親是子卽更問云是嫡子否若云是嫡卽與更
問云先國主盛年棄世今來嗣子必是幼小他若有對
便隨機答之少間即更說與自古外國必須中國册命
者方可取重於諸蕃今者西夏以累世貢奉故當册命
嗣子然朝廷以夏國自嘉祐以來於麟州界上掩殺郭
恩及于涇原侵掠固家堡子後又于大順城作過有違
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時來祭令上登極亦
不入賀然朝廷曲示含容倘存事體而夏國終不省過
又於去年十一月中甯順寨界上殺害郤知保安軍楊
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來朝廷未必便行封册之禮須
與夏國重別商議再具齎表信納丁甯務成久遠方可
商議封册若依前郤有侵犯邊境貢奉不時豈恭順和
好之理若宗道別爲分疏即隨其言以理折難若云某

京華印書局刷印

祇是齋表來告哀不敢與聞他議即且說與今來使還須是子細說與本國不知委候議定別具誓表來朝廷須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效也又韓魏公家傳初夏國乞遣使詣闕告諒祚之哀公奏曰西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

遣使如宋求封冊

宋方責夏人不修職貢欲擇人詰其使河北轉運使韓縝適陛辭宋帝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自後累遣人赴宋宋臣范純仁曰外貌雖若恭順而西人頓買漢物過多似不爲頻來之計宋史韓縝傳及范忠宣奏議

錮送殺楊定者李崇貴等於宋且請和

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旣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宋欲官其任事之酋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宋史夏國傳

五月出兵爭篳篥城

秦州僻在東南距夏國差遠東自儀州南界生戶八王族抵水洛城是爲夏屬黨留族地其西路自山外石門

峽正南百里由籧篨城轉三都谷至安遠伏羌砦次西爲乾川谷在古渭州西北約三百里至寧遠砦亦合於伏羌自夏兵累掠秦鳳西邊熟戶被擾宋帝遣宰相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議築籧篨古城與古渭相犄角以秦鳳副總管楊文廣董其役文廣聲言城噴珠率衆潛趨籧篨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遲明夏兵大至與文廣搏戰不勝而退臨行遺書文廣曰當白國主以數萬精騎逐汝也宋史楊文廣傳

秋七月攻甘谷城

籧篨旣城宋帝賜名甘谷乙埋惡其控扼要害潛兵襲

之與秦鳳都監張守約遇分兩翼夾攻守約以五百人逆戰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强弩注射強酋死者數人遂卻宋史張守約傳

九月集兵折薑會知原州种古來攻拒戰不勝

折薑會距環州永和砦一百二十里本屬中國自元昊時據爲和市處乙埋屢爭甘谷城不克點集諸監軍司屯其地种古自原州帥師來擊被殺者二千餘人宋史种古傳

冬十月遼來册秉常爲夏國王遼史道宗本紀

十二月遣使貢於遼遼史道宗本紀

宋熙寧二年遼咸雍五年

西夏稱乾道二年

春二月宋遣河南監牧使劉航等來册爲夏國主

賜詔曰朕肇膺皇曆奄宅萬邦凡撫遠人必推大信乃
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忠爰自近來頗隳故矩以至
間令首領誘害邊臣寖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方
行詰問忽報凶哀而能懲事以謝愆瀝哀而請命念方
罹於荼毒嘗曲示於慰存乃復羈送罪酋載馳使介願
堅誠節規欲日新今又奉表及奏已稟從聖旨歸納塞
門安遠二砦仍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詳覽來請朕意

嘉之夏國既再修職貢所宜謹守信誓無或擾犯邊圉重取悔尤至於順漢西蕃亦毋得輒有侵掠俟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幷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册後並依舊例朝廷必當誡飭邊吏約束屬戶各守疆場不得交侵則阜安邊俗式臻富庶之期紹續世封克保寵榮之福時秉常初立宋臣多有勸伐夏者知鄧州郭中錫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監察御史張舜民上言西夏强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宋帝不聽故有是役航還夏主遺以寶帶名馬航皆卻勿受宋史夏國傳郭中錫張舜民等傳九朝編年備要及西夏紀事本末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三月侵宋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宋史夏國傳

遣都羅重進如宋

初宋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延帥郭逵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旣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宋史夏國傳

宋使來賜誓詔

初諒祚進誓表乞班誓詔並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至是宋賜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進誓表臣聞固基業者必防於悔吝質神祇者宜務於要盟考覈彝章討

論典故河帶山礪始漢室以流芳玉敦珠盤本周朝之垂範庶使君臣之契邦國之歡蔚爲長久之規茂著古今之式矧茂恩於累世受賜於有年當竭情誠仰期宸聽竊以上聯世緒累受列封本宜存信以推忠豈謂輕盟而易動蓋此酉戎之畫助成守土之非然而始有釁端已歸傾逝昨者期在通歡之美曾申瀝款之誠爰降綈函宛垂兪旨敢陳懇悃上達至聰儻給還於一城即納歸於二砦惟賴至仁撫育鉅德保安冀原舊誓之文用復交歡之永伏遇堯雲廣蔭軒鑑分輝幸寬既往之辜深察自新之懇將使慶流後裔澤被溥天洎垂賜予

之常恪謹傾輸之節臣敢不昭徽部族嚴戒酋渠用絕驚騷俾無侵軼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肩衞國之猷背盟者不祥寅懍奉君之體若乃言亡其實祈衆神而共誅信不克周冀百殃而咸萃自敦盟約愈謹守於藩條深愧愆尤乞頒迴於誓詔具悉朕紹承天命盡四海而撫懷之況爾世守西土爲國藩輔者乎今復懲既往之非篤自新之志質於天地要之鬼神載貢誓文納忠王室朕方推大信以示萬邦俯同茲言永無有易其進納塞門安遠二砦已指揮延州候交割訖卻給還綏州各依舊界仍自行封册以後歲賜並如舊例其餘約束事

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朕已戒飭邊吏各守封圻所宜顯諭國人藏書祖廟永保休福詔諸子孫指詞已孚故不多及誓詔付夏國主三月將行册禮復先以詔曰詔夏國主茲閱函封重申誓約本誠心之自篤爲封守之遠圖朕已飭使人將馳册禮既薦綏於世土宜先諭於邊甿庶遂耕耘之私永無兵革之患緬惟忠順當體眷勤册曰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業懋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秉常迪性純一飭躬靖虔生稟山川之靈舊傳

弓鉞之賜撫有西夏尊于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
國當保其衆乃內發誠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
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顯徽實錫爾以茅
土之封不爲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爲不榮涓辰既
良備物既渥誕舉丕册以華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書
司封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騎都尉彭
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劉忞持節册命爾爲夏國主
爲宋藩輔夫履謙順者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
後虞率身和民時乃之績往欽哉祗予一人之彝訓可

不愼歟西夏紀事本末

秋七月遣使如遼謝封册遼史道宗本紀

八月表宋請從舊蕃禮從之

詔曰爾世居西垂屛衛中夏既服朝廷之新命宜從蕃國之舊儀以紹祖風且堅臣節宜依來請用遂乃誠蓋夏國自諒祚請去蕃禮從漢儀之後常服中國衣冠至是始復其初宋史夏國傳及西夏紀事本末

九月犯慶州

夏國與邊民私市中國屢禁不止是時以受册不謝宋帝詔自今有違者經略司及官吏同罪能告捕者賞之

由是私販遂絕梁氏以貨用缺乏出兵攻慶州大掠人戶而還西夏書事

冬十月宋城綏州

先是秉常既侵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宋帝使韓縝與夏人議亦許之矣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然時已有詔使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既誓詔已降夏人猶不歸二砦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

欲先得綏逵命機宜文字趙卨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萌訛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時陳升之韓琦亦不欲廢事遂格秉常上誓表更賜詔曰詔夏國主所奏差嵬名挨移等赴塞門地分與趙祕丞商量分畫塞門安遠交領綏州雖差人去與趙祕丞一兩次相見終不與定奪了當兼宥州續得保安軍牒開坐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安遠塞門蕃族住坐久已著業

應雖起移任令蕃族依舊住坐所有綏州更不給還及云豈將邊圉之末圖有抗大廷之誠命願詳悉於云爲免稽留於事理等事具悉朕嗣膺丕曆勤撫庶邦凡德澤之所加固邇遐之無間矧惟西夏屏於一方比載覽於誓文尋俯同於誠請逮按還於舊境忽搆述於異端因念二砦之民豈無故俗之戀使各安其生聚且曲示於仁恩蓋徇彼情匪樂生事重披來奏尙有所陳宜自斥於末圖庶共恢於遠略向都羅重進等賚到誓表備詳恭順既降誓詔遂令延州交割塞門安遠訖卻還綏州並須合依舊界及得延州奏夏國遣來人只要交割

塞基比移牒宥州指說舊日界至回牒卻稱趙卨妄有指執顯是不依誓詔交割舊界朝廷務惇大體將示含容其二砦已令延州更不交割綏州固無給還之理自守所宜遵循誓詔永保安靜無令任事首領輒起事端遂城綏州改名綏德城宋史夏國傳郭逵傳及西夏紀事本末

遣使如宋謝封册

夏國使者罔育訛來謝封册王安石曰今既封册秉常宜堅明約束勿令邊將生事妄立城堡爭小利害自作不直宋帝以爲然宋史夏國傳及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十一月遣使如遼乞賜印綬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遼自聖宗封李氏王爵雖有西平夏國之號並未錫以印綬梁氏用罔萌訛言遣使求之遼主不與遼史西夏外紀及西夏書事

侵順安黑水諸砦圍綏德城

夏以親軍夾河壯騎侵順安綏平黑水等寨宋諸將請擊之判延州郭逵曰敵遠來利在速戰其鋒未可當令毋得輕出諜告曰賊糧欲盡矣逵稍出兵應之已而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煙火皆滿逵曰賊師其遁諸將皆疑逵曰鷙鳥之擊必匿其形兵果來豈示人以衆此張虛聲惟庸將乃疑耳終不大出兵范太史集郭逵

墓誌銘

是歲饑

宋臣文彥博請禁止漢人與西人私相交易因言西界不稔斛食倍貴大段將牛羊靑鹽等物裹私博斛斗入番不惟資假盜糧兼防沿邊及時計置收糴軍儲令欲再下逐路經略安撫司依累降指揮施行 文潞公集

宋熙寧三年 遼咸雍六年

西夏稱天賜禮盛國慶元年

夏四月宋禁河東陝西邊民與西人交市 長編二百十

遣兵築八堡於綏德城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攻綏德不克以兵二萬距城四里築八堡郭逵曰彼氣方銳不可與戰又不可止但聽使爲之俟其去而平之夏人既成堡各留二三百人戍之未幾逵遣其將燕達等攻其二大堡一日克之移檄宥州曰夏國違誓詔侵城漢界其罪甚大若能悔過悉聽汝還或不從則誅無噍類於是餘堡戍卒皆逃去長編二百十四及范太史集郭逵墓誌銘

五月築鬧訛一作納幹堡宋人來襲大敗

時夏人又築堡於慶州荔原堡北曰鬧訛衆號十萬其堡在境外二十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蕃部巡檢李宗諒地近敵堡害其田作乃率衆千餘人與夏人戰

於閙訛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稗將李信劉甫种詠郭貫等助之信等訴衆寡不敵按兵不出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閉門不納宗諒還戰而沒復圭責信觀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夏人信等先射夏人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宋兵戰也信曰宗諒我熟戶復射之夏人曰汝眞欲戰耶乃縱兩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殺將遂大敗復圭懼罪信等以自解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其襲金湯也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

功告捷而邊釁大起矣宋史夏國傳李復圭傳及長編二百十四按夏震武資治通鑑後編校勘記此事宋史所載既與長編不同而宋史本紀李復圭傳及夏國傳又自互異長編言李信等以觀望致敗宋史紀傳俱不載其事此長編宋史之不同者李復圭傳言夏人築壘於其境不犯漢地復圭遣信自茘原堡夜出襲擊敗還夏國傳夏人築鬧訛堡復圭遣李信等出戰大敗而本紀言夏人犯大順城復圭以方略授信等兵少取敗夏國傳載夏人築壘李信等之敗在五月夏人攻大順城郭慶等死在八月本紀以信等敗爲夏人犯大順城時事兩事混而爲一俱書在八月此紀傳之互異者夏國傳言李復圭既斬信自解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殺其老幼一二百人八月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李復圭傳言復圭斬信自解又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後七日秉常舉國入寇此傳之互異者此以夏國傳正本紀之誤較合

宋將林廣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砦

夏人攻荔原堡李信戰不利本道命廣深入牽制敵勢遂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砦范忠宣集林廣墓誌銘

六月西蕃董裕來請婚不果

董裕董氈族弟兩人素不睦蕃僧結吳叱臘一作結斡恰爾康遵新羅結一作康藏星羅結迎詣武勝軍共立文法圖併諸羌遣使至夏國請婚梁氏將許之會中國招降其大酋撒四一作薩堋數人結吳叱臘等約解法廢婚議亦寢長編二百十三

秋七月宋復襲金湯敗之於洛河川

梁乙埋以金湯被掠增兵戍之復圭遣將李克忠蕃官趙餘慶復率衆襲之夏伏兵洛河川以待戰甫合突衝

陣爲二宋軍大敗克忠歸路已斷領殘衆東出鄜延月餘始得達慶（長編二百十四）

八月大舉攻宋環慶

初夏人聲言將出鄜延宋鈐轄高敏屢白李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釁已深不可不備已而夏人果以兵三十萬分道入環慶遂攻大順城柔遠荔原堡淮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楡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殺其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當夏人之入境也姚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

險張疑兵諸山上使敵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兵擊之有悍酋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讙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自執旗從城上麾之夏人不敢當度堡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圍慶州七砦宋鈐轄梁從吉率兵八百餘人逆戰獲夏人酋領一人宋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高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大順水砦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所斬獲次楡木掇兵不至中流矢死張吉者慶州卒也爲淮安鎭守烽夏人攻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詞

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庸降夏人怒殺之宋史夏國傳及姚兕高敏張吉等傳長編二百四十又長編先是夏人十餘萬寇邊李信劉甫敗於瓠子嶺進圍荔原堡連城皆堅壁知甯州蕭注夜啓關宴飲如平時人恃以無恐注復爲書抵李復圭言寇必不深入姑堅壁俟其欲去而後擊之復圭不聽遣郭慶等以兵數千通大順城全師覆没

夏人設伏烏雞川將襲林廣不克

廣嘗護監軍行邊將及烏雞川遽率衆由間道草山行道遇屬羌以路險遠告不聽衆莫測其意後果聞夏人伏烏雞川及聞廣已由他道還遂引去而屬羌來告者蓋亦諜也廣又夜過洛河夏人來襲廣揚聲令軍中選強弩數百列岸側實捲甲疾行夏人疑不敢渡范忠宣集林廣

進攻柔遠 墓志銘

夏人既不得廣乃益兵攻柔遠圍之林廣預戒守者不得輕動雖火城中無輒擾已而果有諜發火於蒿場城中寂然夏人計遂不得行翌日夏人至馬平川大持攻具來攻城衆洶懼廣被甲引兵開他門示將出奪其馬夏人去城救馬廣復入遂得益修守備因募屬羌敢死者夜縋城下潛攻夏營夏人戰數不利乃引去 范忠宣集林廣墓誌銘

與宋將折克行戰於葭蘆川敗績

當夏人攻環慶時克行以兵三千護餉道與夏人遇戰於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矍然曰眞折太尉子也（宋史折克行傳）

與宋知渭州蔡挺戰於胡盧河敗績

諜告夏人候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宋史蔡挺傳）

吐蕃董氊來襲

當夏人攻環慶時董氊乘虛入夏境大克獲宋賜璽書袍帶獎激之（宋史吐蕃傳）

宋以李師中知秦州

宋邊帥藺此多屯重兵於境夏師至則戰嬰其鋒銳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居中令諸臣曰卽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宋史李師中傳

宋將劉紹能敗夏人於破囉川宋史劉紹能傳

九月侵懷寧砦

延州當三路之衝西北金明砦正北黑水砦東北懷寧砦而懷寧直橫山其徑尤捷乙埋遣兵距砦六十里築細浮圖砦宿重兵守之旋以三萬騎薄懷寧城竟日不退西路都巡檢賈翊與延州巡檢燕達將所部五百人

京華印書局刷印

躍馬奮擊所向披靡夏兵不勝而走宋史燕達傳及范太史集郭逵墓誌

冬十月宋詔延州毋納夏使

判延州郭逵言西界將來關報賀正旦使等牒至未審許與不許收接詔逵作已意答以爲嘗寇慶州不敢收接引件宋史神宗本紀及長編二百十六

十一月攻環慶

宋將張玉以萬人來救解其圍西夏事略

攻大順城宋都監燕達等擊走之

夏人攻大順宋帝詔知延州郭逵出師爲援逵諜知秉常幼留宥州即遣燕達悉破近邊諸寨聲言擣虛攻宥

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度出德靖砦伺其歸邀擊之夏人聞逵將襲宥州亟奔還守度破之於金湯范太史集郭逵墓志銘

宋延州官軍襲金湯川不攻而退

延州右侍禁王文諒卽訛龎家奴昭文館大學士韓絳宣撫陝西愛其才奏爲指使督蕃將趙餘慶討夏國期會於金湯川之結明薩莊文諒甫抵金湯去結明薩莊尙二十里見夏兵衆引歸餘慶至不見文諒軍亦退回長編二百二十

與鄜延都巡檢使白玉戰於新砦敗績

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等又欲罪玉郭逵申救得免已而大捷於新砦宋帝謂逵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宋史郭逵傳

十二月侵宋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夏人夜引輕騎過邊壕鈔掠鎮戎軍普伏兵壕外邀其歸擊之獲馬十二匹而還宋史神宗本紀及長編二百十八

綏州監軍呂效忠帥師犯德順軍敗死

陝西諸路閒田數千頃募人爲弓箭手每人給屋貸口糧二石牛耕牛戰德順軍所募尤勁勇效忠率萬騎侵渭州攻德順知軍事周永淸出兵拒敵效忠戰敗被獲

永清令勇士夜馳百里擣其巢俘斬復數千人宋史周永清傳

是歲宋復絕夏歲賜斷和市長編二百十五

宋熙寧四年遼咸雍七年

西夏稱天賜禮盛國慶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賀正旦

夏人犯環慶後復遣罔萌訛來賀正延帥趙卨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宋帝不許詔以來年應賜夏國銀絹令宣撫使分貯四路安撫司處以備犒賜夏屬來歸者於是罔萌訛怏怏而回宋史趙卨傳及長編二百十七又長編詔近指揮陝西河東諸路如有夏國投來蕃部不以多少並令接納厚

加存撫近日惟鄜延環慶屢奏投來人戶而諸路並不知有無可詢其實封以聞

築囉兀城

梁乙埋聞中國立更戍法分置陝西五路四十二將謀大舉乃築城於撫寧故縣北之滴水崖崖石峭拔高十餘丈下臨無定河謂之囉兀城以扼橫山衝要延州左麒驥使折繼世與知青澗城种諤謀曰橫山之衆盡欲歸漢大兵若出界取囉兀河南地可奄有也諤言於宣撫使韓絳議由綏德進兵攻囉兀創建六砦以通麟府包地數百里則鄜延河東有輔車之勢足以制夏國令諤以所部兵二萬出無定河諸將皆受節制諤趣河東

兵先趨銀州乙埋集衆鐵冶溝邀擊之河東兵大潰寧州團練使劉閬親自殿後率銳騎搏戰飛矢蔽體不少郤乃解長編二百十六宋史劉閬傳按范育奏議昨聞宣撫使發麟府軍馬出界過鐵冶川盡日行狹險中若遇數百人則隻輪不返幸乘虛驟進夏不及計故得完師然既過之後夏即以嚴師爲備諸將許咸吉等卻由陝西界回兵與宋史劉閬傳異

都樞密使哆臘戰於馬戸川敗績棄囉兀城走

哆臘聞种諤將至率鈐轄十三人引兵三千屯囉兀城北馬戸川諤令前部高永能六千騎迎之哆臘五戰不利率衆走保立賞平堅壁不出諤遣以婦人衣三襲潛遣呂眞率千人躡其後會大風塵起哆臘望見驚曰漢

兵至矣皆潰而走遂城囉兀呂公弼上言謂既城囉兀又增堡障今大兵殺獲已多虜方懷忿日夜聚兵必爲邊患願罷城築專爲持重計韓絳又命德順軍判官游師雄同提舉常平劉瑨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瑨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塞地逼敵境師雄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諜者至言夏人嘗伏精兵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瑨驚曰向非公墮於敵矣已而絳言謂入夏之功破賊馬戶川斬首千級乞加旌賞從之

長編二百十九至二十及張舜民游師雄墓志按宋史呂公弼傳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趨神堂新路公弼曰夏必設伏待吾永和關雖迴遠可安行無患乃由

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與游師雄墓志相發

二月遣使求援於遼

囉兀之失國中點兵不集遣使如遼乞援遼主許發腹裏兵三十萬助之於是國中氣復振

長編二百二十又長編先是宣撫使奏夏人點集不起或云往讐賽西蕃上曰此何意也王安石曰彼或先幷力討西蕃彈壓已定乃來與中國爭緣今便與中國爭亦未見其利上曰能如此乃是有謀安石曰前見梁氏委計於諸首領或曰恐諸首領計慮及此馮京又言或聞就契丹借兵士疑契丹不肯安石曰夏賊若果借兵於契丹卽不爲得計恐其不至如此及是探報契丹陰發腹裏兵三十萬往西界不令中國知上曰果有此否安石曰雖有此不足怪陛下卽位卽經營綏州又取銀州（取銀州當考）破其脣齒之勢彼以爲中國若已服夏國當覘幽燕若乘中國有事之時能撓我權則其庸多矣夏國主幼婦人用事忿而無謀或請師於契丹則爲契丹計雖許之何爲不可可以撓中國

京華印書局刷印

而無損於我契丹優爲之但恐其無遠略不能出此上日果及此則奈何安石曰陛下誠以靜重待之雖加一契丹於邊事亦不至狠狽若欲進取非臣所知而且我堅壁清野積聚芻糧以待敵則敵未能深爲我患彼兩國集於境上其芻糧何以持久我所患者在於芻糧難繼而已愛惜芻糧無傷民力而以靜重待敵之數則外患非所恤也

與宋將李浩戰於賞堡嶺川敗績

韓絳城囉兀浩領兵戰賞堡嶺川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宋史李浩傳

三月陷宋撫寧諸城

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補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

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韓縡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錦袍銀帶撫納降附至邊盡召蕃官蕃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號泣者縡又嘗遣權管勾機宜文字游師雄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師雄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尙完謂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囉兀亦不守將士沒者千餘人初宋帝遣戶部副

使張景憲等按視景憲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後知行未半道撫寧已陷至鄜延條奏所見百姓憔悴師旅咨嗟及言入鄜延界詢囉兀利害無一人言便者乞速毀廢會慶州軍叛詔棄囉兀城

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二百二十至二十一按聞見近錄夏人圍囉兀甚急得宋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又長編上嘗問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諤取囉兀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何如逵曰願速備撫寧則囉兀無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靈武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囉兀隨之矣上深以為然未及往備而撫寧已陷遂棄囉兀按囉兀長編作婁城

與宋將蒐名山戰於大理河敗績

种諤既取綏州折繼世以騎步萬軍于懷寧砦入晉祠谷往銀川分名山之衆萬五千戶居於大理河夏人往攻再戰皆敗名山遂同折繼世守綏州宋史折德扆附傳

銀州將香崖爭荒堆砦敗於吐渾河以其衆降

香崖以數萬衆爭荒堆擊敗慶州指使王文諒巡徼兵已而麟府都監王文郁大軍至香崖伏兵吐渾河側以待戰不勝夜遣人持劍約降文郁許之詰旦與偕行半道崖部忽譟而起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迫彊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況爾曹皆百戰驍勇耶士感奮進

京華印書局刷印

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宋史王郁文傳及長編二百二十六

夏四月宋遣環慶都鈐轄开贇以兵屯邠涇河中時環慶新經兵變且西夏未庭故遣贇等訓兵萬五千人分屯要郡宋史神宗本紀及長編二百二十二

五月宋遣燕達援囉兀戍卒囉兀之棄達來援取戍卒輜重爲夏人所邀且戰且南亡失頗多宋史夏國傳及燕達傳

遣使至綏德誠議和

夏用事臣罔萌訛結明愛數勸梁氏犯邊撫寧之役雖復諸堡而囉兀城外三百里間廬井焚棄老少流離已

廢春耕又絕歲賜財力並絀罔萌訛以韓道喜之執與梁乙埋不和蕃部以告環州种診診遣使諭有能擒此二人及同謀首領獻者賜予無所吝於是國中疑貳韋州監軍司牒環州請和乙埋亦遣人至綏德見知城折克雋言國主欲得綏州和好如舊環慶鄜延兩路以聞

長編二百十六及二百二十三又長編上論西人請和事王安石以爲當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與之議以堅其約此攻敵人心之道也

請宋降問罪詔書

宋沿邊諸路聞夏國請和放行和市而於內投蕃部夏人各在界首叫呼或順便交還或逐回被殺樞密院言

夏國欵塞前此惟在延州順寧寨若諸處各與通語言互市易恐彼此參差有失事機宋帝下詔戒飭詔未至環州种診已回牒韋州許以和好於是梁氏又遣人言乞朝廷先降問罪詔書方敢以罪狀表上長編二百二十三至二十四

秋八月宋以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宋熙寧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虞夏人比年攻靑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

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
自存耶今唃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
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
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
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
莫相統一此正可幷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
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宋帝異其
言至是以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會番部俞龍珂在靑唐
最大夏人欲羈屬之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
成敗遂留宿明日皆遣其豪隨韶以來初王安石子雱

京華印書局刷印

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敵強而邊患博矣王韶開邊安石力主其說蓋兆於此宋史神宗本紀及王韶王雱等傳

遣使賀遼天安節

夏使與中國使兵部郎中楚建中陝西轉運使沈起同至廷見時兩使者位著相等起爭曰夏使陪臣爾豈得與王人齒獨升東朝夏使不敢並宋史神宗本紀及沈起傳

九月入貢於宋且輸平願以二砦易綏州乞如舊約不許梁氏頻稱欵塞輒以虛聲搖邊宋帝諭環慶等州不須遣人回答如西人再至令往順寧砦依故例經軍北巡

檢轉報於是梁氏遣大使阿泥嵬名科榮副使呂寧焦文貴由延州入貢奉表乞綏州略云臣近承邊報傳及睿慈起勝殘去殺之心示繼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悅海宇歡呼仰戴誠深忭躍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窮聖慮遠察邊情念茲執戟之勞恤彼交兵之苦豈謂一城之地頓傷累世之盟覬斥邊吏之云爲乃是天心之惻隱况此綏州居族歲久悉懷戀土之思積憤情深終是爭心之本遠施命令早爲拔移得遵嗣襲之封永奉凝嚴之德竚使枕戈之士翻成執耒之人頓肅疆場重淸烽堠顧惟幼嗣敢替先盟翹仰中宸願依舊約貢琛贄寶

豈憚於踰沙向日傾心彌堅於述職學士景詢之辭也
宋帝詔答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自絕朝廷深
入環慶路殺掠熟戶侵逼城寨須至舉兵入討朕爲人
父母亟令班師無得窮武今國主遣使歸欵欲繼舊好
休兵息民甚善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
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止令鄜延路
經略司定立綏德城界至外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
蕃住坐耕作界至立封堠掘壕塹內外各認地分樵牧
耕種貴彼此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迴班誓詔
恩賜如舊因並賜陝西河東經略使司詔曰勅夏國再

差嵬名嚷寨等進誓表謝恩朝廷已降詔並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又賜鄜延等路經略使不得生事詔曰勅夏國再差都羅重進等齎到誓表及進納安遠塞門二寨詞理恭順朝廷已降誓詔並依慶曆年誓詔施行（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六西夏紀事本末）

冬十月宋復禁陝西河東私市（長編二百二十七）

十二月宋歸夏俘

時趙卨為鄜延路經略使宋帝詔詢問降羌如有願歸夏國者先以名聞諸路準此仍牒宥州令於逐路界首交割初帝論西人內附者或以脅迫非其誠心欲令願

歸者從之不願者隨便措置可以省糧食免檢察且足以示廣大推恩乃下諸路詳議已而有是詔

宋史神宗本紀及長編二百二十九又長編其後知原州种古言招降蕃部可用爲鄉導不當問其願歸蓋漢官多惡蕃部恐迫脅令歸即反害恩信上曰如王廣淵計但欲遣歸蓋廣淵與韓絳不相能安石曰今絳已被斥留得蕃戶陛下亦必不以此爲功縱遣去亦不復加絳罪不知廣淵爲此何意上曰欲表見絳所爲皆非安石曰陛下但當論利害不當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固嘗論留得此輩無所利但恐爲患臣近見張守約言古渭一帶屬戶多餓死者今邊障極虛中國久來熟戶尙不暇救恤乃更欲招夏國老弱收養豈爲得計上曰中國人固多誠不賴夏人然言者謂收納夏國人使彼人少即於彼有害安石曰陛下欲弱彼則先須強此欲害彼即先須利此今陛下所御將帥一心奉陛下所欲爲然後可任以整緝邊事邊事各有條理然後可以撓夏國今熟戶餓死將帥不能救恤陛下尙不得聞知如何乃能困夏國臣愚以謂方今所急在知將相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

謾然後邊可治邊可治則如秉常者雖欲掃
除極不爲難若未能如此卽無困夏國之理

京華印書局刷印

壻謝盛封

男　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十五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熙寧五年遼咸雍八年

西夏稱天賜禮盛國慶三年

春正月鈐轄結勝長編作結星自宋逃歸

初結勝與宋麟州步將王文郁戰敗遂降宋宋授供奉官至是謀竄歸爲人所告帝曰勝力屈而降家在西界其欲歸宜也可聽其去因詔放還量給口劵路費仍令經略司指揮宥州於界首交割並厚賞告者已而劉庠言勝少壯武勇恐歸爲夏人鄉導又言前保勝者蕃官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五十人殆非實所以奏者姑慰衆心耳今厚賞告者恐開誣告之路王安石曰夏人若能深入豈少如勝者爲鄉導勝得免罪遣還夏人又嘗殺其愛女豈肯爲夏人致死於我衆蕃官敢爲欺罔爲將帥者更枉道以慰其心此皆無理文彥博曰將帥於事不得不反覆思慮詳合如此帝曰如此思慮非是告叛得實顧不敢賞恐開誣告之路此甚無謂卒賞之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二百二十八按呂陶淨德集樞密劉庠墓志夏國降羌數千人公慮其爲患請遣詣境上召其酋歸之有不去者乃留外以示大體內以消姦萌兩得其策事未報果有謀歸者中旨亟令徙內郡公謂降羌遷則生變宜假宴犒漸移徙至太原並邊既無虞比次圖析於華人之中久則吾民矣從之塞外以寧

梁氏以女請歸於西蕃董氈子藺逋比

董氈有子藺逋比初娶于甘州回鶻環慶之役董氈使率兵侵夏有功授錦州刺史梁氏久畏其强欲與之和及聞王韶降靑唐將復河湟吐蕃諸部勢蹙遣人請以愛女爲藺逋比妻董氈許之長編二百三十三按長編五月丁亥上出西邊探報云董氈子與秉常妹爲婚王安石曰洮河一帶內附以董氈不能不憚與秉常結婚理或有之上憂其合安石以董爲在我而已此不足慮上又曰呂公弼言董氈與夏國結親事其意又似惡緣邊安撫司若不招納蕃部亦豈能止董氈與夏國結親也安石曰董氈與夏國結親於邊事都無所計但我能親附蕃漢人使樂爲用即董氈雖與夏國深相結亦不敢違背朝廷恩信況但結爲婚姻豈不顧利害以國衙兒女親家上以爲然又按長編邈川城主郢成温納支力足敵董氈董氈與夏國結親遣兵援送必過邈川温納支素與董氈爲仇今夏董合

婚已孤立其間必被攻襲明告夏國曰如此我必歸漢又遣人至熙河經略司王韶處訴其事韶請以利害說董氈令與夏國絕婚上從之攷湯思退哲宗實錄回鶻二夏國皆以女妻藺逋比養子阿里骨爲董氈嗣悉取妻又長編董氈于熙寧九年二月以旗號蕃字至洮疊州誘脅順漢部族爲寇是當日絕婚之議不行也

掠綏德城

無定河東滿堂鐵笳平一帶地土膏腴夏人賴以爲國自中國城綏德不得耕種者數年梁氏表請於城北退二十里爲界中國末之許數遣人馬入綏德抄掠牧放鄜延經略司以奉旨通和不敢追擊請牒宥州詰之長編二百二十八至二十九

二月遣使如宋議綏德界至

梁氏移牒延州言中國自不肯立滿堂平等界本國除綏州外向有封堠濠塹無須更定朝議以前退二十里折之梁氏遣首領楊巴凌等與折克雋議乃抵以爲初未嘗約二十里中間立堠開濠而已於是朝廷欲令牒宥州王安石曰但令克雋折難可也長編二百二十九至三十二按長編是

年正月丁酉趙卨言西人數至綏德城鈔掠牧放既奉朝旨通利不能追襲乞牒宥州詰問夏國令止絕詔卨依慶曆七年正月指揮遇有人馬殺逐出界仍牒宥州卨又乞牒宥州催打量綏德城地界王安石請勿催上曰今不催即邊事未解嚴又恐彼謂可便得歲賜故不急安石曰彼必有定計催之不能使移易定計徒示汲汲生其驕易且歲賜須降誓詔降誓詔須待地界了當彼自當汲汲上曰彼既云依命或不須計會便令人往打量如何安石曰彼若誠肯退二十里地界則理須計會彼首領分擘界至彼若尙首鼠詎聽我打量上乃

京華印書局刷印

從安石言又丙午延州言夏人集兵界上恐以地界延
衮爲說先是立堡寨樞密院言若於二十里內作堡寨
須止約王安石曰未降誓詔不須止約彼必已有定計
方欲通和決不肯爾或猶倔彊非止約可禁兼約二十
二日會議今已二十六日降指揮亦無所及但當委自
延州應接上從之又丁未延州以夏人牒來上牒稱除
綏州外各有自來封堠壕塹更無整定上批差官照認
地界文字且令未要發去文彥博吳允因言諸路不須
打量況自來爭競亦不因地界多緣邊吏侵彼王安石
曰侵爭之端常因地界不明欲約束邊吏侵彼亦須先
明地界彼所以有此言者惟欲速了耳陛下當察人情
緩急而應彼既自急即我當以緩應之我以緩應彼彼
自當急而就我上以爲然又曰恐不須問彼便可自立
界至安石曰如此即不可彼牒稱免見頻損要盟有傷
大體今及未降誓詔以前不與先定界至降誓詔後若
彼部有爭占不可便與絕好便與絕好則傷國體不與
絕好今彼已得歲賜於應報未肯汲汲宜令延州牒宥
州云今來界至雖不全要整定然自來未有封堠壕塹
不分明及全無封堠壕處須合差官重別修立若不
計會夏國首領又處邊臣或以侵占久遠部起爭端上

從之

夏四月鄜延路使來召定界至

夏國邊界東接麟豐西鄰秦鳳中間犬牙相錯繚繞幾二千里宋帝以夏國表辭漸順欲乘此明立界限遣鹽鐵判官張穆之至鄜延與夏人會議穆之以前有議事官幾爲夏人所獲令保安軍北巡檢張藻召宥州首領至本軍議首領不赴長編二百三十三按長編是月丙寅詔趙卨于綏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處修置堡寨先是卨欲乘夏人不意占據生地築堡寨上問執政如何僉以爲卨不肯妄作宜從所乞王安石日今若要與夏人絕即明絕之要與和即須守信誓既約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據生地非計也秉我所以待夷狄不在數里地此數里地不計有無上曰朕亦疑此計未善因令卨具析利害以聞卨請築堡寨

于一界夏內國乃以降四是夏詔國安之石衆又當曰一今夏陝國西又一以路天即下戶財口力可助敵之其臣勢強欲武掃今除其亦君宜幼甚弱易其然臣終不不過能親使暱夏闒國冗畏之服人以然其而君終不事能雖兼欲制出彼智者力必任有事以亦也恐將未帥敢未得肯志出上智曰力有爲智陛力下人任誠少令安所石與曰議有出智號力令人者豈亦在豈多在但多人人人但竭要心好以惡奉是朝非廷分號曉耳不又能論所夏以國無事如勢之樞何密安院石但曰以勝爲負邊不面在闊此彼今能以聚陛兵下我聽明近齊惟聖材當是一擇稚然子至是謀一國勝事也議朝邊廷計所總用領人一不方擇尙親患疏乏遠人今之彼人所是用二謀勝國也者彼非雖梁傾氏國叔以伯十即萬兄衆弟犯豈邊能而皆老勝幼其疲任憊不將能帥者今皆亦在非其其間人我率若苟有且一兵二雖萬衆精而卒不則訓足練勝朝彼廷但舉我動往勝往彼不非合彼事無機可此勝所之以理不也能

遣使入貢於宋

故事夏使館於都亭西驛夏人久不朝故西驛條制重複雜亂承用者無所適從至是復修貢宋帝命集賢校理章惇修定之長編二百三十二

五月復鬧訛礓石二堡

鬧訛礓石毗連自李復圭生事後中國蕃漢雜耕其地梁氏屢表乞還請於見令蕃漢住坐立界中國初牒宥州言無人拘占此地既知牒誤宋帝令知慶州王廣淵給還之長編二百三十一

蕃官浪斡臧嵬來降

臧嵬西蕃部族向居鬧訛礓石地及二堡歸夏移居近

京華印書局刷印

裏熟戶部內梁乙埋使人誘之遂降長編二百三十二及二百三十四

六月還宋𦯀原堡逃背熟戶嵬逋等七十八人

先是夏人未嘗以逃戶來歸至是欲請和故也其兩戶乃新招到曾體問不願歸者其十五戶蓋治平間所招不經體問者王安石言訪得王廣淵既退還西界礓石開訛堡地給田與熟戶數少故逃去馮京曰西人或有謀當是怨彼背叛故送來令我殺之安石曰西人不候理索送來乃得計帝問所以措置文彥博曰兩戶新經體問自來依法十五戶除頭首外可矜貸配近裏安石曰兩戶誠合依法然法皆斬謂宜貸其女弱若強壯要

走女弱何緣不隨徒行誅戮有損仁政餘十五戶必廣淵措置乖方給地不足致其逃叛此事但可責廣淵恐十五戶不須行法帝曰若釋之今後逃叛何可復禁安石曰但顧我恩信方略如何不在誅戮此數十口然後能使人不逃叛帝曰西人將銀彩來招去亦未必是廣淵措置乖方安石曰此事難根問然付以一路若能檢御何緣致得人走投外界但根問必見詣實帝曰已令李憲體問且指揮未得斷遣候李憲體問到商量安石曰十五戶必然措置失所故叛並合責廣淵若體問見失所之狀因而撫存此蕃戶給足田土只令在邊居住

彼既爲西人執送必無復叛之理既自謂必死蒙恩更生則必有如報秦穆公食駿馬之志兼其餘蕃戶見朝廷待之如此豈不感悅不然徒誅戮此輩有傷仁政于邊防大計實無所補帝悅長編二百三十四

閏七月宋王韶擊吐蕃與夏人遇敗之遂置鎭洮軍宋遣部將景思立王存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韶由東谷徑趨武勝未至十餘里逢夏人戰遂至其城瞎藥棄城夜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珂出奔乃城武勝宋史神宗本紀及夏國傳

免嵬名浪遇都統軍徙之下治

國中擅權者三人梁乙埋國戚居長次都羅馬尾次罔萌訛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與乙埋居中用事都羅多戰功常握兵屯塞上浪遇爲元昊弟知兵熟邊事諒祚時嘗執國政至是以不附諸梁罷其官并其家屬徙之夢溪筆談

八月遣使如宋謝歲賜

夏國進表不依舊式但謝恩而不設誓又不言諸路商量地界事樞密院共以爲疑帝問如何王安石曰中國與夷狄要以宗祀殄滅爲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詔甚善文彥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帝曰便得誓

表如何便保彼不爲變安石曰誠如此彥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尙恐有變若更無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賴即夏國引前誓足矣臣恐誓與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歲賜必不便敢抗拒彥博又以爲羌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便敢撤備安石曰其勢可見卽其情可知恐不足過慮撤備無妨彥博又言有盟誓則彼違盟誓我有辭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國豈患無辭馮京曰太祖得蜀人與河東蠟書曰我伐蜀有辭矣安石曰太祖偶然有此語若蜀可伐恐雖無蠟書太祖不患無辭如太祖伐江南豈有蠟書但我欲行王

政爾乃擅命一方便爲可伐之罪如夏國既稱臣未嘗入覲以此伐之亦便有辭臣以爲不患無辭患無力制之而已帝以爲然又論地界安石曰臣本欲議地界者爲環慶占夏國地若不與降誓前約定卽誓後必復紛紜今既以環慶地與之則餘路更無足議不須復問乃降答詔長編二百三十七按長編六月甲寅王安石白上西人雖未降誓詔然邊備便可弛如已降誓詔今西人所甚惜者綏州二十里彼今已與我我所甚欲者今環慶人地我今既已與彼卽餘處更無所爭何緣更肯與興兵前一日論西事僉以爲未降誓詔則防秋不可緩安石謂彼不能犯境上曰彼羣臣但憂秉常長大追究其罪誰肯爲戎首者安石曰新送李崇貴韓道喜來國中已屢許其和彼羣臣豈不自計爲戎首或不免如韓李被執送以解急難上曰又恐彼不思算妄舉動安石曰如此卽取亂侮亡何所不可我所懼者彼有謀

京華印書局刷印

而已無謀而妄動非所懼也

宋使來賜國主生辰

宋以供備庫使任懷政爲生辰使既知爲任福姪以皇城使田誣代之長編二百三十七

宋詔陝西河東諸路毋侵掠夏境

時夏人已進誓表故有是命詔曰詔夏國主省所上表臣依准制命將綏德城下界至打量二十里明立封堠交付了當訖者臣幼叨世緒遵奉皇猷宿兵累年空阻瞻雲之望通盟此日遐陳獻土之歡上奉高明更無渝變虔遵聖訓分定式畺踐土約詞昭著先朝之誓推忠

納款堅持歸信之誠載圖方岳之勤庶答乾坤之施具
悉世膺爵寵爲我翰藩來陳封章率服詔令載惟忠順
良所歎嘉弭兵息民子育萬國終始惟一時乃朕心爾
不有渝朕無過舉已戒邊吏各守封疊所宜顯諭國人
永遵先誓其餘約束事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
日誓詔施行自今以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復賜立夏國主册文曰惟某年月日皇帝若
曰古先哲王奄有區夏選賢維世以立諸侯外則撫鎮
眇封內則屛毗中國肆朕纂服遹追令猷敷考貢圖誕
頒顯册咨爾某性資沈勇世載忠良夙懷來極之誠深

明事大之節底綏種落式遏寇虞奉承前修嗣守舊約是用策勳而懋賞備物以嚴師綪茷旃旌苴矛分土涓辰令吉長于西陲今差某官持節册命爾爲夏國主於戲世爲宋藩惟忠實可以保位畺以戎索非信順無以乂民允懷于茲罔墜厥緒欽哉迪予一人之休命可不慎歟長編二百三十七及西夏紀事本末

冬十月宋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

夏欲侵宋熙河先遣人覘虛實宋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徇韶判杖背二十刺面蕃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

適有戍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夏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止沈括補筆談

宋命王韶用間

宋諸路屢探西人點集欲襲鎮洮策繖不至勤王安石曰此多是探人反爲西人所誤此所謂因間也度西人必不敢來襲又言王韶得禹臧花麻蕃字知西人無他必得實因白帝王韶獨能因花麻以間西人動靜絕勝諸路令人探事謂宜委韶令因花麻輩厚結納西人要近爲間帝曰花麻亦必要財物待令王韶與之仍須與韶財物委之結納安石曰雄州有官庫專給用間今通遠

京華印書局刷印

如雄州置庫委韶以財物必能辦此此經略夏國之要務且夷狄嗜利不知義引漢高祖啖秦將及陳豨將事帝以爲然長編二百三十七

宥州移牒於宋索武勝城

武勝守將瞎藥由河州附宋授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梁乙埋令宥州牒延州言王韶築城堡侵奪舊屬夏國蕃部帝曰西人何敢如此令作牒報之及樞密院呈牒本帝令稍回互數字王安石曰甚善然夏國一婦人一兒子一困敝小國乃敢先自違越加不直於我所以報之不當遜屈帝曰彼或來作過安石曰若作過即全無

計算何足慮馮京曰恐助瞎征以兵必不敢公然入寇安石曰方事未集之時不能早助瞎征今瞎征已敗散洮西人爭附我乃始助瞎征其無謀可知帝曰彼不能舉國來若舉國來即鎮洮未易當安石曰舉國來亦不妨彼新納誓國人皆喜於息肩我自於西蕃築城堡無預夏國事若舉國來則國人必不自直且不樂行此符堅所以不能取勝也縱彼能破我通遠我亦未足爲憂況如通遠未易可破彼舉國來欲何求若我自開邊無預夏國事而夏國輒來按據我便畏之即何以保守中國疆界乎長編二百三十八及宋史神宗本紀按瞎征長編原作木征從宋史改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十二月遣使如宋進馬贖大藏經

宋帝賜經而還其馬詔曰詔夏國主省表乞收贖釋典一大藏幷簽帙複帕前後新舊翻譯經文惟覬宸慈特降旨命令有司點勘無至脫漏卷目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並依例進馬七十匹聊充資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維是佛乘著爲象數載覽需章之奏懇求具譯之編已降允俞特行賜予眷言信嚮良用歎嘉所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所應有經本並如法印造給賜令保安軍移牒宥州差人於界首交割至可領也所有馬七十匹更不用進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

否書指不多及宋史夏國傳及西夏紀事本末

是月宋臣王安石因夏人通和請省麟府兵言今內地人習兵足恃極邊又有堅城雖兵少西人無敢犯之理帝恐兵少西人侵寇民不安居安石曰與弱國通和厚與之財物乃更不免其侵寇又不撤備卽與和何補但有侵寇卽急切與之理會彼自不敢兵法以爲無所不備卽無所不寡能有所不備者知敵之情故也今不料敵情卽豈免無所不備今日之事麟府不須厚爲兵備于無事時省兵以紓民憂惜財穀以實邊乃所以待有事也臣愚以爲西事但應接不失計卽雖元

昊復生尙無能爲何況如今秉常孱弱帝曰慶曆中麟府不過萬人今乃二萬人誠可省但得城寨堅完卽可無虞安石曰要城寨堅完此豈難事但令沿邊將吏知朝廷詔令常惕懼不敢苟且卽城寨自然堅完長編二百四十一

宋熙寧六年遼咸雍九年

西夏稱天賜禮盛國慶四年

春二月攻宋秦州

都巡檢使劉惟吉敗之宋史神宗本紀及九朝編年備要

宋戒邊吏毋與夏人生事

延州言順甯寨蕃部逃入西界蕃官劉紹能以兵襲逐不及反捕西人爲質宋帝曰自許夏國修貢以來近邊逃背生口皆送還意極恭順今紹能卽以兵出界人情必須憤激可嚴戒邊吏自今毋或生事 長編二百四十二

三月駐兵天都山謀伐宋

梁乙埋聞王韶攻瞎征於河州知沿邊寡備點集蕃衆渡河駐天都山及蘆子川側約馬銜山龕谷諸族爲援已聞韶破河州擊走瞎征乃撤兵退 長編二百四十三 按長編上既閱河州奏曰聞外間紛紜以爲王韶全軍覆沒此必高遵裕唱之王安石曰造作如此語言者衆恐非因遵裕唱之也遵裕但不能料夏國不敢來爾如王韶即從初便料知夏國不敢來上曰若不能料即不敢往河州矣又長

編上曰河州與蘭州相鄰此可虞也安石曰秉常必無能爲但不侵迫彼國必不敢妄作上因言夏人善戰安石曰夏國安能用兵但中國未修紀律故爾如昨者慶州即可見老弱至多都無部分上曰此非其精兵如魏太武驅老弱當敵非其所惜安石曰秉常豈魏太武之比夏國來寇恃衆而已若能潰其老弱精兵豈能獨留上曰夏國屢敗契丹安石曰契丹雖大而無能以當元昊宜其敗上曰諒祚亦能敗契丹諒祚爲國主能以身先士衆犯矢石所以能率其衆勝契丹

夏四月宋詔鄜延路經略司自今毋得以路分都監以下引伴西人赴闕長編二百四十四

修涼州城

梁氏以中國城武勝又復河州洮西地恐兵從西蕃入修涼州城及旁近諸砦爲守計宋帝聞謂執政曰向因

五路出兵西人潛築城邑爲伏藏之所今涼州去河州不遠如諸路將帥得人表裏相應則西人自此多竄歸者帝又疑彼首領未可知王安石曰陛下欲詳知則須用間諜若其大情則不待間諜而可知彼區區夏國果有豪傑之主盡一國之材使材大者在上材小者在下則立爲不可敵之國今其主幼婦人爲政所任要重皆其親昵雖有豪傑無由自進則其大情已可知矣帝曰事欲及時但患難得將帥與陝西財用闕乏而已安石曰將帥隨時搜擇亦不乏人經制財用備西事不必專在陝西今天下財用足則轉給陝西無難者但以米穀

京華印書局刷印

難於運致故惟陜西農事欲經制爾帝又曰財用亦須素爲計安石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事豫則立亦誠不可出於臨時帝曰作事固自有次第且當幷力經營西事也長編二百四十四

六月遣兵犯宋麟府以三千騎大掠人畜而還長編二百四十五

十二月遣使貢於遼遼史道宗本紀

宋熙寧七年遼咸雍十年

西夏稱天賜禮盛國慶五年

夏四月王韶破西蕃結河族斷夏國通路

西蕃瞎征既敗宋將景思立於踏白城恃夏國爲援約

同攻河州王韶在熙州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特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叩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夏國援絕拔柵去瞎征旋降於宋

宋史王韶傳按長編是年二月王安石又白上今陛下欲討滅夏國夏國誠爲衰弱可以蕩除然如前日資政計議卽恐平夏國未得王韶乃欲用蔡延慶爲帥陛下又欲用李承之爲帥韶既論奏延慶爲帥退又與臣言欲得張穆之爲帥韶意苟取可制不爲異議殊不思邊面相去闊遠緩急韶旣不能躬親臨履若令蔡延慶輩出師照應緩急如何不敗邊事昨熙河羌人皆無部分烏合之衆易以斬獲取功賞又利於擄掠故士卒樂奮此但比舊日沮怯之兵粗爲有氣若遇堅

京華印書局刷印

敵節制既素不爲人所信而士卒不見擄掠斬獲取功賞之利即必渙然離潰尚安能如取熙河洮岷之易耶上曰若不試之於堅即兵何時可用安石曰須於脆敵試兵因示之節制使知所懼然後可用於堅敵安有試之脆敵曾不能立節制乃用於堅敵而勝者若王韶能正景思立違節制之罪斬之則士衆自是肅然知法臣敢保王詔五分可以平夏若河州城下復能盡斬所獲殺降之卒臣敢保王詔七分可以平夏景思立違節制不能治故士卒無忌憚而有河州殺降之事河州殺降之事又不能行法乃送與思立思立遂大半放郤思立自是罪人如何更將罪人送與爲將如此臣實憂其士卒不知節制而爲亂安敢保其平夏李憲昨盛言河州人攻兩日無功故殺降情可恕不宜不賞臣以謂用兵若恃賞賜望其致死非所以用兵也人利賞賜即惡死事大敵堅進即有死當此時如何能以賞賜使人致死臣以謂士卒素見蓄養一旦令攻城若不進而退即有必死之刑如此然後人肯致死若令士卒都無畏節制之心而但有利賞賜之意即恐賞賜未能得人之死力今夏國雖衰弱然緩急豈無宿將蒐擢勁兵數萬亦豈難得臣恐素無節制之驕兵卒然遇之必誤國

事陛下必欲經營夏國直須令王韶以計內間其腹心非深得其要領未可輕動假設能破夏國之半彼以其半國求合契丹契丹以唇齒之故豈肯遽已以契丹之衆加夏國之半臣不知王韶能辦此否上極以爲然

六月大旱

草木枯死羊馬無所食監軍司令于中國緣邊放牧宋

帝詔六路經略司嚴察漢蕃無致侵竊長編二百五十四

秋七月誘宋環慶諸邊熟戶

中國陝西諸路旱緣邊蕃漢乏食夏人乘此薦饑遣人

以財物招誘熟戶於是歸者甚衆長編二百五十六

九月犯麟州敗於長城坂宋史王文郁傳

攻宋天聖砦不克

宋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敵不至即去涇原將劉仲武諜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許强之但留一將與仲武軍如期而夏人至仲武力戰郤之宋史劉仲武傳

冬十二月故都統軍嵬名浪遇卒

浪遇廢居下治坐臥一室日訓子孫以忠義口不言兵至是卒遺表以擢用忠良勿犯中國爲言諸梁惡之不以聞西夏書事

是歲回鶻來侵

宋使諭回鶻發兵深入夏境宋史回鶻傳

宋熙寧八年遼道宗太康元年

西夏稱大安元年

春三月遣使如宋奉慰

宋以夏人進奉山陵後期令使者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慰宋史夏國傳

夏五月誘蕃僧李芭氈降不果

芭氈居黃河北領部族甚衆地接西夏梁氏使人誘脅之洮西安撫司以聞宋帝詔授三班差使本族巡檢芭氈受職遂不果降長編二百六十四

秋七月請通和市

國中自絕市販財用日乏梁氏由麟州申請宋帝令䜭

銅錫以市馬其織縞與急須之物仍禁西夏書事

八月宋禁慶州荔原堡蕃部入西界刼略

初德靖寨蕃官李德平刼略西界財畜已差官根究還夏國首領至是慶州荔原堡蕃部擅入西界刼略西人時於界首出沒理索人畜鄜延經略司恐彼此讐報言於宋帝乞嚴戒荔原堡蕃部免致生事從之長編二百六十七

冬十月保泰軍統軍禹臧花麻以兵事入告於宋

王詔城武勝常恐夏兵來爭軍中一日數驚花麻密以蕃字文報無他詔因遣以金帛使伺國中動靜是時遣弟諾爾入告乙埋點集人馬謀掠沿邊熟戶丁家等族

宋帝詔熙河經略使高遵裕密優賜之長編二百三十七及二百六十九

十一月毀鱗府界堠

鱗府沿邊界堠累年不加提飾中國邊臣不牒會宥州遽興修治監軍司心疑遣人推毀之戍兵不能禁長編二百七十

十二月遣騎刼歸漢蕃族於沿邊

初宋帝以夏國納欵諭邊臣不得招納西界蕃族而歸漢日衆梁氏遣騎沿路燒刼治平砦蕃官訛節探得以聞長編二百七十一

是年宋置西夏邊防兵凡四十二將鄜延九將涇原十一將環慶八將秦鳳五將熙河九將九朝編年備要

宋熙寧九年遼太康二年

西夏稱大安二年

春正月屬番溫溪心請附於宋不果

溪心溫訥支弟同居邈川爲番部都巡檢向受夏國俸給遣使熙河請舉族內附經略使高遵裕言溫溪心見欲來降諜知夏人已在邈川之北若溫溪心畏其迫逐而來拒之則非平日懷撫之意納之則夏人必有辭不敢專決宋帝以溫溪心乃受夏國俸給之人不許招納

已而右厢首領耀沒楚美以下三十餘人乞納土歸順亦不受長編二百七十二至七十三

秉常始親政以兵犯麟府

秉常時年十六懼中國兵入界用梁乙埋言點集人騎出入麟府二州間以示兵威長編二百九十

三月索盜於宋請邊帥會議不許

夏人以索蕃漢部盜人畜投南界者牒熙河經略司請高太尉赴三岔堡會議牒稱大安二年乃詔鄜延經略司令牒宥州問妄稱年號且牒非其地分邊臣會議皆違越生事是必夏主不知請問之宋史夏國傳按長編七年十月壬申涇原

路經略司言乞自今漢蕃戶盜西界牛馬聽逐路依收接條例於沿邊處界首說諭給還西界從之又八年七月壬申上批訪聞通遠軍三岔堡地近累有西人叫呼理索逃背人口及失去牛羊地分官多不與應報或稱並無致西人不絕辭說久之恐生邊事可令經略司選官一員體量根究如有盜牛羊投來者盡送本界還之

是月遼太后崩使來報哀並致遺物遼史道宗本紀

夏四月梁乙埋使民耕綏德城生地

自綏德城立封堠分疆至外有兩不耕生地永爲隔界梁乙埋使民漸侵佔之鄜延經略司牒宥州問故不報長編二百七十四至七十五

六月遣使如遼弔祭遼史道宗本紀

謀取熙河兵不果出

宋帝爲王安石言熙河探報夏國欲用十二萬人取熙河六萬拒漢兵來路六萬攻取果如此奈何安石曰熙河城必非一日可拔夏國縱無後顧不知十二萬人守熙河幾日自來夏國大舉罕能及二十日熙河雖乏糧亦皆有半年以來枝梧恐無足憂者且夏國非急迫安肯出此出此則絕歲賜致諸路攻擾有何所利已諜者從邈川回言中國不納溫溪心等降兵不出長編二百七十六

秋八月環州慕家族請降

初環州蕃官慕恩慕化數立邊功中國賜賚優渥恩等沒後族衆益繁向背不一時有數族欲投夏國請發人

馬接應緣邊首領密申衙頭以聞長編二百七十七

宋熙寧十年遼太康三年

西夏稱大安三年

使人入宋貢馬覘軍實

宋蔡延慶知渭州夏人禹臧花麻疑邊境有謀使人入宋貢馬長編作使來貢馬蕃部薩沁等十四人覘之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他日疆吏入夏境攘羊馬延慶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告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服宋史蔡延慶傳

春二月築講宗城

秉常愚闇未悉誓詔明文梁乙埋勸於講宗嶺廣聚材木創築城堡地與環慶路相逼經略司恐致邊患請保安軍移牒詰問長編二百八十按講宗今本作嘉木永宗

夏五月梁兀乙今作梁額葉執環慶誘降人且烏柔遠守將孫貴發兵來攻六月遣使入告

兀乙乙埋族子部落最盛環慶經略使高遵裕遣蕃部且烏兵馬監押王顧潛至帳下偵事乘間誘兀乙降兀乙執且烏顧走還告柔遠砦主孫貴貴同巡檢胡永德發兵臨界索且烏縱火焚新和市秉常遣使入告宋帝

京華印書局刷印

責降遵裕等有差長編二百九十八

秋八月慶州熟戶來侵

慶州西谷砦與夏國連界其熟戶乘蕃族無備入界殺奪人馬環慶經略司隱其事反以夏人侵入漢界射傷熟戶為辭移牒宥州詰問長編二百八十四按順寧砦主田璟言邊事之作未有不由熟戶者平時入西界盜孳畜人戶及夏人理索卻反稱西人入漢為盜邊臣或未悉彼情或妄希功賞增飾事端更致誅殺無辜以挑邊釁與此相發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十六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神宗元豐元年遼太康四年

西夏稱大安四年

春三月遣嵬心一作威沁入邊刺事被誅遂執熙州蕃戶兀勝今作納木沁以歸

初秉常誘邊民劉勃怡作奸細偵中國虛實事覺被誅已遣蕃戶嵬心入環州匿於熟戶吹甯家聲言點兵大集先攻環慶爲邏者所獲經略司根究得實又誅之秉常怒縱兵入熙河執珠旺族蕃戶兀勝等數人歸囚于

京華印書局刷印

地牢經五日放還（長編二百八十八按長編是年正月丁酉上批據高遵裕所奏西人理索伊克等事此必嘗有熟戶出界因索不獲遂於和市縱火以攄一時之忿深恐羌人酬賽結成邊隙可速指揮鄜延路經略司止作準環慶路牒訪聞柔遠寨熟戶因理索人口嘗私侵入西界地分見根究移宥州照會庶羌酋知此非朝廷意亦顯本路未嘗容其侵擾後十餘日再批令呂惠卿更詳羌情緩急萬一或未嘗侵犯彼界即勿發此牒）

夏四月立熙河封堠

秉常遣人於熙河界內掘坑畫十字立草封為堠宋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長孫良臣以聞宋帝令鄜延路移牒戒約之（長編二百八十九）

六月獲河東刺事人賫允

資允麟州銀城寨熟戶入西界偵事被獲已而逃歸長編二百九十

宥州牒鄜延路請禁侵耕

麟州星最浪木瓜舖諸處向爲中國廢地自熙寧八年後居民頗事墾闢夏蕃部攘之不得指爲侵耕生地訴于監軍司監軍司以聞秉常令宥州移牒請禁之長編二百九十按長編是月戊辰鄜延經略使呂惠卿言宥州牒稱麟府二州邊人侵耕生地乞降回宥州牒本詔管勾麟府路軍馬高遵一等驗定西人所爭地界舊曾與不曾開耕係與不係兩不耕地速保明以聞

秋盜割宋鄜延稼不得

是歲鄜延大稔夏人屯一千騎於大會平將取稼都監

高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鈐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宋史高永能傳

冬十月宋使閤門祗候趙戩來賜時服

故事受中國給賜必遣使賫表謝時趙戩押賜仲冬時服至秉常以蕃書附之入謝戩輒收接宋帝詔毁其書令開封府劾戩罪長編二百九十六

十二月宥州牒宋請重定邊界

初宥州請中國禁麟府耕地宋帝令邊民不得違禁而詔西人巡馬亦宜悉依舊處過住鄜延經略使呂惠卿

牒諭宥州以馬五匹易取所擄人民宥州回牒言請遣官與本國邊臣重將蘇御帶分立文字依理識認悉毀所耕地然後將本界前後逃背捉殺人馬於界首交會宋帝不許（長編二百九十五）

河東使來議豐州耕地

河東豐州舊有屬蕃保聚自元昊入侵掠以西來永安保寧三砦外盡成曠土兩界久以生地互爭河東守王崇拯與首領議以沙河爲界委官標量合耕地各三十頃頃各有畸於是豐州界至乃明（西夏書事）

宋元豐二年（遼太康五年）

西夏稱大安五年

春二月遣蕃戶昌𡩋詐降於鄜延被誅

秉常所遣刺事人屢爲中國捕誅乃使昌𡩋詐爲投順中國授以田宅宥州伴以牒索宋帝不許𡩋㴱與蕃部蘇尼等要結刺探邊事以報久之事露爲鄜延經略司所誅長編二百九十七

三月獲麟府官軍呂重等尋歸之

秉常以麟府耕地未定命蕃部見中國邊民輒射殺之重等巡視其地被獲經略司遣人來索始放歸長編二百九十七

夏六月夏人自滿堂川入大會平殺防田人馬兵官宋都監李浦逼逐出塞（宋史夏國傳）

秋七月侵綏德城（長編二百九十九）

九月宋人來襲綏德城把截楊永慶聲徼巡邊而掩取蕃部首級詐言斬犯邊人詔毀永慶出身文字送西京編管（宋史夏國傳）

遣使貢於遼（遼史道宗本紀）

冬十一月牒河東請交會人戶

梁乙埋遣蕃官張靈州奴僞爲漢人入邊偵事爲涇原游兵所獲乃移牒河東言以所擄漢界諸邊人馬與本

國被捉人馬交換經略司以聞宋帝許之長編三百一

是歲侵宋鎮戎軍

夏人以萬騎往攻適知鎮戎軍張守約巡邊與之遇守約不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强弩殪夏酋一人夏人遂退宋史張守約傳

宋元豐三年遼太康六年

西夏稱大安六年

春正月復行漢禮

秉常連次犯邊每得漢人輒訪以中國制度心竊好之

乃下令國中悉去蕃儀復行漢禮諸臣阿粱氏者皆言不便粱乙埋與其叔母亦相繼勸秉常不聽長編三百十二

二月謀攻邈川

秉常以西蕃董氈復臣中國受西平節度使職遣衆謀襲邈川已聞其城主溫訥支郢成已遣阿令京款塞乃撤兵還阿令京溫溪心弟也長編三百二

夏四月械宋環州叛族於宋

宋環州肅遠砦慕家白子等剽屬羌爲亂張守約討平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檄取不置夏人震恐居數日械以來斬于市宋史張守約傳

侵宋當川堡

宋六宅使高永能以千騎來逆度不能支依險設疑兵且鬭且卻而令後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奮而前圍遂解宋史高永能傳

秋七月宋備夏人蹂綏德田

鄜延路偵夏人欲選騎兵蹂綏德田宋帝詔令經略司精審覘候如得實令所屬將副選漢蕃兵擇要地設伏伺其侵入痛掩殺之長編三百六

夏人將築城於河州界宋詔禁止之

西界首領禹臧結逋藥蕃部巴鞠等以譯書入告於宋

言夏國集兵將築撒逋達宗城於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熙河路經略司以聞帝曰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深慮經略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爲無備驅逐約闌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馬禁止之（長編三百六）

九月宋來賜生日禮物及仲冬時服

宋帝詔令使人將來到夏國許比附三路沿邊臣僚並令聽樂以太皇太后服未滿期故也（長編三百八）

冬十一月返宋環州田

夏境與環州犬牙相錯每穫夏人必侵掠其田多棄弗

理知慶州兪充檄所部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及叛戶入西者三百爲衛又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乃反其田宋史兪充傳

是歲攻宋劉溝堡

宋將劉昌祚領騎二千出援夏人伏萬騎於黑山而僞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昌祚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宋史劉昌祚傳

宋元豐四年遼太康七年

西夏稱大安七年

夏四月將軍李清謀以河南地附宋梁氏殺之

秉常以愛行漢禮爲梁氏所惡梁乙埋等皆不悅將軍秦人李清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梁氏知之遂置酒誘清執而殺之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三百十二按東都事略云有李將軍者爲秉常誘漢娼婦樂人梁氏執殺之與宋史夏國傳異

梁氏囚其主秉常

梁氏既殺李清幽秉常於興州之木砦距故宮五里許令乙埋與罔萌訛等聚集人馬斬斷河梁不通音耗於是秉常舊時親黨及近上用事諸酋各擁兵自固乙埋

數出銀牌招諭不從國內大亂長編三百十二

五月統軍禹臧花麻移文熙州請討梁氏

花麻素不悅梁氏見秉常失位移文熙州稱夏國母子不協殺其重臣上下汹汹若發兵來討請舉族以應宋帝詔知州苗授密諭使人云自三月以來諸路探報夏國變亂所說不一今河津南北阻隔人情去就次第可寫一文字爲信因厚賚遣還長編三百十二

六月宋保安軍移牒來詰

曰夏國世世稱藩朝廷歲時賜與比年以來遵奉誓詔謹修貢職恩義甚至今聞國主爲强臣所制不能專命

國事亦未能懸測存亡今朝廷將差降賜生日及仲冬國信使入界未審至時何人承受及本國見今何人主領請速具報以須聞達蓋以嘗夏國應答之辭也梁氏不報長編三百十三

秋七月宋命李憲等分道來討

時宋諜者言秉常死宋臣俞充言秉常爲母梁氏所戕或曰雖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爲吾患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覲面陳攻討之略鄜延總管种諤亦疏言西夏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會且對宋帝大言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爾宋帝壯其言始決計用兵矣孫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宋帝笑曰此眞酈生之說爾滕元發亦上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何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宋帝亦奇其策而不能用乃詔大舉征夏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五

路並進皆會興靈而以李憲總師宋史夏國傳及俞充种諤孫固滕元發等傳

以兵襲西蕃西囉谷

西囉谷西蕃砍龍城所屬在守巴堡南梁氏以國中內亂恐西蕃窺其隙令三頭項人直抵西囉谷劫制蕃部西平節度使董氈使養子阿里骨率兵擊之斬三百級降百二十三人長編三百十四

宋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宋史神宗本紀按長編六月辛巳手詔應熙河路及朝廷所遣四將漢蕃軍馬並付都大經制并同經制李憲苗授依所階級法總領照應董氈出兵俟得蕃中要約時日斟酌機會調發隨處駐劄如董氈欲得兵馬過界共力攻賊選官部分本路蕃弓箭手量所用人數以往若夏國母

親來或止遣大兵即候董氈人馬交鋒夏人有退敗之勢見隙可乘相度機便與本路諸將出界共力殺逐如董氈以夏人方顧內難別無侵虞敢渝前請猶豫不肯如期出兵致誤朝廷處有調發即相度機便移兵討除其臨敵利害事干機速中覆不及者隨宜措置施行下略

种諤攻米脂砦長編三百十六

八月攻宋臨川堡

鄜延路走馬承受楊元言西人二萬餘於無定河臨川堡出戰斬獲首級帝曰朝廷於諸城寨未嘗侵犯夏國未知有何道理輒領大兵入寇緣所定師期尚遠宜下鄜延路經略司令保安軍牒宥州詰問庶使彼辭愈曲我師出境其名益直已而李憲率兵來與遇於西市新

城戰卻之俘去酋首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宋史神宗本紀及長編三百十五）

遣使至綏德索降人

初中國下詔招納西人頗多降附酋長或下令禁止或逼之遠徙使不得近邊蕃部訛麥等十餘人家屬百口潛從大理河北內投梁氏令人數至綏德索之种諤帥所部駐綏德城外遣諸將招接降人乙埋盛兵決戰不勝（長編三百十五）

復掠豐州

執弓箭手沈興等數人河東經略司請移牒理索宋帝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以業已兵討更勿行牒長編三百十五

宋詔諸路應投來首領等令邊臣密問以夏國變亂及今點集屯聚處所動息以聞長編三百十五

李憲敗夏人於汝遮谷

憲既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進兵蘭州遇夏人數萬於汝遮谷宋師前澗後山而陣夏人逆戰自午至酉夏人退保大澗大澗深闊憲慮有伏兵不欲追襲夜與夏人對壘交射中夜夏人遁宋史神宗本紀及長編三百十七

遣使求救於遼宋史夏國傳按長編是月丙寅詔王中正將來大兵出界慮遼人亦遣兵征討或爲援助或於境上自防若與諸路兵相遇即先遣使臣說諭或移文以夏國內亂囚制國主不知存亡朝廷回賜賀同

天節幷遣使賜生日等物無人承受鄜延路累牒問宥州如皆不報近又累犯邊朝廷遣兵問罪與北朝不相干涉阻隔進兵或先犯官軍方得應敵令中正密掌之

九月李憲復蘭州古城

女遮之敗殘卒退保龕谷龕谷城堅多窖積夏人號爲御莊聞李憲兵至戍守奔潰憲發窖取穀及弓箭之類進兵取蘭州令新順首領巴令謁三族分所部攻撤逋宗城破之遂上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步距西市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澗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人敗衂之後所至部落皆降令招納已多請築城建帥府以固羌夏之心宋帝從之版築

方興夏人隔河而營憲令死士絕河斫之遂引退 長編三百十六

遣梁永能帥師援米脂砦敗績

种諤始膺安撫使之命卽次境上宋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聞漢兵四出分遣諸監司兵委大帥梁永能總領拒之戒令析作三處一以當戰一以旁伏一以俟漢兵營壘未定伺隙突擊又於通道塹絕山谷設爲阻險守備甚謹及中國師期屢改永能屯禦久不得一戰使人持嫚書投鄜延境上激之种諤遂率本部及畿內七將兵九萬三千出綏德城攻米

脂甫三日永能兵八萬赴援營於大川宋將高永能時爲前鋒謂弟永亨曰彼恃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陣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翌日夏兵自無定川出直抵宋軍將合米脂之衆夾攻諤命後軍移陳城下溝其門隧使城中人不得出命前軍及屬羌循兩山伏山谷中以左右中軍禦敵於川口及兩軍合戰諤鼓之諸將齊進伏兵旁發斷敵兵爲二首尾不相救諸將從高前後擊之敵奔潰所斬殺及自相蹂踐顛仆而死者橫數十里銀水爲之赤擒其將都按官麻女吃多革等七人長編种諤言捕獲西界僞樞密院都按官麻女吃多革熟知興靈等州道路糧窖處所及十二監軍

司所管兵數已補借職軍前驅使獲首五千餘級獲馬五千孳畜鎧甲萬計城猶未下密遣諜說降其東壁守將衣以文錦導以鼓吹耀諸城下

長編三百十六三百十八及宋史种諤高永能傳按宋王允中郭景修墓志元豐四年從种公諤拓地至米脂而城峻勢不可攻謀報戎主遣牙頭將總鐵騎三萬以援米脂覘者報以爲然公請間言曰今吾軍遠來利於速戰迺頓兵堅城之下日久未拔饋餉將不繼士氣不振今強敵在前若一鼓而破則米脂可傳檄而下萬一王師小郤前有強敵後有堅城或賊以輕騎阻吾糧道則事可慮矣今元帥威望素著信賞必罰第宜自重不可履危陵險請分公麾下千人自山背轉而上假爲公以督戰則諸軍莫敢不用命种公然其計公至則坐胡床指麾諸軍望之以爲眞种公也短兵馳擊無不一以當十者然賊熖方熾王師自巳至午未利公曰危矣即以所領精兵千騎馳下擊其中堅公身先士卒手刃二巨酋諸將乘之賊兵大潰尸相枕藉無定河水爲之赬至晚諸部獻馘种宣言曰徼郭侯幾敗大事米脂僞守知單弱無援即日

乞降种日果若公言
見山東新出土拓本

宋勅牓來招諭

曰睠茲西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忽姦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倪輒自墮於信約暴驅兵衆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因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興問罪之師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並冤名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讐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住坐子孫世世常享安榮其或違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天道助

京華印書局刷印

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羅困殘共堅向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後悔何追長編三百十六又長編九月甲申朔知鎭戎軍种診言興靈州等處多舊漢人皆元昊所擄致者常有思漢之心乞明降指揮言梁氏殘害其主使來心解離如有首領來歸特與官爵詔送高遵裕降勅牓二十道付熙河都大經制司令廣募間人傳示賊界

十月丁巳米脂酋令介訛遇出降宋米脂遂陷种諤留千人守之

种諤既下米脂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訛遇等各統所部以禦敵宋史神宗本紀及种諤傳

庚申宋熙河兵至女遮谷復與夏人遇戰敗之宋史神宗本紀

己巳种諤入銀州長編三百十八按宋史神宗紀入銀州不書其人徐氏通鑑後編攷異謂种諤傳明云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東都事略种諤傳同是知入銀州者必諤也或云蒙上省文當屬劉昌祚攷昌祚傳並不言及銀州自當屬諤

庚午宋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取清遠軍續綱目按宋史神宗紀作通遠軍薛氏通鑑因之而續綱目則書清遠攷宋制地入西夏者概不列職方地理志熙寧五年以秦州古渭砦爲通遠軍遵裕傳熙寧中命知通遠軍是通遠未沒西夏者惟清遠在今慶陽府環縣北遵裕出慶州趨靈武爲必由之道當以續綱目爲是長編亦作清遠

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遂攻清遠軍取之張守約言於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請以前軍先出直

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不聽宋史夏國傳及張守約傳

种諤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斬獲甚衆宋史神宗本紀

种諤進攻石州遂破石堡城駐軍索家平宋史神宗本紀按長編石州屬河東兼嵐隰爲一路又合三州置巡檢使三朝兩朝史地理志皆不載陷賊年月不知何故賊棄而去致夏自有石州監軍司此必非河東之石州也

癸酉宋師入韋州

高遵裕至韋州及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

招懷長編三百十八

王中正入宥州

中正出麟州禡辭自言代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卽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後乃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溼士馬多陷沒暮至橫山下神堆驛而种諤亦領兵至兩營相距才數里初諤奏乞不受中正節制會諤有米脂之功帝許之翌日詔書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先是朝旨禁入夏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謂中正曰鄜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

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遂入宥州屠居民五百餘家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三百十八

乙亥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

憲既克蘭州宋帝詔憲領兵直趨興靈董氈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卽過河取涼州憲不奉詔乃總兵東上平夏入於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與夏人遇敗之降其酋裕藏頴沁薩勒宋史神宗本紀李憲傳及長編三百十八

丁丑鄜延路鈐轄曲珍與夏人戰於蒲桃山敗之

是日未明曲珍領步騎先與夏人接戰分銳兵繞蒲桃山出其後首尾合擊走之斬首四百級獲器甲二千馬五十宣敕七銅印一降四十餘人宋史神宗本紀及長編三百十九

戊辰种諤入夏州

諤以蕃官劉良保麻乜訛賞爲軍嚮導抵夏州知夏州索九思遁諤因入城發官私窖穀未幾去長編三百十八至十九按宋史神宗本紀作戊寅种諤入貢州長編於入夏州條注云夏州或作貢州蓋字誤又於己卯种諤言收復夏州條注云戊寅乃二十五日據密院時政記諤奏十月十五日入夏州其奏以二十六日到則十五日戊辰二十六日己卯也宋史本紀既誤戊辰爲戊寅又訛夏州爲貢州不致甚矣

遣使結吐蕃董氈來歸不從

董氈承宋帝詔遣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黨龍耳江及隴朱訶諾叉集六部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三路與宋軍會夏人欲間其好遣使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氈拒絕之宋史吐蕃傳

梁永能遣兵攻德靖砦

永能從米脂敗後知德靖弓箭手盡隨种諤自東路出界乃潛遣兵從西路入犯德靖知延州沈括以兵拒卻之長編二百十七

十一月丁亥种諤敗夏人於黑水宋史神宗本紀

己丑李憲敗夏人於囉逋川宋史神宗本紀

辛卯种諤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斬獲甚衆宋史神宗本紀

高遵裕攻靈州大敗

諜言宋師五路會興靈夏人乃淸野以待悉其精鋭渡河保興靈涇原副總管劉昌祚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齊險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遇大王阨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郤師乘之遂奪其險追奔二十里斬其首領沒囉臥沙監軍使梁格嵬等十五級獲統軍妵訖多埋等二十二人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

鋒奪門幾入遵裕嫉昌祚成功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令按甲勿攻是日慶兵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未至而敵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諜者以徇于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衆

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傅壘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才萬三千人遂歸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夏人追及戰退之惟將官俞平爲夏人所斬宋史神宗本紀劉昌祚傳及長編三百十九按孔平仲談苑遵裕圍靈州州城甚堅莫有守者吾師營漢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敵得爲備與長編異

宋師還

李憲既敗夏人於屈吳山遂軍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㖫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种諤至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至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亦引還皆未至興靈高遵裕劉昌祚至渭州糧盡士卒無復行伍亦敗歸雖至興靈無功李憲既不至靈州董氈亦失期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孫固請誅之宋帝不聽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於

延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淸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宋史夏國傳及种諤劉昌祚孫固等傳並長編三百十八）

宋下浮圖城

時河東兵十二將東還道鄜延之鄜沈括使騎將焦思耀兵于綏德城聲言括兼護河東十二將西討夏人覘知軍勢盛夜遁去不失一鏃而下浮圖城由是吳保義合勢孤皆空壁去得三壘闢土東屬銀夏（長編三百十九）

宋增修淸遠軍城壘

高遵裕言淸遠軍正當隘險可以屯聚兵糧合依舊置軍增修城壘其韋州在橫山之北西人恃此爲險阨故立監軍司屯聚兵馬防拓興靈等州臣今相視地形亦合因舊聚落置堡寨以爲控守通活道路詔高遵裕相度如何以照管通接糧道卽依所奏修葺長編三百十九

遣諜間宋將劉紹能不得

紹能世爲邊將爲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宋史劉紹能傳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十七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神宗元豐五年遼道宗太康八年

西夏稱大安八年

梁氏與仁多族分據東西廂兵馬

秉常被囚人心離貳國母梁氏之族與仁多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侵宋之謀自此漸止矣欒城集論西事狀

春正月上書於遼求與宋和

梁氏欲與宋和恐宋不答乃上書於遼請探宋帝意遼

京華印書局刷印

旋貽書於宋云夏國來稱宋兵起無名不測事端宋帝報以夏國主受宋封爵邊臣言秉常見爲母黨囚辱比令移問事端同惡不報繼又引兵數萬侵犯我邊界義當有征今彼以屢遭敗衂故遣使詭情陳露意在間貳想彼必以悉察梁氏聞此遂不遣使至宋宋史夏國傳

宋再議西討以熙河經制李憲爲涇原熙河蘭會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權安撫副使

宋帝既釋憲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將從之會李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闕已而再議西討道賜憲銀帛四千以爲經略安撫制

置使給衛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宋史神宗本紀及李憲傳）

修南牟城

南牟倚天都山葫蘆河形勝自李憲殘破宮殿皆毀蕃部族帳遷徙無依梁氏使乙埋修復之近天都創立七堡量兵爲守已聞秦鳳副總管張守約引兵出塞乃撤役還（宋史張守約傳及西夏書事）

二月以所獲宋將張天一遣使獻於遼（遼史道宗本紀）

掠宋定西城

定西卽夏西市城宋帝賜名屬蘭州梁氏令衙頭首領

縱人馬入界掠商人及戍卒熙河經略安撫司以聞宋帝詔李憲羌人之性畏强凌弱若不令守將相度機便卻往酬殺將爲憚怯斂侮不已則賊計得逞道路愈致艱虞可速與指揮又詔陝西諸路經略司嚴誡城守遇有西人入犯密伺賊馬所在悉行討戮毋爲輕易致落姦便長編三百二十三

屯兵宥州謀援山界降戶

中國五路兵入界蕃部降者不下數萬帳所失義合吳堡塞門浮圖諸砦並據横山界分梁氏悉放降部家屬入内地使煽惑之又於宥州屯兵數萬謀入塞門保安

軍界接應諜者以告宋帝詔沈括於元管新附屬羌中多方覊察勿令疎逸於是降人不敢動長編三百二十三

禹臧花麻請投附於宋不果

初花麻棄西市城入興州以覘兵勢已五路兵還花麻不能內達久之遣使送蕃字文自陳情欵期於三月辛卯由堅博坡投附請中國發兵接應宋帝令李憲經畫之會以三月四日孫晞渡河被獲遂不果長編三百二十四

遣兵襲西蕃不果行

梁氏見董氈不肯與和起兵將襲之董氈知其謀遣使以蕃字文告中國曰夏人通好前經拒絕已訓練甲兵

俟從進討宋帝詔苗授李憲等師行有期即預以告梁氏懼而止（長編三百二十四）

三月截歸漢蕃落於黃河渡殺蘭州供奉官孫晞

黃河北有馬淩（一作咻唆）親家翁哩努卜密桑（一作哆親哩那沒桑）一家十五口約內投新順部落馬淩等言於知蘭州李浩乞發船取接浩差孫晞應之夏人計誘晞過河殺之水中幷執馬淩兵士十餘人（長編三百二十四及三百二十七）

與宋鄜延副總管曲珍戰於金湯敗績

初宋軍還自五原夏人以宋師既老乃保金湯以窺鄜州沈括使珍將步騎一萬治師於東川言欲襲葭蘆出

鄜延東道夏人悉衆備東方師行數里反旆而西三日至金湯拔之斬首千五百級俘宥州觀察使格衆數千人而還宋史神宗本紀及長編三百二十五

襲荒堆三泉

宋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爲保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砦無屯備延安帥趙卨患之權管句機宜文字游師雄爲謀發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其有備乃引兵入麟州襲荒堆三泉而歸張舜民畫墁集游公墓誌銘

侵宋延安

宋將种諤知鄜州夏人犯延安宋帥以諤統軍禦之夏人聞諤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諤勝精兵二十萬（宋史种諤傳）

復因遼人請和於董氈

梁氏慮西蕃與中國合累使請和不獲邀遼國使者同至靑唐說之董氈以荷宋厚恩義不敢負辭（長編三百二十五）

夏四月宋取葭蘆砦

曲珍既拔金湯乃移軍討葭蘆以綴德兵來擊夏兵塞明堂川以拒珍沈括陰遣別將李儀自河東客臺津夜絕河以襲葭蘆河東將訾虎率麟豐之甲會之夏兵回救葭蘆還得地二百里控弦四千人以守河梁（宋史神宗本紀）

疆砟砦蕃官香都舉砦附宋（及長編三百二十五）

梁氏遣人追疆砟砦兵三千餘人入銜香都乘戍卒單弱盡焚本砦樓櫓與妻屈名舉砦內附環慶經略司令副將傅諫收其地遣兵戍之（長編三百十九）

五月宋遣給事中徐禧治鄜延邊事（宋史神宗本紀）

六月都統軍嵬名妹精嵬（一作威明墨沁威）副統軍訛勃遇（一作阿布）掠宋淮安鎮敗死（雅）

梁氏自三月中點集河內西涼府囉𠺕嶺及甘肅瓜沙州民十人發九齊赴興州議大舉令妹精嵬訛勃遇將

兵數萬入環慶掠淮安鎭蕃官訛臍一作阿齊偵知以報守將張守約合諸路兵掩擊兩人戰敗皆死酋首沒者三十八人失銅印及兵符軍書器械無算宋史神宗本紀及長編三百二十六至二十七按張守約墓銘西賊犯淮安砦守約出他道斬二統軍蕃兵四十六級生擒八人發兵符契二甲馬六十四銅印六即此役也見長編小注

遣使貢於遼遼史道宗本紀

諜者策木多伊克一作移都入宋被獲

策木多伊克本鄜延弓箭手熙寧中被俘隸衙頭祗候殿直屈埋部下遣入鄜延偵事戍兵執訊之稱衙頭復集十二監軍司兵欲往鄜延經略司以聞宋帝令究實

以報（長編三百二十八）

秋七月大舉犯宋鎮戎軍與三川砦巡檢使王貴戰敗之

梁氏憤淮安之敗集十二監軍司兵及諸州僧道會于鐵牟（一作鐵毛）天都二山沒煙峽葫蘆河諸處各齎五月糧入犯至鎮戎故逡巡不進三川砦巡檢王貴覘爲怯率衆過濠索鬬夏兵張兩翼擊之貴大敗走（長編三百二十八）

分掠熨斗平

梁氏分鐵牟山衆五千入熙河至熨斗平新堡外殺掠漢蕃人口驅掩士馬而回（長編三百二十九）

誘蕃族奔雅（一作巴雅爾）等降

奔雅乃甘谷城歸順首領悼聚馬移一作卜聚瑪伊克部下軍使梁氏數使人招誘奔雅與其屬二十九人馬二十三匹走回西界長編二百二十九

八月宋城永樂

宋師五路既無功种諤言賊巢雖未覆滅若據有橫山則興靈將無恃以食河南之地可不戰自屈遣子朴上其策會沈括請城古烏延城沈括奏議烏延土地膏腴去鹽池不遠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最爲衝要以包橫山使夏人不得絕沙漠遂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諤又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

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以據兩池之利如此則橫山强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等至鄜延已定議城永樂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之形勢險扼請先城永樂宋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之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不聽築砦堡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

工計二十二萬十四日而成距銀州五十里米脂五十里賜名銀川砦當版築方興夏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曲珍將追殺之禧不許宋史种諤徐禧曲珍等傳

侵神木堡殺宋巡檢使高素

梁氏復於衙頭選募蕃部敢戰者使爲酋領率兵入麟州圍新築神木堡高素與監押賈默出戰默衆先潰素被殺長編三百二十九

九月攻宋永樂陷之

永樂接宥州附横山夏人必爭之地徐禧等既城去九日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聞城永樂卽來爭邊人馳告

者十數禧等不之信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即挾李舜舉李稷往援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爲沮衆欲斬之既而械送延州獄比至夏兵傾國而至號三十萬禧登城四望不見其際永亨兄永能曰羌性輕率出不意而輒加詈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跳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俱集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鬚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至者益衆丁

亥夏人漸逼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又不聽乃以萬人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兵陣於水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賊不戰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陣於城下俄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軍繼之時鄜延選鋒軍最爲驍銳皆一當百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敗奔入城蹂後陣夏人乘之師大潰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

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初沈括奏夏人逼永樂見官兵整乃還帝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乙未詔李憲張世矩將兵救永樂又令沈括遣人與夏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圍永樂城厚數里遊騎掠米脂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格鬬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曲珍度不可支請禧乘兵

氣未竭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爲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城中無水惟禧舜舉有水兩壺一日忽有于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以示人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於此矣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髡思義（一作誼）囚之（長編賊圍城浹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知勢不敵乃遣呂文惠應之文惠至敵帳敵帥坐文惠於地曰爾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即遣文惠還禧以曲珍總軍政不可遣而景思誼自請行禧曰萬一蹉跌恐傷國體思誼曰今勢已逼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緩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

數萬人命豈顧一身耶敵帥見思誼言若還吾蘭會米脂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也敵囚之

戊戌夜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之孫昌裔勸永能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戎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徐禧李舜舉李稷皆莫知所爲城既陷舜舉以敗紙半幅筆摘略數十百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以上實遺奏也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李稷將死亦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得之不勝悲涕者累日是時敵人雖入月城而未偪左右以馬御舜舉舜舉以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僵蹶人猶

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甕城內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終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而死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於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敝宋史夏國傳徐禧高永能曲珍李稷等傳及長編三百二十九按濟南先生師友談記載李錞希聲言禧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居永樂括不欲入禧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

守焉禧自守虜大縱兵圍之四面不見其際禧節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相殘殺禧命曲珍內平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禧命掘井井數十尺方及泉既汲禧命以軍額高下次第飲之衆兵怨怒凡汲一罌衆兵皆以衣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城飲於壕雖死不憾城開外兵遂入而屠焉

是月襲綏德沈括援之夏人引還

永樂之始圍也括僅有卒萬人不足以戰方命濟師於延州夏首領凌結阿約勒以八萬人南襲綏德屬羌三百人欲翻城應之阿約勒之弟興嫩以告括括集將佐議曰永樂之勝敗未繫邊勢之重輕綏德國之門戶失綏德則延州爲敵所逼勝敗未可知關中必震此大機會也甯釋永樂而救綏德先期之一日括入綏德取反

京華印書局刷印

者三百戶尸諸城阿約勒以衆退延州之師未至有詔括退保綏德無得輒救永樂以待援兵之集長編三百二十九

攻宋德順軍靜邊隆德兩寨

夏人過壕擄掠老幼千人宋帝慮西人自爲得計因此頻入爲寇詔經略司嚴切戒約先覘賊馬屯聚近遠虛實度兵力可以取勝乘隙掩殺務要萬全不得輕易遠出長編三百三十

冬十月西蕃首領董氊來攻斫龍城

董氊聞夏國兵東出令其養子阿里骨首領鬼章等領兵攻斫龍齪哆等城破之盡俘其衆遣使入熙河獻捷

經略司以聞宋帝令具有功首領姓名賜銀絹有差（長編三百三十一）

西蕃益麻黨征來降

黨征董氈弟初梁氏以官爵啖董氈父子拒不受黨征心慕之乘間走投夏國梁氏使居於懷德軍（西夏書事）

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宋邊臣劉昌祚請平

書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爲必適於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爲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爲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

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撓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徼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鬬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爲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

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主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諭答之宋史夏國傳按長編作遺書盧秉文全同惟字句小異

盜縛羌酋哆名昌獻於宋

哆名昌將侵宋詭稱送幣慶州知慶州趙卨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繫獄破械出之告以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哆名昌以獻宋史趙卨傳

宋元豐六年遼太康九年

西夏稱大安九年

春正月遣使如鄜延

夏人併遵涇原經略司諭遣人賫文字至鄜延請入貢知延州趙卨不敢受長編三百三十二

夏人犯邊將官楊定死之九朝編年備要

二月侵蘭州

先是梁乙埋遣數十騎至蘭州境北隔河呼曰我夏國已勝鄜延路兵俟河凍即至蘭州繼令千人哨探直抵城下至是突以數十萬衆趨皋蘭已奪西關門知蘭州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

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淝也走馬閻仁武曰奉詔令守不令戰必欲啟關當奏劾文郁曰今披城而出以一當千勢有萬死豈畏劾哉況守則無必固之勢戰則有可乘之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宋史夏國傳作死士七百夜縋而下持短兵突之敵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收其所虜入城中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宋史王文郁傳及長編三百三十三

分掠安定堡

擄人畜無數延州出兵追之不及長編三百三十三

進屯熙河

聞中國展築定西城梁氏令諸軍屯聚熙河備之長編三百三十三至三十四

宋詔李憲募死士購夏首領仁多唛丁

仁多唛丁多於宋西南邊出入永樂之役領兵攻城最爲凶黠長編永樂之役初總兵至者乃梁默甯凌逡巡十餘日每日支分萬餘人持鍬钁撅城爲城上官軍擊死者旋卽拽去或覆以氈不欲官軍見之後唛丁領兵至驅率蕃丁蟻附而進死者列布城下皆不掩屍晝夜急攻故新造之城不守至是宋帝詔憲密結敢死儕類謀生致之或斬首前來當以團練蕃部鈐轄及皇城使蕃兵將官酬之長編三百四十一按仁多唛丁鐵圍山叢談作青唐將誤又仁多唛丁長編作星多哩鼎

侵宋保安軍順寧砦

夏兵圍之數重時砦兵少人心危懼有娼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埤抗聲罵之盡發其私夏人皆掩耳盡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夏人度李氏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故中夜解去夢溪筆談

三月復攻蘭州與宋副總管李浩戰敗走宋史神宗本紀三月辛卯乃賞功解圍非始入寇也按長編注云

曲珍將兵攻鹽韋

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去宋史趙卨傳

夏將拽厥嵬名與宋人戰於賀羅平敗被擒

拽厥嵬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宋邊知慶州趙卨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卨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沙磧也使敵入平夏無由破之又遣二蕃官各將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砦後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夏人駭潰斬馘甚衆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宋史趙卨傳按司馬光日記環慶路經略司言蕃官貝嵬等將兵討西賊獲宥州正監軍駙馬拽厥嵬名詔具功狀以聞拽厥嵬名仍押付闕與此異

宋河東將薛義敗夏人於葭蘆西嶺

葭蘆米脂二城裏外良田不下一二萬頃國人謂之歇

頭倉又名眞珠山七寶山言其出禾黍多也自爲中國收復梁乙埋日夜圖之引兵由女萌骨堆駐西嶺將襲米脂爲河東將薛義所敗宋史神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宋麟府州將郭忠詔等敗夏人於乜離抑部宋史神宗本紀按長編作密內部

宋河東將高永翼敗夏人於眞卿流部宋史神宗本紀按長編作勒珍魯部

夏四月獲鄜延刺事人伊特凱殺之

河東六路鄜延最近興靈經略司遣熟戶蕃官伊特凱入界刺事監軍司捕得殺之長編三百三十四

宋知蘭州副使李浩敗夏人於巴義谿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兵聚巴義谿將攻蘭州李浩偵知屯駐所在潛師掩擊夏兵退走浩追入界夏衆自吃囉瓦拱赴援與浩兵戰大敗宋史神宗本紀及李浩傳按巴義谿長編作巴伊克谷

宋涇原軍入水東口敗之復圍蘭州殺右侍禁韋定

熙寧砦硝坑堡巡檢王世隆領兵入界至水東口梁乙埋遣衆拒之世隆戰死弓箭手十將王和等中傷走乙埋縱兵趣皋蘭破西關堡殺管勾右侍禁韋定盡擄所雇干闐運糧人及橐駞等物相持九日城下死傷如積圍既解蘭州人收積尸爲京觀是役也有蕃部掄約入告中國得爲備故不能大入長編三百三十五

攻宋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敗之

宋帝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掩逐長編三百三十五

使鈐轄香逋詐降於府州

夏兵與河東將郭忠詔等戰于乜離抑部貟卿流部不勝粱氏因使香逋至府州偵事詐降於知州折克行盡陳國中虛實請與信實人入夏招諭近上首領克行申經略司以聞宋帝詔以香逋所說兵馬數多與諸處探報不同慮未可信令守將密竊防之長編三百三十五

宋詔李憲嚴邊備

詔曰近麟府鄜延環慶涇原路探事人言西人已點集河南河北諸監軍司人馬或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並要于十二月十五日葫蘆河取齊雖作過路分未知其的然聚兵去處必是委實不可不廣爲枝備（長編三百四十一）

六月犯宋乾興砦

梁乙埋數犯蘭州不得志以兵侵鎭戎攻乾興砦直過界濠殺掠人畜守將發兵稽遲飽掠而還（長編三百三十五）

宋詔以河北經略司招降西夏首領二人瑪克密巴勒爲內殿崇班策多克新爲三班奉職（長編三百三十五）

閏六月遣使謨箇咩迷乞遇（長編作摩格蔑密裕）表請於宋乞修職

貢

西夏之臣宋也歲賜和市得利甚溥每歲入貢使者至宋賜與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軍興以來旣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橫山一帶又爲宋沿邊諸將攻討皆棄而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幼窮餓不能自存故復修貢請和秉常表曰夏國累得西蕃征王子（長編作木征王子）書稱南朝與夏國交戰歲久生靈荼毒欲擬通和緣夏國先曾請所侵疆土不從以來未便輕許西蕃再遣使散八昌郡丹星（長編作織巴沁鼐丹）

新 等到國稱南朝語言計會但當遣使齎表自令引赴

南朝竊念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搆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勤乃賜詔曰頃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其堅守先盟遂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三二里所有歲貢賚賜一切如舊宋史夏國傳及欒城集論西事狀按徐氏松輯大典本宋會要元豐六年閏六月四日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奉表辭禮恭順朝廷已降回詔許通常貢誡約邊吏無輒出兵除自來邊界依舊戍守外其通

新收復寨止於三二十里巡綽防拓毋得深入仍詔押件夏國使人王震以此意說諭使副接此作三二十里與夏國傳異長編亦作三二里

宋詔劉昌祚謹秋防

詔夏國近雖遣使修好朝廷答詔許通常貢然新畫疆土封守未正敵之承命逆順情不可保漸邇秋防田稼在野深慮守臣安於近詔以爲邊事遂甯忽於隄防或誤國事委昌祚詳此施行又詔河東經略司毋招接西人其自願投順人口可說諭約回若懼殘害勢不能歸即義當安存或界上有人收索宜勿應答如首領或用事人緣內怨願投附即收留奏聽旨俟將來已降誓詔

京華印書局刷印

別聽指揮長編三百三十六

秋七月復使如宋謝恩

夏國請睦使還未逾旬卽遣蕃部巒莽入熙河探事爲經略司所獲秉常懼中國生疑遣使入謝帝曰觀其意頗急遽必有姦謀可令陝西河東經略安撫司指揮緣邊官守遠設斥候勿令少失枝梧長編三百三十七

八月宋環慶兵來襲

鄜延路經略司奏據順寧砦言西界把口小首領冬至訛指說環慶路兵入西界殺兩流人馬宋帝詔環慶路經略司具析有無兵入西界討殺斬獲仍詳鄜延路言

西人欲來酬報事選人伺候常爲預備兼八月後本路累以巡防採事爲名遣兵出界各有斬獲並奪到孳畜顯是不依元降無輒出兵詔旨慮西人以此爲詞仰常誠約緣邊城寨兵將官等遵守前詔長編三百三十九

復因遼人求和於董氈不許

宋帝聞遼遣人使夏及靑唐慮西人干求遼欲因和解董氈詔李憲選使臣開諭董氈以遼與靑唐相去極遠利害不能相及令堅守前後要約出兵西討長編三百三十八

冬十月遣使上表於宋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

宋臣安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之然虜情無厭當

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可示以厭兵之意帝乃賜秉常詔曰惟爾祖考介居邊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拊循備厚歷年滋多昨者王師出征義存拯患謂宜委戈而聽命敵愾以獻功豈虞靡思弗喻朕志殺害吏士捍拒甲兵問罪正名方圖再舉迨使辭之效順聞國政之復常旋納懇誠祈修貢職遽披來奏論請故畺朕惟藩服不恭削地示過咎於故實匪朕所私爾其審思厥終務體至意其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歲賜候地界了日依舊未幾帝復手詔劉昌祚等曰永樂失律賊氣滋陵凡有所求意在必得今答詔既拂其意必無順命

之理於大小遲速之間須豕突作過宜夙夜修嚴戰守之具俾隨方有以待之卿等各膺重寄爲國虎臣當體詔告丁甯寤寐勿怠寬我西顧無爲子羞今特因錄降賜夏國詔書故有是詔長編三百四十及宋史安燾傳又長編詔近夏國遣使上表謝恩及乞所克復城寨疆土比已回詔不允然慮別謀犯順可錄回詔劄下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制置使司令常探伺隨宜備禦其詔本仍毋得下司

十一月使宥州蕃屬詐降不得追還賀正人使於界上秉常倚恃兵力自謂所求必得及請故疆不許大酋仁多唛丁等皆謀入犯又慮緣邊壁壘堅固未能力勝遣宥州心腹首領各率族帳內投請居新壘以爲內應宋

帝令置之鄜坊兩州間唛丁等無以爲計故事賀正人使每於仲冬月入界是時尚未出境秉常使人追之移文保安軍言今來賀正旦人使難議發遣也（長編三百四十一及三百六十五）

趙卨乞便宜處置邊事

宋帝詔邊鄙有警事有奏稟不及者帥臣自當便宜施行秉常兄嵬名吉鼐使人以書抵諸帥倨嫚他部或拒不受之或受而諭以當奏朝廷卨得書語其使曰爾歸諭酋領國主世受爵命何故擅行黜廢朝廷問罪猶敢偃強今又狂悖妄作滅亡無日矣叱去之（長編三百四十一）

十二月宋詔來年歲賜夏國銀並賜經略司爲招納之用長編三百四十一

宋禁邊人私與西人交易

樞密院言夏國尙未以時入貢慮緣邊不能禁止邊人私與西界交易詔陝西河東經略司申飭法令毋得私縱長編三百四十一

攻西蕃敗績西蕃兵入境大掠

西蕃首領阿里骨本于闐人其母給事董氈因養爲子嘗從王師西討有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及董氈病革子藺逋比先死悉以種落付之遂嗣職不敢以喪

京華印書局刷印

告故朝廷未之知秉常屢次請和不得遣兵攻邈川城敗還阿里骨追逐入境抄掠砦堡獲級甚夥仍以董氈名獻捷中國并請出兵助討長編三百四十及宋史吐蕃傳按宋史董氈傳哲宗立加檢校太尉元祐元年卒而高永年隴右日錄係之元豐六年十月

增謝盛封男百濤同校

西夏紀卷十八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元豐七年遼太康十年

西夏稱大安十年

春正月大舉犯蘭州

初宋李憲以蘭州爲西夏必爭地夏衆爲王文郁擊退後猶數至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俱備至是果大舉入犯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宋史李憲傳及九朝編年備要按長編正月甲辰詔李憲深戒將吏

勿輕冒賊鋒誤國事丁未又詔李憲速遣諳事信熟人檄董氈阿里骨出兵攻討更廣求間路探候城中息耗仍諭在城官吏伺察姦細守城人頻令番休勿使倦怠及圍解又詔李憲賊傾國而來彼費已大洎入漢境盤泊旬日卒無所得大衆傷夷而歸在我已收全功矣宜遍諭諸將勿以不能尾擊多斬首虜爲恨又賜李憲詔曰西賊雖已傷敗散去然兇酋仁多唆丁偪強任氣深慮恥於傷殘不快所欲忿不思難出我不意其人如犬彘乘隙忽有奔衝不可不念宜多方廣布斥堠督責守將無怠防虞仍須弓箭火礮之類百萬有餘以備禦賊

與阿里骨等戰於河上敗績

宋李憲遣間諭阿里骨等選騎渡河來攻至是與夏人遇戰夏人敗績宋史李憲傳

二月李憲乞招討西人及上撓耕策

長編三百四十三又長編二月戊子手詔

李憲得回奏淺攻擾賊春耕若如所畫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餘萬衆果可以致傾國點集否又天

都小老苟聞大兵之出果不震驚奔駭渡河而肯置之會州之側使我得以招携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團聚不散則所謂二十二鈐轄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懷內附否此事首尾恐未詳密則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楊吉等出塞已見事驗爲忽往條歸之計甚便宜審圖之又詔李憲夏人自連歲不時點集之後人固已有受其弊者又圍犯蘭州大衆傷敗之餘士氣摧喪在理可知秉凶酋仁多唆丁殘忍虐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上則必得罪於其國中下須逞其躁心及彼羌戶必有不自安之人疑可乘時開以重利俾有內向之心廣肆招來以衰賊勢仍時出精銳塞外撓其春耕爲今之宜最爲困賊上計爾宜圖之仍賜錢一百萬緡絹五十萬疋爲修築備禦錫賚之費又詔憲西賊自蘭州挫銳傷夷之後聞其中欲得內附者甚多未知虛實可責委守將多方招徠或事遣一二近上有機智官如康識輩主其事此於方今邊計不爲小補秉繫賊強弱事實不細

集兵練家流爭葫蘆河

國人訛傳中國欲城葫蘆河秉常發河南北人馬十分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九期集練家流爭之宋邊吏以聞帝詔宜明遠斥候探敵所向淸野城守則爲制敵上策帝又批詔尾云本路撓耕之兵數出俘斬殆以千數羌人俗重酬報今所聚人馬不見漢兵勢不空回必於諸路鈔略諸路中本路且有瑕衅必恐首攖敵鋒不可不厚爲之備長編三百四十三四

三月以兵入安豐砦焚民居殺掠長編三百四十五

河西韃靼國攻甘州

韃靼西蕃別種與回鶻東境相鄰乾德中嘗入貢中國後以道遠隔絕其俗獷悍喜鬬輕死好利與夏國世讐

嘗以兵侵掠北境俘奪人民讐之遂時聞夏國與中朝搆兵驅其衆抄掠右廂監軍司所熙河經略司以聞宋帝命右班殿直皇甫旦持詔諭西蕃使結其兵共圖夏國旦至青唐羌酋鬼章留之塚山寺不得達長編三百四十六

夏四月攻宋延州與安塞堡將官呂眞戰敗績長編三百四十五

犯宋塞門安遠砦劉昌祚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咩訛埋

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昌祚圖其形以獻宋帝喜遣近侍勞軍宋史劉昌祚傳按長編五月丙寅上批付劉昌祚夏人昨者不承詔命繼舉大衆攻圍蘭州傷夷敗散續爲諸路討擊勢頗摧喪近於本路出沒又爲邊吏斬其酋豪自此忿氣勢應更增倍若不開示招徠深

京華印書局刷印

慮蜂蠆有毒困獸猶搏用兵未有休時卿可相度其可與不可開道朝廷恩意以聞

六月攻宋德順軍殺其巡檢王友宋史神宗本紀

秋八月宋詔陝西河東經略制置司選人入境鈎探

樞密院言諸路諜報西人大點集若至秋深入寇諸路方出兵牽制淺攻別無所得徒困兵馬若不乘其未備掩襲使敵得併兵一路爲寇於枝梧亦爲費力詔陝西河東經略制置司選人深入鈎探如對境一二百里有敵兵不至重大及有收秋人戶住止可以倏往忽歸乘便討殺即度事力發將兵仍計萬全毋得深入虛空之地長編三百四十八

宋命蘭州設備

諸路諜報西人廣造攻具竭國點集聲言欲入蘭州宋帝慮守臣將士狃於前勝輕易待敵或為誘戰別致失宜令康識往蘭州與當職官經畫為備及募人深入刺候謂如敵果入寇務在謹重過於去年照管守禦兵將晝夜悉力應副以取全勝仍度人情時與犒給候大河冰開方得往他處巡歷長編三百四十八

宋指揮諸經略司乘隙出兵入境蹂秋稼

宋帝既慮稷事已畢戎騎或來命劉昌祚更籌畫謂如未可出即謹守前約內外備戒勿承順朝廷一時指揮

妄有舉動長編三百四十八

九月圍宋定西城與熙河將秦貴戰敗績

夏原川子路距定西及會州之安西平西諸城僅百里可朝發夕至秉常遣兵入熙河界圍定西城燒燬龕谷族帳第五副將秦貴與內殿崇班韋萬引兵拒之乃卻長編三百四十八至四十九

遣使如靑唐欲因董氈乞和於宋

宋得董氈蕃字書卽命使臣引伴赴闕並令熙河經略司審驗有無夏國表文及奏陳事又慮姦意未可知或以此疑本路邊備詔制置司過爲隄備毋得因此稍弛

長編三百四十八又長編九月己亥詔李憲應接董氈與夏國首領議事

冬十月攻宋熙河首領仁多唆丁敗死宋史盧秉傳作仁多嵬丁此從夏國傳

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知渭州盧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夏酋仁多唆丁舉國侵宋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夏人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宋人縱擊之皆奔潰唆丁死焉宋史神宗本紀及盧秉傳

宋詔邊吏用淺攻計擾夏耕稼長編三百四十八又長編是月癸巳手詔李憲得所論夏賊卽今國中虛實形勢強弱用事首領舉動妄謬之狀甚著賊情大概其盡於此矣然夏國自祖宗以來爲西

方巨患歷八十年朝廷傾天下之力竭四方財用以供餽餉尙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盜邊也若不乘此機隙朝廷內外并力一意多方爲謀經略除此禍孽則祖宗大恥無日可雪四方生靈賦役無日可寬一時主邊將帥得罪天下後世無時可除俯仰思之所以今日有此申論昨得涇原奏體訪去興靈州迂直道徑方知蘭州渡河去賊巢甚邇今若於四五月間乘賊人馬無點集備我之際預於黃河西上以蘭州營造爲名廣置排栰尅期放下造成浮橋以本路預集選士健騎數萬人一發前去蕩除梟穴縱不能擒戮大憝亦足以殘破其國使終不能自立未知其計如何宜密謀於心具可否令至親謹密之人親書奏來無或少有洩露昔王濬取吳高熲平陳曹彬等下江南莫不出此計皆能立奇功除一時巨患爾宜親閱其實加意潛謀審念之又得譯錄到溫錫沁等蕃字及親來蕃僧祿尊口陳邊謀甚悉苟眞如所約實大利也不知羌酋信誕所在爾更宜加意置心經營蓋時者難得而易失古今通患其星多哩鼎若委如所謀從中而起外以漢兵如今月二十一日所論合勢而東則大事成矣惟在爾多方以智圖之則巨患可除以國憤紓有日矣

犯宋涇原民多以火死長編三百四十九

十一月攻宋清邊砦殺其隊將白玉李貴宋史神宗本紀按夏國傳作清遠長編作靜邊

秉常遣使入貢於宋且乞蘭會壤土不許

宋涇原副總管姚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即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宋史神宗本紀及姚麟傳按長編夏人入朝管勾熙河蘭會經略司機宜文字穆衍請殺禮待之使董氈無校量輕重之別不報

十二月西蕃兵入境

阿里骨遣兵掠境獲蕃部二人令首領賫蕃字書至熙

州獻宋帝詔依蕃丁例刺配（長編三百五十）

宋元豐八年（遼大安元年）

西夏稱大安十一年

春正月韋州蕃官伯德叛附於宋率丁口二百五十宋帝授供備庫副使本族巡檢賜銀絹三百（長編三百五十一）

二月梁乙埋死子乙逋自爲國相自乙埋專政數擾邊鄜延經略使趙卨遺以書言何苦與漢爲仇恐所得不能償所失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乙埋亦因酋渠嵬名阿吳輩多反側顧望

懷內顧憂不復自將窺塞至是死范百祿誌趙卨墓云卨旣結好乙埋因復縱間使微泄其事國中固疑乙埋不犯漢也又聞受吾餽果殺之宋史因之立傳沈括筆談叙乙埋事又甚悉不言被殺恐誌未實

初諒祚立梁后特許乙埋世襲子乙逋遂自立爲相獨秉國政李氏長編云乙逋不知於乙埋何如也呂大忠奏議言夏國自梁氏兄弟用事以來虐用其民上下怨嗟皆欲食其肉攷沈括筆談諒祚立梁后以其弟乙埋爲家相許其世襲旣而乙埋死子乙逋嗣又章楶奏議秉常死梁乙逋挾其妹梁氏之勢輔立非鬼名氏之種潛滋篡奪之計則乙逋爲乙埋子秉常妻梁氏爲乙逋妹也呂氏以爲兄弟誤見西夏書事

三月宋帝崩於福寧殿皇太子煦即位是爲哲宗宋史神宗本紀

攻葭蘆砦殺其供奉王英

自熙寧用兵以來所失砦地若環慶之安疆河東之葭

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皆深入本國境界勢在必爭秉常日思恢復又以李憲等兵入界焚掠遂假復仇爲名縱兵數萬入河東攻葭蘆砦砦居山巔形勢險絕英特險出戰敗歿（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三百五十六按九朝編年備要殺王英在元豐五年五月）

梁乙逋犯蘭州宋軍襲陵吽囉城（今作掄井羅噶爾）破之

乙逋既執政遣兵三萬屯蘭州界上將侯中國怠襲之宣州觀察使李憲選精兵萬餘令將王文郁由瑞博坡（今作瑞巴普）渡河圍陵吽囉城克之斬五百級獲器甲馬駞八萬餘（長編三百五十三）

宥州監軍拽厥嵬名宿兵賀蘭原與知慶州趙卨戰被擒

嵬名夏駙馬爲宥州正監軍宿兵賀蘭原四出儌擾恃勝不設備卨遣將李照甫耿端彥蕃官歸仁分兵三路襲之卨與端彥計曰賀蘭險要過嶺卽沙磧使敵入平夏無由破之乃別遣三蕃官各率輕騎五百由間道邀截歸路端彥等引大兵直抵賀羅平嵬名率萬騎迎敵戰敗果趨平夏伏發嵬名被擒亡失戰馬牛羊三萬餘

宋史趙卨傳及長編三百五十四

夏四月宋知太原呂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破六砦斬首六百級

宋帝即位勅疆吏勿侵擾外界惠卿不奉詔宋史哲宗本紀及呂惠卿傳按呂惠卿家傳云初惠卿至河東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燕復屢乞以兵入界討蕩爲倏往忽來之計使賊不得安居惠卿使諸將會議皆以謂夏人數遭掩擊族帳遠徙而斥候嚴警間諜莫如其詳淺攻無利深入可慮惠卿以爲然遂令諸將分地弛守備務耕牧以疑賊計八年四月朔廷以國恤敵謀入寇詔惠卿出師先之惠卿諜知屯聚所在遣將邢佐臣折克行訾虎以蕃漢步騎二萬二千出左廂至聚星泊滿朗嘉伊克羅朗三角等處破賊六砦斬首六百餘級凡首領十三人獲銅印十四顆駱駝牛馬以萬計追奔數十里振旅而歸見長編三百五十四

蕃部伊實鄉道入西界殺副監軍等首級

鄜延經略司以聞宋帝詔與下班殿侍長編三百五十四

宋遺使以神宗遺留物來賜

樞密院言舊例合差官押賜遺留夏國主銀器一千五百兩絹一千五百疋詔如故事仍令學士降遺詔（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三百五十七）

六月遣兵攻肅遠砦

秉常以嵬名祓擒用兵數敗心懷恐懼會宋神宗崩潛使減瓏族人馬入延安路攻肅遠砦蕃官慕化與第二將戴宗抵要害力拒乃退（長編三百五十七）

秋七月遣丁拏嵬名謨鐸副使呂則陳聿精等如宋奠慰宋帝令夏使見辭儀制依嘉祐八年進慰表於皇儀殿門外退赴紫宸殿門賜帛朝辭詣垂拱殿後廡遣使至

宋宋帝訪呂大防以待遇之計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欵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叩其不賀登極以觀其意足以測情僞矣故宋帝從之宋史夏國傳及禮志呂大防傳

銀夏州大旱飢

自三月不雨至於是月日赤如火田野龜拆禾麥盡稿秉常遣官祈禳二十日不應民大飢羣臣咸請賑恤秉常令運甘涼諸州粟濟之西夏書事按長編是年十月范純仁言近樞密院降到熙河奏邈川大首領温錫沁所探事宜言夏國今年大旱人煞飢餓及涇原路探到事宜亦言夏國爲天旱無苗難點人馬臣亦恐西界只似昨來陝西沿邊少雨其傳多有過當如漢詔所謂傳聞嘗多失實是也向來未舉

靈武之師諸處皆言西夏衰弱及至永樂之圍致諸將輕敵敗事此可以爲近鑑也

梁氏圍環州宋知慶州章楶遣兵逆戰夏師大敗

時宋務戢兵戒邊將毋妄動且議捐葭蘆安疆等砦與夏人夏人聞之益驕楶言夏嗜利畏威不有以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遂乘便出討以致夏師梁氏遂率兵圍環州楶先用間知之遺驍將折可適往禦可適先得其守烽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於尾丁磑回次𨏖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夏人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

戰至高嶺乃從閒道趨洪德城設伏邀其歸路伏兵識梁氏旗幟夏軍至鼓噪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瀦水夏人馬飲者多死梁氏踰山而遁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衆相踏藉赴崖澗死者如積宋史章楶

及折可適傳

攻宋鄜延

報惠卿六砦之役也時龍安以北兵力咸弱延安主帥患之錄事判官游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夏兵至急攻之守城者發石如雨被傷無算夏人知不能克乃還兵出順寧砦保安軍巡檢張子式伏兵以待監

軍嵬名理直誤入伏中力戰死之夏師大潰還宋史呂惠卿傳游師雄傳及西夏書事

八月復犯鄜延

夏俗不恥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其地衆射而還以爲厭勝夏人偵知鄜延解嚴猝以五千衆傍城大掠盡得其牛羊駞馬獲兵民輒射殺之爲嵬名理直報仇已聞鄜延二州兵出擊卽全師退西夏書事

轉攻三泉荒堆諸砦

荒堆三泉自鄜延直達河東中若有兵扼之則兩路聲

援猝難相應夏人乘鄜延之勝轉攻三泉守將拒守不支棄城遁攻荒堆荒堆麟府藩蔽主將孫昭有幹略清野聚糧擇蕃漢健勇者統以牙兵登陴捍禦梁乙逋同姪梁阿格並馬巡城指揮攻具昭一矢中阿格頸墜馬下乙逋怒併衆力攻城將潰會梁氏疾作秉常遣使召還西夏書事

冬十月遣芭良嵬名濟賴昂聶張聿正如宋進助山陵禮物宋史夏國傳按哲宗紀作進助山陵馬

宋詔賜夏新曆長編百六十三

國母梁氏卒遣呂則嵬名懷普等如宋報哀長編百六十三

遣使報哀於遼遼史道宗本紀

十二月以國母梁氏遺留物馬白駝獻於宋秉常言母氏臨終屬臣曰世受朝廷封爵恩禮備至今雖邊事未已屬纊之後宜奉遺留物以進示不忘恭順之義雖瞑目無恨臣謹遣使進遺馬白駝詣闕宋史哲宗本紀及長編三百六十二

司馬光曰秉常是歲凡四遣使矣禮雖不備卑屈稍形然竊料其意有三策焉一者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休怠陰伺間隙入爲邊患三者久自絕於上國國中貧乏使者往來既得賜賚

且可因爲市販豈眞畏服而來乎（司馬光論西夏劄子）

宋以朝散郎刑部郎中杜紘充祭奠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王有言充弔慰使來

時夏人方修貢宋使入境迎待之禮猶倨迓者至衣毛裘設下人座蒙以黲且不跪受詔紘責之曰天王弔禮甚厚今不可以不加禮夏人畏懼乃加敬（宋史夏國傳及杜紘傳）

宋詔備邊

諜報夏人集九監軍司人馬欲犯蘭州熙河蘭會路經略司以聞宋帝命趙濟探敵所向先設備又詔夏人如果來攻城即堅守應敵以取全勝勿爲敵誘輕易出兵

仍豫爲淸野之計俟其回兵卽審量追襲長編三百六十二

宋哲宗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

西夏稱天安禮定元年

春正月宋詔鄜延路經略司以改元來報長編三百六十四

二月宋禁邊民與夏人爲市

左正言朱光庭言累降指揮下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禁止邊人不得與夏國私相交易訪聞私易無所畏憚詔將官及城寨使臣告諭地分蕃部首領及弓箭手人員把邊將校等覺察違者治之宋史哲宗本紀及長編三百六十四

遣使如宋謝弔慰

李清臣言伏見朝廷近遣郎官杜紘弔慰夏國今復遣使來謝朝廷必欲因此之際特示招懷所有每年時服近罷給賜欲乞自樞密院檢舉施行關牒西人開示恩意及昨來用兵擒到近上首領多在南方拘管乞擇其三二人可使歸還者推恩釋放庶其戴荷天恩共思款服又云近遣使人辭旨恭順因此推恩釋放甚協朝廷之體兼可以窺察敵情長編三百六十二

使貢於宋

使者至宋請歸復舊疆刑部郎中杜紘逆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紘止之答語頗不遜紘曰國主設有請必

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爲可否乎隨語連拄之乃不敢言（宋史哲宗本紀及杜紘傳）

閏二月太白犯熒惑

術者謂國有兵喪羣臣上表請禳秉常不許（西夏書事）

三月宋以疆界未定詔邊將設備

樞密院言夏國自神宗皇帝上仙及彼國主母喪後來疆界未曾商議慮逐路緣邊弛備敵人不測衝突宋帝詔鄜延環慶熙河河東蘭會路經略司誡邊將爲守禦備（長編三百七十三）

夏五月遣鼎利罔豫章如宋賀即位

先是鄜延路經略司言順甯寨主許明申稱西人葉烏瑪等來界首言興州衙頭差下賀登寶位人使多時爲國信不來未敢過界宋帝詔鄜延路經略司指揮保安軍如西人再來計會即答與昨來皇帝登寶位爲夏國未修常貢朝廷難爲先遣押賜使命若夏國差人賀皇帝登寶位朝廷必須依例差人宣賜如西人將到公牒亦仰依此意回牒至是夏國使來賀登寶位宋帝詔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押賜宋史夏國傳及長編三百六十八三百七十四

移宋邊吏請復歲賜

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宋即絕歲賜至是遣使至宋邊

通意欲請復歲賜知秦州呂大忠曰夏人強則縱困則服今陽爲恭順實懼征討宜且命邊人詰其所以來之詞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宋史呂大忠傳

環州路縱所擄人馬還

環慶蕃官朗伊等硬探入夏界擄野砦戍卒五人馬四匹經略使范純粹責以引惹邊事將所擄人馬令第三將於元捉處縱之長編三百七十八

六月復遣詤囉聿如宋求蘭州米脂等五砦

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路增置塞門安疆米脂浮屠葭蘆五寨帝卽位夏國遣使來賀登極還未出

京華印書局刷印

境又遣使入界宋知其有請地之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蘇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興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司馬光亦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靳而不予時異議者衆惟文彥博與光議合太皇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並棄熙河安燾邢恕

固爭之於是議但以葭蘆四砦來歸宋帝陰詔曰除原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候送到陷沒人口當委邊臣勘會分畫給賜宋史夏國傳蘇轍傳安燾傳及長編三百九十

秋七月秉常薨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就下改元計算祇十九年史誤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一年諡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葬獻陵宋史夏國傳按紀元編秉常有西安年號爲宋史本傳所無年號韻編以爲秉常時投南界牒文如此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十九

開縣戴錫章海珊

崇宗聖文皇帝李乾順惠宗秉常子也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惠宗薨乾順甫三歲大臣嵬名阿吳等不欲立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於天安禮定二年七月嗣位改明年爲天儀治平元年是月遣使如宋賀坤成節復遣使如宋求侵地（長編是月癸亥夏國以疆事遣使春約勒阿拉雅賽副使呂則田懷榮見於延和殿輒妄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變色怒久之內侍張茂則云與押件理會移時方退）冬十月遣呂則罔聿謨等如宋告哀宋詔學士院撰賜乾順詔止嘉其繼承恭順之意更不須言襲封地界事宋遣金部員外郎

京華印書局刷印

穆衍充祭奠使供備庫使張楙充弔慰使來長編先是張楙押賜夏國主生日禮物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安愈押賜中冬時服嗣以國主薨夏來告哀所有中冬時服詔特差安愈押賜仍差張楙充弔慰使並賜詔曰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維爾先人世修職貢訃音忽至愍悼良深相與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國惟孝可以得民各祇乃心以服朕命是月宋許以浮圖安疆葭蘆米脂四砦來歸時宋大臣並欲棄熙蘭穆衍以爲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李周亦曰隴右故爲唃氏所有常爲吾籓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爲勍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孫路亦謂司馬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

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議遂止是月殺歸漢蕃族初夏國蕃族內附中國必爲招接宋帝以乾順新立詔逐路經略司如有夏國首領歸漢毋許收納若人數衆多不肯聽從即量以人馬約出漢界於是中途約回者粱乙逋悉遣人執殺之十一月遣使如宋賀興龍節進御馬五匹常馬二十五匹橐駝二十頭十二月遣使以秉常遺物獻於遼遣使如宋賀正旦宋史哲宗本紀夏國傳穆衍李周孫路等傳遼史西夏外紀及長編三百八十四三百九十三百九十三按長編是年九月辛酉鄜延路經略司言夏國主秉常七月十日卒詔太常寺檢會禮例施行又己卯詔夏國告哀使副赴闕見辭例物筵會買賣並依去年夏國母亡告哀人例施行又禮部尙書韓忠彥言夏國主卒遣使詣闕告哀看詳欲權就垂簾日引使副并從人兩班朝見太皇太后拜禮如閤門儀見畢退

京華印書局刷印

於殿門屏外立俟皇帝坐卷簾再引兩斑朝見如上儀朝辭準此其衣裝元豐八年十月內夏國母告哀例使副素色三祐黑鞓蹀躞亦聽服紫緣不用紅色錦繡從之又太常寺言秉常卒合輟視朝三日緣在諒闇中於禮不舉哀掛服從之又十月丙申樞密院言諸路探報夏國主秉常身死立嗣事不同合行封册要知的實詔令趙卨選募信實之人厚與金帛各令深入西界探探立何人爲嗣母氏存亡何人同管國事審問的確以聞其探人如有據當議酌賞又樞密院言夏國自秉常身死諸路探到立嗣未定酋豪相攻人情不安所奏率多不同深慮好功立異之人緣此復生邊患詔令陝西河東諸路帥臣體認累降約束凡事精加探探務在得實仍誡諭邊吏毋失禦備

宋哲宗元祐二年 遼道宗大安三年

西夏稱天儀治平元年

春正月宋遣樞密院都承旨公事劉奉世爲册禮使崇儀副使崔象先副之來册乾順爲夏國主仍節度西平王

宋臣張舜民上言西夏强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宋帝不聽乃遣劉奉世崔象先齎册封乾順爲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册曰皇帝若曰於戲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貢此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顧乃西陲錫壤建邦衛于王室保姓受氏同於宗盟爵命褒嘉恩禮甚渥今爾承其胄緒紹茲藩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於朕聽實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爾以茅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誕頒丕册以綏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崔象先持節册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夫篤於好德乃克顯光忠於戴君永膺福祉往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宋史夏國傳張舜民傳及長編三百九十四按長編二月丁亥樞密院言夏國嗣子乾順降詔封册爲夏國主按慶曆八年封册諒祚熙甯二年封册秉常皆不曾更賜印詔如故事

遣使以秉常留遺物進於宋長編三百九十四

三月遣使如宋謝奠慰

使人見於延和殿稱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言昨父國主薨蒙遣使祭奠弔慰前已附表稱謝謹差大使祝能野

烏裕實克副使呂甯勒喀瑪等進馬槖駞共一百七十頭匹詣闕稱謝又遣大使映吳嵬名樞密副使廣樂毛示聿等謝太皇太后長編三百九十六按映吳二使名從宋史夏國傳長編大使作揚烏威明裕默副使作恭羅們色勒裕勒

宥州牒宋送陷蕃人三百一十八口

宋帝詔鄜延經略司候到其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並行給賜其餘不係可還城砦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壕堠長編三百九十七

宋河東帥滕元發不肯以葭蘆來歸

宋既許以四砦來歸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

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夏人不敢近宋史滕元發傳

求宋塞門金城二砦且聲言與遼合從宋不聽

塞門舊是漢城棄陷以來年歲未遠與其餘城砦有殊宋因此不許范純粹乞以棄地易被虜之人貼黃及論息兵失於欲速疏

夏四月牒宋索朱梁川遂入涇原掠蘭家堡

夏人聞蘭州城西關堡將築龕谷砦令宥州移牒言界內朱梁川係本國地土中國不得擅有興築不俟回牒縱兵入涇原抄蘭家堡掠人畜焚漢蕃廬舍殆盡長編四百一

五月圍宋南川砦

宋歸四砦與夏君臣體分已定惟有分畫地界所較無多夏欲以綏德城爲比畫境出二十里外而宋邊將貪功生事不樂罷兵將去城砦二十里外宋帝已許給賜或向來用兵之時不曾保據之地指爲要害卻欲築城占守故議不定歲賜亦不與夏人遂圍宋南川砦而兵端又起矣宋史哲宗本紀及范忠宣集按長編是月已已洮西緣邊安撫司言西賊圍閉南川寨八日詔劄與劉舜卿多設方略救援又乙亥樞密院言西蕃賊馬攻圍河州南川寨逐州軍見屯漢蕃兵馬當暑暴露當行體恤詔劉舜卿躬問士卒勞苦糧食多寡從宜撫恤仍依倣舊例隨事貲助使無愁苦樂於赴敵以稱朝廷撫士之意又言河州南川寨自初二日被圍日夕望敕其王光祖王贍姚兕种誼等各統領所部軍馬前去會合牽制至今多日未奏解圍次第請令劉舜卿嚴諭光祖等體認南川寨人力糧儲有限當此圍閉日

久勢力危困務要應援分解賊圍不得以伺便爲名任賊攻圍玩寇損威誤國大事以至師老糧匱坐取困乏仍厚給金帛召募死士許以重賞令取間道前去南川寨投下文字使知救兵已到安心守禦俟賊退其守城出戰人等自當優賞並從之

連西蕃阿里骨兵犯宋定西城

梁乙逋卑辭厚禮約阿里骨入犯如得地以熙河岷三州歸西蕃蘭州定西城歸夏國於是阿里骨襲破洮州乙逋率數萬衆出河州會之同圍南川砦大肆焚掠又攻定西城設伏誘戰擊敗宋軍殺都監吳猛等長編四百

六月掠宋隴諸堡

時夏人以數千騎入秦州抵甘谷城圍隴諸堡守將姚

雄以兵逐之奪夏人戰馬六匹長編四百二

秋七月卓羅監軍仁多保忠攻宋鎮戎軍

梁乙逋以乾順命脅保忠率萬人寇涇原保忠與乙逋不協甫入境遇總管劉昌祚大衆截之一宿即還西夏書事

遣大首領嵬名阿吳如靑唐

梁乙逋謀取熙河遣嵬名阿吳如靑唐約阿里骨及首領靑宜結鬼章期大擧阿里骨囚中國使人高昇許以兵應長編四百四

攻宋三川諸砦

爲守將韓緒趙說所敗長編四百四

九月復攻鎮戎軍

時仁多保忠率十萬衆入涇原聲言國母親將攻鎮戎西砦圍涇原十一將兵於城內總管劉昌祚病知軍張之諫不敢戰保忠令軍士四散樵采焚廬舍毀冢墓五日知慶州范純粹遣副總管曲珍領兵自環州深入牽制晝夜馳三百里至曲律山縱兵擊破族帳斬首千餘俘老幼婦女數百人保忠聞之將解圍潛於所札砦內如常起烟火量以兵守一夕遁回比城中知追之不及

長編四百五按范祖禹太史集載王奎言元祐二年秋西人數十萬點集半年方起至鎮戎城下五日而去本無意入寇乃梁乙逋欲簒以此舉觀人情也三家共一駞載乾糧人甚苦之既無所得自後未易點集乙逋更

以恩結人心又欲立功以服國人

與吐蕃鬼章擾宋鬼章爲宋將种誼所擒夏師引還

夏人怨失蘭州約鬼章擾宋盡召十二監軍兵聚於天都山而鬼章亦駐兵常家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軍器監游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爲首戮三夕而後從之總管姚兕种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遣人走間道焚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誼

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爲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宵濟拜金川黎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而破遂擒鬼章青宜結幷獲首領五人檻送京師斬馘數千牛羊器械芻糧以萬計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洮水爲之不流於是奏捷曰臣聞僭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不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釁搆姦欲爲邊患臣與主帥合謀將義兵行伐賴陛下聖神陷城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長編四百二及四百四）

宋以梁乙逋擅權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

宋三省樞密院言夏國自秉常告喪既弔卹其國又封册其子兩宮賜與甚厚國中部落老幼無不歡躍知朝廷更無征伐從此可保無事不謂彼國強酋獨有異意風聞乾順不治國事有梁乙逋者擅權立威凡故主近親及舊來任事之人多爲所害以爲若邊塞無事則姦謀不成故輒敢犯邊以請地爲名不遣賀坤成節謝封册使反覆邀乞別懷異圖背恩逆理莫此爲甚若不卽加誅無以威示邊境宋帝詔夏國政亂主幼失藩臣禮皆乙逋等擅權逆命其君民非有罪也興師討伐有所未忍諸路帥臣宜嚴兵自備如能改圖效順許其自新

宋知院事安燾請復講攻擾之策並行間 長編四百四

時宋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稍清而並塞猶苦寇掠安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燾策 宋史安燾傳

冬十月宋詔新曆勿頒夏國

以乾順謝封册及賀坤成節使未至故也長編四百六

十一月宋詔鄜延路經略司如夏人欲通和即令疆吏告諭先具謝表及盡納陷沒人分畫邊界畢乃敢奏達候旨通貢長編四百七

十二月宋詔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選人入西界探事並行間

純粹奏曰用間之策雖兵家之善計須時然後行則可濟大事苟勢有未宜則不徒無益蓋梁氏一族用事國中既已久矣凡勢力之相忌者頗已遇害故一國之衆及其酋豪心雖怨忿而斂手聽命未聞有敢輒動者彼

梁氏者亦雖有竊據之漸然猶須挾立嵬名氏之子以臨其衆者蓋知國人不附而諸酋尙可畏也彼心有所圖而事有未諧旁有所畏而衆不爲用惟其如此故雖間有猖狂而未能專心致意以抗中國在於今日實中國之利也今朝廷委臣以術用間欲如往日野利之類臣竊謂野利得衆善戰實元昊之腹心間而去之誠爲我利今夏國酋豪惟梁氏一門而已凡其中外親黨靡不持權用事方叶心同惡共有深謀一切間言固未可入其餘首領雖幸存者彼皆置之散地於國事兵權無得干預其粗有權位許其管勾人馬者不過如嵬名特

克濟沙克星多貝中徹辰之類三數人而已是皆梁氏之忌且畏者方日夜求端欲得除去恨無自以發之者若間言一出實梁氏之奇貨彼三數人者不戮則亡是特爲梁氏除仇敵也仇敵盡除則梁氏者然後得肆意於邊患矣若謂欲離間嵬名之餘黨使之怨毒梁氏而內有所圖則餘黨之怨梁氏固已甚矣但力有不勝故斂手於其下而無所爲也臣愚慮如此未審朝廷之議以爲如何除用間一節臣未敢輕試外其選募出漢之人深入探聽等事臣見精審施行（長編四百七）

宋元祐三年 遼大安四年

西夏稱天儀治平二年

春正月太白晝見

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聽西夏書事

出兵侵府州

守將䤵宗翌擊敗之長編四百八

宋詔備邊

樞密院言夏人逆命不修職貢繼而舉國大犯涇原狼狽空回諸路牽制斬獲亦多度其姦心必圖再舉尙不聞諸路探報到舉措次第觀其謀但外則示弱爲欵我之計內則陰集潛侯和暖直來奔衝竊慮失於探候有

弛隄備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嚴戒邊將及城寨官募人探伺先知所向常若寇至過爲之備長編四百八又長編二月己卯樞密院言羌賊多謀貴在先慮不失備禦自去冬雪寒今已仲春尚多陰晦竊慮夏人陰蓄姦謀以前日涇原攻圍無利諸路牽制討殺窮寇輕忿狂圖深入以覘僥倖詔陝西河東逐路帥臣悉心講畫多方以待之

二月遼使來詣賀正

梁乙逋以遼不須封册遂不遣賀正使人遼使參知政事正維來詰其故西夏書事

三月攻宋德靜砦將官張誠等逆戰夏人敗績宋史哲宗本紀按宋史夏國傳三年三月攻德靜砦諸將米贇郝普戰死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駐德順軍熙河五千人駐通遠軍扼秦鳳要害以爲犄角與此異

攻宋龕谷砦砦兵及東關堡巡檢等逆戰不利宋兵死者幾百人宋史夏國傳

宋詔趙卨審量夏人是否撓耕或作過宜嚴戒

樞密院言西人屯聚逐塞各止三四百人聲言作過欲我清野以妨春種或自爲護耕之計或示寡弱誘致官軍伏藏重兵以邀戰勝或欲於別路作過牽制本路應援之師詔趙卨審量敵計若止是撓我春種即講求護耕之策勿令敵爲我患若欲作過即隨宜應變深計利害以取全勝仍嚴戒諸將使臣勿爲敵誘或激怒輕易舉動長編四百九又樞密院言陝西河東路並邊民人以夏賊屯集境上往往不敢耕種撓耕之策反爲

彼用實於邊民爲患不細請令趙卨等按實以聞仍講求護耕之策以破賊計從之又四月宋詔陝西河東路巡檢堡寨使臣透漏西人入界第四次以上衝替其兼兩地分以上者加一次又五月宋詔陝西河東路經略司如承他路報夏賊入寇即審詳賊勢出兵牽制令賊顧慮不敢久留仍遠斥堠如無伏兵及有可乘之利方得進討取萬全務

夏五月宋詔延帥趙卨無輕受夏人納欵

初夏人求納欵趙卨輒與應答既而犯邊不絕仍不時遣人請和宋帝詔卨如夏人再來有言先令把邊人重疊詰問虛實俟其意堅徐引至順甯寨問所欲言然後諭以反覆因依遣之仍錄所說語言疾置以聞若牒送到謝罪表匣或空牒請和亦令將寨官語以未敢承受

如半月以外即云經略司令先見公牒有可憑信即收接當奏取朝旨長編四百十

宋詔以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略授逐路帥臣講求困敵之策

宋帝欲使夏人疲於奔命擬選將練兵先募間諜深入探候出其不意使敵莫測故授此方略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言竊詳治平臣僚所上困賊方略固爲精盡然兵馬數目以至將佐頭項遣應次第即與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悉朝旨密作經營但不失今降朝旨大意而已須諸路動息相聞首尾相照互相爲力使西人於逐路

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計方行不至重困自餘亦不須合治平之意所有朝旨內先令具經畫措置事件聞奏緣邊機務難以預定貴在臨時處決卽先事無可預陳所有準備西人防庇邊民一節卽不異見今備寇之策長編四百十一

夏六月攻宋塞門砦

宋帝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嚴戒城寨當職官增完守備如夏人攻犯非逼近城下決可取中勿多施行自致闕誤長編四百十二

宋師襲洪州

梁乙逋數遣使入中國示欲伏罪請和而於使介往來間乘邊人觀望輒出兵掩襲冀有所得延安帥趙卨檄慶州將劉安李儀曰賊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於是安等襲洪州斬擄五百餘焚蕩族帳萬二千獲孳畜鎧仗萬三千長編四百九按宋史趙卨傳作梁乙埋擾邊長編注謂此事當考不知乙埋與乙逋何如

秋七月遼使來册封乾順爲夏國王遼史道宗本紀

早訛言將入犯宋詔選人入西界探測

宋帝聞夏已點集兵馬欲來作過又聞西界今年天旱點集不起帝以爲疑因詔問諸路夏國今歲事力果是

如何或實經凶歉止揚言大舉以勞我隄備或實欲入寇郤反言天旱以欺我邊防有此二端正要精加探測先事破謀旋經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言點集不實乃止（長編四百十三）

宋詔備秦鳳邊

夏人點集軍馬聲言欲犯涇原熙河路宋慮移犯秦鳳擾及城砦特命將寨官遠斥候廣探伺幷令涇原熙河兩路各選兵將於德順通遠接近秦鳳邊面順便堡砦駐劄以爲犄角之勢（長編四百十二）

移牒宥州不報旋請疆土於宋

宋樞密院言鄜延路七月移牒宥州踰月方有回文專請疆土殊無悔罪謝恩之意又託名議事實欲遷延以欵我師令諸路皆報欲舉國併寇一路莫若先爲大舉之狀精選兵馬多發將官廣張聲勢移屯近邊揚言約日互進時出輕兵倏往忽來令敵疑畏不知所備使不敢併一路則敵勢自分我逸彼勞亦多方誤之之意設令遂犯一路必自顧望亦不敢深入待其惰歸可以伺便擊之詔陝西河東帥臣從宜行訖以聞長編四百十三按九月丁已熙河蘭會路經略使劉舜卿言夏國若遣人齎文字議和許與不許收接詔許收接仍令於鄜延正路計會又已未鄜延路經略司言宥州差人來延州陳述事理已令至日差官引伴赴州詔令趙卨除依詳前後所降

朝旨應答外雖西人言語倔強邀乞意堅亦節次婉順以理開諭即不得一起折難遽然阻絕務要遷延不絕其意以緩入寇之謀

宋聞夏有變故命趙卨等選人體訪

樞密院言諸路所奏夏國主物故今威明曩勒藏管勾國事國母更不管勾頗相符合惟鄜延路不同慮國中自有變故用此遷延以疑邊備詔趙卨范純粹選信實之人體訪有無變異鉤索西人情僞參驗事實以聞長編四百四十七

以重兵壓宋延州境延帥趙卨遣人來詰遂退

夏兵抵延州界聲言大舉宋邊將亟請益戍兵爲備卨

京華印書局刷印

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爲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來詰夏兵遂去（宋史趙卨傳）

使貢於宋

前宋册封之使入境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宋帝仁厚而乾順受册之後不遣謝使不賀坤成國中士民皆不直其上梁氏懼乃遣使入貢請和（西夏事畧）

宋元祐四年（遼大安五年）

西夏稱天儀治平三年

春正月宋帝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宋史哲宗本紀）

二月始遣使如宋謝封册
梁乙逋以歲飢不能點集令宥州移牒保安軍言將遣使入謝封册請先議疆事朝議以謝使未至卽議疆事不許於是使嵬名善哩貢馬謝封册請和（宋史夏國傳及長編四百十八按長編是月乙卯夏國遣使謝封册詔學士院降回詔）

三月月入東井犯西扇北第二星
羣臣以國家用兵過多請息民力爲言梁氏善之（西夏書事）

宋詔邊臣毋以夏國遣使失備禦
樞密院言諸路奏報並邊時有人馬及諜言敵界亦有點集慮邊臣見夏國遣使因失備禦宋帝詔陝西河東

逐路經略司密伺敵意過作枝梧仍戒敕沿邊城砦兵將官明遠斥堠用意隄防無致緩急墮其計中御史中丞傅堯俞言臣聞夏人欵塞傳者謂必緣地而來臣竊思之方今邊防未豐士氣未振民力未全賞罰不明將帥難倚其尤可慮者議論不齊平居講事或經時曠日而不能合苟必至於用兵豈能迎機猝應制變於千里之外哉臣竊爲陛下憂之自古和戎未有能抗天威而快人意者惟所屈者益深則所伸者益遠願陛下姑務柔之以德專以繼好息民爲意則天下幸甚長編四百二十九

夏六月遣使入貢於宋

使人請以所許葭蘆四砦易蘭州塞門押伴戶部員外郎穆衍折以理使辭屈左諫議大夫梁燾言朝廷昨來割棄陜西河東堡寨已失於前今外議又傳大臣欲以蘭州定西一帶割賜西人臣聞周詩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正今日之戒也大臣不務畫策制伏外敵使遠人懷德而畏威但日欲割棄疆土以損國勢非盡忠也臣聞此地皆西人要害之處必欲得之勝得他處前日蓋嘗有此議范純仁呂大防爭之得止今純仁去大防獨當國柄宜申前議不當含糊畏避也戊申乾順上表奏告事宜宋賜答詔曰省所奏事具悉所有

蘭州塞門兩處地土前詔指述已明毋復更有論請其
永樂陷沒人口緣自牒報後來經隔歲久慮其間實有
死亡或後來卻有續尋到人數今已降指揮下鄜延路
經略司候將來送還到日若與元報人數不同亦令據
數交割計口支與賞絹仍將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
約一日給賜所有應合立界至去處並依已降朝旨及
自來體例計會鄜延路經略司關牒逐路帥臣各委官
隨宜相度認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從之丁已又賜詔
日省所奏昨差人赴延州計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還
四處城砦交換塞門蘭州兩處地土實在朝廷酌中裁

決事具悉爾嗣守世封虔修貢職頃屬罷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音備諭朕志豈謂歷時之久尚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諒誠欵顧改圖之議猶有披陳然事大之恭實聽裁決再惟忠順殊用歎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於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以優恩除漢蕃地土指諭已明難從換易外所有歲賜據前降詔命合候地界了日依舊今推特恩勅有司更不候地界了當便仰檢會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信之隆謹封疆慎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長（長編四百二十九）

遣使如遼謝封册（遼史道宗本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宋遣崇儀使董正叟如京使李玩押賜夏國生日禮物及冬服來宋史夏國傳

秋七月使宋賀坤成節

趙禼言夏人近遣使詣闕謝恩續遣使賀坤成節請嚴戒邊吏勿侵犯引惹詔陝西河東經略司戒約沿邊兵將官不得容縱邊人以巡綽硬探爲名生事尋賜回詔云節紀誕彌慶均臨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來同嘉與朝臣咸稱壽竿載惟忠恪宜有寵頒宋史夏國傳長編四百二十九及蘇魏公集

宋詔令保安軍牒宥州應立界處恐山斜不等仰所委官

隨宜分畫長編四百三十

宋頒曆日來

詔曰賜夏國主迎日推策校疎密於一周欽象授時紀便程於四序眷言侯服作我翰垣爰錫小正之書俾興嗣歲之務布宣於下共襲其祥今賜卿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蘇魏公集

九月移牒請受地

宥州牒保安軍言已鳩集永樂等處陷沒人口於十一月十日押付界首應給四砦亦即差官同日領受並乞

許令將棄地內人戶官物遷移般運於交送生口日前
畢事長編四百三十四
冬十一月歸永樂俘復米脂等四砦地
初宋帝詔夏主曰昨永樂城將吏兵夫盡忠固守力屈
就擒衆多生齒淪於異域念其流落每用惻然雖已詔
汝發遣當給賜可還之地然念城初失守衆即散亡或
爲部落所得或爲主者轉粥非設購募恐有所遺汝可
深體朕意訪求發遣當據送到者每人別賜絹十疋命
官以上加優賜給所得之家乙逋命宥州牒言永樂人
戶除累年死亡外鳩集到一百五十五人敢赴界首交

付及至交領時僅一百四十九人盡復米脂葭蘆安疆浮圖四砦地時議分畫地界熙帥范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砦劉昌祚亦力陳不可且曰異日請蘭州亦將許之乎宋帝皆不聽西夏書事及東都事略劉昌祚傳按宋史夏國傳元祐四年六月稍歸永樂所獲人哲宗紀元祐五年二月己亥夏人歸永樂所掠將士百四十九人傳紀互異

宥州牒已指揮所委官臨時有可相近取直處令相照接連取直分畫長編四百三十五

十二月遣使如宋賀興龍節宋史夏國傳

是月宥州牒去城十里作熟地外十里兩不耕作草地長編四百三十六

京華印書局刷印

宋元祐五年遼大安六年

西夏稱天儀治平四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賀宋帝及太皇太后正旦並進馬駝

宋帝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頭匹事具悉春朝講禮外服輸忠走專使以來庭縶良蹄而在御風宜所尙歲貢靡愆省閱之餘嘉歎良厚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太皇太后詔曰詔夏國主覽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頭匹事具悉眷惟列土之邦世奉勤王

之職載臨元朔遠效貢珍羇地產之奇毛實天閑之外廐言觀備物益見輸忠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蘇魏公集

梁乙逋請婚西蕃約取邈川

乙逋威權日甚其弟姪皆握重兵陰謀篡奪聞阿里骨與溫溪心搆怨思併邈川遣使靑唐請爲子結婚互爲應援阿里骨許之亦遣撒察約攻邈川城使人近北往來不由邈川恐溫溪心知也撒察乃蕃部使役之稱長編四百四十四

三月保安軍牒索陷將景思誼

思誼以永樂之圍縋城被執及還陷沒人口思誼已死中國未知延帥趙卨移牒來索乙逋令宥州回牒報之

長編四百三十九

宋移牒宥州議界至

鄜延路經略使趙卨言夏人商量分畫界至催索公牒準樞密院劄子除塞門砦於東西北三面各取二十里爲界外其蘭州界幷定西城堡寨及本路義合與河東吳堡寨比接諸城邊面齊截去處于城外打量二十里照直爲界擇地卓立封堠修建堡鋪仍詳此大意潤文

修定牒本聞奏詔鄜延經略司令保安軍移牒宥州訖奏長編四百三十九又長編是月宥州牒除塞門屈曲分畫其餘比接諸城取直畫定其間地土雖甚闊遠亦割屬漢

夏五月請廢蘭州之質孤勝如新堡

二堡古榆塞地漢趙充國屯田所中膏腴五十餘頃據兩川水泉以資灌溉國人稱爲御莊自李憲城蘭州築堡其地土人悉走天都山及會州境飢羸難以存活秉常嘗令蕃衆自爲爭復計元豐六年蘭州被兵西關堡破二堡遂廢熙河遣兵耕種輒爲夏人所殺及議畫界二堡在蘭州界内熙河將范育等修葺故址屯兵爲守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乙逋欲得其地令宥州牒保安軍請廢所築新堡長編四百四十二及四百四十四按請廢質孤勝如二堡宋詔熙河蘭岷路經略司密勘會勝如質孤兩堡內見屯蕃漢兵馬并巡檢使臣等人數其城壁樓櫓守禦之具各有何次第自元豐五年修後有何事迹或文據可爲西界照驗今當何辭折難回牒及所稱廣割何嶺是何處繪圖以聞

六月攻質孤堡毀之

乙逋請廢二堡不得以五千餘人乘大霧猝至質孤邀平之進攻勝如縱火焚掠而還長編四百四十四及四百四十八按毀質孤勝如二堡秋七月宋詔移牒宥州詰問

與宋趙卨會議分畫疆界

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依綏州內十里築堡鋪供耕牧

外十里立封堠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爾遜領蠻徼恪循世守伻來稱幣廷閱奏書永言疆場之安未及溝封之畫兩界繩直罄忠順而可嘉十里蕪荒瀝悃忱而有請力祈矜許蚤遂底寧惟析壤之求初無故事念安邊之議亦既累年顧省恭勤特行開納然綏德城本無存留草地詔旨今既欲于漢界留出草地卽於蕃界亦當依數對留應見今合立界至處並須明立封堠內外漢蕃各對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種仍各於草地以裏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如熟地內不可修建卽於草地內修立各不得逼近界堠其餘疆畫未盡事已令押伴

官委曲開諭進奉使副訖及已詔鄜延路經略司夏國如欲議事許差人赴延州計議眷方陲悅義之心既輸悃愊而朝廷綏遠之意已示優容宜深體于恩懷亟保和於封略（宋史夏國傳及長編四百四十五）

秋七月遣使如宋賀坤成節

使至京師正邊臣報兵躪質孤堡時使者略不顧憚蓋知中國不敢苛留使人也（長編四百四十五及蘇轍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冬十月復毀勝如新堡

初夏兵犯質孤等堡勝如巡檢計守義擒殺游卒四人修葺所毀城門工甫竣乙逋復率兵焚毀之殺守義擄

其兵役而還二堡遂不復作長編四百四十八及四百五十二按十二月壬辰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經略司奏十月內西賊累犯勝如質孤堡縱穿城雖無所傷緣夏國見商量分畫地界今乃不遵詔命先起事端乞朝廷定牒本下鄜延路經略司移牒宥州詰問詔令本路經略司移鄜州問故定牒本降下又按是月乙未鄜延路經略司言宥州移牒稱先爲定畫疆界有詔漢界留出草地十里蕃界依數對留欲於蕃界令存留五里爲草地夏國於所存五里界內修立堡鋪今擬到回牒云朝廷務敦恩信特從所乞應見今分畫界至處許於蕃界內存留五里空爲草地漢界草地亦依此對留五里爲兩不耕地各不得於草地內修建堡鋪從之

十一月遣首領允領舉入熙河議疆事

夏初議界至請以綏州例二十里爲界中國從之繼請留生地十里又從之乙逋見委曲遷就遂議於非所賜

城外總以撈直二十里相照取直而熙河路蘭州質孤勝如二堡指爲非舊堡砦欲自龕谷砦打量取直則蘭州質孤勝如砦皆爲夏界熟地又自定西城尉斗平第三砦接連取直則蟾牟山吥嘌州結龍川一帶亦屬夏國議久不決乃令宥州牒稱現於納葉經克節進築所有蘭州耕種處及屯駐人騎乞行毀徙知熙州范育不敢應乙逋尋令允領舉詣熙河石硤子堅執前議以分界至育等令往鄜延路再議允領舉至延安因言辭不協徑還長編四百五十二

十月遣使如宋賀興龍節長編四百五十二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二十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元祐六年 遼大安七年

西夏稱天佑民安元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賀正旦

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爲境上之議故爲此去彼來牽制勞苦每違期日王巖叟請預戒邊臣夏違期一不至則不復應自後不敢復違宋史夏國傳及王巖叟傳按長編六月甲寅樞密院進呈西人初報十五日過界既而寂然無耗至十九日忽然卻來計會蓋每歲不來界上必令人去體問招呼今歲預戒邊臣如不來則勿問所以今日自至太皇太后曰不如計會[illegible]善按此即從王巖叟之議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三月復遣首領嵬名麻胡（一作烏葉瑪）入鄜延議疆事夏國入邊有三路故事文移至環慶者皆附鄜延會議時使人議畫界至輒云前後反覆朝廷昏賴實多及令赴延安商議又云延州無可斷之理本國已差官發赴熙河蘭岷路就六處界首相會又云如中國實有就和之意請勿再言隴諸堡上取直及質孤勝如二堡事言詞不合輒掉臂還經略使趙卨連牒宥州促之不至會梁乙逋使生番乙吳麻（一作烏葉瑪）入延州吳麻乃出入漢邊達言語通事類者順寧砦獲之卨厚與金帛使以中國懷柔意歸諭乙逋曰朝廷令汝國遣人來聽疆議非

憚汝也特以和好垂成不忍遽自絕耳乙逋欲和卽來不欲從汝自便移書往返不若面議之詳時乙逋方聚兵密木關將犯熙蘭吳麻至乃緩師期遣嵬名麻胡及乙吉唛丹等人延州卨呼前詰折開諭累日麻胡等詞窮曰公言無不是皆爲國爲民奈吾國不利何長編四百五十六及四百六十按長編是年春正月辛未鄜延路經略使趙卨言熙河路所占西人良田極多乞朝廷酌中處置樞密院議夏國見通常貢歲時恩賜一切如舊止是分晝封疆未畢如卨所陳是實西人觀望難於馴服詔卨詳累降朝旨及趙伋開諭悉心講究候西人再來界首卽盡理折難務令聽伏伋先被詔持地圖去延安議分晝事卨長子也又三月乙亥鄜延路經略使趙卨言若西人來延安府商議分晝熙蘭界至一向偪強要還本國未審如何回答不敢阻絕詔趙卨以前後指揮數演節次令所委官婉順應折如堅不聽從便欲歸國卽

徐云此來開諭於理當然今既全不相聽即當具此申覆樞密院以俟指揮或西人須要暫歸本國亦當聽其便仍諭以使副到本國亦須更與近上首領詳悉商議若申覆樞密院後萬一別有處分當令人於界首相商招即請來延安府商議務要羈縻西人不致阻絕其西人未肯聽從合申覆事令趙伋赴三省樞密院稟議

夏四月攻宋熙河蘭岷鄜延諸路

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挑掘七厓巉堡殺掠三日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奏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宋帝下大臣會議蘇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議地界

欲因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

於所爭處殺人掘壓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境宣仁后遂從轍議宋史哲宗本紀及蘇轍傳按長編五月己未朔三省樞密院同進呈熙河延安二捷報蘇轍奏曰近日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商量了當意欲與之呂大防曰此不可國家歲以二十五萬銀絹賜與在西夏當一百萬豈可恣其侵侮亦須恩威并行王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議棄與不知既與保其後不更要否太皇太后曰夷狄無厭劉摯曰夷狄誠無厭巖叟曰不可一向示弱韓忠彥曰看道理如何耳遂退忠彥意與轍同獨巖叟以爲質孤勝如兩壘自元豐用兵有之元祐講和畫界當在我地而西人力爭蓋彙形勢膏腴之利失之則蘭州熙河遂危故主范育議謂不可棄而趙卨意在與之轍自執憲主卨議故進說如此又七月甲申三省樞密院會都堂議西界分畫事而王巖叟以爲質孤勝如蘭州之形勢又膏腴地夏人所必爭而蘇轍

自爲中司即論乞棄二堡及執政常執前意韓忠彥在可否之間通遠軍之定西城熨斗平堡通西寨榆木岔堡夏人皆欲就逐城打量二十里爲界而輒與忠彥又以爲當然熙河帥范育以爲質孤勝如二堡自用兵初得之至今兩巡檢未嘗廢而夏人妄以爲邊臣緣議和旋修又朝廷從初文字但云通遠軍之定西城已北相照接連取直未嘗及熨斗平通西榆木岔而夏人乃欲幷三堡直南北打界至逐將南逼通遠大路如其言則通遠一帶有難保之勢知邊事者莫不以爲然獨轍與忠彥直夏人語

六月熙河等路來歸俘擄

夏兵入熙河涇原諸路雖肆殺掠而首領被執者亦衆宋帝令悉放歸並詔逐路經略司諭宥州言疆事雖未理畢夏國安得輒侵邊境今既生擒即合斬首緣意在好生又夏國現輸常貢且放回本國宜明諭梁乙逋幷

京華印書局刷印

近上首領今後不得縱放兵馬擅有侵犯長編四百五十八

秋七月遣使如宋賀坤成節

熙河諸路奉詔諭詰宥州梁乙逋回牒以通遠十萬衆爲些小侵犯又沒涇原之役不答宋帝以言辭傲慢欲絕歲賜聞坤成使已在境上乃止長編四百六十二

毀鎮戎軍封堠

鎮戎官吏於軍界近邊立封堠八處梁乙逋遣兵拆毀令宥州牒保安軍言請勿再修且宜依舊長編四百六十一

八月宋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兵襲夏境敗死

宋帝以儀等違旨夜出襲人死不贈官宋史哲宗本紀按夏國傳作九

月圍麟府事與此異

攻懷遠砦

梁乙逋既殺李儀知鎭戎軍無備遣兵乘勝攻懷遠守將李遜出戰不勝閉城謹守圍五日始解長編四百六十四毁宋安定堡地分內新移修增子土門兩堡長編四百六十四

宋戒約邊臣縱探深入西界

三省樞密院奏事蘇轍言蘭州近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邊臣貪功生事不足示威徒敗乃事耳乞行詰問或戒約王巖叟曰賊兵在境若不遠探何由得知苟失機宜豈不誤事呂大防曰今以李儀許與無故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入界致陷沒更不推恩徧告諸路亦足以示戒約也樞密院先下復上逢大防及劉摯謂韓忠彥曰已得旨令戒約巖叟復奏因進曰戒約之事更乞陛下體察有未便處太皇太后曰適三省要戒約巖叟曰所見偏所奏未盡理自來朝廷常指揮令明遠斥候又卻不得差人深探如此乃是不會事又曰賊兵在境上若失機宜奈何太皇太后曰如此則難責彼也巖叟曰邊臣全賴朝廷主張忠彥曰若生事亦不便既罷戒約蘇轍他日又言蘭州近以防護打草爲名殺西界六七人生擒九人已令送還九人此甚善邊臣冒昧小勝不顧大計極害

事可遂行戒約大防不欲曰李儀許與等深入陷沒已責一行人足以爲戒約矣轍曰李儀等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有功若不戒約將謂朝廷怒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太皇太后曰然乃行戒約（長編四百六十四）

閏月宋嚴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

樞密院言累據諸路沿邊探報夏國首領梁乙逋將統河南北人馬揚言謀欲犯邊詔陝西河東諸路經略司嚴飭邊備仍不得先自張皇希功賞引惹生事（長編四百六十五）

九月攻麟府二州

殺掠者三日焚蕩廬舍蹂踐禾稼無算宋史哲宗本紀按長編九月丁亥樞密院言河東經略司奏報西夏深入麟府州攻圍城壁詔密本司丁寧誠勅麟府路軍馬司宜謹重精審仍張大聲勢集兵應援務令敵兵早退城寨無虞仍令范純粹審擇便利如可出兵即依前詔牽制策應又庚寅樞密院言西夏入寇麟府州未退詔河東路經略司誠諭張若訥張大軍聲占據地利審度敵勢選募驍勇敢死之士出奇逼逐或乘師老惰歸之際擇利邀擊又壬辰樞密院言夏人犯麟府州雖已遁去今據陝西沿邊奏報見各於並邊聚衆恐復寇別路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如遇西夏入寇本路兵力不勝即速令互行關報牽制策應及令逐路帥臣精心講究利害如何經晝措置密具方略以聞其麟府州界人常爲敵所殺掠燒蕩屋舍者令經略司人以老幼屋以多寡等第給賜錢絹或被焚毀糧斛蹂踐田苗亦隨宜賑濟

宋復絕夏歲賜禁和市長編四百七十九

宋押賜國主生日禮物及中冬時服使臣安倫等至延安

稱疾不至

故事夏主生日禮物及仲冬時服例於九月十一日以後過界其歲賜銀絹則于二十五日過界時使臣安倫劉程已抵延安經略使范純粹以夏國今年大兵三舉猖狂已甚又慮朝廷聞河東遭寇遣使別有更改令倫等用公文稱疾移牒照會梁乙逋使宥州回文言辭簡倨不肯少屈於是倫等不至長編四百六十六

韃靼國來伐梁乙逋回師援之不及

韃靼聞乙逋兵入河東率所部襲賀蘭山入囉博監軍司所刼殺人戶千餘掠牛羊孳畜萬計乙逋回兵援之

至達爾結羅韃靼兵已退

長編四百七十一按本條章楶奏曰夏國叛命違天逆理宜取誅滅其西南則有邈川東北則有韃靼皆其鄰國今不能和輯而並邊侵擾此蓋天人共所不容之效也秉勘會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犯順亦嘗遣使唃氏當時頗得其用蓋以遠人攻遠人古人之上策今邈川既已懷服朝廷威德可使爲用而韃靼獨以隔遠未知嚮化之路今若於河東或邈川界求間道遣使至韃靼陳述大宋威德因以金帛爵命撫之使出兵攻擾夏國以與邈川相爲犄角則羈爾之國三處被患腹背受敵彼知國中內外多事宜亦自折可使不日請命此困賊之一端也

宋沿邊諸路用淺攻計來擾

環慶經略使章楶策也楶言羌戎爲孽久矣自慶曆以來前後入寇非舉國之衆不能深入今者自八月聚兵境上凡四五十日其衆始集初欲寇鄜延環慶一夕忽

趨麟府舍近取遠必有意謂盡疑兩路之兵亦聚故分其半以寇河東然則朝廷著牽制之令最爲得策又惟夷狄之小邦土地有限人民有數自今夏涉秋凡舉全國之師其衆可謂勞矣不能無怨其力亦已屈矣不能無困以勞屈之衆而當聖朝仁義之兵雖不戰可以待其自斃也爲今之計宜勑戒諸路休養兵民修嚴警備事事整辦毋妄作輕舉番寇小入使城砦及諸將各據地分驅逐翦除之出疆而後已舉國入寇則堅壁淸野勿當其鋒俟其引退審察前軍已遠遣將據要害便利之處分頭討擊之或翦其尾或邀其歸路一路被寇諸

路皆出兵策應牽制彼豈能枝梧哉此備禦之策未足以深害之也夫夷狄無城郭之固無營衛之兵嘯聚則爲用既散則難集雖沿邊有土蕃守禦之人每處衆不滿百謂宜乘間擣虛擾耕踐稼勿限其常爲淺攻之計皆付之逐路帥臣審度而爲之或遣兩將以上悉任其施設不必全用正兵蕃漢弓箭手最爲可任益之以選募土兵參雜於蕃兵之間所得人口孳畜錢財皆差等分給出塞之人如此則人人樂爲之用諸路之師更出迭入虜亦不能知其時則近塞三百里之賊境既不能爲生又不能自存彼賊不困未之有也行此之策不二

三歲必束手歸命（長編四百六十六按長編十月辛酉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常切體探西賊對境二百里內賊兵屯聚及部族所在如有可乘郎遣謹重有謀將佐及勁勇人馬爲倏往忽歸之計痛行討殺及令諸路兵馬更出迭歸使賊奔命不暇早致困弊以樞密院言夏賊寇邊未已平時恃來出我不意故也（諸路淺攻之策蓋自此始行））

冬十月宋詔用間

梁乙逋方用事宋樞密院言涇原路探報梁乙逋近犯麟府界爲人殺死梁阿格乙逋爲夏國所誅宋帝詔逐路經略司如探報得乙逋尙用事即宜乘隙用間以謀誅滅仍謹選可用之人厚遺金帛優許職名密切經畫施行既而秦鳳路經略使呂大忠言夏國自梁氏兄弟

京華印書局刷印

用事以來虐用其民壯者勞於徵役老弱困於資助以至僥倖非據殘害忠良上下怨嗟皆欲共食其肉特未發爾近聞乙逋阿格幷就誅戮嵬名族人欲預國事又擇種姓以爲之主羌中以嘗累寇諸路深慮朝廷乘此危疑之際或有舉興遂遣使請和以觀吾變正是可以經營之際不若因而指揮鄜延路只作經略司意度移問夏國今來乙逋阿格已死就使未死亦可以激怒衆心使之反側委是嵬名族人復預國事其所主立衆共推服從今一心恭順更不敢別有邀求速希回報以憑申奏朝廷乞行封册乙逋之變本國方以爲諱今明言之以奪其氣如此則忠黨遂安永戴恩德

此邊防莫大之利長編四百六十七又小注引舊錄云時乙逋率衆犯麟府河外三州殺戮甚衆莫之敢禦而姦臣謂已誅死欺罔爲甚

宋以勑任夏國歲賜分給與河東陝西經略司添助漢蕃功賞長編四百六十七

宋詔范育等招致仁多保忠不得

樞密院言夏國首領仁多保忠乃昔日唛丁之子久據西南部落素爲桀黠與邈川首領溫溪心鄰境相善已令溫溪心委曲開諭招致許除節度使令保守舊土自爲一蕃後以梁乙逋擅權用事猜忌保忠自此中輟不復議及近據諸路奏報多稱梁乙逋身死保忠屢來邊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上慮夏國首領各懷攜貳可以乘此招致蓋昔人用此獲利甚多如太宗殄滅突厥亦先因歸附形勢既分然後李靖得伸其策最爲明驗宋帝詔范育劉舜卿乘此機會密切措置其後卒不能致長編四百六十七

宋詔賑鄜小民爲西人侵掠者長編四百六十七

冬十一月宋環慶軍攻韋州

中國既絕歲賜環慶經略使章楶陳淺攻策令都監張存統兵入韋州攻安州川霄柏川諸處蕃部被殺者千餘人長編四百六十八

宋元祐七年遼大安八年

西夏稱天佑民安二年

春攻宋綏德城

並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於沒煙峽口以

自固（宋史夏國傳）

二月宋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仍諭不得深入敵境致落設伏姦便（宋史哲宗本紀及長編四百七十）

三月集兵韋州窺環慶與宋涇原官軍戰敗績

時乙逋聲言集兵三萬於界上入取環慶四路經略使

章楶偵知夏國邊砦各相去二三十里每砦止八百餘

人馬皆羸瘦不堪戰使折可適統涇原兵八千一日夜

京華印書局刷印

馳至韋州砦兵皇遽走可適直入監軍司所悉獲牲畜器物師回夏兵從後躡之可適設伏要害夏兵大敗首領被斬者二人死士卒無算失甲馬千計長編四百七十一

夏四月西蕃廝那一作斯納等族來附梁乙逋納之阿里骨以兵備一公城

西蕃溪巴溫董氈疎族也自阿里骨立去依隴逋一作隆博部河南諸羌皆歸之廝那心牟一作森摩二族向屬靑唐阿里骨殺董氈妻心牟氏廝那等不平與隴逋心牟二族率衆奔夏乙逋納之共謀靑唐阿里骨聚兵一公城以備長編四百七十四

六月遣使如遼乞援

夏爲宋侵遣使乞援於遼遼令涿州移牒雄州稱奉遼主旨夏使告乞應援緣南北兩朝通好年深難便允從委涿州牒雄州聞達南朝相度施行宋帝詔雄州回牒涿州具夏國犯邊事狀聞達照會遼史道宗本紀及長編四百七十六

宋欲以質孤勝如二堡與夏不果遂築城李諸平一作李內彭並進修汝遮一作努扎諸城

質孤勝如二堡延帥欲以與夏人宋臣种誼穆衍等言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障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請於質孤勝如二堡之間城李諸平以控要害二堡不果

棄遂城李諸平賜名定遠兼從提點刑獄游師雄言於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長編作納克密聚卜結隆此從宋史夏國傳）三砦及置護耕七堡自是宋蘭會熙河諸邊境藩籬益固（長編四百七十）

宋臣章楶謀取橫山請築洪德寨西北白馬川灰家觜等寨不果

章楶奏檢會西人去秋無故輒舉大衆侵犯麟州驅擄人民刼掠孳畜河外籬落爲之蕭條朝廷所重人命所惜民力未即討罪但絕朝貢犬羊獷狠不知創艾今春以來屢寇綏德復以重兵壓涇原之境五十餘日肆其

毒螫無所顧憚又於沒煙峽口築壘自固將爲家計於此而數令勁騎窺伺邊隙貪噬之勢未有已時蓋乙逋專國利其有事以爲資藉包藏禍心陰謀竊據雖朝廷仁民愛物不忍生靈肝腦塗地而敵情變詐乘吾不意輒來侵擾是朝廷專以不殺爲務而其實未能止殺也向者朝廷令諸路講淺攻牽制之法然如昨來舉數十萬衆與涇原對壘而近邊部族皆先起遣深入平夏蓋出師牽制亦有不可用之時然術固有不殺而能扼敵之咽不戰而能伐敵之謀者惟擇地築壘迫近橫山以漸困之乃今之上策也大率敵人平日輒敢跳梁畔援

京華印書局刷印

少屈而復振暫服而愈驕者無他得橫山之利以爲資恃橫山之險以爲固而已今若因其寇犯築壘兩界之間以示必取橫山彼如震恐所憂者疆土日蹙也彼既憂恐則休兵有期且敵之長技便於野戰中國之利所恃者城守因吾所利以奪其資用吾所恃以披其固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不殺止殺帝王之師盡于此也遂乞進築洪德寨西北白馬川地名灰家觜及修復大順城廢安疆寨皆不從長編四百七十四

宋詔諸路牽制長編四百七十四按是月辛酉詔夏賊犯河東五萬以上兵難以枝梧合銷諸路牽制者鱗府路令府州軍馬司嵐石州令石州都巡檢司舉橫烽入鄜延路報以次路分仍各別舉橫烽至太原府帥

司路軍逐東制到東詔納火麟府路仍聽軍馬司徑報諸路出兵牽制其河東路得諸路橫烽除報帥府外亦別以一路橫烽轉報府州軍馬司納火仍令諸路遇賊入寇合要牽制策應除移牒逐路經略司外更徑報麟府路軍馬司照會其諸路得河東橫烽若麟府軍馬司得諸路橫烽並簡習軍馬便爲牽制之備速赴順便堡寨駐劄未得出界各候被賊路分報到審驗得實可以牽制即依累詔從長取利進兵先是河東經略司言橫烽之法本路與陝西路難以一律故有是詔

秋七月宋將折可適破尾丁𥕛一作晃丁嚨梁乙逋見中國於熙河築定遠城擇於沿邊對境百里之外各作頭項排布人馬東西相屬約地遠近一二日內可集兵三五萬待漢兵入界併力拒戰尾丁𥕛於諸路尤近以兵五千屯其地章楶令折可適將兵六千潛

入境偵得守鋒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捲甲疾趨襲破尾丁磑獲人馬器甲千計回次檉楊溝夏兵逐之戰於高嶺又敗宋史折可適傳及長編四百六十八

宋詔涇原禦備

謝麟爲涇原路經略使宋帝詔麟本路今春以來西人築城沒烟多爲出沒誘致漢兵如聞本路自二月間已遣人戶入城勾集人馬致有失業及孳畜頗多死損詳西人蓄謀乃正以多方欲誤官兵邊民不得休息合如何禦備子細究心講議條畫以聞長編四百七十五

八月宋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

先是有詔許諸路擇利淺攻而邊將頻出兵討擄多殺老小慮諸路貪功致寇故因防秋復加條約長編四百七十六

西蕃阿里骨獻邈川圖梁乙逋執其使

邈川古湟中地南距河州一百九十餘里東至蘭州二百餘里東北控甘涼一帶西接宗哥青唐二城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始阿里骨以女許梁乙逋子約攻邈川殺溫溪心不果及聞乙逋納叛蕃厮那等族因復入貢中朝宋帝封其妻溪尊勇丹爲安化郡君子邦彪籛爲鄯州防禦使弟南納支爲西州刺史乙逋數徵其兵入寇不應至是聞溫溪心內投疊受官爵懼其離間復以邈

京華印書局刷印

川地圖獻夏國約將兵來取而預誘溫溪心至青唐拘之乙逋惡其反覆羈執使人兵不發長編四百七十六至七十七按長編九月癸卯范育言準朝旨若夏賊累攻邈川即本路合如何施行令臣深計熟慮預為方略臣前所陳乞定河南之策正為此也前日河南之人密輸誠款欲因而撫定非貪土地蓋河南既定足以威制外夷下臨河北若視諸掌其衆盡為屬國可以控夏賊腹背制其死命脫使賊攻邈川本路力不足則前日所陳邊勢之利反為夏賊所有矣樞密院言河南諸羌懷漢願附雖是久遠邊防之利第以青唐未有失節而夏賊方謀合從故未可輕議所以前降指揮不得擅便施行令撫定河南部族又豈能制夏賊死命詔范育依詳前降指揮悉心講慮豫為謀畫賊果犯邈川難以出兵即張大軍聲于要害處遙為聲援以解賊勢若所探非實不得張皇

冬十月國母梁氏自將攻環州

環州洪德砦西北白馬川灰家觜地距清遠軍僅八十

里依山據險當青岡峽濟乾同家二堡大路若騎兵自歡樂峯直達漢川半日可至梁氏集兵十萬於奇魯朗聲言犯涇原一夕趨環州圍之長編四百七十八及四百八十

攻環州七日不克解圍退敗於洪德砦易服走還

環州境外皆沙磧距城百里有牛圈瀦水章粢於兵未至時夜遣人置毒水中夏兵至人馬飲者輒死攻七日不克謀解圍退粢預料精兵萬人授折可適銜枚由大蟲谷趣洪德城分遣蕃官慕化等別駐蕭遠砦約舉火爲識以邀歸路夏兵還過之烽起士卒識梁氏旗幟爭鼓譟出梁氏縱鐵鷂子數萬迎鬬可適等皆死戰梁氏

京華印書局刷印

見衆敗急令青幕遮道盡棄帷帳首飾易服走免兵士相蹈藉死者崖澗皆滿

長編四百七十九按是月丁卯環慶路經略司言西賊入寇詔令章楶丁甯各城寨專作守計但能堅守無虞即爲有功密諭諸將凡事愼重勿與賊鋒迎鬬仍選募死士夜擊賊寨或侯惰歸及分掠之際擇利邀擊痛行殺戮并下鄜延涇原兩路處賊馬恃衆分兵寇犯亦仰丁甯過設隄備又辛未環慶路經略司言賊稍欲引退本路六將已從間道前去邀擊時西賊入寇方數日今忽引歸慮別蓄姦謀復來衝突詔經略司候賊退日丁甯誡諭沿邊將官使臣過爲隄備不得幸賊解去便爲懈惰兼慮賊知鄜路赴援環慶輒乘虛入別路作過仰審度賊勢若漸欲引退即於涇原兩路策應兵馬量度先次遣回

西蕃阿敏來投使守革羅城

一作喀羅城

阿敏溫溪心弟阿旺格子阿里骨拘溫溪心邈川大亂

阿敏聞梁乙逋執青唐使人乃改名丹卓麻一作丹卓勒瑪率屬投入夏國梁氏使爲衙頭首領將兵守革羅城備阿里骨也長編五百六

十一月復遣使乞援於遼

遼主因夏州疊次求援擬遣樞密使牛溫仁泛使中國詰問兵端已聞乙逋點集頻數部族疲于奔命議者謂其非中國敵豈可因之棄吾舊盟罷溫仁不遣止令涿州移牒雄州請之長編四百八十二小注

綏州鈐轄嗘浪心訛一作伊朗僧鄂叛附于宋

宋授內殿承制其從人綏移曾入夏國偵事鬬敵被傷

特予副兵馬使長編四百七十九

復遣兵犯麟環二境長編四百七十九

宋元祐八年遼大安九年

西夏稱天佑民安三年

春正月假遼國命牒保安軍請和

宥州牒保安軍言本國準北朝札子備載南朝聖旨稱夏國如能悔過上表自當應接予以自新今既北朝解和又朝廷素許因此再上表章卽欲遣使詣闕宋帝以辭引北朝非例令鄜延經略使以意諭之先是知延安府李南公以保安軍所得宥州牒來上執政共議欲許

夏人上表尙書左丞梁燾曰牒內不當引北界解和之語恐懷詐不誠未可據聽且使邊臣諭令退換牒文更伺其意如果效順誠實不詐許之未晚持之累日未決會燾在告遂如南公奏翌日燾出至帝前力陳自割棄要地一失之後羌人屢犯邊內侮朝廷恩信不行威勢不立豈可今日更失處置西域既請納欵貢奉乃引北朝解和爲端此最害事恐開他日生事之漸不可不慮況北人未嘗預西事也願追止已降指揮且令退換牒文更俟探伺誠實之意事雖稍遲庶無後悔於是詔從燾議長編四百八十按長編是月壬辰詔以夏國請命未測情僞令陝西河東帥臣約束緣邊過爲備禦

仍戒約兵馬不得於邊界生事又長編是月樞密院言陝西河東諸路每探知西賊大兵入寇即起遣人戶淸野堅壁專爲守計近來賊情狡猾每欲犯邊即所在虛聲令諸路分兵處處爲備藁出一路或示形於此却往他路或人舉入寇以重兵分守城寨使漢兵不敢輕出而遣鈔騎四散擄掠如近日於奇魯朗口齊集涇原爲備乃寇環州雖本路預作準備城砦幸無疎虞而邊民被害數已不少兼聞邊民安戀舊居曾因虛聲起遣人戶不以賊來爲信逮有寇逃避不及悉罹殺掠縱驅迫入城城中窄隘無屋可容人畜之類晝夜暴露薰染死損深可矜惻又西賊每舉兵犯塞必虛張聲勢動稱數十萬邊將不過閉壁自守坐觀焚掠縱有戰兵在外既不能過其奔衝亦未嘗出奇掩殺致賊往來坦然若涉無人之境若不別圖方略何以保民待敵詔令陝西河東路帥臣講究的確利害具方略以聞

二月于闐上表於宋請討夏國不許

于闐夙與西夏最睦近有隙故有是請長編四百八十一

夏四月丁未朔遣使如宋謝罪獻蘭州乞賜塞門砦不許李燾曰蘭州未嘗以還夏國今又何獻也

詔曰省所上表遣使詣闕悔過上章及獻納蘭州一境地土綏州至義合寨亦取直畫定卻有塞門乞還賜夏國等事具悉朕統御萬邦敦示大信眷爾嗣藩之始亟馳請命之誠爰給土疆復頒歲幣豈謂受賜而往輒與犯順之師中外交章神民共憤朕以爾在位未久勢匪自由姑戢伐罪之大兵聊用禦邊之中策仍敕疆吏許爾自新今則遣使來庭託詞悔過何乃謝章之初遽遠形畫境之煩言況西蕃故疆中國舊地已載前詔不系

可還其分境雖曾商量在用兵亦合隔絕然則塞門之請殊非所宜定西以東已有前諭除河東鄜延路新邊界至許從前約令逐路經略司依前後詔委官開立壕堠外蘭岷路未了地界亦已令蘭岷路經略司依先降朝旨委官候夏國差到官詳先降指揮同共商量分畫緣夏國自元祐通貢受賜後來累次犯邊仍候諸路地界了日可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舊例長編四百八十三

乘間犯宋延麟二州長編四百八十二

冬十月遣兵扼神流堆與涇原將張蘊戰敗還遂失宥州

梁乙逋聞張蘊引兵入境令衆三千拖大吳神流堆堆距宥州四十里拒戰不勝宥州守兵潰走監軍梁阿哆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赴援蘊頓兵長城嶺鐵騎數挑戰不得既倦蘊縱兵奮擊阿哆大敗宋史張蘊傳

宋哲宗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

西夏稱天佑民安四年

春正月入貢於宋宋史哲宗本紀

二月使宋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

宋宣仁后崩于元祐八年九月至此始葬宋史哲宗本紀及夏國傳

遣使如宋再議易地不允宋史夏國傳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四月遣諜入鄜延被獲

梁氏因請地不得遣諜至鄜延覘事經略使范純粹方大閱觀者不得入俄而騎兩翼環圍之命觀者列坐皆五人結一保中有十餘無保者呼詰之卽夏諜也盡坐帳前閱技畢曰我之兵精乎歸語爾主欲爲寇幸早來與食遣回（却掃編）

冬十月梁乙逋伏誅

梁氏一門二后乙逋恃其威勢獨專國政日與中國抗衡緣邊悉被荼毒國人畏之不敢言既又潛謀簒奪刑賞自專梁氏亦爲所制自麟府還族子阿革戰死勢稍

殺環慶之役梁氏自將不使與兵政乙逋不悅叛狀益露大首領嵬名阿吳仁多保忠撒辰等知其謀集部衆討殺之滅其家西夏書事

宋紹聖二年遼道宗壽隆元年

西夏稱天佑民安五年

春二月築堡石門峽

石門峽距渭州境僅三十里東帶興靈西接天都瀕葫蘆河形勝宜耕牧爲國界要害梁氏遣兵築堡戍之中國探騎遂莫敢過界長編四百八十六

夏五月宥州蕃屬朱智用由邈川奔宋

智用有意附宋爲夏國各路把截無由遂達後入邈川爲溫溪心部下擨察至熙州密申向漢意攜其宗族內奔宋帝嘉其誠授三班奉職（長編四百八十七）

冬十一月遣使如遼進貝多葉佛經（遼史道宗本紀）

是歲宋罷分畫之議

時章惇爲相欲開邊釁謂十年之間容忍夏人備至而犯邊如初用謝景溫之說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爲境遂令熙河蘭岷鄜延河東路地界諸路沿邊當職官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望處守把牒報夏國分畫之議遂罷而邊釁又起（宋史謝景溫傳及東都事略）

宋紹聖三年遼壽隆二年

西夏稱天佑民安六年

春二月攻宋義合砦宋史哲宗本紀

三月圍宋塞門砦宋史哲宗本紀

六月夏人犯宋邊東都事略

秋七月阿里骨以夏人師期入告於宋

宋賜詔曰阿里骨累據熙河路經略安撫司等奏及近准進奉渴失納余龍到闕累以夏人情狀傳報朝廷事具悉卿嗣有封域世爲藩垣而能屢覘敵情密陳邊計緬惟誠篤深眷余懷西夏紀事本末

八月攻宋順寧砦
涇原將張蘊伏兵隘中約戰急聞呼則起夏兵遂敗被俘斬者數百人宋史哲宗本紀及張蘊傳
九月與宋將折可適戰於雞靶嶺敗績東都事略
與宋將折克行戰於靑岡嶺敗績又與戰於遮沒復大敗西夏事略
乾順自將攻宋鄜延十月陷金明砦
夏人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將以全師圍延安知延州呂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

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拔柵去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宋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免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殺其將官皇城使張兪夏師既還留一書置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我投於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場惟有小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於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黽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

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其書於樞密院而不以聞初宋帝聞夏師入境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還 宋史夏國傳及呂惠卿傳

宋人破沒烟峽

宋涇帥毛漸乘夏人攻金明時遣將擣其虛遂襲沒烟破之 宋史毛漸傳

十二月遣使如遼獻宋俘 遼史道宗本紀

宋紹聖四年遼壽隆三年

西夏稱天佑民安七年

春正月與宋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戰於沒烟峽敗績夏兵死者三千人宋史夏國傳

二月于闐黑汗王來攻甘沙肅三州遣其子以聞於宋宋詔厚答其意宋史哲宗本紀及于闐傳

復以七萬衆攻宋綏德城鄜延將兵戰退之宋史夏國傳

三月以數萬衆圍宋麟州神堂堡

宋將賈嵓以數百騎來援令其下日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

京華印書局刷印

死報衆感厲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欄坡嶺上一矢殪其酋夏衆駭潰圍遂解宋史哲宗本紀及賈嵓傳按長編俊神堂堡作閏二月

宋築胡山砦宋史哲宗本紀

與宋三班奉職陳淬戰於烏原敗績夏砦主被擒死者數十人宋史陳淬傳

宋知渭州章楶築城於好水河之陰出兵爭之敗績城成名平夏

楶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宋帝許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

自示其怯或以築怯請曰此夏人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築又陽謝之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葫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爭築令姚雄部熙河兵策應與夏人鏖鬭流矢注肩戰彌厲夏師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烟峽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併力二旬有二日城成賜名平夏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睥睨不敢動

宋史章築姚雄傳及東都事略按王允中郭景修墓志紹聖四年涇原城靈平平夏二城公以本道第六將爲行營中軍將帥臣章公築俾公預議軍事

京華印書局刷印

功未半會夏國左右廂監軍嵬名阿埋昧勒都逋等以全軍十餘萬撓築兵皆六州精銳公說護軍种朴曰夏人剷淖今空國而來宜持重以待之朴迺謂之子雅知公深沈有謀用公之說遂破賊

宋取葭蘆砦夏人以數千衆掩至城下知石州張構等擊走之宋史哲宗本紀

宋西上閤門使折克行破夏人於長波川長編作長沙川

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倍之宋史哲宗本紀按長編樞密院言河東路自去秋及今折克行等統軍出塞數奏膚功近出師應援修築葭蘆復將兵照應涇原進築直至長沙川焚蕩賊衆不敢並邊耕收近鄜延路經略司奏西賊遇夜直至大理河耕種畫則卻歸賊界蓋是本路軍聲不振不敢出擊致賊界敢爾輕視欲令鄜延環慶路經略司多方體探賊馬屯聚決有萬全可乘之利即選遣精銳痛行討蕩況今西人已困當乘勢攻擾如諸路帥臣能選精銳為迭出之計使賊知我不測分兵為備仍乘伺間便出其不

意則賊界部落不得安居兼近邊人戶疲困無以爲生易爲招納詔令熙河涇原河東路經略司依已降指揮若賊界對境委是有利可乘即不限時月出兵掩擊

夏四月爭靈平會敗走

知渭州章楶以夏兵猖獗議守涇原之靈平會命鍾傳與部將苗履統衆城之梁氏遣兵力爭傳將步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濟師作金城關扼其險要夏兵遂敗宋史哲宗本紀及鍾傳傳按長編是月甲午涇原路經略司言同統制折可適申有西賊一千餘騎與伏雲路慕化人馬鬭敵即時將帶前軍救應追捉到沒煙峽接戰至午時退鬭續據苗履言差熙河馬軍照應折可適等行七八十里遇西賊接戰間伏兵起隔斷擁入溝澗除漢蕃兵外有同總領岷州蕃兵供備庫副使張德等未知存亡詔折可適令涇原路經略司疾速取勘仍先具的實傷折亡失人馬數目又是日西賊十餘萬衆寇涇原所

築新城王文振馬仲良等擊之

宋知保安軍李沂帥兵來伐破洪州

沂於月五日統制兩將人馬入西界討蕩七日到洪州監軍嵬名濟率衆赴援與沂軍戰不勝而走城遂破內外首領人民族帳盡被焚毁宋史哲宗本紀及長編四百八十五

宋環慶軍破鹽州尋復之

環慶鈐轄張存率兵入夏界至三角川遣銳卒攻破鹽州俘戮甚衆及還夏人追襲之存上高原平少憇夏兵縱火四面攻擊殺蕃官承制趙宗銳等復取鹽州長編四百八十六

左廂首領密約（一作沒藥）叛附於宋

密約本順寧砦蕃官元祐六年投入夏國官左廂首領順寧砦巡檢劉延慶遣蕃部均凌凌詐投西界說令反正密約攜所部歸宋授右侍禁令依元部住坐（長編四百八十七）（按長編是月又有西夏右廂一帶首領遣人通知信息願舉族歸漢鍾傳以聞宋詔以金帛官爵招撫）

宋取細浮圖砦置克戎城（宋史哲宗本紀）

五月宋取安疆砦旋城之（長編四百八十九）

宋詔陝西河東諸路具措置方略

樞密院言去秋西人舉衆寇鄜延除環慶係鄰路差那兵將前去策應外其餘路分並曾出兵牽制內涇原入

界破蕩沒煙新寨廣有斬獲熙河乘此進築安西城畢稍沮賊氣比累據環慶等路探報敵界今年秋點集河北諸監軍司人馬已降朝旨下諸路過爲隄備緣慮西人兵併寇犯一路其餘路分觀望不爲出兵牽制被寇路分難以枝梧若西人分兵侵犯諸路合行策應如此則西人於分兵併兵皆無以得志此最爲備邊困敵之要宋帝以爲然命陝西河東諸路詳具方略以聞（長編四百八十八）

六月以宋人置壁壘於要地遣使入告於遼（遼史西夏外紀）

宋熙河路築青石峽成名西平（宋史哲宗本紀）

秋七月饑

國中大困民鬻子女於遼國西蕃以爲食（西夏書事）

秋八月宋鄜延將王愍取宥州

自張藴兵還梁氏復取宥州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命諸路出兵討擊熙河將王愍兵抵宥州洪宥韋三州都統軍賀浪囉（一作賀朗賫）率衆赴援愍擊敗之追奔二十里遂入宥州焚官署倉獄行宮幷文籍簿書屯兵淖河賀浪囉復遣首領移卜淖（一作伊實諾爾）唛結訛遇以千騎邀宋軍後與愍等轉戰而南至秦王井幷爲神臂弓射却死者甚衆因退據高原不敢追（長編四百九十）

宋築威戎城宋史哲宗本紀

宋詔罷賜夏國曆日長編四百九十

與鄜延都監劉安戰於朗沁沙敗績

宋遣劉安擊夏州至朗沁沙與敵遇破其衆斬首五百餘級牛羊千數長編四百九十按長編是月己酉樞密院言西賊點集人馬待往涇原作過竊慮西賊暗蓄姦謀掩我不備長驅入近裏於隆德靜邊治平寨以來人煙繁富地分或閑慢城寨備禦不至之處劫掠攻打詔涇原路經略司詳上項事理多方預行講議措置若遇緩急賊馬奔衝深入近裏合差是何將佐如何移那兵馬於是何要害地分控扼得賊馬來路準備捍禦不使近裏城寨及人民繁富地分爲所抄略攻打落賊姦便仍不時與大兵首尾照應會合掩殺賊來必取全勝先具已如何講議措置選充統領兵將官職位姓名及將帶若干人馬於甚處駐劄及應干準備應敵方略施行次第聞奏

九月蕃官妹納僧哥一作穆納僧格附宋

妹納僧哥爲帶牌天使聞中國敕榜招諭遂奔宋授禮賓副使充蘭州部落子巡檢長編四百九十一

冬十月遼爲夏牒宋請毀廢所築城寨及歸所侵地土

三省樞密院同呈涿州牒雄州稱西夏本當朝建立兩晉尚主近累遣使奏告被南朝侵奪地土及于當朝側近要害處修城寨顯有害和好請追還兵馬毀廢城寨盡歸所侵地土如尙稽違當遣人別有所議衆深訝其不遜章惇笑曰元豐中牒亦如此一牒便已宋帝亦深駭其牒語太峻遂退檢元豐中牒首尾語言大約相類

京華印書局刷印

當時回一牒更不復來其後數因國信往還詰問然亦不甚力又韓忠彥使虜接伴韓資睦但云不得已深恐貴朝疑斷不敢以小國害大國和好長編四百九十二

十一月宋熙秦軍破白草原抵天都山無所得而回

中國屢行討蕩夏國天都山屬蕃盡將牛羊窖粟預行遠徙時熙秦兩路兵四萬騎出塞將至㓾子山監軍司以十萬騎陣白草原拒戰不勝拔營西走兩路軍直入天都監軍司所搜挖無所得軍士糧竭飢死者半乃回長編四百九十三

壻謝盛封
男百濤同校

西夏紀卷二十一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哲宗元符元年遼壽隆四年

西夏稱天祐民安八年

春正月宋鄜延軍入界拒之十里井殺順寧砦監押石福

鄜延副總管王愍率諸將由塞門入界大首領淩吉訛遇合洪宥兩監軍兵迎戰不勝退至十里井福與部將賀文密恃勝來追帶金環首領數人皆戰死文密亦重傷福歿於陣長編四百九十四

二月宋築興平砦宋史哲宗本紀按長編三月壬戌樞密院言去年累降朝旨令諸路期約乘西

京華印書局刷印

賊未能點集之時出其不意前去討蕩渡河深入直擣賊巢後來諸路各行進築未會同時舉動緣西賊去歲不熟今來春深正是人饑馬瘦上下離貳事力困弱不能點集又諸路進築各有次第可以期約併兵深入覆賊巢穴之時詔呂惠卿孫覽章楶孫路陸師閔鍾傳詳此候進築城寨畢日人馬歇泊豫選統制官將佐使臣及分擘隊伍整齊戰具計置糧草乘西賊未能點集之際相度機會互相關報期約兵馬去至興靈以來破蕩賊巢務在措置精審決保萬全方得舉動不得輕易敗事時執政議遂欲合諸路兵取興靈知河東孫覽曰興靈未可取也乃移書二府具言興靈非餘力可下且曰興靈之舉纍嘗聞餘議於相君矣要使陝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之竊私美至訐長策無已而今反欲速何耶不聽更上疏論其事二府怒覽尋坐責

犯大定城

大定屬蘭州與夏國分界處梁氏兵屯界上肆行抄掠

聞蘭州知州王舜臣兵出金城關乃退還舜臣追至右

府監軍司地夏兵返戰不克帶牌天使數名皆死長編四百九十四

三月宋築米脂砦成宋史哲宗本紀

宋築熙河通會關宋史哲宗本紀按長編是月辛亥樞密院言涇原經略司奏被旨差發將兵進築城寨探得西界點集在近邊盤泊慮擣虛深入作過己選將分布照管邊面乞候師還照管得地分無虞許本司量功效大小比類出寨進築官員使臣軍兵奏乞等第推恩從之

宋師趨靈武宋將郭成擊破夏人於漫咩隘

至城下有夏將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梟其首以去宋史郭成傳

監軍阿燕一作阿雅卜率族降宋

與其子裏渠及家口人戶約千人阿燕老將多計謀習邊事常出兵寇環慶自中國取安疆寨阿燕懼罪經略使孫路使人諭之曰汝失安疆在汝國所繫甚大汝主欲擒汝而戮之乃欲以鼠竊之微勞贖失地之大罪蓋已疏矣吾若遣人以利害問而主汝得生乎吾度汝可用欲以爲籬落故未忍也汝自計當如何因出敕牓示之阿燕感遂內附部族聞其降節次投者共二千七百人馬駞牛羊四千餘宋帝特除阿燕宥州刺史充環慶路沿邊兼橫山一帶蕃部都巡檢使賜名懷明裏渠授三班奉職賜名世忠已而蕃部默吹萌山等亦從鄜延

涇原路請降默吹補內殿崇班萌山與副兵馬使長編四百九十五及四百九十七至九十八

夏四月涇原官軍出沒烟峽來攻

涇原兵三次來襲羊馬被掠甚衆至是統制官孫文將九千騎出沒烟峽直抵屯兵所斬級獲孳畜而退長編四百九十七至九十八按長編是年三月庚申涇原路經略使章楶言歸順部落子都勒滿登等稱西賊點集大兵已到沒煙峽口盧日暮入寇難以枝梧已牒環慶秦鳳經略使依先降朝旨策應乞更賜指揮詔逐路經略司候見涇原路關報立選將佐人馬前去策應毋致闕事其餘合牽制路分亦令照會仍令涇原路經略司密切審問都勒滿登等投漢情實聞奏又是月乙酉鄜延奏已差王愍苗履統制擾耕涇原奏進築沒煙前峽乞秦鳳環慶兵各萬人從之續令環慶輟騎兵五千秦鳳三千仍選精銳又令秦鳳整齪其戰士及餘丁以竢熙河

京華印書局刷印

會合

大首領嵬名藥默降附于宋

藥默乾順疎族領會州一帶蕃部是時由熙河路內歸中國令補西頭供奉官兼本族巡檢（長編四百九十八）

監軍嵬名濟入鄜延圍順寧砦

濟圍順寧副將張守德以輕兵邀擊濟退走長城嶺至赤羊川被斬十二級失馬四十匹時有降羌瀦告師期守德預爲備故濟不得逞（長編四百九十八）

蕃部喝强山訛心（一作額森）奔宋

二人乃監軍妹勒都逋親隨由涇原入降俱授左班殿

直强山言夏國欲以今秋併兵寇一路不攻城砦但覓便深入殺掠人戶經略司以聞（長編五百）

夏五月呂惠卿帥師使苗履等敗夏人於大沙堆

沿邊人戶因官軍連次討擊並於大沙堆建柵聚族自保時鄜延路以順甯之圍遣鈐轄苗履統諸將出塞攻夏州梁氏恐官兵焚蕩大沙堆蕃族遣嵬名乞勒那哆嘜丁（一作威明囉勒丹嘉納克多凌星）駐兵南面防護苗履揮衆奮擊乞勒等大敗喪失萬計退走五十里（長編四百九十八）

六月遣使如遼乞援

乾順屢次乞援遼主但牒雄州令還夏國疆土不肯發

兵梁氏乃自爲表請之多怨望語遼主不悅聲言點集人馬應援夏國仍次境上不出遼史道宗本紀及西夏書事按長編是年三月雄州言涿州牒稱爲夏國告計會南朝郤令還復舊所奪疆土城寨詔樞密院定牒本付雄州回牒涿州先是所范鏜使北朝接伴問夏國事且言夏人數遣使來彼求助欲祈罷兵仍云要地多爲漢家所據及云曾移牒鏜答以不知是日進呈涿州牒詔令以四月中旬回牒而章惇言未可回牒尋已之

秋七月以兵入涇原

梁氏以中國築沒烟前後兩峽控扼天都形勢於是編攔人馬出沒隆德砦九羊谷又於欆溝段大道掘濠作塹縱游騎侵殺邊鋪戍卒守將折可適同蕃官慕化率兵伺懈出擊方止長編四百九十九又是月甲子涇原河東皆奏西賊殺邊鋪戍卒秦鳳陸

師閔奏近數有西賊出沒疑其來諗道路萬一併兵犯寨無以枝梧詔移那近裏兵將過爲備禦餘如五日所降條畫施行

掠熙河平西砦擄熟戶二十餘長編五百

宋欲進築天都取興靈不果行

宋涇原既築沒烟前後峽城砦去天都咫尺章惇欲乘勢進築舉興靈知渭州章楶以爲未可曾布因對三省爲帝言邊事累年未了今涇原已逼天都勢不可已然今秋見西人舉動卽可以知其強弱若果困敝有可以滅亡之理亦須年歲間便爲殄滅之計若西人未有殄滅之勢年歲間未可殄滅亦須隨宜收斂休兵息民以

京華印書局刷印

圖安靜今諸路進築城寨所據羌人地土已多其勢固已窮蹙若容其納欵必無不向順若分畫疆界在我則西人亦不敢不聽要之動息皆須在年歲間了當則可若一向貪嗜不已恐所憂不在西戎也北敵於寶元中固嘗以兵壓境爲撓我助彼之計今日安知其不出此但朝廷經營西夏有涯彼必有以相撓至於靑唐唇齒之勢亦須觀釁而動但一方有警卽無以枝梧此朝廷安危大計豈可忽而不慮若天都進築了當與西人約以畫河爲界此乃非常之功也章惇曰若此措置則安可便望畫河爲界布曰臣嘗言畫河爲界章惇已大罵

以爲非計前日臣反復詰難惇乃以臣言須於年歲之間了當爲是惇曰曾布言臣欲取興靈是害心風布曰章惇言臣云西人有滅亡之勢乃可圖若未有滅亡之勢何可强惇云若無可取之勢又不害心風須要取臣惷直實曾答之云平時聞議論亦有似心風處惇曰但得横山及天都一帶亦可結絕布曰若得横山天都亦非常不世之功也朝廷出師常爲西人所困者以出界便入沙漠之地七八程乃至靈州旣無水草又無人煙未及見敵我師已困矣西人之來雖已涉沙磧乃在其境內每於横山聚兵就糧因以犯塞稍入吾境必有所

京華印書局刷印

獲此西人所以常獲利今天都橫山盡爲我有則遂以沙漠爲界彼無聚兵就糧之地其欲犯塞難矣此所以爲我之利不細何必舉興州然後爲快哉帝及同列莫不然之帝屢顧執政曰民力已困衆皆曰然布曰何止民力公家之力且無以繼矣長編五百先是曾布言章楶近以諸目抵臣云天都未可進築其言賊有理蓋謂沒煙峽以裏皆有山險可恃賊馬來路易於控扼又後倚城寨爲家計故易於般運進築今天都去沒煙六十里既出峽則皆平原大川四面皆是賊馬來路復去城寨遠聲援不相及般運材植糧餉百倍難於平夏雖合三路兵馬進築不惟糧運可憂又慮西人以輕騎旁出深入近裏城寨侵掠內無救援勢必受禍兼城寨一擾則軍前人心亦搖矣假令進築已成功四面無籬落可恃何以固守兼兵馬數少不免須索又恐無以應副欲來日進呈許將蔡卞亦皆以爲當進呈又環慶報西人大點集上謂曾布曰章惇莫

不以爲然布曰惇昨晩堅不肯約束諸路爲備往復再三乃聽方進呈時惇曰此必虛聲上曰安可測布又乘間爲上言朝廷承平無事百四十年陛下方當與天下休息共享太平之樂乃日爲可憂之事而不肯已殆作非計上深然之布又嘗言西人今秋必併兵一路作過許將曰得他來則好上徧顧執政曰如何得他來郤好將色沮

八月嵬名濟（一作威明特克濟沙）以兵保青嶺與鄜延將苗履戰敗

續

初中國聞強山言謀縱兵討蕩於是王舜臣出熙河張世永出河東折可適出涇原鄜延遣履護七將九千騎於是月七日會于柳青平詰旦至青嶺濟屯兵嶺北拒之履等奮擊濟大敗被殺五百餘人亡牛羊萬計嶺南

京華印書局刷印

北一帶禾稼蹂踐殆盡長編五百一

九月有星出東井西如太白狀

占者曰宮中有憂梁氏聞之惡復謀舉兵西夏書事

御史中丞仁多楚清舉族降宋

楚清官在蕃宰相樞密使下父唆丁死姪保忠代爲統軍楚清職雖高不得專兵柄嘗請于梁氏不許心常怏怏時國兵入犯楚清携家口四十餘人從間道內投賚生金二百兩並冠服寶玩鞍韉繡龍帳入獻熙河經略司視之俱世家物諸羌不及也宋帝詔赴闕還所獻物授甘州團練使右廂卓羅一帶都巡檢使長編五百三按熙河奏王

贈得蕃書云仁多保忠有歸漢意在十月

宋詔備涇原

涇原路落蕃兵士歸報夏人點集百五十萬欲入漢界十程打劫諸路降羌及俘虜皆言羌人大點集決趨涇原詔章楶多方措置備禦楶以書遺賫布言敵不來則已來必墮吾策中布亦謂經營已久宜其無所不備也

長編五百二又長編十月壬午樞密院言西賊點集大兵在涇原近邊盤泊日久未見出沒慮郤於別路作過詔陝西河東路經略司精加探候過作隄備隣路除依條策應牽制外如賊馬於秦鳳路作過即仰熙河涇原相度賊形選差兵將擇利乘便或攻其左右或擊其後軍探伺老小輜重用精兵掩擊務令西賊有反顧之憂不能深入久留肆爲邊患毋得畏避觀望及輕易舉動如賊馬入別路其鄰路並依此其或稽遲定行典憲又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乙未見西樞密院奏累據探報西賊在涇原近邊盤泊日久未見出没若地未凍以前已見兵馬退散次第即涇原路可以乘此間隙於額勒色克中路進築堡子詔令章楶孫路詳此速行相度如委是兵馬已退地土未凍及相度事力可以舉動即依此各行進築如合要鄰路兵馬添助出入即涇原於環慶路勾抽兵一萬人馬內三千騎應副餘依前後已得指揮仍先具相度可與不可舉動事狀奏聞

冬十月乾順自將圍宋平夏城

渭州之西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中初涇原經略使章楶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成爲第十一將以戍平夏西人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常曰唱歌作樂田地都被漢家占卻又云奪我飯椀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

自己卯至壬辰晝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堅夏人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塡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夏人一夕遁去夏主母慚憤剺面而還長編五百三參四百八十五章楶奏議語按長編是月庚子詔陝西河東勿以西賊遁去便弛邊備須過爲捍禦緩急闕誤重行典憲

十二月宋章楶遣其將折可適擒西壽統軍嵬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

二人皆勇悍善戰屢爲邊患朝廷密詔圖之楶知其虛可襲會二酋以放牧爲名窺伺境上遣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銜枚捷走出邊羌六道分進敵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曾布日錄云時爲鄉導者乃妹勒都逋部將欒嚀懼罪來降故盡知二人所在又偵知其居無

兵馬直入臥內擒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種羌震慴計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適因請以秋葦川爲砦南牟爲州詔名砦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曾布白帝此非常之功可賀帝曰可賀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惇等皆曰此奇功也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百官賀楶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問廝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自平夏之敗西夏不復能軍楶邊功遂爲西方最長編五百四及宋史章楶傳按長編是月壬辰涇原奏賊攻平夏甚急熙河奏已遣王愍往右廂牽制又己亥樞密院言涇原路經略司章楶奏西賊犯塞從靈平寨分布人馬數十里

間約三十萬專意攻平夏城凡十三日逐處將寨官曉夕捍禦遂保無虞詔章楶特除龍圖閣學士左中散大夫賜茶藥及銀絹一千疋兩又按宋史郭成傳夏兵攻平夏成與折可適議乘勢深入以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逋二人商氏續綱目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嵬名阿埋似屬一事攻楶傳楶擒阿埋在攻平夏後哲宗紀及夏國傳二事時月亦異

慧星見乾順爲赦國中宋史夏國傳

遼遣知右夷离畢事蕭藥師奴樞密直學士耶律儼使宋諷與夏國和遼史道宗本紀

復遣使如遼求援

初梁氏圍平夏恐諸路赴援遣駙馬都尉罔囉一作旺羅屯羅薩嶺禦熙河路大首領咘心一作布沁屯梁櫪臺嵬名濟

駐白池禦鄜延秦鳳諸路攻城甫十二日聞熙河王愍入界斬罔囉鄜延劉安張誠入界敗㖒心嵬名濟等軍中遂無鬬志及還檢喪人馬二萬餘牛羊馬駝數萬數百里中族帳蓄積焚毀殆盡國中奪氣乃遣首領嵬名咩布至遼乞兵猶恐漢兵深入于諸州分掘窖粟點集諸監軍司兵踐踏沿邊食用爲淸野計（遼史西夏外紀及長編五百三）

潛師入涇原犯乾興天聖等砦

梁氏既解平夏圍人馬仍在涇原近邊盤泊見官軍盡屯葫蘆河知聲勢不相應潛遣精銳入鎭戎軍掩至二砦焚掠甫二日聞援軍至走回天大雪人馬僵凍過半

長編五百三及五百四

月犯東井

犯西扇北第一星太史奏主兵喪梁氏不省西夏書事

宋元符二年遼壽隆五年

西夏稱永安元年

春正月國母梁氏卒宋史夏國傳按長編注引呂惠卿家傳謂梁氏之死諜言遼遣人酖殺之與宋史異

遼詔乾順伐拔思母等部

拔思母部遼國西南招討使所轄大安末與達里底部

頻爲遼難殺四捷軍都監特抹等左金吾衛上將軍蕭

京華印書局刷印

阿魯帶擊降之已而復叛遼屢討不悛命乾順舉兵伐之遼史屬國表

與宋將折克行等戰於藏才山敗績

嵬名阿埋等至中國獻計請以人馬三萬取靈武於是折克行等令副將折可大領人馬入界抵藏才山夏兵迎戰不勝被斬千餘級喪失牛羊孳畜甚衆長編五百五

復因遼使至鄜延議事

初夏人至邊每言已干遼國乞和嗣聞遼使蕭昭彥至中國因遣使如鄜延云欲議事宋帝詔經略司面諭邊吏如有文字密錄奏報不得擅接但云已申取保安軍

指揮奏聽朝旨長編五百五按遼使蕭昭彥謂接伴劉達曰北朝遣汎使只爲西人煎迫住不得若南朝肯相順甚善達曰事但順理無順情是日輔臣進呈達語錄衆皆稱之上問曾布何如布亦稱善

南路都統軍嵬名律令一作律凌遺書熙河請修貢

蕃部嵬名密齎律令書入熙河稱夏國欲遣使再乞修貢經略使孫路上其書宋帝以擅接夏國文字降路官以書還使者長編五百六

二月遣使如宋告哀且謝罪宋卻其使不納

西界首領移勿乜齎到宥州牒稱正月二十日國母薨遣使詣闕訃告兼附謝罪表狀鄜延經略使以聞樞密院言西人犯順日久前後寇邊不一兼近於涇原路作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過狼狽遁歸今計窮請命理難便行收接假令朝廷異日許以朝貢亦須畫河爲界即於邊防經久穩便今來卻只欲巡綽探望人所至處爲界許令通進牒本顯於事機有害宋帝詔呂惠卿指揮保安軍順寧寨令諭移勿乜等彼界累年作過今國母已死有謝罪表狀緣止是空文別無實事未敢聞達朝廷今若是恭順實情即令遣親信謹密可委之人同移勿乜等界首說話候移勿乜等果將到本國親信人即令自來有主謀獻計作過之人如嵬保沒啖結訛遇（一作珪布默瑪啖結鄂裕）等先次拘執進獻與朝廷謝罪本路有可憑信即敢具事理奏聞候

得朝廷尤許方可商量仰呂惠卿詳此指揮順寧寨官依此說諭逐旋對答語言奏聞宋史哲宗本紀及長編五百六又是日上以西人叩關請命甚悅輔臣皆言祖宗以來邊事未嘗如此元昊猖狂朝廷之遣使告北敵令指約今其計窮引咎可謂情見力屈朝廷威靈固已震動遠人稟邊事自爾收斂於公私爲利不細上亦曰公私之力已不堪章惇等又言北敵方遣使勸和今彼已請命更無可言者此尤爲可喜上曰慶曆中乃至于求北敵惇曰此是呂夷簡及臣從祖得象爲此謀其人皆無取故至於此及富弼奉使增歲賂二十萬半以代關南租賦半以爲謝彈遏西戎之意會布曰近世宰相夷簡號有才其措置猶如此今日邊事乃出於陛下睿明應接聽納之際動中機會故能如此上曰夷簡實有才布曰夷簡丁謂皆宰相之有才者惟趣操皆不正上曰丁謂小人惇曰謂誠有非夷簡比當元昊旅拒時或謂若丁謂在朝應接雖必有理元昊以戊寅歲叛謂以丁丑歲卒布曰丁謂雖有才然實小人也布再對上又曰邊事可喜祖宗以來未嘗有此布曰臣以謂陛下睿明聽納之際動中機會

故能如此古人以謂好謀而能聽人主於能聽最爲難事若能聽者當何事不濟今日邊事朝廷但示以經畫大方一切責在帥臣令其見利則動不強其所不能故舉有成功而無敗事夷狄所以震動屈服亦以是也

宋鄜延鈐轄劉安敗夏人於神堆

乾順以中國幷建城砦數遭掩擊部族離散歸漢者益衆令唆結訛遇率數萬衆於神堆及波濟立一作巴勒濟埒克魯遜埋一作魯遜滿達勒諸險要駐營扼之鄜延鈐轄劉安張誠自星勒泊烏延川襲擊斬四千級降五百餘人訛遇大敗還宋史哲宗本紀及長編五百六

三月遼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如宋爲夏人請緩師仍獻玉帶

蕭德崇等見宋帝遂言北朝皇帝敢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與休得即甚好宋帝令答之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略曰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冊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帥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宜一失於綏存而況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被聞按被聞二字未詳皆爲止退甯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倘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因詔遣郭知章報聘復書曰載書藏府固和好於

萬年使節馳軺達誠心於二國既永均於休戚宜共嫉夫凶姦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于北營豫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涵容浸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事築據要害扼控奔衝輒于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爲詭誕之詞往求拯救之力狡獪之甚于此可知朶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郤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緘將之

聘幣禮雖形于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
已顧于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
平之意深同休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
于一舉誠無益于兩朝祖宗詒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
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縟詞有所未喻輒違先旨諒不在
茲如永念于前徽宜益敦于大信相期固守傳示無窮
矧彼夏人自知困蹙哀祈請命屢叩邊關已戒封疆之
臣審觀情僞之狀倘或徒爲空語陰蓄姦謀暫示柔伏
之形終懷窺伺之志則决須討伐難議矜容若出自至
誠深悔前罪所言可信聽命無違即當徐度所宜開以

自新之路載惟聽達必亮悃悰方屬清和冀加葆嗇續遣使人諮謝次又回白劄子曰夏國自李繼遷之後建國賜姓莫非恩出當朝所有疆土幷是朝廷郡縣之地昨自元豐以來累次舉兵犯塞中間亦曾赦其罪戾加以封册許令朝貢兼歲賜金帛又遣官與之分畫疆界而狡詐反覆前後於陝西河東作過不一無非母子同行舉國稱兵攻圍州軍城寨去冬又於涇原路攻打城寨近二十日攻城之人被殺傷者不啻萬數勢窮力屈方肯遁歸比之日前愆過不爲不重所以逐路邊臣各須出兵討逐捍禦及於控扼賊馬來路修築城寨禦其

奔衝夏人自知罪惡深重乃更縮造詭詞飾非文過干告北朝求爲救助緣南北兩朝百年和好情義至厚有同一家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在北朝所當共怒兼詳慶曆四年興宗皇帝致書仁宗皇帝云蠢爾元昊早負貴朝疊遣林牙齎詔問罪倘不悛心近誘去邊民二三百戶今議定秋末親領師徒直臨賊境又云恐因北軍深入卻附貴朝或再乞稱臣或依常作貢緬維英晤勿賜允從又慶曆五年書云元昊縱其凶黨擾我親鄰屬友愛之攸深在蕩平之亦可又云藩服亂常敢貢修之不謹親鄰協力務平定以永綏又皇祐元年再報西征云

元昊伺窺邊事特議討除再幸邊方欲殲元惡而夏國
馳告元昊云亡嗣童未識於矜存狡佐猶懷於背誕載
念非緣逃戶可致親征熟料凶頑終合平蕩苟有稽於
一舉誠無益於兩朝至皇祐二年報西征回則云爰自
首秋親臨戎境先驅戰艦直濟洪河尋建浮梁洎成戍
壘六軍蓄銳千里鼓行又云專提騎旅徑趣梟巢羣物
貨財戈甲印綬廬帳倉廄馳橐之屬焚燒殆盡蟄毒尋
挫噍類無遺非苟竄殘旅全除必矣又云兼於恃險之
津已得行軍之路時加攻擾日蹙困危雖悔可追不亡
何待載想同休之契頗協外禦之情深維北朝興宗皇

帝惇篤歡和情義兼致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馳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自來兩朝歡好歲久契義日深在於相與之心宜加於前日今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詞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書意稍異况所築城寨並無與北朝邊界相近之處即非有違兩朝信誓必料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子細聞達尋具進呈奉旨據夏人累年於當朝犯邊作過理合討除况今來止是驅逐備禦於兩朝信誓及久來和好殊不相干兼夏人近以事力困窮累次叩關請命且

云國母喪亡姦臣授首欲遣使告哀謝罪緣夏國久失臣節未當開納今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見令邊臣與之商量又緣夏人前來曾一面修貢一面犯邊慮彼當計窮力屈之時暫爲恭順以緩我邊備邊臣審察見得情僞若依前狡詐內蓄姦謀俟後少蘇復來作過則理須捍禦及行討伐若果是出於至誠服罪聽命亦當相度應接許以自新初德崇堅乞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卒不從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長編五百七及五百九按德崇如宋與夏國二人同行見長編五百五）

宋築環慶路定邊城（宋史哲宗本紀）

首領吳名革李訛哆率部族孳畜叛附於宋宋皆授以官及賜錢帛有差（宋史哲宗本紀）

宋知府州折克行獲夏國鈐轄令王皆保（宋史哲宗本紀）

夏四月宋築鄜延河東路暖泉烏龍砦又築威羌城（宋史哲宗本紀）

誅嵬保沒唛結訛遇等遣使入告於宋

初國中用事臣嵬名阿吳死仁多保忠等皆統軍在外嵬保沒與訛遇日勸梁氏開邊及遼使解和嵬名濟等勸乾順遣大使嵬名布哆聿介入告哀且謝罪宋帝令擒二人入獻即與收接表章乾順乃以梁氏死歸罪二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人殺之遣蕃部創格裕至順寧砦告其事且云已差大首領慶瑭嵬名科卜磋邁喀結桑來計會今國主恭順乞朗廷早賜收接慶瑭磋邁皆蕃官名也（長編五百八）毀鄜延路烽臺經略司遣兵追不及（長編五百十）

五月宋築鄜延路金湯城（宋史哲宗本紀）

宋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

蘭州本漢金城郡地爲宋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蘭州錄事參軍張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既殆矣有地曰天都者介於五路之間乃夏人嘯聚之區凡欲舉兵以犯諸路則

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安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密行其策果得其地乃建爲西安州自是夏人不敢窺蘭州宋史哲宗本紀及張叔夜傳

遼藥師奴等使宋回奏宋罷兵遼史道宗本紀

蘭會正鈐轄革瓦孃長編作格幹甯以部落叛降於宋

宋授官賜銀絹緡錢宋史夏國傳

六月復遣使賫牒詣鄜延告哀

使人再至鄜延朝議固卻其表無以示收納意令保安軍移牒諭之乾順遣首領德明雅卜裕木攀至順寧砦

但有告哀公牒無謝罪表狀砦官李子明詰問使言夏國與朝廷是父子之國今已恭順舊例先送告哀公牒然後差使副賫表狀赴闕子明以與前議不合申經略司呂惠卿以聞宋帝命再牒宥州諭之惠卿因上疏曰西敵之所以在河外者以有河南爲之限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横山爲之阻令若畫河爲界則皆失之彼豈不思一葦可渡而據横山之險他路臣不能知如本路所築九寨與暖泉金湯二寨幸皆就緒東西殆千里而新築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爲堡鋪則形勝膏腴占據殆盡乾順因其母死歸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

我雖未能一舉而覆巢穴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既而乾順四遣使者來詞益恭朝廷亦得其近上首領道其密謀以爲急則納土北歸於是詔趣惠卿接納焉長編五百八及五百十一又長編是月戊寅鄜延奏西人說話次第令依五月指揮施行又壬午鄜延再奏西人來議告哀云已收接公牒欲便諭以已奏朝廷乞發遣告哀使赴闕朝廷必須允從上許之輔臣皆稱善呂惠卿言諸路進築未已不爾無以取信也

宋築定邊白豹城宋史哲宗本紀按長編白豹城進築畢工條小注載陳師道與曾布書乞罷進築其略云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罷盡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敵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横山然後可制其命既數歲矣横山安在耶若復數歲

京華印書局刷印

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彼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下南距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惟豆且多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以銀州草蕎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菽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即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從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鱗府之患世所知也若謂今所據可以制敵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今雖蕞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敵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養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無其人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此則師道之憂有甚於前也

秋七月宋知環州种朴獲夏國監軍訛勃囉長編作額伯爾朴徼赤羊川獲賞羅訛乞長編作尚羅格依家百五十餘口孳

畜五千夏人千餘騎往追朴戰郤之擒監軍訛勃囉及首領浪丁訛遇長編作埒丹鄂特裕勒朴送訛乞等家屬至京宋存恤之旋遣人持其家屬信號來招訛乞三人宋史夏國傳按

長編七月甲子環慶路經略司言知環州种朴領兵至赤羊川收接到偷羅格依家屬共一百五十餘口孳畜五千夏賊千餘騎來追與戰生擒監軍額伯爾并首領埒丹鄂特裕勒先是偷羅格依遺納木依申報欲歸漢朴以兵迎接是日值監軍點檢野寨鄂濟爾與首領輩皆往候之朴乃獲其骨肉及首領扎實等數家以歸詔環慶經略司更切體問額伯爾如委是西界監軍即取問在西界日所管地分人馬數目及彼界有何家屬并見聞事速具狀以聞仍管押赴闕所有尙羅格依之家屬即多方存恤無令少有失所及選差信實之人通達本家信號前去招誘鄂濟爾令早出漢又九月戊辰環慶路管押到生擒西界監軍額伯爾引見上謂近臣曰此人頗魁偉夏人多令鞫獄問與旺莽額甚族屬附譯者對云是姪又問是與不是殿上人對曰是問甚時差

毀宋鄜延新修堡子出對曰四月內小大王差出來稱罪者再三上宣諭釋縛貸死旋送潭州編管長編五百十四

八月宋取會州

元豐中宋雖加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取會州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焉宋史哲宗本紀及地理志

宋建葭蘆砦

知太原孫覽領是役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爲深入窮討之狀夏人疑懼不敢爭西夏事略按長編六月太原府路鈐轄張世永等探聞得西界地分名勝羅默隆橫川一帶賊馬屯聚尋領兵馬前去掩殺得功人並推恩

宋河東道築八砦通道鄜延長編五百十四按長編七月甲辰詔陝西河東嚴戒邊吏

不得以傳聞西人遣使告哀謝罪便於邊備懈弛及進築之際不過爲隄防捍禦之計如緩急小有誤事帥臣以下當重行黜責

熙河軍入界殺首領仁多洗忠

洗忠仁多保忠弟熙河遣硬探人入界洗忠挺身鬬被殺夏衆出援奪其尸而回長編五百十四

遣衆圍南宗堡

初西蕃阿里骨死其子瞎征殘暴嗜殺部曲離貳洮州安撫使王贍率兵取其地瞎征衆潰遂自青唐入降大酋心牟欽氈與董氈妻契丹公主阿里骨妻夏國公主即董氈子闢逋比妻迎董氈疎族溪巴溫入青唐立其子攏拶爲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主假夏國公主書請援乾順遣兵五千餘人攻南宗堡王贍以熙河蕃兵擊之乃退長編五百十四

九月遣使如宋謝罪

見于崇政殿其表辭曰伏念臣國起禍之基由祖母之世蓋大臣專僭竊之事故中朝興弔伐之師因曠日以尋戈致彌年而造隙尋當冲幼繼襲弓裘未任國政之繁難又恐慈親之裁制始則凶舅擅其命頓生釁端繼復姦臣固其權妄行兵戰致貽上怒更用窮征久絕歲幣之常儀增削祖先之故地咎歸有所理尚可伸今又母氏薨殂姦人誅竄故得因馳哀使附上謝章矧惟前

咎之所由蒙睿聽之已察亦或孤臣之是累冀寶慈之
垂矜特納赤誠許修前約念赦西陲之弊國得反政之
初願追烈祖之前猷賜曲全之造俾通常貢獲紹先盟
則質之神靈更無於背德而竭乎忠藎永用於尊王宋
帝旋賜詔曰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厯年於此迨爾
母氏復聽姦謀屢興甲兵擾我疆埸天討有罪義何可
容今凶黨殲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
喜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經略司令各據巡綽
所至處明立界至幷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
犯即不得出兵過界爾亦當嚴戒緣邊首領毋得侵犯

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納誓表當議許令收接帝謂曾布曰西人未嘗如此遜順布曰誠如聖諭元祐中固不論元豐中表章極不遜未嘗如今日屈服也長編五百十五按長編七月鄜延奏已收接宥州公牒遣來使齎白劄子諭其主令遣使赴闕戊申鄜延奏已回牒宥州呂惠卿初諭但以白劄子遣西人還令遣使赴闕有旨令回牒故也癸丑鄜延奏繳宥州牒已遣告哀謝罪人使十二人赴延州七月十日過界又奏西使過界乞發遣赴闕從之令以二十三日行下八月甲戌呂惠卿奏西人欲於舊界首約回人馬遂以新定巡綽處肅旺并諭之尋即聽命已丑鄜延奏繳宥州牒本云人使未見赴闕已是疑阻又諸路修築城寨擄掠人口未已請止絕答以諸路進築係西夏作過已來先得朝旨本路難議移文止絕人使已於二日赴闕候到朝廷必有處分辛卯呂惠卿奏乞許西人依例遣使遣進及行弔祭令奏聽朝旨乙未鄜延奏宥州牒西夏欲以國母亡遣使遣進呂惠卿言西人恭順不虛乞與收接表狀及行弔祭之禮詔令

受宥州牒諭以候奏得朝旨牒報九月呂惠卿繳奏宥州牒遣使副詔以夏國自知梁氏係有罪之人難議收受遣進及行弔祭之禮以國主能悔過謝罪已降詔候遣使進納誓表特與收接令牒報宥州照會惠卿又乞以回詔先報宥州從之

以二千騎出浮圖岔與宋師戰敗之殺其供奉官陳告差使李戩

時謝罪之使甫還宋帝以侵犯漢界有違誓表詔鄜延路經略司令保安軍移牒宥州聞知本國主令遵依已降詔書施行（長編五百十五）

閏九月統軍仁多保忠率兵助西蕃圍湟州不克

王贍擊降攏拶以邈川爲湟州青唐爲鄯州二城距興

京華印書局刷印

靈止二百里南有講珠羅囉二城與湟州北阿訛城相接羌酋心牟欽氈籛羅結聚數千人圍湟州遣使數輩乞師乾順使保忠及達摩等三監軍兵十萬助之先斷炳靈寺橋燒星章峽棧道四面急攻分兵破南宗堡獲守將劉文珪驅至城濠謂總管王愍曰吾所欲城與地耳第以城歸我當舍汝愍謂文珪曰爲吾語夏人天子俾吾守城能殺我城可得也攻圍十六日愍守益堅保忠令於南城積薪數萬將焚門會諸將苗履姚雄李忠傑各率所部赴援戰於青唐峗煙塵亙天夏人不知多少惶遽渡湟水還鈐轄蒐名暚遇被獲長編五百十六

冬十月移牒鄜延請申約束

初宥州牒鄜延請遣使進誓表中國以湟州之役不肯收接回牒詰犯塞之故至是復牒鄜延言已約束首領不得更犯漢界長編五百十七

宋詔保安軍牒宥州無得犯靑唐界長編五百十七按長編是月丙辰章惇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對上諭布曰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布曰不審聖意以爲如何上笑曰何可聽布曰陛下聖明遠慮此天下之福近歲諸路進築城寨兵民勞斂財用糧食俱闕乏幸而西人欵塞遂可休息今靑唐用兵士卒困斂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夷也兼臣在熙甯中見朝廷欲滅交趾嘗與主將郭逵言交人雖海隅尺寸之地然有國百年興衰存亡必亦自有天數豈人力所能必既而果無功況夏國豈交人之比也上深然之

遣使如宋賀天寧節九朝編年備要

十二月遣令能嵬名濟如宋進誓表

表曰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母黨之擅權累爲姦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釁端既深理訴難達幸凶黨伏誅稚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班詔而申諭獲貢誓以輸誠謹當飭疆吏而永絕爭端戒國人而常遵聖化違約則凶咎再降背盟則基緒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宋帝詔報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

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歲賜如舊宋史夏國傳按長編十一月己卯鄜延奏西夏進誓表官稱昨一奏便蒙聽許豈敢不依回詔指揮兼別有謝恩表詔差工部員外郎韓跂押件又詔諸路未降誓詔以前收接西界投來人戶候降誓詔別聽指揮又十二月庚子夏國差使副哩嚀威明濟寨等詣闕進上誓表謝恩及進奉御馬詔依回賜銀器衣著各五百匹兩又癸丑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已進誓表及降誓詔令不得侵犯及收接投來人口

遣使如宋乞賀正旦

先保安軍牒言誓表內誠國人而字下一字犯眞宗皇帝廟諱按長編作誠國人而恒遵聖化恒爲眞宗名故云犯廟諱宋史夏國傳改恒爲常乾順遣使謝罪且乞遵例賀正使人并言國主效順皆大首領嵬名濟輔導之力今賀正眉期濟勸國主遣使貢奉

京華印書局刷印

因誓詔未至不敢遽進長編五百十八至十九

以宋罷兵遣使謝於遼遼史道宗本紀

是歲宋取講朱城西夏事略

宋元符三年遼壽隆六年

西夏稱永安二年

春正月宋哲宗崩弟端王佶卽位是爲徽宗宋史哲宗本紀

宋賜國主絹

詔曰詔夏國主朕欽承駿命嗣守丕基眷西土之世臣實本朝之蕃衍宜推慶賜昭示寵恩今差左藏庫副使李昭玘賜登極銀絹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夏熱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西夏紀事本末

西蕃以南宗堡來附不受

南宗北控夏國南接星章峽西連宗哥城形勢天險自籛維結叛諸堡殘破及官軍出羌衆潰散諸城咸卽歸順獨南宗負固不下姚雄苗履屢攻不克羌人請附夏國乾順不受惟假兵數百戍之長編五百十九

秋九月遣使如宋奠慰及賀卽位宋史夏國傳

冬十月入貢於宋宋史徽宗本紀

使宋賀天寧節宋史夏國傳

宋賜國主曆日

詔曰詔夏國主朕始承天命恭授人時眷言西陲世稟正朔乃前嗣歲誕布新書俾我遠民咸歸一統尙遵時令益楙政經今賜元符四年曆日一卷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西夏紀事本末）

十一月表請於遼請尙公主（遼史道宗本紀）

十二月宋賜進登位土物回詔

詔曰西夏國主省表具所賀登位並差人進奉御馬一十四長進馬二百匹駞一百頭事具悉朕丕承七聖光宅萬邦眷西土之世臣效本朝之貢職黃朱布乘陪隸在廷備見悃誠彌嘉恭恪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

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西夏紀事本末

京華印書局刷印

壻謝嵒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二十二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壽隆七年）

西夏稱永安三年

春正月遼道宗洪基薨孫延禧即位是爲天祚改是年爲乾統元年（遼史道宗本紀）

夏五月遣使如宋進助山陵

宋葬欽聖憲肅皇太后欽慈皇太后於永裕陵乾順遣使獻物助工（西夏書事）

六月遣使如遼慰奠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乾順遣御史中丞蘇愈如遼時與高麗使並至愈禮節嫻雅館伴耶律德倫特重焉遼史天祚本紀及西夏書事

十二月遣使如遼賀卽位遼史天祚本紀

是歲始立國學

自元昊創建蕃學國中由蕃學進者諸州多至數百人而漢學日壞士皆尙氣矜鮮廉恥甘罹文網乾順患之御史中丞薛元禮上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謨莫重于儒學昔元魏開基周齊繼統無不尊行儒教崇尙詩書蓋西北之遺風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號製蕃字以爲程文立蕃學以造人士緣時正需

才故就其所長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學不重則民樂貪頑之習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於是乾順命于蕃學外特建國學置教授設第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恤仁多洗忠家

洗忠戰沒熙河子幼未授職仁多保忠請之乾順命先以廩祿賜其家西夏書事

宋徽宗崇寧元年遼天祚乾統二年

西夏稱貞觀元年

春二月與河西軍節度使趙懷德結婚

懷德即攏拶中國以羌人久亂王贍等不能定議棄鄯湟賜攏拶姓名曰趙懷德授河西軍節度使其弟邦辟勿丁𠺟曰懷義同知鄯湟二州事乾順見西蕃恢復故土重申姻好以宗室女妻懷德宋史吐蕃傳

復遣使如遼請尚公主

乾順使殿前太尉李至忠祕書監梁世顯如遼貢獻請婚遼主問乾順爲人至忠對曰秉性英明處事謹愼守成令主也遼主善其對命徐議之西夏書事

遣李造福田若水如遼求援

時乾順爲宋所攻故也遼史天祚本紀

秋八月築沿邊堡砦

國中素少城砦乾順仿中國制於東北沿邊多樹砦柵鄜延路以聞朝議舉兵牽制知秦州何常爭之兵不出宋史何常傳

冬十月淚丁訛遇自環州還

初訛勃囉擒以信號與种朴令招其家人及其所部並諭訛遇降訛遇不可囚之土室中三年至是賂守者得脫還乾順嘉其不屈擢爲監軍使使守赤羊川西夏書事

宋崇寧二年遼乾統三年

京華印書局刷印

西夏稱貞觀二年

宋築石堡四城

陶節夫知延安府築石堡四城石堡以天澗爲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間以千數既爲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堝亟發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擊之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宋史陶節夫傳

春二月建臥佛寺於甘州

乾順自母梁氏卒輒供佛爲母祈福甘州僧法淨於故張掖縣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臥像也獻于乾順乾順令建寺供之賜額臥佛西夏書事按甘肅通

志明宣宗敕賜寶覺寺碑云甘州城西南隅有臥佛寺西夏永安元年建李乾順之時有沙門族姓嵬咩法名思能蚤從燕丹國師妙領眞乘深造窔奧閫境貴聰者老敬信無間號之爲國師一日歛神靜居若聞梵唄之聲起而求之崇邱之側其聲彌近若在潛翳之下者發地尺餘有翠瓦罩焉復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古涅槃佛像乃建斯寺據此則建寺之年與甘州僧名俱異寶覺寺即臥佛寺易名

三月羌人圍鄯州河西軍節度使趙懷德請援

羌人多羅巴奉唃廝囉裔溪賒羅撒謀殺懷德以復國舉數萬衆圍鄯州懷德遣使至夏國請兵乾順遣仁多保忠帥兵援之兵未至多羅巴三子皆善戰懷德力不支棄州奔河南宋史王厚傳及西夏書事

夏五月宋議城南宗砦

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南宗砦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軍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搆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夏人西夏紀事本末

六月復遣使如遼請尚公主遼史天祚本紀

秋九月封弟察哥爲晉國王

察哥乾順庶弟雄毅多權略引弓二石餘射洞重甲嘗偕仁多保忠援𥫩羅結兵敗前迫湟水不得渡察哥持弩拒之一發中苗履副將宋兵退乃免任都統軍鎭衙頭建議言自古行師步騎並利國家用鐵鷂子以馳騁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險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鐵騎難施

若値神臂弓步奚自潰蓋可以守常不可以禦變也夫兵在審機法貴善變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選蕃漢壯勇教以强弩兼以摽牌平居則帶弓而鋤臨戎則分番而進以我國之短易中國之長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矣乾順是其策封晉國王使掌兵政西夏書事按宋史兵志政和三年何常奏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谿澗最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鷂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鷂子以爲衝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爲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

冬十月復遣使如遼求援遼史天祚本紀按畢氏通鑑云是歲宋童貫王厚遣兵復何湟夏蓋聞之而求援耳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十二月遣使如宋賀正旦

使臣田守義朝賀畢就館燕時中國謀伐夏館伴呂約試探虛實守義正色曰如君所言豈使臣分內事耶約愧而止（西夏書事）

宋崇寧三年（遼乾統四年）

西夏稱貞觀三年

乾順執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

保忠與國有隙欲叛降宋宋蔡京秉政偵知之使熙河蘭會路經略使王厚招之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責厚急乃遣弟詣保忠還爲夏

之邏者所獲乾順遂追保忠赴牙帳而奪其權宋史夏國傳

春三月壬寅宋童貫王厚帥大軍發熙州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控御夏國邊面西夏紀事本末

夏四月援青唐

以萬衆陣於臨宗乳酪河之東會閆豁賒羅撒敗於宗哥敵氣沮傷王厚卽遣張誠率師赴之夏人望風而退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六月遣李造福田若水如遼求援遼史天祚本紀

冬十月攻宋涇原

京華印書局刷印

乾順既執保忠蔡京猶責王厚誘致厚曰雖不爲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夏人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於遼矣遂入涇原宋史夏國傳按李南公傳知延安府夏人攻涇原南公出兵搗其虛夏兵乃退

與宋熙河路鈐轄趙隆遇於鐵山戰敗績

時夏人入涇原宋帝令熙河兵深入毋令專嚮東方宋師至鐵山與夏人遇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乃解去宋史趙隆傳

圍宋平夏城

宋諸校欲出戰涇原副都總管王恩曰賊傾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敝彼野無所掠必攜攜而遇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夏既退師果遇伏亡失甚衆宋史王恩傳

攻宋鎭戎軍

初蔡京聽鄜延經略邢恕之言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有類兒戲夏人笑之至是夏人犯鎭戎京知不可用乃徙邢恕知太原宋史邢恕傳按九朝編年備要崇寧三年夏人寇邊先犯鄜延又犯涇原至是又引大軍直犯鎭戎趨渭州掠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州蕃落兵士翟勝持檄抵鎭戎軍城下自稱詔斥蔡京蔡卞主權故京卞必欲舉兵討之實因此檄也四

年林攄使遼陳夏國之罪亦舉此爲詞按十朝綱要斥蔡京弄權肆情無蔡卞

宋崇寧四年遼乾統五年

西夏稱貞觀四年

春正月遣李造福等如遼求援且乞伐宋

遼旋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遼史天祚本紀

三月遼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來歸遼史天祚本紀

宋攻銀州陷之

宋延安人韓世忠以郡兵從攻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

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鬬敵少郤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啰也躍馬斬之夏衆大潰宋史韓世忠傳按孫覿鴻慶居士集韓世忠墓志嘗從統制官党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爲公祖裼持一戈率其徒戰郤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酋金甲朱旗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諜知爲貴將駙馬郎君兀啰者大帥張深表其功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已黜其功不錄狀

誘吐蕃合兵逼宋宣威城執其將高永年殺之

宋用蔡京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又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致夏主欲納欵遣使巽請皆弗納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溪賒羅撒合夏四監軍之兵逼宣威城知鄯州

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撫納蕃部熟戶也永年不之備羌遂執永年以叛遂爲多羅巴所殺探其心肝食之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宋史夏國傳及高永年傳

攻塞門砦宋史徽宗本紀

攻銀州不克

宋既得銀州議城之諜告夏人已東陶節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宋史陶節夫傳

宋師薄靈州川不利引還

宋知河南府鍾傳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本其四十五州六爲王土其東由淸遠距羅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簡帥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臂徐當拊納離叛漸規進取訖成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鍾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卽薄靈州川夏人扶老挾穉中夜入州城明日俘獲甚衆而慶兵不至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又遇雨失道爲夏人所乘覆師數百於踏口乃引兵還宋史鍾傳傳及折可適傳

夏四月遼遣蕭良如宋爲夏求還侵地及退兵

時西邊驛騷遼遣良來爲泛使言南朝出兵侵夏國令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宋帝謂遼書詞悖慢蔡京草答書言甚峻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北邊不宜開隙趙挺之曰陛下信所謂以大字小樂天者保天下也（宋史徽宗本紀及九朝編年備要）

攻宋臨宗砦

臨宗屬湟州圍之數重伏兵乳酪河西邀截中國援兵知州辛叔憲遣部將李寧將兵出戰先以鐵騎蹂伏處縱兵奮擊遂敗（宋史徽宗本紀）

五月攻宋順寧砦及湟州北蕃市城又敗

陶節夫旣城石堡銀州上言洪宥諸州已在顧盼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州巢穴淺露直可計取因陳取興靈之策蔡京令西邊儲粟以待乾順聞之先以兵攻順寧砦鄜延第二副將劉延慶奮擊乃退轉攻湟州北蕃市城又爲辛叔憲所敗宋史徽宗本紀及陶節夫傳

六月遣使如遼謝及貢方物遼史天祚本紀

宋遣林攄如遼議與夏約和

攄使遼因蔡京密諭見遼主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虎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時遼主狃于宴安聞攄言雖怒不欲加責讓以啓邊釁但遣使來告而已（宋史徽宗本紀及契丹國志）

復遣李造福等如遼乞援（遼史天祚本紀）

宋崇寧五年（遼乾統六年）

西夏稱貞觀五年

春正月遼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西夏地

夏爲宋所攻來請和解故遼主有是役溫舒等至宋方

大燕優人爲道士裝索土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遂起以手藉土懷之宋帝問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遼史天祚本紀及牛溫舒傳

三月與宋平宋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通鑑綱目按九朝編年備要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卽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虜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俄京遂使節夫經制五路節夫盡檄諸路兵將以城本路城寨人率不平會上意厭兵宣諭曰北戎遣使和解西邊用兵朝廷既許其叩關請命矣安用經制五路爲乃罷節夫五路之命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四月納欵於宋宋悉還崇寧以來侵地

乾順奉表謝罪詞極恭順答詔略曰除先朝所畫之疆捐崇寧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詔內難爲帶北朝遣使和解之語帝曰北朝於夏國以此爲恩若不言及疑中國不信趙挺之曰陛下之言神人咸悅大哉王言今眞見之矣乃詔夏國其城堡誓表至則賜之夏又言故事地界先定載于誓言所以守之也未肯進誓表契丹國志及九朝編年備要

六月遣李造福如遼謝與宋講和恩及貢方物遼史天祚本紀

秋八月與宋通好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如遼報聘遼史天祚

本紀

宋徽宗大觀元年遼乾統七年

西夏稱貞觀六年

入貢於宋

會中國大宴饗故制外國使預宴者夏使於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進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從人則于東廊南赴坐大中祥符四年升交州於朶殿夏州押衙于東廊南頭歇空坐七年又升龜茲使副于西廊南坐自後遂爲定制是時于闐龜茲涪州夷入貢貢使坐三使上成禮而退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宋大觀二年遼乾統八年

西夏稱貞觀七年

夏六月以兵戍蓋龍埯

中國既復洮州復攻溪哥城西蕃王子臧征撲哥降建積石軍距蓋龍埯不及百里乾順恐裁侵掠以兵五千戍之西夏書事

秋九月移牒定邊軍請罷築堡

定邊軍向距甜井𡶶多移嶺界堠十餘里嘗築觀化通化二堡拖通祈嶺通祖嶺諸隘至是又于勒崖原築神堂堡去阜望處僅三里乾順移牒請罷役不報西夏書事

冬十月遣使如宋賀天寧節

中國盡收西蕃地宋帝下詔曲赦熙河蘭湟秦鳳永興軍路兵民歡悅使人由熙河入一路迎者咸加禮（西夏書事）

是歲入貢於宋（宋史徽宗本紀）

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告於遼（遼史西夏外紀）

宋大觀三年（遼乾統九年）

西夏稱貞觀八年

春二月遣焦彥堅至涇原定疆界不果

自紹聖後西邊疆議不定乾順屢以爲言特遣彥堅入涇原請畫界至知懷德軍种師道留與議彥堅必欲得

京華印書局刷印

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宋史种師道傳）

三月以宋不歸侵地遣使告於遼

使人焦彥堅歸乾順與羣臣謀曰身膺宗社之重不能復先朝故土恥也然宋恃兵威非仗北朝之力勢且不能因使人告於遼請遣信使諭宋（遼史西夏外紀及西夏書事）

是歲入貢於宋（宋史徽宗本紀）

宋大觀四年（遼乾統十年）

西夏稱貞觀九年

春正月入貢於宋

乾順請遼諭宋遼主不許復使入獻方物冀得要請押伴左司員外郎范坦應對有節使不敢爭宋史徽宗本紀及范坦傳

夏六月遣李造福等貢於遼遼史西夏外紀

秋九月瓜沙肅三州饑

瓜沙諸州素鮮耕稼專以畜牧爲生自三月不雨至於是月水草乏絕赤地數百里牛羊無所食蕃民流亡者甚衆監軍司以聞乾順命發靈夏諸州粟賑之西夏書事

冬十月太白晝見

羣臣咸謂主兵喪請修省不報西夏書事

宋徽宗政和元年遼天祚天慶元年

西夏稱貞觀十年

入貢於宋

夏國入貢正旦聖節居多元豐末神宗詔夏使見辭儀

永依嘉祐八年例至是中國重立儀制使人遂遵新儀

廷見

宋史徽宗本紀及禮志按禮志宋定夏使新儀夏使見日俟見班絕謝班前使奉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隨入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當殿躬奏夏國進奉使姓名以下祇候見引當殿前跪進奉表舍人受之副入內侍省官進呈使者起歸位四拜起居舍人宣有勅賜某物乗賜酒饌跪授箱過俛伏興再拜舍人曰各祇候揖西出次從人入不奏即引當殿四拜起居舍人宣賜分物乗賜酒食跪授箱過俛伏興再拜舍人曰各祇候揖西出辭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當殿躬奏夏國進奉使副姓名以下祇候辭引當殿四拜宣賜某物酒饌再拜如見儀

遣使貢於遼西夏書事按遼史本紀外紀屬國表俱不載

秋八月夏州大水

大風雨河水暴漲漢源渠溢陷長堤入城壞軍營五所倉庫民舍千餘區西夏書事

宋政和二年遼天慶二年

西夏稱貞觀十一年

春二月命選人以資格進

凡宗族世家議功議親俱加蕃漢一等工文學者尤以不次擢西夏書事

夏六月朔白虹貫日

乾順命諸臣直言得失御史大夫謀寧克任疏言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國之方無非食貨國家自靑白兩鹽不通互市膏腴諸壤寖就式微兵行無百日之糧倉儲無三年之蓄而惟恃西北一區與契丹交易有無豈所以裕國計乎自用兵延慶以來點集則害農時爭鬭則傷民力星辰示異水旱告災山界數州非侵即削近邊列堡有戰無耕於是滿目瘡痍日呼庚癸豈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國西陲射獵爲務今國中養賢重學兵政日弛昔人云虛美薰心秦亂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晉衰之兆臣願主上旣隆文治尤修武備毋徒慕好士之

虛名而忘禦邊之實務也乾順善之不能用宋史徽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冬十月遣使如宋賀天寧節

宋制蕃使同日見辭先夏國次高麗次交阯次海外諸蠻所以優夏也時新置知客省引進四方館東西上閤門事等官使者朝辭蔡京等故作矜嚴以示降抑使回乾順不悅宋史徽宗本紀禮志及西夏書事

宋政和三年遼天慶三年

西夏稱貞觀十二年

春三月遣使入貢於宋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中國以天賜元圭册告永裕永泰二陵大享羣臣夏使至燕賚過優以誇其盛宋史徽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夏六月使貢於遼遼史天祚本紀

宋政和四年遼天慶四年

西夏稱貞觀十三年

冬叛將李訛哆及其子遇昌復來歸遂遣兵圍宋定遠城訛哆爲宋環州定遠大首領以書遺統軍梁哆唛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劵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卷甲而趨徑擣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

闕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𠻳遂以萬人來迎宋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哆𠻳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㘈遂以其部萬餘來歸未幾訛㘈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乃解去宋史夏國傳按李遇昌引夏人入寇東都事略繫大觀時

築臧底河城

宋保安軍之北南界上有洑流名臧底河夏人近是築城爲要害必爭之地宋史夏國傳

宋帥劉延慶築天降山砦夏人據之宋人來爭延慶令裨將韓世忠守北門世忠夜縋城而上斬二級

京華印書局刷印

割護城氈以獻名臣碑傳琬琰集趙雄韓世忠碑

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

西夏稱雍寧元年

春正月女眞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國號曰大金稱收國

元年金史太祖本紀

宋熙河將劉法敗夏人於古骨龍

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

出會州童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淸水

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

斬首三千餘宋史夏國傳

侵宋定邊築佛口城童貫以知西安州种師道之兵來爭夏人往禦敗績

師道率師來夷佛口城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夏人以爲神宋史种師道傳

秋宋師攻臧底河城夏人敗之遂大掠蕭關

劉仲武王厚復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來攻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未幾夏人以數萬騎略蕭關而去宋史夏國傳

冬十月入貢於宋宋史徽宗本紀

宋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

西夏稱雍寧二年

春正月宋劉法攻仁多泉城屠之

法與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知蘭州何灌砲傷足不顧攻愈力三日不克夏援兵不至城中請降法受其降而屠之獲首三千級宋史夏國傳及何灌傳

宋渭州將种師道以十萬衆復攻臧底河城克之

宋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夏人守備甚固官軍少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師道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安邊巡檢楊震拔劍先登衆譟而登城斬首數百級

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宋史夏國傳及种師道楊震傳按宋史地理志政和三年賈炎乞進築臧底河城不果六年知慶州姚古克之即威德軍與种師道傳異

秋七月李訛哆被獲伏誅

訛哆在夏國漸用事與子遇昌常引兵入寇至是入邊偵事爲熙河邏卒所獲宋帝詔誅之函其首於甲庫宋史徽宗本紀

宋築震武城

由是喃厮囉之地悉爲宋郡縣矣宋史徽宗本紀及九朝編年備要

冬十一月攻宋涇原屠靖夏城

報仁多泉之役也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

京華印書局刷印

漲天兵對不睹乃潛穿濠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宋史夏國傳

宋城席葦土

种師道督諸道兵城席葦土方賦工而夏人來爭堅壁葫蘆河師道陣于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夏人方駭顧而折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夏人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宋史种師道傳

宋環慶部將郭浩率百騎抵靈州城下夏人以千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宋史郭浩傳

是歲入貢於宋（宋史徽宗本紀）

宋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 金太祖天輔元年）

西夏稱雍寧三年

圍宋丁星原

丁星原在乳酪河西距湟州綏遠關四十里初劉法解靈武圍于瞎令古城北連築德通石門兩城堡乾順畏逼遣兵入丁星原圍之見禦備固旁掠六日而還宋帝詔再築靖夏伏羌制戎等城爲備（東都事略西夏二 及宋史地理志）

癸麻黨征叛降於宋

唃廝囉氏舊據靑唐方董氊入朝於宋癸麻黨征走西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來降貞觀間羌人假其名以附宋宋優待之賜姓名趙懷恭至是宋劉延慶來攻成德軍夏酋賞屈被擒益麻黨征遂降於宋宋史劉延慶傳

侵宋涇原

宋統制李庠率兵堵禦駐兵柏林堡斥堠不謹爲夏人所薄兵將潰涇原路第三將曲端力戰夏軍敗績庠與端復整軍還宋史曲端傳

宋徽宗重和元年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

西夏稱雍寧四年

春二月夏人犯邊宋將官張迪死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按是月夏人寇邊張

迪死事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西夏傳陳桱薛應旂畢沅通鑑諸書皆不載惟九朝編年備要所載正與此同李壵十朝綱要亦詳其事云二月癸丑朔環慶路奏夏賊攻濟義原堡將官張迪戰死足資參考

夏六月築割牛城鄜州防禦使何灌襲之城不守

乾順見中國進築不已于乢六嶺分界處築割牛城屯重兵守之爲東南捍蔽童貫使灌由膚公城夜出兵襲據之貫以聞賜名統安東都事略及西夏書事

宋徽宗宣和元年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

西夏稱雍寧五年

春三月與宋帥劉法戰於統安城法敗走夏人追殺之遂圍震武軍

童貫謀進築橫山以太尉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峗守兵見而追之法墜崖折足爲一别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

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淸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劉仲武令河東將何灌救之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嚇之攝帥事劉韐出奇兵敗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宋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實自去之也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果如察哥之言宋史徽宗本紀夏國傳及童貫何灌劉韐等傳

令邊吏叩攝震武帥劉韐請平

夏人來言願納款謝罪宋人皆以爲詐韐曰兵興累年中國尙不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欵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宋史劉韐傳）

夏四月宋童貫以鄜延環慶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童貫令种師道等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割踏兩城而遁宋師遂平之追及鳴沙無所見而還由是橫山之地悉爲宋人所有（宋史徽宗本紀及東都事略西夏二）

五月宋敗夏人於震武（宋史徽宗本紀）

六月納欵於宋宋詔六路罷兵

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帳强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种諤

謀取橫山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舊常從李憲得其彷彿故獻議進築遂得橫山之地夏人失所恃遂因遼人進誓表而宋時與金人約夾攻遼故許夏納欵詔令六路罷兵而一意於遼而夏亦自是少衰矣（宋史徽宗本紀及東都事略西夏二）

宋築葺平砦

夏人據塞水源以渴宋師宋將郭浩率精騎數百奪之夏人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夏人敗走（宋史郭浩傳）

冬十月遣使如宋賀天寧節

宋以誓詔報使者不受童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棄之而去宋邊臣賈琬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宋史夏國傳

宋宣和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

西夏稱元德元年

春三月乾順立妃曹氏

曹氏元昊時把關太尉曹勉孫也年十四入宮性溫柔貞靜動以禮法常侍仁安公主主素嚴肅氏身承起居順適其意因勸乾順納之始命爲才人至是進位賢妃西夏書事

冬十一月封宗室子仁忠爲濮王仁禮爲舒王

仁忠父景思嘗從秉常於木砦當河津阻絕罔訛萌等潛使窺伺欲施鴆毒景思左右抗護以計脫者再秉常德之已復位欲加顯擢爲梁氏父子阻抑不遂志死時仁忠二人尙幼及長俱通蕃漢字有才思善歌咏始任祕書監繼擢仁忠禮部郞中仁禮河南轉運使至是二人自陳先世功乃晉爵西夏書事

是歲入貢於宋宋史徽宗本紀

宋宣和三年遼天祚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

西夏稱元德二年

是歲攻宋西安州懷德軍陷之

宋帝問西事李浩曰臣去任已聞警慮夏人必乘間盜邊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取西安州懷德軍紹聖開邊之地復盡失之（西夏事略）

約遼夾攻宋遼主不聽

知宋有事北邊故與遼國書議乘隙夾攻也（東都事略 西夏二）

宋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 金天輔六年）

西夏稱元德三年

夏四月金降將耶律坦犯境以兵備河西

坦奉金將斜也命將兵脅降遼西南招討使所屬諸部

直至夏境聲勢甚盛乾順遣兵備河西諸郡坦解去金史

六月遣李良輔率兵三萬救遼金斡魯婁室敗良輔於野谷太祖本紀及斜也傳

正月金兵克遼中京遼主出居居庸關金兵復來攻遼主自鴛鴦濼西走婁室等追至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婁室遂與闍母攻破西京復與闍母至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疎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兵次天德境婁室使突撚補攧以騎二百爲候兵夏人敗之幾盡阿土罕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

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即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習失拔离速往斡魯壯其言從之婁室遲明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野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爲陣乃使人報斡魯婁室分軍爲二迭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斡魯軍亦至合擊敗之殺數千人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沒者不可勝計金史斡魯婁室等傳及遼史天祚本紀

秋七月遣使如遼問起居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由訛莎烈走石輦驛金

將蒲家奴追敗之遼主悉棄輜重走乾順遣大臣曹价

奔問起居饋以糧糗（遼史天祚本紀及宗望傳）

八月攻金天德軍不克

金阿骨打追襲天祚於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

去夏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西夏事略）

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

西夏稱元德四年

金宗望來議和

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詔有之夏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主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效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金史西夏傳

春正月復發兵救遼次可敦館不得進

乾順奉遼主命遣兵屯於可敦館相爲聲援金將婁室以兵戍朔州築城霸德山阻之不得進金史婁室傳

宋人侵金新賜地遣使如金求援兵

金帥斡魯奏曰夏人不盡歸戶口資幣又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金主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或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

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於夏誠有異圖宜謹守備盡索在夏戶口通聞兩國事審處之金史斡魯傳

夏五月請遼主臨其國金宗望以檄來諭

宗望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蓋以沮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追遼主至天德乾順遣人迎護遼主將渡河矣宗望聞候人吳十言知之乃傳檄夏國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乾順得檄乃懼遼史天祚本紀及金史宗望傳

六月遼主使來册乾順爲夏國皇帝遼史西夏外紀

金太祖薨太宗卽位改是年爲天會元年金史太宗本紀

遣使如金弔慰西夏事略按金史太宗本紀及交聘表夏國傳俱不載

宋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太宗天會二年

西夏稱元德五年

春正月奉表於金請以事遼之禮稱藩金許之

夏請受割賜之地金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西之地以賜之金史西夏傳

三月使把里公亮等如金上誓表

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

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爲援以啓端曾犯威而結釁旣速違天之咎果罹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後凡於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卽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爲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卽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叙數事臣誓固此誠傳嗣不變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克享國所謂西

北西南兩路都統者宗翰也蓋宗望以太祖命與夏人通書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議和云金史西夏傳

閏月金遣王阿海楊天吉來賜誓詔

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王乾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啓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帝以爲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眇躬之纂紹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軺而奉貢効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爲援助等事 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

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厥誠金史西夏傳

秋七月以兵侵武朔二州

武朔邊山後地金取武州歸宋朔州守將韓正亦舉城內附中國築固疆等堡爲守乾順數以兵攻之宣撫使譚積遣部將李嗣本督兵出戰相持數日不解西夏書事

九月子仁孝生

仁孝曹妃所出生時異光滿室成安公主見而愛之請名仁孝令保母持至宮中時撫摩不忍釋西夏書事

冬十月遣使如金謝賜誓詔

初金以山西九州與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故割以與夏而宋人復侵取之乾順至是使上表謝賜誓詔幷論宋所侵地金主詔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金史太宗本紀及西夏傳

遣使如金賀天淸節

天淸節金主晟誕也夏使次於宋使高麗使後賜宴亦如之金史太宗本紀及禮志

是歲入貢於宋宋史徽宗本紀

與金人約攻宋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宋史夏國傳

宋宣和七年遼保大五年是歲遼亡金天會三年

西夏稱元德六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賀正旦

乾順表略云斗柄建寅當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窔奧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闕届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季膺等奉表以聞（金史太宗本紀及松漠紀聞續）

遣使如金奠幣及賀即位

京華印書局刷印

金太祖葬於和陵乾順奉表致奠并賀金主即位時藩使館見儀未有定制使至逾月殿中少監劉筈始詳定焉（金史太宗本紀及劉筈傳）

二月遼主逃至應州爲金完顏婁室所獲遼亡時耶律大石自立是爲西遼（遼史天祚本紀）

秋八月金兵來侵

遼主延禧被獲耶律大石率所部西走金諸帥訛傳乾順約大石取山西諸郡因縱兵入境掠取人畜乾順遺書婁室責之都統完顏希尹以聞金主命嚴備之（金史希尹傳）

九月世子仁愛卒

仁愛幼聰穎長多材藝初金兵破遼遼主西走即慟哭請兵赴援宜水之敗咄嗟者累月及乾順臣金泣諫不聽悒鬱而卒西夏書事

遼成安公主卒

公主傷遼亡又痛世子不食卒西夏書事

冬十月使金賀天清節

時金人潛分兩路伐宋軍務旁午夏使與宋使俱不得見就館賜燕而還金史太宗本紀

十二月攻宋豐麟二州

時金人圍宋太原金帥粘罕來約侵宋故也東都事略

宋帝內禪皇太子桓卽位是爲欽宗

以金兵逼迫故宋史徽宗本紀

遣使如宋賀正旦

乾順聞欽宗卽位遣使表賀且覘虛實西夏書事

壻謝盛封
男百濤同校

西夏紀卷二十三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

西夏稱元德七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

金主始朝日禮畢方命各國使人入賀金史交聘表及禮志

二月圍宋杏子堡

賀正使回乾順知金人圍汴益急乘隙圍杏子堡堡在延州平戎砦北兩山對峙地險阨鄜延副總管劉光世據之不能克宋史劉光世傳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三月取宋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八館

先是金人滅遼粘罕遣撒拇來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至是夏人乘金與宋攻戰之際遂由金肅河清渡河自取之宋史夏國傳

夏四月陷宋震威城殺其兵馬監押朱昭

夏人知宋戍邊士卒入援汴京遂乘虛入侵河外諸城悉望風褫氣遂至震威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諸城既先下敵怒不得昭遂約金人併力來攻昭募銳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

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噪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悟兒思齊介冑來以氈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去盾而前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爲城下之盟晝河爲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奸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汝獨未知耶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愕眙服其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

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汝既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尙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唯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夏衆散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圮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力竭不可支昭乃下城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汚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舁尸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妻孥者又皆

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倘我先死汝曹有得脫者願馳至府谷言我今日事會部落子有陰與夏人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夏人大懼以利啖守兵得登城昭勒衆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尸塡街不可行昭躍馬從鈌城出馬蹶墜塹夏人驩呼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凡被圍百日而城陷云（宋史夏國傳及朱昭傳）

宋賜國主詔書

時金人犯闕夏人亦起兵鄜延路繳進夏人檄書宋帝

命草詔賜夏國主解其意以慰撫之詔曰朕居春宮十
有餘載勿敢怠逸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
厭萬乘之繁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
宗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而金
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俶擾邊境達於
都畿肆爲貪殘刼質以往永念卿屏翰之舊信誓皎然
義當戮力同濟艱難以敵王愾而陝西奏報乃言卿國
點集重兵五路深入攻陷城堡殺傷兵民朕惟卿明允
篤誠世濟忠孝主於西陲藩屏帝室多歷年所英聲流
聞今至于茲殆朕德弗類嗣政之初未能綏撫之所致

也西顧悵然良自傷悼及得鄜延路帥臣章疏繳到卿國檄書公牒省覽再三乃知搆兵起於誤聽檄書初言中國失德數事皆曩時大臣誤國上皇已降詔書深自悔悼今朕克己求治以儉先天下凡淫巧奢麗之具一切屛去蠹國害民之臣咸已竄誅前日之事所不復論中言賀正人使之歸所見京城整飭兵甲修治樓櫓疑有奸臣變亂此乃隄防金人之故豈有他哉終言與本朝信誓之久義須救援以此知卿忠義有素誤聽致此初無他心至於過差之辭朕初不之辠也公牒言國書之寶與舊不同此乃有司用寶差誤已重竄責凡茲細

故朕既釋然卿亦宜亮夫金人以蕞爾海隅之國背天逆神滅絕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卿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皇弟肅王在其軍中第命將士驅逐出境邊城宴然前遣康隨鄭惟康道意必亮此誠詔到卿宜釋去疑慮撫諭將士抽迴甲兵修好如故高爵厚賜朕何愛焉今遣武功大夫王佑武功郎馬持告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李忠定公文集

金人襲奪夏所侵宋地

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

悉奪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惟金肅河淸二軍在大河西金不能取之初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既而夏人自取其地至是金復背約襲奪之於是絕好宋史夏國傳

秋八月犯宋涇原

統制李庠聚兵柏林堡拒之夏兵分番迭進庠兵潰涇原第三將曲端力戰乃郤宋史曲端傳

九月陷宋西安州

元符中以南牟會新城建爲西安州在蘭州西北逼鄰夏境乾順襲取之宋史欽宗本紀及地理志

京華印書局刷印

冬十月與遼亡將小鞠蘇驅幽薊兵圍宋建寧砦破之殺其砦主楊震

初遼亡將鞠蘇西奔擾宋麟府爲楊震父宗閔所敗俘其父母妻子鞠蘇乃走西夏約共攻宋建寧砦報仇遂殺震宋史楊震傳

使金賀天淸節金史太宗本紀

十一月陷宋懷德軍殺其知軍事劉詮通判杜翊世

初經略使席貢牒知懷德軍劉銓銓奉檄卽日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綿亙十里而圍之銓晝夜修戰守之備敵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盡糧絕銓度力

不支乃同通判杜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官軍殲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死于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裁已為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我寧死顧肯降賊耶我苟不死決不貸汝遂遇害是役吳玠以百餘騎追擊夏人斬首百四十級卒以衆寡不敵退守宋史欽宗本紀及吳玠傳四川總志

遣使如金請和金人執其使宋史夏國傳

十二月攻宋蘭州入通川圓子諸堡大掠

蘭州恃河為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

累月元符中蘭州錄事參軍張叔夜築砦天都山夏兵不敢窺境自西安懷德失守乾順遣兵攻天都圍蘭州力攻五日大俘二堡人畜而還西夏書事

宋靖康二年金天會五年

西夏稱元德八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賀正旦

金主以宋帝誓書地圖示使人使人稽首稱賀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宋以河西三州畀夏旋復取之

金人再犯宋宋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

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徐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宋史徐徽言傳）

二月金人陷宋汴京以徽欽二帝北行（金史太宗本紀）

三月金人割宋陝西北鄙地與夏

金人立宋異姓少宰張邦昌爲大楚皇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

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四
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爲界
及婁室定陝西婆盧火率兵先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
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爲夏將李遇取威
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蒲察軍
威戎東而使使議事於婁室婁室報曰元帥府約束若
兵近夏境則與夏人相爲犄角毋相侵犯李遇亦使人
報婁室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
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軍既而金元帥宗翰
不欲以陝西北鄙與夏會金主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

河東諸將不可曰陜西與西夏爲鄰事體重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陜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陜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於夏人也議久不決金史西夏傳及宗翰傳

夏五月宋徽宗第九子康王構卽皇帝位於南京是爲高宗改元建炎自是宋南渡矣宋史欽宗本紀

金人爲夏求侵地於宋

金既奪夏地乃責償於宋遣左監軍希尹以國書授通問使傅雱爲夏國請熙寧以來侵地宋史夏國傳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是月趙子崧建三屯之議大略以爲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不可不慮其熙河五路進築州軍堡寨欽望將不保緊要控扼去處並罷明諭夏人示以德意

秋九月金人來約侵宋許之

金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如夏約侵宋同取陝西許之金嘗渝盟於西夏矣而乾順許之者蓋畏其威亦欲從而擄掠耳宋史夏國傳及大金國志按宋熊克中興小紀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之自池歸雲中也遣使往夏國約同入陝西夏人從之與此作兀朮不同

十月遣使如金賀天清節金史太宗本紀

是歲改元正德宋史夏國傳

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

西夏稱正德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賀正旦

金主問夏國事宜使者以歲饑告命發西南邊粟市之金史高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宋遣主客員外郎謝亮持詔來諭

亮西入關鄜延經略使王庶遺亮書曰夏國爲患小而緩金人爲患大而急方其挫銳熙河奔北鄜延秋稼未登兵士困餓閤下苟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雖未足

京華印書局刷印

盡雪舊恥亦可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矣亮不能用遂由環慶入西夏慶曆後夏國主嘗以賓禮見使者亮至乾順乃倨然見之留居數月始與約和亮歸而夏兵已躡其後（宋史夏國傳）

取宋定邊城（宋史夏國傳）

冬十月遣使如金賀天清節（金史太宗本紀）

金遣使來求天德八館之地

初夏國因契丹爲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之地八館者膏腴產稻夏國得之殊喜至是金人恃强遣使求之謂他日以陝西奉償夏國懼不敢違而中懷怨

憤又夏國世爲知府州折氏所困時可求已降于金故金欲因折氏以併夏國（中興小紀）

宋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

西夏稱正德三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賀正旦

金諸將兵破陝西諸郡蕃漢由綏德城逃入夏界者甚衆使人入見金主諭謹守邊備勿納流民（金史太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二月遣書宋邊臣索鄜延

金帥婁室連陷長安鳳翔宋隴右大震夏人諜知關陝

京華印書局刷印

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隸本國須當理索敢違拒者發兵誅討之師臣王庶檄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畀爾今誰與守國家以奸臣貪得不恤鄰好遂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無之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尙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宋史夏國傳）

七月宋再使謝亮來

宋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金欲通夏國爲援

奏請國書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敵國禮宋帝詔從之故有是役宋史高宗本紀及繫年要錄

冬十月遣使如金賀天清節

金蒲察婁室悉取鄜坊二州地與夏境接壤乾順懼其兵威遣使先期至金主命仍隨高麗使同見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是歲取宋保安軍德靜砦

時宋鄜延之東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屬宋者唯保安一軍德靜一砦安撫使郭浩間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夏人對壘一年敵不敢犯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

京華印書局刷印

友諒戰敗僅以身免遂取保安德靜砦於是宋陝以西諸路盡失宋史郭浩傳

宋建炎四年金天會八年

西夏稱正德四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賀正旦

宋兵敗于高橋宋帝航海金將阿里蒲盧渾狀聞金主出示高麗夏二國使人以誇其盛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宋謝亮還

乾順已稱制不得要領而還宋史高宗本紀及夏國傳

冬十月宋環慶路統制慕洧叛宋來附

張浚富平之敗斬環慶經略使趙哲哲將統制官慕洧爲環州豪族遂自慶陽叛附夏國乾順納之宋史高宗本紀

遣使賀金天清節

金人立劉豫爲齊帝豫遣使謝封册并賀天清節夏使遂班於齊使高麗使之下金史交聘表及太宗本紀

金遣使來索故遼耶律大石

使來言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常與夏人合謀請執與之乾順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西夏事略

宋高宗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

西夏稱正德五年

春正月遣使賀金正旦金史交聘表

二月宋同州觀察副使劉惟輔棄德順軍求附不受金人略宋熙河惟輔不能守焚積粟去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輸欵於夏國求附夏人拒不納其親信軍詣金人降金人殺惟輔宋史夏國傳按高宗紀劉惟輔死節繫于建炎四年十二月甲午與此異

秋八月宋始不頒曆日

自兵交來雖未修職貢宋猶歲頒曆日至是宋帝始詔以夏本敵國毋復頒曆日宋史夏國傳

冬十月遣使賀金天清節

和州回鶻執耶律大石之黨撒瓜迪里突迭獻於金金主知夏國不與大石合使人入見諭慰之（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慕洧叛降於金

金將撒离喝攻慶陽破之慕洧見金兵強遣使以城降（金史撒离喝傳）

十一月宋川陝宣撫使吳玠始遣人來通書

川陝地金已十得其四時玠敗金將兀朮於和尚原西路稍通乃貽書夏國使背擊金人乾順不應（宋史夏國傳及吳玠傳）

宋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

西夏稱正德六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

時金以陝西地賜劉豫乾順遣使賀正請環慶二州金主不許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秋九月遣人答吳玠通書

時與金人有隙屢遣使至宋吳玠關師古軍中通意宋史夏國傳

余覩繫年要錄作伊都叛金來附不納

余覩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爲遼復仇粘罕偵知欲誅

之余覩父子微覺以游獵爲名逃入夏國乾順問兵幾何答云親兵二三百乾順以其兵少不納遂投韃靼金人乃分捕余覩叛黨於是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兀寶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蠭起逃入夏國亦或北奔沙漠契丹赴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遼史余覩傳宋史夏國傳及松漠紀聞

冬十月使金賀天清節金史交聘表

宋紹興三年金天會十一年

西夏稱正德七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

金主以納契丹叛人詰責使人頓首謝罪（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秋八月攻金懷德城不克

靖康中夏兵破懷德設兵戍之及金人以陝西地畀劉豫命夏國割懷德與之乾順心怏怏時豫寇伊陽知其無備以五萬衆攻之知軍事龎迪開門以待夏兵疑不敢入迪以數千騎分門突出夏衆驚潰失軍資牛羊甚夥（金史龎迪傳）

冬十月使金賀天清節

使人與齊使同入見齊使以攻懷德告金主令持詔還諭責之（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宋紹興四年金天會十二年

西夏稱正德八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

乾順命使人奏告請於陝西互市金主不許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秋七月宋命吳玠來通信宋史高宗本紀

冬十月使金賀天清節

金主有疾不視朝命使人就館燕金史交聘表按是年奉使西夏者當是宥州刺吏王圭周氏春西夏書云王圭者宥州刺史也金天會十二年冬十一月皇弟都統經略郎君撻懶斸獵於梁山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頹然爰命有司鳩工修飾是時復謁陵下繪像一新迴廊四起不勝欣懌

京華印書局刷印

與醴陽太守酣飲而歸遂刻乾陵無字碑陰爲行記時主與職方郎中董應期從行

十二月答吳玠書

玠奏宋帝言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朝意宋史夏國傳

金遣人來索馬卻之

金帥粘罕既取遼將謀夏夏爲備已久忽求釁於夏言欲馬萬匹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之紿言於金人曰萬馬雖有然乏人牽攏今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選善騎射者往取實欲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人羣起金兵悉斃復持馬歸粘罕氣沮由是不敢西向發矢揮麈後錄

宋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

西夏稱大德元年

春正月金主亶於明德宮皇孫亶嗣位是爲熙宗金史太宗本紀

金遣使來報哀並告即位金史熙宗本紀

三月遣使如金弔祭詔賜宴不舉樂金史熙宗本紀

夏五月歸孝子程俊母邵氏

俊會州人幼時父母陷於夏國常號泣自毀迨長捐家財數十萬往贖未至北向號泣寢食俱廢夏人感動還其母邵氏俊日夕承順奉養備至鄉里稱爲至孝甘肅通志

秋九月以濮王仁忠爲中書令

仁忠性謹嚴持法峻人不敢干以私晉王察哥廣起第宅橫征多誅求蕃漢苦之仁忠上疏劾察哥爲之罷役朝野肅然乾順嘉其風力使由左樞密進中書令察哥陰間之不問西夏書事

宋紹興六年金熙宗天會十四年按熙宗即位不改元故仍稱天會十四年

西夏稱大德二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使金賀萬壽節

熙宗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金史熙宗本紀

夏六月金人以主名來報

僞齊劉豫表請金主以御名音切及同音字號降示金主從禮臣議幷報夏高麗二國西夏書事

秋七月取樂州復取西寧州

夏國乳酪河與二州相近乾順遣兵襲取樂州進攻西寧保塞綏邊諸砦俱潰守將棄城遁西夏書事

宋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

西夏稱大德三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使金賀萬壽節金史交聘表

降蕃趙繼忠奔宋

繼忠吐蕃瞎征子初名董合神宗時與兄木征以洮河降賜姓名授六宅副使西蕃三十八族大首領梁乙逋與中國搆難遣兵脅降之遂爲役屬至是因西川宣撫使請內附夏國遂失右臂宋史夏國傳

知西安州任得敬納其女爲妃

得敬本西安州判夏兵取西安率兵民出降乾順命權知州事有女年十七使其弟德聰飾之以獻乾順納爲妃賞賚甚厚擢得敬爲靜州防禦使西夏書事

秋九月遣使乞地於金金與以河外三州地

乾順既得西寧與金積石等州鄰逼遣使以厚幣如金表乞河外諸州金主以積石樂廓三州與之時秦人在三州者數千皆願歸金金主請約之權樞密院事劉筈曰三小州不足爲輕重恐失兩國大信遂以其地來歸（金史劉筈傳）

冬十月宋鄜延故將李顯忠謀執金帥撒里曷（金史作撒离喝）歸宋不克遂來奔

顯忠靑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顯忠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

京華印書局刷印

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卽歸本朝毋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劉豫廢兀朮授顯忠知同州顯忠至鄜省父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卽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

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餘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宋史李顯忠傳

冬以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金雲中府天德軍界取所亡馬於韃靼旣而回國往返並不假道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宋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亦莫之問罪葢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里曷無能爲也大金國志

宋紹興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

西夏稱大德四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及萬壽節請通互市

時齊國已廢金盡收陝西地乾順使請於綏德諸州互市金主以陝西新定不許（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夏五月更積石州爲祈安城

積石蕃族强悍乾順以兵威脅之諸部皆服因更其城名祈安（西夏書事）

秋八月立任氏爲皇后

任氏莊重寡言御下有恩意與曹氏並居妃位相得甚歡得敬欲后其女常以貨賂饋朝貴及宗室執政權者

於是御史大夫芭里祖仁言古者天子娶后藩國來媵諸侯一娶九女蓋奉宗廟廣繼嗣陰教之職不可缺中宮之位不可虛也伏見陛下兩妃並立位號相夷而無嫡以統之則勢必近爭情且生妬豈所以防淫慝塞禍亂乎今宜擇簪紱名家勳庸世族素優才行配合坤儀庶幾上協神祇之心下副臣民之望乾順詢之羣臣咸謂門第才德無過任妃乾順遂使芭里祖仁持册立為皇后授得敬靜州都統軍西夏書事

是歲李顯忠擒青面夜义一作野义

顯忠之來奔也夏人甚喜遣翰林學士楊某郊勞禮意

良厚楊推誠顯忠亦無隱自是無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幷吞之意知顯忠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爲用適有間自延安來報自顯忠之西金人卽飭兵分捕顯忠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遇害會大雪顯忠中夜自挈壺酒過楊楊延之臥內相與對酌顯忠因泣數行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卽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楊惻然翌日爲顯忠請于乾順乾順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有射騎數萬恃勇桀驁要

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顯忠顯忠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顯忠曰當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命裹糧卷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俘以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於旁岡阜間諜其三面虜倉卒惶駭夜叉者金冠鐵面具畫如鬼物故號夜叉未幾夜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駝指呼布陣顯忠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夜叉問顯忠爲誰顯忠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夜叉怒揮刀躍馬而前顯忠豫戒一騎俟我與之

交馳從旁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焉夜乂顧視間顯忠伺隙投槍手捽其背夜乂身偃仆遂挾以歸其徒窘迫潰走伏騎乘之衆悉降乾順大悅以顯忠爲靜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遂許出師宋史李顯忠傳及名臣碑傳琬琰集名臣言行錄

宋紹興九年全天眷二年

西夏稱大德五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及萬壽節

時高麗貢使未回金主賜燕夏使與高麗三使並會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是月太白熒惑合於井

司天謂不利用兵乾順不聽西夏書事

二月慕洧攻宋環州宋以隴右都護劉錡來救

先是錡與夏人戰屢勝有威名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啼遂止宋史高宗本紀及劉錡傳

金慕洧請降復納之以爲山訛首領

洧入金仕至熙河經略使及金人與中國議和歸陝西河南地洧以官守隨例當留關中洧懼誅謀潛師襲取關陝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彥與環慶趙彬合兵聲討洧兵敗亡入夏國乾順納之授以官金史張中彥傳及西夏傳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三月攻府州取之

建炎中府州守將折可求以城降金撒里曷許廢劉豫立之及豫廢和議成割河南陝西歸中國府州在陝西屬中撒里曷恐可求失望生變假會飲酖殺之乾順知府州無主遣兵乘間取其城（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靈芝之生於後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之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

乾順以所作靈芝歌刻石學校（宋史夏國傳及虞集幹相公畫像贊）

夏五月遣李顯忠等伐金

顯忠既立功乾順乃許出兵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

臣哆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統之伐金顯忠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顯忠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捕害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縋城見顯忠曰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二人以獻者顯忠詰之遂服因剖心以祭（宋史李顯忠傳及名臣言行錄）

顯忠自夏歸宋

顯忠軍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

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㖃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㖃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爲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閒得萬人皆驍勇少壯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里曷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顯忠至宋宋帝撫勞再三宋史李顯忠傳按宋史全文六月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餘日李世輔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炤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招世輔歸朝

六月夏招撫使王樞赴行在

宋樞密行府準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爲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閤門引見令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并還近所獲夏國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至境上晞韓興化軍人宣和六年進士樓炤宣撫關陝辟爲屬改京秩朝廷欲借兵西夏犄角金人至是管押生蕃人口歸夏道無疏虞 宋史高宗本紀及西夏紀事本末

乾順薨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天儀治平四年天

佑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葬顯陵宋史夏國傳按宋史夏國傳作年五十七考乾順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嗣位時方三歲是年歲在丙寅至高宗紹興九年巳未以甲子計之當年五十六宋史五十七蓋史臣以紀元計數而高宗建炎元年卽欽宗靖康二年九月或誤以一年作二年也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二十四

開縣戴錫章海珊

仁宗聖德皇帝李仁孝崇宗乾順長子也大德五年六月四日崇宗薨按宋史本紀辛亥夏國主乾順卒夏國傳作六月四日乾順殂與本紀不合六月己酉朔辛亥六月三日也畢沅續通鑑作丁亥尤誤丁亥乃七月九日六月無丁亥見資治通鑑後編校勘記仁孝即位時年十六按文獻通考注繼乾順而立者正史作天祈朝野雜記作仁孝未知孰是云云蓋馬氏所見正史與今異十月遣使如金告哀十一月尊其母曹氏爲國母十二月納后罔氏宋史夏國傳及金史熙宗本紀

宋高宗紹興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

西夏稱大慶元年

京華印書局刷印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使金賀萬壽節金史交聘表

三月宋命陝西宣撫使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

乾順臣金後不復貢中國宋帝因金人議和畫界已定

命鄜延秦鳳熙河諸路招納陷沒夏國人民并命世將

遣使至國議入貢禮仁孝不應宋史高宗本紀

夏州統軍李合達據城叛

合達本蕭姓爲遼國撻馬扈成安公主至夏有口才驍

勇長騎射乾順留之始授文思使轉右侍禁嘗從征討

有勞陞副都統賜國姓統安之役諸將畏劉法勇莫敢

當其鋒合達奮擊敗之率死士數百人追至蓋朱嶮得法首還以功擢都統鎭夏州繼乾順臣金上書切諫不聽及公主卒益怏怏不自適聞耶律大石在西域遣間使訪之不得要領而返是時因仁孝新立自恃宿將有功謀作亂都押牙劉洪裕不從削髮逃去合達盡散家財給軍士據州城叛遣兵四出俶擾西夏書事

夏五月金使來賻贈西夏事略按金史熙宗本紀西夏傳交聘表俱不載

金使來册仁孝爲夏國王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金史西夏傳

六月合達圍西平府

合達遣使至陰山結乙室耶刺舊部議立遼後共約恢復於是河東八館山金司南北王府前置北鄙諸契丹蜂起應之合衆數萬圍靈州監軍司使罔存禮拒戰數敗西夏書事

秋七月合達分兵陷鹽州

合達分遣契丹諸部襲鹽州州城低陋半夜破之據鹽池發倉庫盡掠諸州所牧地游騎直逼賀蘭興州大震西夏書事

八月靜州統軍任得敬請兵討夏州

合達遣使以重幣約河南諸州同叛或拒之不納或執

使以獻獨得敬善待使人探問賊中機事盡得其實乃
上表言賊素無謀衆皆烏合所恃者契丹餘部以戚里
連謀然其勢易離也陛下誠下令安撫赦其已往許其
自新約還舊部給以資糧當必有響應者又賊頓兵靈
武已逾兩月令新破鹽州士氣驕甚夏州距靈州五百
餘里定然無備臣請以州兵合諸將襲之可獲全勝仁
孝遂命得敬出師西夏書事
九月使金謝賻贈金史熙宗紀
是月又遣使如金謝封册金史熙宗紀
冬十月任得敬復夏州

得敬聞命陰爲部署外示間暇一日晨起選精卒三百往夏州盡縛其守烽卒繼以驍騎五千疾馳入城賊衆倉皇接戰皆潰走盡獲合達妻孥撫諭兵民開倉賑給夏州遂定西夏書事

進攻鹽州擊李合達大破之合達走死

合達聞夏州已失急解靈州圍迴救部衆散亡者甚夥諸契丹亦走回本部至鹽州與得敬遇得敬揮衆擊之合達兵敗策馬北奔至黃河口不得渡從人斬首來獻西夏書事

十二月以任得敬爲翔慶軍都統軍封西平公

得敬獻捷仁孝欲擢內職濮王仁忠言得敬兵威震慴河南今大亂甫平遽解兵柄非所以靖反側也宜崇其爵秩以係軍民之望仁孝授以都統軍封西平公賞賚甚厚西夏書事

宋紹興十一年金熙宗皇統元年

西夏稱大慶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遣使如金賀萬壽節金史交聘表

金許置榷場

仁孝請之也金史熙宗本紀

京華印書局刷印

使金請上尊號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慕洧破新泉砦進攻會州爲宋將朱勇所敗

洧忿將益師入侵川陜宣撫使胡世將遺書勉以忠義

洧愧而止宋史高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六月慕洧弟慕濬謀反伏誅

濬仕夏爲樞密使時金人渝盟復取陜西地濬思歸金與洧謀挈族走遣使求金策應過靈州邏者獲之統軍任得敬以聞仁孝遣兵殺洧濬夷其族金史西夏傳慕洧奔夏及撒離喝再定陜西洧謀歸夏人知之遂族洧宋史夏國傳十一年夏六月慕洧與弟濬謀反伏誅二傳不合

秋七月金使來詰

仁孝以誅慕洧故表聞於金金主詰其專擅仁孝報使謝之金史西夏傳

金始遣賀生日使來

初王阿海等以金太宗誓詔來賜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使者以禮進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使者當如儀爭數日不能決於是始起立受焉厥後不遣賀生日使至是始遣使來金史西夏傳按金史張汝弼傳上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對曰故遼與夏爲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遼故禮所以然耳汝弼曰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其言頗與此相發

冬十二月使金賀受尊號金史熙宗本紀
羣臣上仁孝尊號曰制義去邪宋史夏國傳
宋紹興十二年金皇統二年
西夏稱大慶三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萬壽節金史交聘表
夏六月金定夏使臣辭見儀
凡入見先宋使次夏使其朝辭則夏使在宋使之前朝辭之賜則遣使就賜於會同館使臣班品仍如舊金史禮志
金晉寧軍守將折彥文侵府州西夏書事
秋八月攻金晉寧軍金史張奕傳

九月國內饑宋史夏國傳

冬十月金使來歸侵地金史張奕傳

宋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

西夏稱大慶四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萬壽節

金主均以皇太子喪不御正殿使臣詣皇極殿遙賀金史熙宗本紀

三月地震

逾月不止地裂湧出黑沙阜高數丈廣若長堤林木皆沒陷民居數千御史大夫蘇執義言自王畿地震人畜

災傷今夏州又見變異是天所以示警於陛下也不可不察於是仁孝下令曰二州人民遭地震地陷死者二人免租稅三年一人免租稅二年傷者免租稅一年其廬舍城壁摧塌者令有司修復之（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秋七月大饑諸州盜起

諸部無食羣起爲盜威州大斌靜州埋慶定州箛浪富兒等族多者萬人少者五六千肆行刦掠直犯州城州將出兵擊之不克（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八月行賑法

郡縣連章告急諸臣請兵討擊樞密承旨蘇執禮言此

本良民因飢生事非盜賊比也今宜救其凍餒計其身家則死者可生聚者自散所謂救荒之術卽靖亂之方若徒恃兵威誅殺無辜豈所以培養國脈乎仁孝善之命諸州按視災荒輕重廣立井里賑恤執禮執義弟也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冬十月西平都統軍任得敬討諸州盜平之得敬遣官撫諭諸盜宥其首惡解散餘黨諸亂漸平惟定州笹浪富兒二族恃險拒守得敬夜發兵襲其砦擒首領哆訛誅之餘衆泥首降西夏書事

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夏主親爲訓導宋史夏國傳按

西夏書事載凡宗室子孫七歲至十五歲皆得入學設教授仁孝與后罔氏亦時爲條教訓導之較史加詳

取宋會州

宋宣撫使吳璘進兵取金三路屢遣間來結凡六七往夏人終不報至是乃與金人合兵奪之西夏事略

宋紹興十四年金皇統四年

西夏稱人慶元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萬壽節

時中國復與金和遣賀使至夏使與高麗使同班其後金史熙宗本紀

夏五月遣使如宋賀天中節

夏國賀使不至中國者二十年仁孝心慕正朔遣間使入賀獻珠一囊金帶一衣七對綾羅紗五百疋馬百匹大金國志

秋九月彗星見改元

星見坤宮五十餘日而滅占其分在夏國羣臣上言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宜改元應之遂以大慶五年爲人慶元年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冬十二月遣使如宋賀正旦

獻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疋大金國志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入賀二事攷夏國傳紹興二十九年歸宋官李宗閔上書言夏國副使屈移嘗兩使南朝以爲衣冠禮樂非他國

比意卽指此

宋紹興十五年金皇統五年

西夏稱人慶二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萬壽節

金主如東京夏使與宋使高麗使同至行在賀金史熙宗本紀

夏四月金以右衛將軍撒海兵部郞中耶律福爲横賜使來金史交聘表

六月朔日食於井仁孝下詔求直言西夏書事

秋八月作大漢太學親釋奠

弟子員賜予有差宋史夏國傳

宋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

西夏稱人慶三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萬壽節金史交聘表

金以德威城西安州定邊軍等沿邊地與夏從所請也金史地理志

尊孔子爲文宣帝

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庭宏敞並如帝制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宋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

西夏稱人慶四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萬壽節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仁孝盡收德威等城沿邊地設官置守至是因賀正上表謝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策舉人始立唱名法宋史夏國傳

夏五月西平公任得敬表請入朝

得敬在鎮日事誅殺僚佐有諫者勿聽自以有大功冀與國政使人上表請入覲仁孝欲許之御史大夫熱辣公濟言竊見戚臣任得敬上表請朝其心蓋爲干政地也從古外戚擅權國無不亂得敬雖屬懿親非我族類能保其心之不異乎惟陛下察之濮王仁忠亦言其不可遂止西夏書事

冬十月賜李崇德中書舍人

崇德宗室士仁孝愛其才特賜之西夏書事

宋紹興十八年金皇統八年

西夏稱人慶五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萬壽節

沿途雨雪賀正使至已後期乃與賀節使同入見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二月金遣哥魯葛波古等爲橫賜使來金史熙宗本紀

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宋史夏國傳

新律成

西夏音樂經元昊更張久非唐末遺音仁孝使樂官李元儒采中國樂書參本國制度歷三年始成賜名新律進元儒等官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冬十一月中書令濮王仁忠卒

仁忠長身美鬚髯立朝侃侃動中禮法弟舒王仁禮監軍章州私受吏民錢遺書責之勉以官箴仁禮輒還所受已卒家無擔石儲仁忠悉以廩俸給之已與家人日食粗糲而已任得敬謀內召潛令任太后授意朝臣太后憚仁忠嚴數年不敢泄於外至是卒贈吳王諡恭顯西夏書事

宋紹興十九年金皇統九年

西夏稱天盛元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萬壽節

金右丞相完顏亮陰蓄篡謀恩結羣下夏使與宋高麗使入賀亮請厚賚之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秋七月召西平公任得敬爲尚書令

得敬聞濮王卒以金珠賂晉王察哥言於仁孝請召得敬仁孝令得敬入爲尚書令得敬諂事察哥兩人頗相得西夏書事

冬十二月金岐王亮弑其主亶自立改元天德金史熙宗本紀

賀金明年正旦使中道還

使至廣寧不納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爲見廢不肯納

金主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金史西夏傳及交聘表

宋紹興二十年金海陵天德二年

西夏稱天盛二年

春正月金遣完顏撒改來告即位

且伺夏之意也金史完顏撒改傳按交聘表正月辛巳以名諱告諭夏再遣使報諭夏當即指此

金始置市場弛鐵禁

市場在金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

口數處有之契丹亦置市場惟鐵禁甚嚴夏國與韃靼人不得夾帶交易至金唯利是視其禁始弛西夏事略

秋七月遣御史中丞熱辣公濟中書舍人李崇德如金賀登寶位再遣開封尹蘇執義秘書監王舉如金賀受尊號金史交聘表

冬十月進任得敬中書令

得敬日尊寵用事仁孝任以中書令得敬佯表辭不許西夏書事

宋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

西夏稱天盛三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金主生辰金史海陵本紀

秋九月遣使如金表請不去尊號

金主以上年冬十二月癸卯白虹貫日詔去尊號仁孝表請上之金史交聘表

金遣經武將軍修起居注蕭彭哥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按金史官志有信武顯武宣武無經武未詳又此爲賜夏生日之始

冬十二月以斡道沖爲蕃漢教授

道沖先世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道沖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

書之行於國中道園學古錄道沖像贊記幹

宋紹興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

西夏稱天盛四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金主生辰

夏使與宋使高麗使同賜宴金史交聘表按大金集禮曲宴儀金主卽御座引臣僚至丹墀舞蹈畢各上殿次引宋使從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從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牀入進酒金主舉酒時上下侍立官並再拜接盞畢候進酒官到位當坐者再拜坐卽行臣使酒傳宣立飲畢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至四盞餅茶入致語聞鼓笛時揖臣使幷人從立口號絕坐宴幷侍立官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五盞歇宴教坊謝恩畢揖臣使起果牀出金主起入閣臣使下殿歸幕次賜花人從隨出戴花畢先引人從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金主

京華印書局刷印

出閤坐果牀入坐立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九盞將曲終揖從人至位再拜引出聞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至丹墀謝宴分引出

秋九月金遣吏部郎中蕭中立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紹興二十三年（金海陵貞元元年）

西夏稱天盛五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

金主以皇弟兗薨不視朝詔有司受貢獻（金史交聘表）

又使金賀金主生辰（金史海陵本紀）

畏吾兒國來獻

畏吾兒居伊州外見夏國日盛遣使獻方物（西夏書事）

秋九月金遣翰林待制謀良虎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紹興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

西夏稱天盛六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

金主不豫不視朝賜使臣就館燕金史海陵本紀

又使金賀金主生辰金史海陵本紀

三月使王公佐如金賀遷都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遣使如金謝恩且請市儒釋書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使貢方物於金金史交聘表

宋紹興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

西夏稱天盛七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金主生辰

金主淫暴日甚仁孝使賀特遣樞密使御史大夫等官爲使以示敬禮（金史交聘表）

夏五月遣使如金謝恩（金史交聘表）

是月日有食之

越日大風雨雷電震壞宮殿鴟尾仁孝以天變肆赦國中（西夏書事）

秋九月賜尚食官阿華銀幣

仁孝獵於賀蘭原有駿馬損足命執治道者戮之阿華

侍側諫曰田獵非人主所宜今爲馬多殺貴畜賤人豈可聞于四境乎仁孝訝而止還以語罔后后賜銀幣奬之以愧從臣之不言者西夏書事

是歲侵金太原

與折氏爲仇也折氏侵夏地故報之金以張奕知太原尹晉寧軍來禦夏師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隴而戮其尸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鼠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仇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

京華印書局刷印

金主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金史張奕傳

宋紹興二十六年金海陵正隆元年

西夏稱天盛八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金主生辰

金主自九月廢朝數月不出是月庚戌始復視朝夏使賀正不得見生辰使乃得與宋高麗使同入賀金史海陵本紀

夏四月晉王察哥卒

察哥爲將貪雖多戰功時論鄙之晚年貨賂公行威福自用仁孝以其尊行勿之問卒年已七十餘猶姬妾充下陳有園宅數處皆攘之民間者仁孝悉令還其主西夏

書事

九月以任得敬爲國相

晉王察哥在朝得敬猶知顧忌及察哥卒益易仁孝勢日專橫政由已出舉朝側目西夏書事

是歲金命與夏國邊界對立烽候以防侵軼金史地理志

宋紹興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

西夏稱天盛九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金主生辰

金主以大房山山陵禮成徧賜百官諸國賀正使至亦厚賚之金史海陵本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四月金遣宿直將軍溫敦斡喝爲橫賜使來

仁孝使樞密都承旨梁元輔中書舍人趙衍爲館伴元輔有口才議論風生斡喝不能難使回稱夏國多才較昔爲盛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六月任得敬以弟任得聰爲殿前太尉任得恭爲興慶尹二人倚勢弄權請謁賄賂輻湊其門秘書監王舉劾之罷官去西夏書事

秋九月金遣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紹興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

西夏稱天盛十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金主生辰（金史海陵本紀）

秋九月金遣宿直將軍阿魯保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是歲始立通濟監鑄錢

自茶山鐵冶入於中國國中乏鐵常以青白鹽易陝西大鐵錢爲用及金人據關右置蘭州等處榷場若以中國錢貿易價輒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濟監命監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鑄天盛永寶錢（漢陽李哲明曰今所見錢文皆是天盛元寶）與金正隆元寶錢並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請乃許通行（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宋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

京華印書局刷印

西夏稱天盛十一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金主生辰

夏使與宋諸國使同宴高麗使臣知樞密院金淳夫與夏使問難折以禮乃屈金史海陵本紀及西夏書事

三月金遣兵部尙書蕭恭來經畫邊界金史海陵本紀

秋九月金遣昭毅大將軍宿直將軍加古撻懶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歸宋官李宗閔

宗閔上書言夏國副使屈移嘗兩使南朝以爲衣冠禮樂非他國比怨金人叛盟奪其所與地此其情可見壬

子歲粘罕嘗聚兵雲中以窺蜀夏人謂將圖己舉兵屯境上以待其至今誠遣辯士往說之夏國必不難出兵庶足爲吾聲援以圖恢復書奏不報宋史夏國傳

宋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

西夏稱天盛十二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金主生辰

金主謀伐宋夏使入見命修戰守備爲應金史海陵本紀及西夏書事

冬十月任得敬請廢學校

得敬凌虐朝士見仁孝尊崇儒學深惡之上言經國在

乎節儉化俗貴有權衡我國介在戎夷地瘠民貧耕穫甚少今設多士以任其濫竽縻廩祿以恣其冗食所費何資乎蓋此中國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者望陛下一切罷之仁孝不報（西夏書事）

是歲封其相任得敬爲楚王

得敬出入儀從幾與國主等御史中丞熱辣公濟上疏劾之不報（宋史夏國傳及西夏書事）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

西夏稱天盛十三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又使金賀金主生辰

時金主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使燕飲者罪不成享禮而還（金史海陵本紀）

秋八月金使來賀生日

時金主議平宋之後以兵由陝西定夏國遣太常博士蕭誼忠賀夏主生日仁孝以興慶尹趙良中書舍人芭里昌明伴宴誼忠探問虛實二人以任相功大舉國歸心爲言誼忠聞之默然（金史海陵紀及西夏書事）

以任純忠爲樞密副都承旨

純忠得敬姪也（西夏書事）

冬十月宋四川宣撫使吳璘使來徵兵不報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先金主亮分兵攻四川拖大散關璘遣使檄夏國合兵討之仁孝報以書曰仰維鉅宋之興咸托羣心之輔列聖承休於洪祚深仁克浹於寰區緊我小邦賴爲盟主二百年講修於信息億萬姓陶冶於淳濃嗟夫弗率之女眞不自安於微分鼠竊一隅之地狼貪萬乘之畿天地所不容神明爲咸憤故此用兵薄伐尙敢肆志不庭毀先廟以示戰士之威殺君母而杜諫臣之口似此盈科之罪難逃負櫬之誅幸使命之來臨快輿情之奮厲共切驅羊公忿敢辭汗馬勤勞布告庶邦遐邇徯來蘇之后奮揚師旅鼓行解倒懸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

助攻寡助請同李廣勿令一騎生還毋效丁公遽聽片言返旆此上天之假手宜壯士之同心允穆師言恭行天討爾衆士既造於南土我小國當應於西偏前衝而九野生歡左顧而千軍振色從茲歃血動有餘威誓將滅其衆而犁其庭相與寢其皮而食其肉成大功於不日守中夏於歷年不取必有天殃今其時矣一征當自葛始君其念之餘需報捷之臨別候獻琛之賀使還勉報旨不及酬然聞金兵勢盛兵不敢出（西夏書事）

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雍爲皇帝十一月金完顏元宜等弒其主亮於揚州（金史世宗本紀）

立翰林學士院
以焦景顏王僉等爲學士俾修實錄宋史夏國傳
侵金
時金人攻宋宋人入秦隴夏人亦乘隙攻取邊羌通峽
九羊會川等城寨宋人亦侵入夏境金史西夏傳
冬十二月歸所侵金城寨
且乞兵復宋侵地金主詔書嘉獎金史西夏傳
宋紹興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
西夏稱天盛十四年
夏四月遣左金吾衛上將軍梁元輔翰林學士焦景顏押

進樞密副都承旨任純忠如金賀登位及進方物（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紀）再遣武功大夫賀義忠宣德郎高愼言如金賀萬春節及求互市

金主宴夏使貞元殿金主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使者朝辭乞互市金主許之（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紀）

六月宋帝自稱太上皇禪位於太子眘是爲孝宗（宋史高宗本紀）犒金兵於界上

金移剌窩斡叛兵敗西奔御史大夫白彥敬在西北招

討司市馬防其走入西夏以兵屯兩國界上截之仁孝遣使犒焉金史白彥敬傳

秋八月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敕)押使王琪押進御史中丞趙良如金賀上尊號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金遣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攻宋不克還

夏人聞金人南侵宋亦以騎兵二一千至宋蔡園川及馬家巉秃頭嶺將分道入攻宋宣撫使吳璘命鎭戎守將秦弼來說和旋聞金兵敗乃還宋史夏國傳

移置中書樞密於內門外宋史夏國傳

大禁奢侈宋史夏國傳

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爲廣惠王宋史夏國傳

宋孝宗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

西夏稱天盛十五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

使人爲武功大夫芭里昌祖宣德郎楊彥敬昌祖後官至殿前太尉彥敬由翰林學士進參知政事二人皆爲夏國名臣金史世宗本紀及交聘表

宋臣陳康伯等致國主書

書曰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菑患相與爲無窮之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寖歸會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於天下是敢輒布腹心於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音嘗告於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

永爲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炤察不宣某等謹白陸游渭南文集

三月使武功大夫訛留元智宣德郎程公濟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金史詳校世宗紀庚寅高麗夏遣使來賀萬春節案庚寅乃二月二十九日此兩國使臣到闕日也其實賀節在三月壬辰朔下五年六年同

夏六月金遣宿直將軍阿勒根和衍爲橫賜使來金史世宗本紀按交聘表作五月

秋七月金來市馬金史交聘表

八月金遣宿直將軍僕散習尼列來賀生日金史世宗本紀按交聘表作九月

冬十月遣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𠥄匣使李子美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

宋隆興二年金大定四年

西夏稱天盛十六年

春正月使金賀正旦

金制宋使朝辭庭賜禮物夏使就賜於會同館時武功大夫嵬㖤執信宣德郎李師白禮對嫺雅金主嘉之特賜衣各三對人從衣各二對使副幣帛百四十段金鍍銀束帶三金塗銀鬧裝鞍轡三金塗銀渾裏書匣間金塗銀裝釘黑油詔匣及包書詔匣袱各一復賜人從銀

二百三十五两絹二十二百三十五疋其後遂爲定制金史交聘表及禮志

二月以翰林學士焦景顏兼樞密都承旨

景顏性嚴毅守正不阿嘗與副都承旨任純忠論事純忠恃得敬勢強辨不肯下景顏面斥其奸仁孝知純忠理屈諭解之擢景顏職西夏書事

三月遣武功大夫紐臥文忠宣德郎陳師古如金賀萬春節及求免索正隆來所擄人口

夏人已還金侵地而所掠人口財畜尚未還金邊吏屢以爲言金主下詔來索至是附狀奏告略日衆軍破蕩

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朘削又坐爲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由自達中外咸知願止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金主不許金史交聘及西夏傳

秋九月金遣宿直將軍宗室烏里雅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奏告使殿前太尉梁惟忠翰林學士樞密都承旨焦景顏再上章奏告乞免徵索所擄人口金史交聘表

壻謝盛封
男百濤同校

西夏紀卷二十五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孝宗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

西夏稱天盛十七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訛羅世宣德郎高嶽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按西夏書事嶽官至樞密直學士歷世通顯至孫良惠爲夏國相

三月遣使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

夏五月任得敬營西平府

得敬志篡夏國欲以仁孝處瓜沙已據靈夏於是役民夫十萬大築靈州城以翔慶軍監軍司所爲宮殿盛夏

溽暑役者麋爛怨聲四起西夏書事

秋八月遣使如金賀金主受尊號金史世宗本紀

九月金遣宿直將軍朮虎蒲查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一月后罔氏卒

罔氏內教謹嚴宮中莫敢犯仁孝諸善政多所贊成至是疾卒遺言以優禮大臣勤治國事爲囑西夏書事

宋乾道二年金大定六年

西夏稱天盛十八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高遵義宣德郎安世等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曹公達宣德郎孟伯達押進知中興府
趙衍如金賀萬春節
金主詔使人初見朝辭命於左掖門出入朝賀賜宴由
應天門東偏門出入示禮敬也金史交聘表及禮志
復遣御史中丞李克勤翰林學士焦景顏如金奏告乞免
索正隆末年所虜人口金主始許之金史交聘表
破莊浪族吹折密藏二門幷請於金滅隴逋龐拜二門金
主不許
正德中金人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
莊浪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藏門三曰隴逋門四曰龐

拜門雖屬夏國叛服不常至是乃遣兵破滅吹折密藏二門其隴逋龎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結什角者西蕃董氈曾孫世昌之子也金定陜西世昌歸金既而世昌爲人所殺金人執其人誅之以世昌子鐵哥爲都管天盛十六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與鄰族木波隴逋龎拜丙離四族立結什角爲長號曰王子結什角念金人爲其父報仇遂率四族附之仁孝遣使如金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欲興兵翦除金人不知隴逋龎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西夏事略

夏四月金遣宿直將軍斜卯摑剌爲橫賜使來金史交聘表

秋七月以賀義忠爲御史中丞

義忠以精敏稱初授監察御史行部所至吏民肅然仁孝知其賢進中丞西夏書事

九月金遣翰林待制移剌熙載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御史中丞賀義忠翰林學士楊彥敬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

宋乾道三年金大定七年

西夏稱天盛十九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劉志眞宣德郎李師白等如金賀正

京華印書局刷印

旦

師白兩使金國盡得其民風土俗著奉使日記三卷（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三月遣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等如金賀萬春節得仁得敬族弟得敬攻破莊浪族使得仁爲賀節使以覘金主喜怒（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立羅氏爲后

羅氏本中國人陷沒於夏入宮已數年仁孝幸之遂以爲后（西夏書事）

九月金遣宿直將軍唐括鶻魯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十二月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都承旨趙衍如金爲中書相任得敬乞醫

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恐金人見討欲探之乃因賀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爲得敬治疾金史交聘表及西夏傳

宋乾道四年金大定八年

西夏稱天盛二十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利守信宣德郎李穆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二月金遣醫保全郎王師道來

金主令師道佩金牌以來且諭曰如得敬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金史西夏傳

三月遣武功大夫咩布師道宣德郎嚴立本等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按西夏書事立本言動有準繩官至樞密直學士進吏部尙書

夏四月任得敬病有瘳遣任得聰如金謝恩得敬亦附表進禮物金主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並卻之金史西夏傳

九月金遣引進使高希甫來賀生日金史世宗本紀

宋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

西夏稱天盛二十一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莊浪義顯宣德郎劉裕等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二月罷御史中丞熱辣公濟

公濟骨鯁有風裁見得敬專恣日甚抗疏言得敬爲國懿親擅權寵作威福陰利國家有事以重己功豈休戚與共之誼請賜罷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誅之仁孝恐爲所害令致仕歸得敬奸讒畢朝多爲折挫敢與相是非詞氣不撓者惟公濟與焦景顏斡道沖而已西夏書事

三月遣武功大夫渾進忠宣德郎王德昌等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太后任氏卒

得敬持權行多不法太后屢戒不聽日以盛滿爲憂至是卒仁孝葬之如禮西夏書事

五月金遣宿直將軍完顏賽也爲橫賜使來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金遣宿直將軍僕散守忠來賀生日金史世宗本紀按交聘表作僕散忠

是歲遣兵圍結什角不獲擄其母歸

結什角之母居於莊浪族中至是結什角往省其母偵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走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歸結什角尋以創死西夏書事

築祈安城金遣使來按視

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之初結什角屢獲宋諜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金境金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斡特剌來按其事且止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別立首領仁孝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鎭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殺之不知爲喬家族首領也李昌圖等按視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金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金史粘割斡特剌傳及西夏書事

京華印書局刷印

宋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西夏稱乾祐元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劉志直宣德郎韓德容等如金賀正旦

志直志貞弟官翰林學士工書法西北有黃羊志直取其尾毫爲筆國中效之遂以爲法 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按錢氏大昕跋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西北之境有黃羊焉相傳西夏有國時嘗取其尾毫爲筆歲久亡其法伯溫以意命工製之館閣諸公多爲賦詩蓋色目之好事者之伯溫姓劉氏名沙剌班河西人

三月遣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郎李師白等如金賀萬春節丁丑金詔夏奏告使於閏五月十六就行在 金史交聘表施國祁

日丁丑上當加五月案閏五月十六日即下文乙未日在丁丑後十九日此先與刻日者蓋預知賜醫郤禮後夏國必有中變故也行在即柳河川爲咸平路韓州柳河縣奏急故須就行在

閏五月仁孝分其國之半與任得敬得敬國號楚

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至是乃分西南路乃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國號楚金史西夏傳按此條畢氏通鑑繫於乾道四年

仁孝遣使如金爲得敬求封金主不許

得敬既分夏國念不得大國之封不足服衆且前因謝醫進禮物於金不受又難自請乃脅仁孝遣左樞密使

京華印書局刷印

浪訛進忠參知政事楊彥敬押進翰林學士焦景顏等上表爲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尙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甯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郤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賜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金史

西夏傳及交聘表

秋七月金遣尙書戶部郞中夾古阿里補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八月任得敬伏誅

得敬始自求醫於金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旣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乃密通宋人求助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再使王公明以蠟丸書報得敬約夾攻金人爲夏人所執仁孝初以金不與得敬謀誅之至是謀愈亟乃於八月晦日以計誅得敬幷其黨與金史西夏傳及宋史夏國傳按宋史夏國傳乾道四年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金史西夏傳大定十年仁孝爲得敬求封金主賜詔諭之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二月晦日仁孝誅得敬上表謝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也二月史互異金世宗紀十年閏五月庚辰夏國任得敬脅李仁孝上表請分其國詔不許十二月癸巳夏國誅任得敬遣使來謝傳紀月日又不合是時夏國遠宋近金請金史所紀似爲可據然以二月誅得敬不應有五月金封之事且以十二月奏聞爲時太遠攷薛氏宋元通鑑記在是年八月畢氏續資治通鑑亦同茲從之見西夏書事

冬十一月仁孝以得敬既誅乃遣殿前大尉芭里昌祖樞密直學士高嶽等如金上表陳謝并以所執宋人及蠟書上金主慰諭之

謝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書不爲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夏國不勝感戴夏國妄煩朝廷冒求賊臣封建深虧禮節今既賊臣誅訖

大朝不用遣使詢問得敬所分之地與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來別有生事已根撅禁約乞朝廷亦行禁約初金主嘗問臣良弼每日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未幾高麗有趙位寵之難而夏亦有得敬之亂其言皆驗云金史西夏傳交聘表及紇石烈良弼傳

宋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

西夏稱乾祐二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煞執直宣德郎馬子才如金賀正旦

三月遣使如金賀萬春節 金史交聘表

故事夏使如金報至行省金主遣接伴使與書表人迓於境上入界則先具驛程腰宿之須始至京兆行省翌日賜宴至河南行省亦然將至京有內侍一人以油絹袱韜三銀盒貯湯藥二十六品迓於近境尉氏縣時春雨泥濘馬駝多病金主命使人駐燕賓館令獸醫護視然後入 金史交聘表及禮志

夏五月以斡道沖爲中書令

道沖剛介直言侃侃不撓任得敬惡之沈淪幾二十年

道冲處之澹然仁孝重其節概至是擢中書令百僚師式之末幾任爲相西夏書事

秋九月金遣近侍局使劉玩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按世宗本紀在八月與遣使宋同日交聘表作丁卯又承三月下誤

冬十一月任純忠伏誅

初隴逋四族都鈐轄趙師古頻掠祈安城爲結什角復仇任得敬遣純忠率兵三萬鎭祈安已聞得敬死一夕亡去匿於金之北境邏者執以送隴逋族師古得之殺以祭結什角西夏書事

宋乾道八年金大定十二年

西夏稱乾祐三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嵬恧執忠宣德郎劉昭等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按昭後官翰林學士進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

三月遣武功大夫黨得敬宣德郎田公懿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

又遣殿前馬步軍太尉訛羅紹甫樞密直學士呂子溫押進觝匣使芭里直信等如金賀上尊號（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金遣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爲橫賜使來（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金遣殿前右衛將軍粘割斡特剌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殿前太尉周景忠樞密直學士嚴立本等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

是歲金罷保安蘭州榷場

金主謂宰相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故有是命金史西夏傳

宋乾道九年金大定十三年

西夏稱乾祐四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臥落紹昌宣德郞張希道等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郞焦蹈等如金賀萬春

京華印書局刷印

節金史交聘表按此使銜名與大定十四年全同

夏四月遣使貢於金西夏事略

五月朔日食於井

雲陰不見羣臣表賀仁孝郤之西夏書事

秋九月金遣宿直將軍胡什賚來賀生日金史世宗本紀按交聘表作崇肅乃涉十四年文譌紀表二十一年八月胡什賚賀宋生日宋孝紀作完顏實或疑胡什賚即崇肅一人二名非也此人不見於宗室表與宗固子同名乃別一人見金史詳校

宋孝宗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

西夏稱乾祐五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煞進德宣德郎李師旦如金賀正旦

煞進德等與高麗使同至高麗有三綱一賀正一謝遣使一謝賜羊酒夏惟賀正謝遣而已金主因進德等獻禮物十二床馬二十匹海東青五細犬五賜賚與高麗使等（西夏書事）

三月遣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金遣宿直將軍宗室崇肅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二年（金大定十五年）

西夏稱乾祐六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李嗣卿宣德郎白慶嗣等如金賀正

旦 金史交聘表按嗣卿後知興慶府擢殿前太尉

夏四月金遣橫賜使來 是歲由正月至六月金史闕文使臣名無可考

秋九月金遣符寶郎斜也和尚來賀生日 金史交聘表按世宗本紀作斜卯和尚

冬十二月遣中興尹訛羅紹甫翰林學士王師信等如金謝橫賜 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西夏稱乾祐七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嵬宰師憲宣德郎宋弘等如金賀正旦 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武功大夫骨勒文昌宣德郎王禹珪如金賀萬春節因丙午朔日食改用次日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紀

秋七月旱蝗大起河西諸州食稼殆盡西夏書事

九月金遣宿直將軍完顏覿古速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四年金大定十七年

西夏稱乾祐八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訛啰德昌宣德郎楊彥和等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按彥和參知政事彥敬弟

二月金復禁綏德榷場

京華印書局刷印

金主以西遼耶律大石諸部不靖恐與夏國交通命陝西沿邊榷場止留一處令所司嚴察奸細於是夏國綏德榷場亦罷金史食貨志

三月遣武功大夫芭里慶祖宣德郎梁宇等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按慶祖殿前太尉昌祖弟宇金吾衛上將軍元輔姪歷官翰林學士進御史大夫

秋九月金遣尙書兵部郎中石抹忽土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月獻百頭帳於金

仁孝深念世受厚恩獻本國所造百頭帳金主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郤不受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邊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

効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以安

乃許與正旦使同來（金史西夏傳）

十二月遣東經略司蘇執禮如金橫進（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

西夏稱乾祐九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恧恧存忠宣德郎武用和等如金賀

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武功大夫嵬名仁顯宣德郎趙崇道等如金賀萬

春節（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金遣太子左贊善兼翰林修撰阿不罕德甫爲橫

京華印書局刷印

賜使來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遣蒲魯合野攻金麟州陷之

蒲魯合野至宕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祿東賀者密與合野通約日內應戊子夏兵與戰東賀從中叛應之與夏兵首尾夾擊金師大敗城陷夏兵毀其城擄金帛子女數萬而還西夏事略

金遣侍御史完顏蒲魯虎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使殿前太尉浪訛元智翰林學士劉昭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六年金大定十九年

西夏稱乾祐十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郎張希聖等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來子敬宣德郎梁介等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按介後爲秘書少監歷官南院宣徽使

秋九月金遣太子左衛率府裴滿胡刺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七年金大定二十年

西夏稱乾祐十一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安德信宣德郎吳日休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罔進忠宣德郎王禹玉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按進忠後知興慶府歷右樞密使禹玉官翰林學士

秋九月金遣少府監宗室賽補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按世宗本紀作少府少監

冬十二月遣御史中丞罔永德樞密直學士劉昭爲金奏告使

金主詔有司夏使入界如遇當月小盡限二十五日至都二十七日朝見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

西夏稱乾祐十二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謀寧好德宣德郎郝處俊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是月金復許置綏德軍榷場

初金既罷夏保安蘭州榷場金尙書復奏夏國與陝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榷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爲邊患使人入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幷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金主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枲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金史世宗本紀及西夏傳

三月使武功大夫蘇志純宣德郎康忠義等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金遣滕王府長史把德固爲橫賜使來（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金遣尙書吏部郎中奚胡失海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

西夏稱乾祐十三年

春三月遣使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賀萬春節在是月辛未朔金史詳挍謂此前當加正月壬申朔夏國使賀正旦）

秋九月金遣尙輦局使僕散曷速罕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

西夏稱乾祐十四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劉進忠宣德郎李國安等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按國安後官翰林學士刑部尙書

三月使武功大夫吳德昌宣德郎劉思忠等如金賀萬春節

思忠進忠弟先後奉使不辱君命國人以爲榮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秋八月國相斡道沖卒

道沖爲相十餘年家無私蓄卒之日書數床而已仁孝圖其像從祀學宮俾郡縣遵行之道園學古錄有道沖像贊曰西夏之盛禮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時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九月金遣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

西夏稱乾祐十五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劉執中宣德郎李昌輔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按昌輔後爲樞密直學士

二月金遣器物局使宗室亩爲橫賜使來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晃直信宣德郎王庭彥等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

夏五月仁孝以金主車駕幸上京表請願遣使入賀

金主曰往復萬里暑雨泥濘不須遣使（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金遣侍御史遙里特末哥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月金主詔上京地遠天寒行人跋涉艱苦夏國來歲賀正旦生日謝橫賜使權止一年（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

西夏稱乾祐十六年

春二月故遼國大石林牙來假道伐金不許

西遼主大石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名之是時遣使至夏假道伐金中國諜者以聞宋帝密詔利西

都統制吳挺與制置使留正議之已而不果宋史夏國傳按孝宗本紀大石假道在四月

冬十一月使御史大夫李崇懿中興尹米崇吉押進匭匣使李嗣卿如金賀起居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

西夏稱乾祐十七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麻骨進德宣德郎劉光國如金賀正旦

金主以宣孝太子堯未大燒飯金喪祭名詔權停三日夏使與宋高麗使各賜在館宴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麻骨德懋宣德郎王慶崇等如金賀萬春節（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宋都統吳挺使來結好（宋史孝宗本紀按夏國傳十三年四月復詔挺結夏國當時論議可否及夏人從違史皆失書）

秋八月金遣宿直將軍孛達可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

西夏稱乾祐十八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嵬德昭宣德郎索遵德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遇忠輔宣德郎呂昌齡等如金賀萬春

節（金史交聘表按西夏書事遇忠輔作野遇忠輔恐誤遇爲西夏大族後官左樞密使）

秋九月金遣武器署令斜卯阿土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殿前太尉訛羅紹先樞密直學士嚴立本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按紹先興慶尹紹甫兄也）

宋淳熙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

西夏稱乾祐十九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麻奴紹文宣德郎安惟敬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武功大夫渾進忠宣德郎鄧昌祖等如金賀萬春節

金主御慶和殿受朝賜羣臣及三國人使宴極歡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紀

秋九月金遣鷹坊使崇夔來賀生日金史交聘表

宋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

西夏稱乾祐二十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紐尙德昌宣德郎字得賢如金賀正旦

金主大漸不能視朝詔遣夏使還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紀

金主殂皇太孫嗣位是爲章宗遣使來報哀金史章宗本紀

二月宋帝傳位於太子惇是爲光宗宋史孝宗本紀

三月遣殿前太尉李元貞翰林學士餘良如金陳慰

金停夏使臣館內貿易金史交聘表及西夏傳

夏四月遣進奉使御史中丞鄒顯忠樞密直學士李國安如金致奠金史交聘表

五月遣知中興府事迺令思敬秘書少監梁介如金賀登位知中興府事田周臣押進使金史交聘表

六月金移文報天壽節

金主璟誕也令於九月一日稱賀金史章宗本紀按金史禮志大定二十九年三月章宗在諒陰右丞相襄言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爲聖節定外國使人過界之期平章政事張汝霖參知政事劉瑋刑部尚書完顏居貞皆言不可上初從之旣而竟用襄議令有司移報使明知聖誕之實

特改其期以示優待行人之意與紀稍異

秋九月朔遣使如金賀天壽節使人蒐名彥劉文慶金以世宗喪不受朝金史章宗本紀及交聘表惟交聘表作八月丙辰

金遣隆慶宮衛尉把思忠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宋光宗紹熙元年金章宗明昌元年

西夏稱乾祐二十一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唐彥超宣德郎楊彥直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金遣鷹坊使移剌寧爲橫賜使來金史章宗本紀

京華印書局刷印

侵金嵐石等州

先是夏使至金許帶貨物與富商交易大定中使者輒市禁物世宗令於都亭貿易獲利漸少及金主璟立以夏國臣屬久凡橫賜生日使禮意頗倨仁孝怒以兵侵嵐石等州掠人畜而還（西夏書事）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槐稅守節宣德郎張仲文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

遣知中興府閭進忠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

九月金遣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烏林荅謀甲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宋紹熙二年 金明昌二年

西夏稱乾祐二十二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王全忠宣德郎張思義如金賀正旦

許夏使貿易三日

乾祐二十年三月金主嘗停夏使館內貿易至此乃復之也 金史交聘表及西夏傳

金皇太后崩遣左副都點檢亩等來報哀 金史章宗本紀

三月使左金吾衞正將軍李元膺御史中丞高俊英爲陳慰使又使進奉使知中興府李嗣卿樞密直學士永昌爲奉奠使如金弔祭 金史交聘表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五月攻金鄜坊州陷之又攻保安州

金主娛情聲色荒於政事凡屬國使者至覊遲不即見有上章求去者仁孝乘其間遣兵破鄜坊二州至保安州大掠而歸西夏書事

秋八月使武節大夫孰嵬英宣德郎焦元昌如金賀天壽節

金主以皇太后喪不受朝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紀按金史交聘表賀天壽節作八月丁丑朔施氏金史詳校謂當從本紀作乙巳蓋據使臣到闕日也前後皆然作丁丑朔似太早

九月金遣西上閤門使白琬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冬十一月殺金邊將阿魯帶

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金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阿魯帶率兵來詰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澗中阿魯帶口中流矢死取其弓甲而還金索殺阿魯帶者仁孝處以徒刑金索之不已乃殺明契等以謝事乃解金史章宗本紀及西夏傳

是歲金復許夏榷場如舊金史西夏傳

宋紹熙三年金明昌三年

西夏稱乾祐二十三年

春正月使武節大夫趙好德宣德郎史從禮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使武節大夫罔敦信宣德郎韓伯容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

九月金遣郊社署令唐括合達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宋紹熙四年（金明昌四年）

西夏稱乾祐二十四年

春正月使武節大夫吳略遂良宣德郎高崇德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按崇德後知興慶府著政績號爲神明見西夏書事）

夏五月金遣尙廐局使石抹貞爲橫賜使來（金史章宗本紀）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龐静師德宣德郎張崇師如金賀天壽節

金主始御大安殿受夏及親王百官朝賀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紀

又遣御史中丞迺令思聽謝橫謝金史交聘表

九月金遣西上閤門使大磐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是月仁孝薨時二十日也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年李氏紀元編作大慶五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二年乾祐二十三年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葬壽陵宋史夏國傳諸史拾遺案夏諸主改元當中朝何年本傳多略而不言獨敘仁孝事云紹興十年改元大慶十三年改元人慶十七年改元天盛乾道四年改元乾祐紹熙四年仁孝殂然則大慶實三年人慶實四年乾祐實二十六年惟天盛二十一年不誤耳傳所書在位之年較改元之年每多一數蓋并嗣位之歲計之錫章按從錢說則應縮短大慶人慶各一年延長乾祐二年與史四書改元合而與總載年數不合從李氏紀元編則與史載年數不

合者三僅人慶年數相合而以大慶紀元屬己未人慶紀元屬甲子天盛紀元屬已巳乾祐紀元屬辛卯考己未爲紹興九年甲子爲紹興十四年己巳爲紹興十九年辛卯爲乾道七年與史書改元亦不合其他書紀載亦有合有不合總由西夏書缺有間不能如遼金之完整可以對照排比謹據西夏書事求合總載年數而於史傳四書改元則不能盡符也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二十六

開縣戴錫章海珊

桓宗昭簡皇帝李純佑仁宗仁孝長子也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宗薨卽位時年十七明年改元天慶冬十一月庚寅遣御史大夫李元吉翰林學士李國安如金訃告十二月甲午朔又遣殿前太尉咩銘友直副使樞密直學士李昌輔如金奉故王仁孝遺表以進且進遺物是月金以西上閤門使大磐等爲勅祭慰問使來弔祭初金主遣西上閤門使大磐賀夏主生日至是因仁孝薨卽以爲勅祭慰問使是歲克烈部長亦剌哈來奔先是克烈部長汪罕與其叔

父菊兒有隙相攻汪罕敗蒙古部長也速該以兵助之菊兒敗竄走西夏也速該卒子鐵木眞嗣卽元太祖也時汪罕復爲乃蠻部所敗勢幾不能自存鐵木眞念先世舊誼迎而撫之汪罕勢復强其子亦剌哈忌鐵木眞威名日盛恐爲所併與其父汪罕謀治兵相攻至是爲鐵木眞所敗竄入夏境剽掠以自資國主遣兵征之乃走龜茲宋史夏國傳及金史交聘表章宗本紀元史太祖本紀

宋光宗紹熙五年金章宗明昌五年

西夏稱天慶元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𢙣𢙣世忠宣德郎劉思問等如金賀

正旦金史交聘表按思問後官樞密直學士

金以中憲大夫國子祭酒劉璣尙書右司郎中烏古論慶裔等充封册起復使以左司都事李仲略爲讀册官册純佑爲夏國王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紀李仲略傳

夏四月遣御史中丞浪訛文廣副使樞密直學士劉俊才押進知中興府野遇克忠如金謝册封金史交聘表

秋七月宋帝有疾命皇太子嘉王即皇帝位是爲寧宗宋史寧宗本紀

八月遣武節大夫野遇思文宣德郎張公輔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紀作九月戊午朔又按思文知興慶府克忠族弟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公輔翰林學士

京華印書局刷印

進御史中丞

閏十月金以引進使完顏衷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宋寧宗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

西夏稱天慶二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王彥才宣德郎高大節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御史大夫李彥崇知中興府事郝庭俊如金謝賜生日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貢馬於金不受

金故事西北諸國歲貢馬八百匹時完顏宗道除西北

路招討使辭不受諸部皆免純佑遣使謝金史宗道傳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宋克忠宣德郎吳子正如金賀天壽節

故事夏使如金至會同館金主遣使撫問使人依例書送以禮物是時金用兵北方軍務旁午撫問使頗索貨賄使人宋克忠等正言折之乃止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九月金遣尚書左司郎中粘割胡上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宋慶元二年金章宗承安元年

西夏稱天慶三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員元亨宣德郎元叔等如金賀正旦

金制賀正使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上年十二月己卯立春金主命於前二日丁丑先見俟至正旦行賀禮金史交聘表及高麗傳

夏五月金以尙藥局副使粘割忠爲橫賜使來金史章宗本紀

秋七月金主勅今後夏使入見敷奏令新設各國通事具公服與閤門使上殿監聽金史章宗本紀

八月遣武節大夫同崇義宣德郞呂昌邦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紀作九月丁丑朔

九月金以國子監丞烏古論達吉不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十二月越王仁友卒降封其子安全爲鎭夷郡王

仁友仁孝族弟深沈有器度初封郡王任得敬擅權志危國本誣殺宗親仁友深自韜晦口不言國事及仁孝謀誅得敬陰奉命誘執任得聰任得仁等得敬勢孤乃伏誅以功封越王至是卒子安全天資暴狠心術險鷙上表誦先世功冀嗣爵純佑不許封鎭夷郡王安全由是生怨（西夏書事）

宋慶元三年（金承安二年）

西夏稱天慶四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嵬名世安宣德郎李師廣如金賀正旦

世安夏宗室官至御史大夫廉約淸峻絲毫不妄取刻厲若貧士卒後廬舍蕭然僅庇風雨而已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囉哆守忠宣德郞王彥國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紀作九月辛丑朔

又遣知中興府事李德冲樞密直學士劉思問等如金奏請復榷場

金主以夏使朝辭許復蘭州保安榷場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紀

冬十月金遣禮部員外郞蒙括仁本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十二月遣殿前大尉李嗣卿知中興府事高德崇如金謝復榷場金史交聘表

宋慶元四年金承安三年

西夏稱天慶五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鍾伯達如金賀正旦己亥朔日食金主改辛丑日入賀諭有司凡館接伴與使者毋以語言相勝務存大體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紀

夏四月以劉忠亮爲南院宣徽使

忠亮質直端重有大臣體鎭夷郡王安全漸干政忠亮正色立朝臨事是非不稍回折安全誘以甘言忠亮曰是餌吾也終不顧先安全篡一年卒臨終謂子思義曰吾不能爲國紓難負恩多矣宜布衣入棺以志吾恨思

京華印書局刷印

義遵遺命亦不復仕西夏書事

五月金以客省使移剌郁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按純佑生日使上文多在十月而此與四年皆作五月至五年後仍書十月未詳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折嗲俊乂宣德郎羅世昌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紀作秋九月丙申

宋慶元五年金承安四年

西夏稱天慶六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李慶源宣德郎鄧昌祖如金賀正旦

故事夏使如金至燕賓館更衣由宜照門入館件及書表牽攏官在路迎候邀入會同館謂之聚廳使者與館

件交銜畢然後相見三節人從以次互相參拜是時金主易館名恩華所經橋道先期修治賜酒賜果皆從厚使人入見金主悉慰勞之（金史交聘表及禮志）

夏五月金以兵部郎中完顏撒里合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又以宿直將軍徒單仲華爲橫賜使來（金史章宗本紀）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紐尙德昌宣德郎李公達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紀作秋九月庚寅）

又遣殿前太尉酒令思聰樞密直學士楊德先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

宋慶元六年（金承安五年）

西夏稱天慶七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連都敦信宣德郎丁師周如金賀正旦

附奏爲毋疾求醫金主遣太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來診治仍以御劑藥賜焉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連都敦信宣德郎丁師周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紀作秋九月甲寅又按此使與上賀正旦使同

又遣南院宣徽使劉忠亮知中興府事高永昌如金謝賜醫恩金史交聘表

是月金再來賜醫藥金史章宗本紀

二十月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觀音奴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宋寧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

西夏稱天慶八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臥德忠宣德郎劉筠國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左金吾衛上將軍野遇思文知中興府田文徽等如金謝恩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柔思義宣德郎焦思元等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紀作九月戊申朔

冬十月金以刑部員外郎完顏綱來賀生日

京華印書局印刷

故事金使入國國主饋贈禮物視詔書幾道以爲多寡綱之來也金主命齎三詔左司員外郎孫椿年詔奏爲一道後覺其誤金主詰責之金史章宗本紀及完顏綱傳

十一月金人浚濠入界詰之不報

金羣牧使耶律德壽叛金主遣將斬之恐其餘黨復擾集民夫浚邊界濠塹東自高麗西連夏境列屯數千里純佑怒其入界遣使詰之金人不報西夏書事

宋嘉泰二年金泰和二年

西夏稱天慶九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白克忠宣德郎蘇寅孫如金賀正旦

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籍辣忠毅宣德郎王安道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紀作九月壬寅朔

又遣殿前太尉李建德知中興府事楊紹直等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按紀無橫賜事當是謝再賜醫藥耳

冬十月金以宿直將軍紇石烈毅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是月金以瀛王府司馬獨吉溫爲橫賜使來金史章宗本紀

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

西夏稱天慶十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崔元佐宣德郎劉彥輔如金賀正旦

京華印書局刷印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帠德元宣德郎高大亨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

大亨與兄大節大倫並奉使金國金人號爲三俊金史交聘表及西夏書事按章宗本紀作秋九月丙寅朔

冬十月金以薊州刺史完顏太平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宋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

西夏稱天慶十一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梅訛宇文宣德郎韓師正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遣武節大夫李德廣宣德郎韓承慶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紀作秋九月庚申朔

夏州豕生麟

麟一身二首州民以獻安全使人占之云一國兩主兆也安全喜遂蓄篡謀西夏書事

冬十月金以提點尚衣局完顏斆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宋寧宗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

西夏稱天慶十二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遇惟德宣德郎高大倫如金賀正旦

天大雪越日金主御衍慶宮受朝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紀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三月太白晝見

日者云主兵亂（西夏書事）

蒙古初來侵破力吉思寨

縱兵躪瓜沙諸州純佑不敢拒（元史太祖本紀及西夏書事按元史耶律阿海傳謂攻西夏在癸亥冬誤）

夏四月蒙古兵還掠落思城

蒙古主以天暑將盛引兵還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去（元史太祖本紀）

六月天鳴有聲

在西南方已而熒惑犯太微右執法羣臣上章請赦（西夏

書事

更興慶府爲中興府

純佑以蒙古兵退修復被兵諸城堡大赦境內改興慶府爲中興府西夏書事

閏八月遣武節大夫邁公良宣德郎米元懿如金賀天壽節金史交聘表按章宗紀作秋九月甲申朔

又遣殿前太尉迺來西夏書事作迺令誤思聰知中興府通判劉俊德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按上文無橫賜使必係脫刊又下文十月無生日使亦係脫刊然攷紀亦無文

冬十一月遣兵攻蒙古不戰而還

京華印書局刷印

純佑聞蒙古侵金與河東監軍完顏天驥相持乘虛以兵入其境行數日無所得諜報蒙古已敗金兵回師來救乃還西夏書事

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

西夏稱天慶十三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紐尙德宣德郎鄭勗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鎭夷郡王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自立

再閱月純佑薨於廢所年三十在位十二年改元一天慶諡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葬莊陵宋史夏國傳

襄宗敬穆皇帝李安全崇宗乾順之孫桓宗純佑之弟（金史章宗本紀作純佑姪誤）越王仁友之子也初封鎭夷郡王天慶十三年正月二十日（純佑之廢續綱目在七月金史西夏傳在三月此從宋史夏國傳）與純佑母羅氏廢純佑自立改是年爲應天元年（宋史夏國傳按傳作明年改元應天則應天止有三年與四年文異傳疑誤）

是月遣御史大夫罔佐執中等以純佑母羅氏表如金求封册（金史交聘表）

夏六月金主詔問羅氏所以廢立之故（金史交聘表）

秋七月安全復以純佑母羅氏表遣使如金奏告

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爲王奏告使

私問館伴官詔許否館伴官曰此不當問也奏告使曰明日當問諸客省若又不答則升殿奏請金主聞之使客省諭以許所祈之意（金史西夏傳）

安全復以羅氏表如金求封（金史西夏傳）

九月金使朝議大夫尚書左司郎中溫迪罕思敬朝請大夫太常少卿黃震來册安全爲夏國王（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御史大夫謀寧光祖翰林學士張公甫如金謝封册（金史交聘表）

以押進使知中興府梁德樞等爲奏告使如金（金史交聘表）

蒙古部長鐵木眞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

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元史太祖本紀

宋開禧二年金泰和七年

西夏稱應天二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隈敏修宣德郎鄧昌福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按金史高麗傳泰和七年正月用兵伐宋夏亦有故賀使不至獨高麗使賀正詔罷曲宴與章宗紀及交聘表異

秋七月金主詔贖西夏人口盡贖放還敢有藏匿者以違制論金史章宗本紀

八月遣武節大夫囉哆思忠宣德郎安禮如金賀天壽節

金史交聘表按章宗紀作九月甲戌朔

是秋蒙古再來伐克斡羅孩城元史太祖本紀

冬十二月金以符寶郎烏古論福齡來賀生日金史章宗本紀

宋寧宗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西夏稱應天三年

春正月遣武節大夫渾光中宣德郎梁德懿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按光中樞密都承旨進忠弟歷官參知政事德懿後爲翰林學士

二月蒙古兵還

蒙古兵駐斡羅孩城四出侵掠安全集右廂諸路兵以拒蒙古主見夏國兵勢尙盛不敢驟進逾五月糧匱引

還西夏書事親征錄及

三月以樞密使李元吉觀文殿大學士羅世昌等爲金奏告使金史交聘表按紀十月夏國有兵遣使來告此使或亦告兵事

夏五月遣殿前太尉罔勸遵義樞密都承旨蘇寅孫如金謝賜生日金史交聘表

又使金賀伐宋勝

以宋獻韓侂胄等首求和也宋史寧宗本紀

冬十月遣武節大夫李世昌宣德郎米元傑如金賀天壽節

先是金詔移天壽節於十月十五日故至是始行金史交聘

表及章宗本紀

又遣御史大夫權鼎雄樞密直學士李文政如金謝橫賜金史交聘表按表上無橫賜使又下無生日使亦係脫刊殆以傳位事故略耶

以參知政事浪訛德光光祿大夫田文徽等爲金奏告使金史交聘表

以有兵復遣使告於金金史章宗本紀

十一月金主薨衛王永濟嗣位是爲衛紹王金史衛紹王紀

宋嘉定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西夏稱應天四年

春三月蒙古主入河西

國主遣其世子帥師往禦敗績蒙古擒夏副元帥高令公令公被獲不屈死元史太祖本紀按西夏書事以高令公爲高逸

夏四月兀剌海城降

蒙古兵圍城豐州人謝睦歡勸守將出降太傅西壁氏率兵巷戰被俘元史太祖本紀及西夏書事按太祖紀稱太傅西壁氏而無其名下文有太傅訛答卽此人之名西壁實鮮卑之譌西夏本鮮卑別種故其國人有鮮卑氏舊史有鮮卑仲吉傳見屠寄蒙兀兒史記注

進破克夷門

克夷爲中興府外衛兩山對峙中通一徑懸絕不可登元昊時嘗設右廂朝順監軍司兵七萬守之安全聞蒙

京華印書局排印

古兵深入遣嵬名令公復率兵五萬以拒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馳下擊敗之相持兩月備漸弛蒙古主設伏以待遣游兵誘之入伏獲之遂破克夷元史太祖本紀及西夏書事按蒙兀兒史記注遼史西夏傳曰冠後垂紅曰嵬名因以爲氏然則此嵬名令公實西夏之宗室也其後丙戌年汗攻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前後殆是一人蓋自庚午年和親以後釋還其國至丙戌年又起主兵

圍中興府九月引河水以灌城

蒙古主引兵薄中興府安全親督將士登城守禦蒙古兵不能破會大雨河水暴漲蒙古主遣將築防遏水灌城居民溺死無算元史太祖本紀及西夏書事

冬十月遣使乞援於金金人不應

中興受圍月餘安全遣使至金乞援金羣臣皆曰西夏若亡蒙古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金主曰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西夏書事

十二月河隄決蒙古遣使諭降安全納女請和

河水久灌城址將圮會外隄決水勢四潰蒙古兵不能支遂解圍退已遣其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安全登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且請納女稱臣蒙古主許之始罷兵夏自是益衰矣元史太祖本紀按元秘史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將女

京華印書局刷印

子名祭合的獻與成吉思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駱駝毛段子鷹鷂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歛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按察合那珂通世引舊史后妃表太祖皇后第三斡耳朵察兒皇后察兒即祭合之誤又新元史完顏皇后傳邱處機西游道出和林后與西夏公主各遣使送寒具等食即祭合皇后又蒙兀兒史記注親征錄有入孛王廟一語始不解孛王何指繼孜蒙文秘史知西夏人稱其主曰不兒罕例如今內廷稱皇帝曰佛爺所謂孛王廟如云不兒罕廟蓋西夏先王原廟之在中興城外者

是歲境內稻麥皆大熟西夏事略

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

西夏稱應天五年

春三月嵬名令公自蒙古還太傅西壁氏病死

蒐名令公被囚蒙古主數使人諭降不聽日居土室中蓬首垢面食惟粗糲志不稍屈及安全請和聞令公未死遣使以禮請乃縱還西夏書事

秋八月侵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韃靼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按大金國志夏人恨金主不救在大安三年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金史衛紹王本紀及建炎以來朝野雜紀按西夏傳侵葭州作崇慶元年事攷金衛紹王本紀及續通鑑安全以金大安三年八月卒明年乃改元崇慶侵葭州在大安二年八月安全未卒之先金大安二年乃宋嘉定三年也

京華印書局刷印

是月改元皇建元年宋史夏國傳

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

西夏稱皇建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賀正旦

夏使朝辭金主賜衣帶外又賜貂裘二無則使者代以銀三錠副代以帛六十疋至是金主並削之禮臣請不許金史衛紹王本紀及禮志

夏五月黑韃靼國攻河西西禦之敗績

韃靼之先與女眞同類有黑白二種時黑韃靼王白廝波強盛兼併諸族地起兵攻夏河西州郡安全親率兵

拒戰大敗失其公主遣使請以臣禮事韃靼方退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秋七月國主安全廢八月安全薨年四十三在位六年改元應天四年皇建二年謚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葬康陵宋史夏國傳

壻謝盛封
男百濤
同校

西夏紀卷二十七

開縣戴錫章海珊

神宗英文皇帝李遵頊齊國忠武王彥宗子襄宗安全族子也遵頊始以策試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按西夏書事載彥宗材器英敏善騎射饒武略遇事敢爲任得敬害其能中以蜚語貶守涼州在郡有政績蕃漢畏懷得敬誅召入爲馬步軍太尉卒諡忠武遵頊端重明粹少力學長博通羣書工隸篆純佑廷試進士唱名第一令嗣齊王爵未幾擢大都督府主

皇建二年七月三日襄宗廢有世子承禎不立立遵頊宋金史俱不載其廢立之由無可攷遵頊時年四十有九改是年爲光定元年宋史夏國傳及金史西夏傳

秋九月連陷金邠涇

時蒙古兵圍金中都中都戒嚴故夏兵乘隙得陷之也金帥韓玉傳檄州郡有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爲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再居人世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時玉募兵萬人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羊千餘金史韓玉傳及歸潛志

冬以五萬衆圍金平涼復與韓玉戰於北原夏兵疑蒙古

軍至夜解去金史韓玉傳

又以兵五萬圍金東勝金西南路馬軍萬戶紇石烈鶴壽來救突圍入城夏兵解去

時他將侵金者亦爲蒲察鄭留擊敗而還金史紇石烈鶴壽及蒲察鄭留傳按蒲察鄭留傳大安二年知慶陽府三年夏人犯邊擊走之攷衛紹王紀夏人犯慶陽在至寧元年六月不在大安三年疑傳有誤

宋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

西夏稱光定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賀正旦

是時金屢爲蒙古兵所敗居庸關失守夏人乘其兵衂

侵略邊境而通好如故（金史衛紹王本紀及西夏傳）

三月金遣使來册遵頊爲夏國王（金史衛紹王本紀）

攻金葭州爲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禦之不克還（金史衛紹王本紀）

冬十二月遣使如金謝封册

遵頊志與金搆難受册久之始遣使謝而賀正使仍不遣（金史衛紹王本紀）

宋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

西夏稱光定三年

春攻金邠州

初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李平父以邠城頻爲憂謀之州將爲浚築計不從故陷靖難軍節度使尚郜國公主駙馬都尉烏林答琳來降遂虜答琳及官屬以歸金史烏林答琳傳及元遺山李寄庵墓碑

夏六月攻金保安軍破之殺其刺史攻金慶陽府破之殺其同知府事金史衛紹王本紀

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衛紹王永濟而立昇王珣是爲宣宗改元貞祐金史宣宗本紀

冬十一月遣兵數萬攻金鞏州彰德軍節度使夾谷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

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金史夾谷守中傳

攻金會州爲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

復與萬戶烏古論長壽戰於窄土峽不勝金史西夏傳及烏古論長壽傳

十二月陷金涇州金史西夏傳

進圍平涼

夏兵旣掠金鎭戎陷涇邠遂進圍平涼時平涼新被蒙古兵夏兵復往攻陝西按察副使盧庸與知平涼府蒲察鄭留團土兵招潰卒竭力禦守矢盡庸募人取夏兵

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竟不能克初執夾谷守中也旣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卽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愼勿降夏兵怒乃交刃殺之同時有劉德基者城破不降殺之德基大興人以進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卽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夏帥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帥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肯從曰吾豈茍生者哉遂殺之金史盧庸蒲察鄭留夾谷守中劉德

基等傳

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

西夏稱光定四年

秋七月以書入四川議夾攻金人不報

夏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遣蕃僧減波把波賫蠟書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董居誼不報宋史寧宗本紀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八月歸金國人喬成令賫國書與其主

大概言金邊吏侵略乞禁戢金主詔移文答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令將責問彼必飾詞徒爲虛文無益於事乃

止未幾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金有司乃移文來責問金史西夏傳

冬十一月援金叛人程陳僧於蘭州

金蘭州譯人程陳僧聚衆叛敗金人於龕谷遣其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殺九起兵拒陳僧來乞援遵頊以兵三千應之金史西夏傳及西夏書事

蒙古主三入國境破威哈喇城多桑書按威哈喇城即萬里長城

金詔有司來答牒金史宣宗本紀

是歲攻金西寧縣陷之主簿張汝翼跳而免元遺山張汝翼神道碑

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

西夏稱光定五年

春正月攻金武延川

金主曰此不足慮恐由他道入也既而聞邊吏侵夏境夏人乃出兵攻環州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敗夏兵於州境金主乃治邊吏侵夏境罪金史西夏傳及宣宗本紀

是月又攻金積石州爲都統姜伯通所敗遣兵入金安鄉關爲都統曹記僧萬戶忽三十所卻不克還金史西夏傳

三月金人會議來伐不果

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

之悉皆遯去遠還巢穴蓋爲我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金史西夏傳按詔議伐夏紀在五月

夏四月圍金臨洮

初金主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完顏狗兒討程陳僧夏兵往援遂圍臨洮扼渭源堡內外不通金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都統烏古論長壽應募馘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報城圍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衆皆危之知臨洮府事陀滿胡土門日爲開諭順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爲內

京華印書局刷印

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夏兵四面往攻金人出兵夜襲夏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大敗解圍還金史西夏傳及烏古論長壽陀滿胡土門等傳

金詔防秋

轉運使盧庸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爲之屛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鬬熟於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卽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金主從之金史盧庸傳

秋九月破金西關堡復攻第五將城不克金史西夏傳

冬十月入金保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攻延安又爲戍將所敗金史宣宗本紀

陷金臨洮

夏人入臨洮金總管陀滿胡土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救臨洮大敗于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金史宣宗本紀及西夏傳

十一月攻金熟羊砦

夏兵侵金不已金主以空名宣勅付陝西宣撫使夏人入寇有臨陣立功者五品以下並聽遷授於是金兵皆力戰夏衆數萬攻綏德之克戎綏平砦皆敗又攻熟羊砦

陝西副統軍移剌塔不也以兵萬人拒戰遂卻金史宣宗本紀
復遣兵八萬圍臨洮知府事陀滿胡土門破夏兵於城下金史宣宗本紀
是歲遣兵攻定羌爲金將蒲剌都逆擊潰歸金史蒲剌都傳
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
西夏稱光定六年
夏四月葩俄族總管汪三郎叛降於金
葩俄向屬夏國金陝西行省都元帥僕散端遣納蘭伴
僧賫諭招之汪三郎與臨洮苽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
石州都管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等相繼

叛附於金進羊千口金主命優給之賜汪三郎姓完顏氏後力禦夏兵爲金名將金史宣宗本紀及僕散端傳

五月修河橋以窺來羌城金兵焚之

遵頊潛於來羌城之界河起修折橋以通兵路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遣兵焚之俘馘甚多金史宣宗本紀

諜者陳喦入金被獲

遵頊復圖臨鞏窺長安使喦入金界探事來遠鎮將獲以聞金主命陝西行省嚴備之金史宣宗本紀

秋閏七月金人來伐襲阿彌灣

夏與金屢啟兵端而奏報倘用金年號是時移牒尾署

京華印書局刷印

夏國光定年號鄜延路上之金主詔封還其牒命慶陽總管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睹出環州金主曰聞夏人移軍備其王城尙恐詐我勿墮其計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抵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掩擊夏兵於阿彌灣殺其將士百餘人金史西夏傳

八月攻金安塞堡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壽遣軍敗之金史宣宗本紀按西夏傳作敗夏兵於寇安堡寇安即安塞判而爲二殊誤

又遣兵入金結耶觜川金將完顏賽不逆擊夏兵敗績尋復破夏師於車兒堡金史、西夏傳

冬十月以兵從蒙古入金鄜延遂克潼關

遷項數戰不勝遣人與蒙古連兵攻延安代州等郡殺經略使與敦醜和尙進犯潼關金西安軍節度使尼厖古蒲魯虎戰沒關遂破（金史宣宗本紀及與敦醜和尙尼厖古蒲魯虎等傳按眞德秀奏議作韃靼與西夏幷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

十一月圍金定西城

遷項既破金兵復遣騎四萬餘突圍定西輦致攻具志在必取金提控赤盞合喜與節度使楊斡烈（即楊沃衍）率兵鏖戰夏兵被斬者二千餘級失馬匹八百器械無數（金史赤盞合喜傳）

十二月金議來伐

京華印書局刷印

金主與皇太子議伐夏以右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按弘簡錄作汪石倫金國語解古里甲曰汪攻鹽宥夏諸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涼府移剌塔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金史西夏傳按胡土門石倫慶山奴三傳皆無文惟塔不也傳有此語亦空言耳

宋嘉定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

西夏稱光定七年

春正月金主復謀大舉來伐不果

金主命胥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鼎馳奏以爲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

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金史胥鼎傳

遣使如金賀正旦

使臣互市於會同館金外戚有身貿易於其間者吏部主事聶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方遂忤太后旨出爲同知汝州防禦使事金史聶天驥傳

夏兵三萬自寧州還金帥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

時他將侵金者亦屢爲赤盞合喜所敗金史西夏傳及赤盞合喜傳

夏人福山以俘戶往降於金金以爲同知澤州軍州事金史西夏傳

京華印書局刷印

金右都監完顏仲元請試兵西夏出其不意必獲全勝兵威既振國力益完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金史西夏傳）

夏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金都統紇石烈豬狗掩擊敗之（金史西夏傳）

金欲與夏議和

右都監慶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國決不肯和徒見欺耳既而獲諜者言遵頊聞大金將約和戒諭將士無犯金境金宰臣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弛金主以爲然（金史西夏傳）

復援金叛人李平於蘭州

蘭州當金夏之衝金水軍千戶李平若提控蒲察燕京貪暴殺之以叛遣使至夏陳可取狀遣項令兵應之已而平脅其徒張扆俱行扆以計執平等殺之夏兵乃還（金史宣宗本紀）

秋七月攻金黃鶴岔爲右都監完顏閭山所敗（金史西夏傳）圍金羊狼寨

都統兌世昌與戰完顏狗兒遣都統夾谷瑞夜斫夏營遂解圍猶屯近地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銳兵龕谷副統包孝成緋翮翅軍合軍來擊乃退（金史西夏傳）

八月以三千兵攻金安定堡爲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擊敗

金史西夏傳

九月金都統羅世暉卻夏兵於克戎寨金史西夏傳

冬金將楊沃衍與內族白撒等將兵五千出鞏州鹽井至故城逢夏兵三百擊走之金史楊沃衍傳

十二月蒙古兵圍興州國主遵頊出走西涼

夏與蒙古自納女請降合兵攻金遂爲役屬繼徵發日多不堪弃命禮意漸疎蒙古主怒渡河來攻列城不能禦直抵中興府圍之遵頊命太子德任居守已出走西涼已而遣使請降蒙古兵退始還元史太祖本紀及金史宣宗本紀按錢大昕養新錄太祖紀十三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遵頊出走西涼此金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陳桱通鑑

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皆在前一年今按金宣宗紀興定二年正月陝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大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夏與金相去遼遠而金人于是年正月已傳聞知之則必是前一年事元紀誤

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

西夏稱光定八年

春二月以秘書監蘇寅孫爲樞密都承旨

寅孫風姿奇爽少力學善屬文以世蔭授秘書監剛正不撓遇事敢言無所忌見遵頊與金搆兵數勸修好共拒蒙古至以涕泣爭遵頊知其忠擢之西夏書事

三月令邊吏通好於金請復互市不許

遵頊遣書金之綏德葭州乞復互市以尋舊盟慶山奴以聞金主不許金史西夏傳

夏五月攻金鄜延二州

遵頊因互市不許以步騎三千引蒙古兵由葭州入鄜延金元帥左都監慶山奴自鄜州發兵逆戰於馬吉峯夏兵被斬數百級失首領二人金史慶山奴傳

秋七月攻金龕谷砦

金提控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未幾復攻龕谷夾谷瑞又大破之金史宣宗本紀

冬十一月夾谷瑞敗夏人於質孤堡金史宣宗本紀按金史夏國傳興定二年

七月夏人犯龕谷夾谷瑞趙防敗之追至質孤堡似質孤與龕谷是一事與此異元朝秘史是年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不兒罕說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罕去說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氣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巡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却去征他按唐兀氏即河西賜姓廿二史孜異元史鎮海傳從攻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契丹女直河西諸國按唐兀即河西吳海王氏家講序云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後乃服世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傳有唐兀又有河西盖史臣不通譯語而誤重出耳

宋嘉定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

西夏稱光定九年

春二月復令邊吏通好於金

京華印書局刷印

金元帥右都監慶山奴以綏德保安之境各獲夏人統軍司文移來上其辭雖涉不遜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金主詔尚書省議之宰臣言鎮戎靈平等鎮近耗夏人數犯疆場此文正緩我爾宜嚴備禦以破姦計金主然其言金史宣宗本紀

閏三月破葭州之通秦砦

通秦砦舊名昇囉嶺本夏國地宋神宗元豐五年收復靖康中沒於金至是以兵襲破之殺其刺史紇石烈王家奴等旋棄之歸金史宣宗本紀

遣人如宋請會師伐金

初金人南遷後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盞合喜以重兵宿鞏州遵頊畏其侵迫乃遣樞密使都招討甯子寧忠翼赴蜀議夾攻秦鞏蜀帥聶子述俾利州安撫丁焴答書許之飭將吏嚴兵以待宋史夏國傳

夏四月取通秦堡

通秦堡舊名精移堡在通秦砦北遵頊以二萬騎破之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赴援夏兵逆戰不勝棄堡走已復進兵取之慶山奴自將兵來攻夏兵被斬五千級餘衆由葭蘆川遁回金史宣宗本紀及慶山奴傳按買史夏國傳夏人破通秦砦納合金住擊之由葭蘆川遁去未免混兩事爲一故特從宣宗紀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五月金人侵隆州

夏兵屢犯通秦金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合達進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會日暮乃還金史完顏合達傳

六月宋利州安撫使丁焴復以書來約伐金宋史寧宗本紀

冬十一月放金前嵐州倉使張祐歸

金明昌中夏破嵐石諸州獲祐脅之降不從羈於衙頭至是求歸遵頊縱遣之金史宣宗本紀及西夏書事

十二月金詔有司來移文并答書

初夏有書抵金告和至是答書曰以生民爲心不以細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爲度不以私忿而傷天下之功惟我國家奄宅中外威制萬里恩結三方高麗叛歸郤而不受孽宋既服免其稱臣苟可利於生靈有不較其名分矧惟大夏特我寶鄰盟誓既百年于茲恩好若一家之舊乃者北兵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豈意同盟墮此奸計俾我兩朝之交質至于一矢之相加幸上天開悔禍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茲紆信使特枉載書忍以一朝之違遽忘累世之好矧此輔車之勢屬我脣齒之邦與其厭外夷之陸梁孰若結諸夏之親昵維

茲不類乃我同仇當人心厭亂之秋見天道好還之意衆既烏合罪復貫盈彼物極則終衰此數離而復合且閱牆猶可禦侮況同舟何患異心既有成言當如來約

（金史西夏傳及閑閑老人滏水集）

金議收復蘭州不果

金廷議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爲敵據將遣內族白撒以兵復之白撒奏曰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經涉險阻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爲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金主從之

（金史白撒傳）

是歲大舉攻金環州

城中軍不能二千刺史朮虎筠壽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夏人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夏兵驚潰南走被斬千人擄老幼四千獲將領一人夏兵復奔西道筠壽又邀擊之被斬數百人擄牛羊萬餘（元遺山朮虎筠壽神道碑）

侵金威戎城

時威戎民飢且地震城圮夏兵乘隙攻之威戎令商衡率蕃部土豪守之不克（金史商衡傳）

宋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

西夏稱光定十年

春正月復遣使往四川議夾攻金人宋史寧宗本紀

二月攻金鎮戎

先是金石盞女魯歡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金主從之至是果城鎮戎夏人往撓其役金師敗績金史西夏

傳及石盞女魯歡傳

金主以夏人公移語不遜命詞臣草牒來折之金史西夏傳

夏四月攻金新泉城敗績

遵頊遣兵千人駐鹿兒原金左都監赤盞合喜遣提控烏古論世顯率偏師逐之已而以千五百人攻新泉又爲都統王定所敗金史西夏傳

金兵入宥州圍神堆府

金慶山奴兵侵宥州守將禦之敗退守神堆府金兵穴其城方登陴遵頊遣援師至與慶山奴戰不勝被斬二千餘金兵獲雜畜三千餘而去金史西夏傳及赤盞合喜傳

京華印書局刷印

宋四川宣撫使安丙遺書定議夾攻金

初宋帥聶子述罷去丁焴持初議不肯出師赴夾攻之約甯子寧遣使復申前說且責以失期時安丙爲閫帥始遺書來許之金史寧宗本紀及西夏傳

秋八月攻金會州陷之降其刺史烏古論世顯

遵頊遣萬衆圍會州主兵者人馬皆衣金碧出入陣中金同知平涼府事郭祿大引矢一發殪之又一矢貫人兩手於樹夏兵憤併力攻之城遂破擒祿大及其弟蝦蟆憐其技囚之守將烏古論世顯降關右大震金詔有司移文來議和遵頊不納金史西夏傳及郭蝦蟆傳

進圍定西州與金節度使烏古論長壽戰不克

遵頊以兵三萬復犯龕谷爲夾谷瑞所卻乃從高峯鎭圍定西環城爲柵執烏古論世顯至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卽殺汝弟長壽不顧偕刺史愛申阿失刺提控溫敦永昌分兵出戰夏兵退走失馬仗甚衆金史西夏傳及烏古論長壽傳

甯子寧以伐金告於宋宋四川宣撫司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鞏州來會宋史夏國傳及寧宗本紀

九月破西寧州再圍定西

夏兵略綏平砦安定堡進攻西寧金行元帥府事赤盞

合喜發兵救未至夏移兵臨洮烏古論長壽先伏兵五千於定西險要間夏兵逆戰不利會西寧已破併攻定西（金史宣宗紀興定四年九月庚子夏人入定西州己酉夏人陷西寧州而烏古論長壽傳則云已破西寧乃犯定西傳紀不合）長壽力擊不退攻益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金史西夏傳及烏古論長壽傳）

遣兵攻鞏州且使人趣宋師來會

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獻計曰鞏州帥府所在破鞏州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下遵項從之遣樞密使甯子寧嵬名公輔率兵二十萬攻鞏州金行元帥府事赤盞合喜遣兵拒敵一日十餘戰夏兵退回南岡尋以

精騎三萬傅城合喜出城奮擊夏兵敗副將劉打甲玉等被擒子寧遣使入四川趣師宣撫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統程信督諸將張威王仕信分道進兵克來遠鹽川兩鎭及定邊城會於鞏州城下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合攻不克殺傷者萬計遂焚攻具拔柵自安遠砦退師合喜先伏甲要地邀擊之夏兵失亡甚衆宋史寧宗本紀及赤盞合喜傳

冬十月程信使來邀共攻秦州不從宋史寧宗本紀按黃震古今紀要作安丙約夏人合攻秦鞏夏兵爽約不至我師敗績與宋史異

十一月殺金會州刺史郭祿大弟蝦蟆逸還

祿大兄弟被擒誓死不屈已而同謀歸金自拔髭鬚以改狀貌事覺祿大被殺蝦蟆逸還金史郭蝦蟆傳

攻金綏德州

駐兵於杜天山右都監完顏合達將兵來擊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畢會於山巔見夏人數萬餘傳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夏軍大敗金史完顏合達傳

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

西夏稱光定十一年

春正月金詔樞密院議夏事

樞密院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險要以待之鄜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綴其後足以無慮金史西夏傳

二月金寧遠節度使夾谷海壽破夏兵於搜嵬堡金史西夏傳

三月復取金來羌城

因金叛人竇趙兒之招遂入據之孛朮魯合住以重賞誘脅從人爲內應督兵急攻城拔之金史宣宗本紀

夏五月金內族白撒諭諸蕃族來討

初白撒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計約喬家丙令族首領以諭諸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等同往

撫諭未幾梅等報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至是令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合諸蕃族來討金史白撒傳

是月吏部尚書權鼎雄卒

鼎雄涼州人天慶中舉進士以文學名授翰林學士安全篡逆棄官入青巖山不出遵頊立召爲左樞密使嘗奉使謝金橫賜與接伴爭相見儀金人服其論正及進吏部氣宇肅然抑僥倖拔淹滯雖在亂離中無敢干以私者西夏書事

冬十月復以書如四川趣會兵伐金宋史寧宗本紀

遣兵從蒙古取金葭州及綏德州遂攻延安府

先是蒙古太師國王木華黎征陜右假道於夏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國主聞之遣塔爾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是月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蒙古左副元帥石天應曰西戎離降實未可信此州當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軍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此萬世計也木華黎然其言即以天應權行臺留守葭蘆國主愈懼而木華黎自將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國主遣迷僕往會之

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見汝主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命不敢拜因引衆去未幾木華黎攻延安迷僕始贄馬而拜（元史木華黎石天應等傳及元史類編）

侵金龕谷及積石復以萬餘衆攻定西金同知蘭州軍州事郭蝦蟆逆戰夏師敗績被斬七百人亡失馬五十匹（金史宣宗本紀及郭蝦蟆傳）

復攻龕谷爲白撒所敗（金史西夏傳）

十一月蒙古來約共攻金安塞堡

夏軍先至金完顏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禦之合達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爲力於是潛

軍裏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金主聞之詔曰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之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金史完顏合達傳

是歲遣兵入宋鳳州約共攻金不納

先是安丙嘗納夏合從之請會兵攻秦鞏而夏兵不至遂有皁郊之敗至是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宋鳳州邀宋將出援兵宋帥崔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恐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宋史崔與之傳按魏鶴山文鈔論擇人分四重鎭以備金夏韃事曰夏人久有呑噬關陝之志數通邊臣要結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兵援秦鞏之會棄我先遁反謂將士少更請濟師今又遠連強韃近向全秦行李往來邀我未已利害難於險度眞僞不可測知稍失應酬便生間隙又謂夏人則令四川制司因其來使諭以各用所長分道出師乘便即發不必即相牽引凡此者第以欺敵而紓憂耳

是歲夏將也蒲甘卜率所部叛降蒙古元史也蒲甘卜傳

宋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

西夏稱光定十二年

春正月陷金大通城金復取之

先是夏兵數十萬分侵龕谷鄜延大通諸城遂破大通據之金主命白撒等發兵襲夏人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鎮戎合達出

環州以報二道之役白撒馳至臨洮遣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敗夏兵千餘於踏南寺因圍大通城分兵奪其橋與夏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其橋西遁金人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金史西夏傳及白撒傳

三月與金提控李師林戰於永木嶺敗績金史宣宗本紀

夏六月蒙古來約伐金由河中葭州路入許之元史石天應傳

秋八月攻金寧安寨金史西夏傳

積石州蕃族叛金來附金鞏州提控尼龐古三郎討之獲

羊千口金史宣宗本紀

攻金德順金史宣宗本紀

冬十月掠德順之神林堡金史宣宗本紀

十二月與金蘭州提控唐括昉戰於質孤堡敗績金史宣宗本紀

是歲蒙古來代

及秦州夏人撤橋梁爲備軍阻不得前蒙古將王檝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軍乃得進元史王檝傳

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

西夏稱光定十三年

春二月以步騎數十萬圍金鳳翔

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營柵連數百里不絕金元帥赤盞合喜以郭蝦蟆統領軍事從巡城濠外夏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脥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已而夏師退金史赤盞合喜傳及郭蝦蟆傳

是春使太子德任伐金不果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願爲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

天旱不果以德旺爲太子金史西夏傳

蒙古來伐

金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困敝來攻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爲不可乃止金史西夏傳

掠金隴安軍

金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鄰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金史西夏傳

秋七月攻金積石州

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金史宣宗本紀

陰城族之骨鞫門等叛金來降

金元帥夾谷瑞發兵討之以捷聞金史宣宗本紀

九月朔日有食之食既色淡無光興慶府城外大風拔木西夏書事

冬十月蒙古兵圍積石州五日而解

蒙古以鳳翔之役惡夏無禮遣將攻積石州四出抄掠逾旬聞金人圖其後解圍去西夏書事按積石西蕃溪哥城地金夏兩有其名然宋史積石軍所屬一砦兩堡金史城一砦三堡三界至不甚相同俟攷

罷御史中丞梁德懿

蒙古兵雖退國中荒羸殆甚遵頊猶集十二監軍司兵

圖金鞏州德懿上言天人之道理自相通國家用兵十餘年田野荒蕪民生塗炭雖婦人女子咸知國勢瀕危而在廷諸臣淸歌夜宴舌結口拑太子以父子之親憂宗社之重毅然陳大計獻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廢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變異歲告災祲臣望主上撫恤黎庶修睦鄰邦召還靑宮復其儲位庶幾臣民悅服危者得安遵頊惡其言直面詰之令致仕德懿雖世胄性恬退歸後十餘年逍遙山水而卒（西夏書事）

十一月金郭蝦蟆與鞏州元帥來攻會州

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

望之以爲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乃復爲金所有（金史宣宗本紀及郭蝦蟆傳）

十二月金主珣薨太子守緒即位是爲哀宗（金史哀宗本紀按元太祖紀作十月）

遵頊自稱上皇傳位於太子德旺

夏與金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搆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敝復屢爲蒙古所攻力不能支故有是命遵頊在位十三年改元一光定至乾定四年乃薨年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六十四諡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金史西夏傳及宋史夏國傳

壻謝盛封
男百濤同校

西夏紀卷二十八

開縣戴錫章海珊

獻宗皇帝李德旺神宗遵頊次子也光定十三年二月神宗廢太子德任以德旺爲太子十二月神宗詔傳位於太子乃卽位時年四十二改元乾定時蒙古主使史天祥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敵射傷額出血目爲之昏宋史夏國傳及元史史天祥傳

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守緖正大元年

西夏稱乾定元年

春正月裕陵泰陵災草木皆流血德旺遣官禳之二十日

京華印書局刷印

止西夏書事

二月結漠北諸部兵以拒蒙古

德旺聞蒙古主征西域未還遣使結漠北諸部爲外援陰圖拒守計諸部出兵應西書事

夏五月蒙古兵圍沙州不克

蒙古主自西域還聞夏國有異圖自將兵由河外攻沙州踰月不下遣部下兵夜穴城以入守將籍辣思義納火穴中蒙兵多死思義城守如故西夏書事

閏八月宋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昀爲皇帝是爲理宗宋史寧宗本紀

九月蒙古取銀州

蒙古久攻沙州恐銀夏出兵赴援遣大將孛魯黑馬等分兵攻銀州監府塔海出戰兵敗被俘斬首數萬級獲生口牛羊數十萬銀州遂破元史孛魯傳及黑馬傳

冬十月遣使如金修好金史哀宗本紀按交聘表作十一月

十一月遣使蒙古請降

沙州圍解德旺聞銀州不守漠北諸部潰散遣使詣蒙古軍前請降許以質子為信蒙古主始解沙州圍城中堅守半載軍民困乏牛羊馬駝殆盡西夏書事

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

西夏稱乾定二年

春三月蒙古使來責任子不遣

蒙古遣其臣孛禿至夏國責遣質子德旺猶豫未决右丞相高良惠言兩國相交忠信爲主彼强吾弱勢難背言宜擇宗室之賢者加以王號錫以車旗俾結蒙歡庶幾稍紓國患德旺曰我方修好金源共支北敵任子一往受其束縛後悔何追樞密使李元吉曰蒙古虎狼雖恭順不違猶恐咆哮其性若反覆無恆是自啓兵端也況金勢寖衰自守不支焉能濟我耶德旺不聽謝孛禿遣回西夏書事

夏六月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德旺求直言

殿中御史張公輔疏陳經國七事一曰收潰散以固人心自兵興之後敗卒旁流飢民四散若不招集而安撫之則國本將危臣願勞來還定計其室家給以衣食庶幾兵民樂業效忠徇義靡有二心二曰堅盟信以紓國難蒙古孛禿去時堅請三思再議今爲時半載未見兵臨或者尙深觀望急宜遣使納質以示忠誠使彼師出無名我得徐爲善後臣知言而無補然非此無以弭患也三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銀州失守河西諸隘與敵同之千里之內樓櫓斥堠蕩然無存宜乘北兵暫去繕隍

京華印書局刷印

浚濠無事則安堵堪資兵至則扼險可守若任其如入無人豈不殆哉四曰明軍政以習戰守國家向有綏宥諸羌藉以立國嗣爲宋金控據兵勢寖衰今惟料瓜肅精强與靈勁勇明賞罰計功能委之宿將親臣量敵爲進退視地爲攻守或者積衰之後可冀振興五曰聯烽堠以立應援自金源開隙使介不通往來禁絕人視秦肥瘠無關致蒙古乘隙屢肆兵凶今宜遣使與金約和兩國各置邊烽設偵候此舉彼應彼困此援我兵氣壯敵亦不敢正視矣六曰崇節儉以裕軍儲國經兵燹民不聊生耕織無時財用並乏今將宮中府中浮靡勳

臣戚臣賞賚去奢從儉以供征調之用則糧足而兵自强耳七日觀利便以破敵勢蒙古距國千里初來不拒繼與連兵俾其險阻旣明道路盡熟若不出奇奮擊何以示我兵威議者以王城可守任其連破州郡是猶心腹之疾先起手足可不急爲療救乎今聚境內精兵猶可數十萬果能鼓勵士氣效命一戰客主勢殊應無不勝若狐疑滿腹首鼠兩端亡在旦夕矣德旺善其辭切擢爲御史中丞西夏書事

秋七月宗室李楨入於金

楨爲國疎族其父因國亂不仕挈楨入金應經童試中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選元史李楨傳

九月與金議和定爲兄弟之國

金以夏爲北兵所逼將立新主以翰林趙周臣爲詔册使既至境朝議罷其事飛驛卒追還乃以翰林馮延登來議和李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決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

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定爲兄弟之國夏稱弟各用本國年號國主旋使光祿大夫吏部尙書李仲諤南院宣徽使羅世昌中書左司郞中李紹膺如金報聘金史西夏傳及李獻甫傳交聘表

納蒙古仇人赤臘喝翔昆

赤臘喝翔昆乃蠻部屈律罕子蒙古滅乃蠻屈律罕走死契丹蒙古主索其子赤臘喝翔昆來投德旺以其同

仇納之給以糧糗元史太祖本紀

冬十月金遣聶天驥張天綱來講和金史交聘表按九月既與金定和不知何以十月尚使夏講和

金新定夏使儀注金史禮志按禮志新定夏使入見儀金主御座羣臣小起居畢閤門使奏夏使見客省與夏使副對立于幕前使者奉書揖畢對行左上露臺殿檐柱外奉書單跪閤使接書使副就拜位立閤使奏書全讀畢引使副入殿鞠躬再拜復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致問兄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再拜興復位金主乃宣問夏皇帝使副鞠躬受旨畢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聖躬萬福拜復位從左退下階至丹墀北向立以禮物右入左出盡使副再至丹墀舞蹈不出班重奏聖躬萬福畢再拜雙跪金主遣人勞問復位謝恩再出班謝面天顏復位五拜再出拜謝遂差接伴賜湯藥諸物復位舞蹈再拜引右出次引都管上中節左入丹墀立下節於階下立齊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下節鞠躬聲喏初一拜呼萬歲次一拜呼萬歲臨起呼萬萬歲祗候引右出

罷南院宣徽使羅世昌

世昌自奉使回見金勢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勸德旺爲自强計及納赤䮚噶翔昆力諫不聽遂乞休三請方許之世昌世居銀州鄉里已破流寓龍州知國且亡譜夏國世次二十卷藏之（金史贊及西夏書事）

金以與夏修好詔中外（金史哀宗本紀）

遣徽猷閣學士李弁如金議互市往返不能決金主以楊雲翼來乃定（金史楊雲翼傳）

十二月金遣禮部尙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宏毅充報成使來聘

國書稱大金皇帝致於弟大夏皇帝闕下金史交聘表

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

西夏稱乾定三年

春正月遣精鼎匭匣使武紹德副儀增御史中丞咩元禮如金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蒙古主自將來伐以夏納仇人赤臘喝翔昆及不遣質子也元史太祖紀按親征錄本作乙西秋復統兵征西夏元史譯文證補整軍攻合申亦作雞年秋此從元史李文田注元朝秘史謂赤臘喝翔昆即王罕子桑昆赤剌合又納仇人赤臘喝翔昆近人屠氏寄蒙兀兒史紀改編於宋開禧元年乙丑謂桑昆西奔曾過西夏過徹勒之地故以納亡籍口興師事當在是年秋時大軍本在金山前踰漠即入河西亦因

利乘便也舊史太祖紀二十一年春正月帝以西夏納我仇人赤騰喝翔昆不遣質子自將伐之云赤騰喝翔昆即你勒合桑昆異文桑昆西弃經西夏邊徹勒之地事在癸亥下距丙戌已閱二十三年蒙兀用兵西夏至是已第五役欲加之辜何患無詞乃遠追二十三年前已往故事藉爲口實太不近情反復思之此必乙丑年第一次用兵之執言也西夏與蒙兀本風馬牛不相及成吉思雖好侵伐人國豈得無故加兵其始必執一言以開衅惟乙丑西夏之役親征錄舊紀辣施特書均未言其致討之故本是疑竇今將舊紀納我仇人赤騰喝翔昆語改編於此深合事情云云錄此以備一說

寧夏人朮速忽里叛降蒙古蒙古主命掌膳事 元史來阿八赤傳

二月上皇遵頊薨 金史西夏傳

蒙古克黑水等城

蒙古主積怒夏國親將兵十萬來攻至秦州德旺遣人

撤橋梁拒之蒙古宣撫使王檝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遂進兵度沙磧入河西擊散撒里特勤赤閔諸部攻黑水城破之蕃部死者數萬元史太祖本紀及王檝傳

夏四月蒙古兵駐渾垂山

渾垂山在肅州北蒙古主駐兵避暑兵士四出抄掠民間窖積皆盡元史太祖本紀及西夏書事

五月取肅州

肅州守將乃蒙古千戶昔里鈐部兄堅守不下蒙古主遣鈐部諭之降不聽鈐部懼城破害及其家先以爲請蒙古主怒城久不下令屠之惟聽鈐部求其親族家人

於死所至是城破得免死者百有六戶歸其田業是役獲夏將阿沙敢不於賀蘭山元史太祖本紀及昔里鈐部傳新元史

蒙古取甘州副將阿綽等死之

甘州守將爲曲也怯律先是怯律之妾有娠不容於嫡以妾配掌羊羣者及里木所娠子生曰察罕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蒙古主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蒙古主異之乃挈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宮人弘吉剌氏屢從征伐以功爲御帳前首千戶從攻西夏破肅州進次甘州適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見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並殺使者併力拒守既而城破阿綽等三十六人死焉蒙古主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乃止元史太祖本紀及察罕傳

河西旱

河西諸州草木旱黃民無所食西夏書事

秋蒙古取西涼府

蒙古主進兵攻西涼宿衛官粘合重山執大旗指揮六軍手中流矢不稍動守臣斡扎簀力屈率父老以城降於是搠羅河羅等縣皆不守（元史太祖本紀及粘合重山傳）

七月國主德旺薨

時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有六在位四年改元一乾定廟號獻宗史失其諡與陵名（宋史夏國傳）

南平王睍清平郡王之子獻宗德旺之猶子也初封南平王乾定四年七月獻宗薨嗣位史失其年號（宋史夏國傳按金史西夏

傳謂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殊不可解又按玉海有廣禧清平不知夏何主紀元編附于乾定下

八月蒙古兵破應里等縣

應里與蘭州接境西據沙山東阻大河蒙古主踰沙陀至黃河九渡攻破之（元史太祖本紀）

九月金還所掠人口

夏國營田實占正軍一有徵調輒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曠兵後尤甚金主聞國事日蹙以前取會州時所掠人口悉縱還之（西夏書事）

冬十月遣使如金報哀（金史哀宗本紀）

十一月蒙古攻靈州

睍遣嵬名令公帥十萬衆赴援蒙古主渡河逆戰擊敗之元史太祖本紀及察罕傳按譯史作李睍率五十營來援

金遣人來賀正旦金史交聘表

遣使如金請停使聘以蒙古深入兵事方殷也金史交聘表按金元遺山趙秉文墓志載令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間公及王黃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

金遣中奉大夫完顏履信昭毅大將軍太府監徒單居正來弔祭金史交聘表

蒙古主進次鹽州川遂圍中興府元史太祖本紀

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

西夏稱二年按西夏書事謂睍以國勢瀕危即位不改元仍稱乾定而紀事年表以是年爲寶慶元年紀元編及紀元表俱不載惟紀元表于丙戌夏德旺弟睍立稱元元年不書年號與史失其年號合

春蒙古主留兵攻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取之元史太祖本紀

進攻兀納剌城

守城者爲夏宗室子城陷不屈死其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蒙古將異之執以獻其宗王哈札爾留養之新元史李恆傳按姚牧菴集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太祖平西夏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云云據此是恆祖父乃夏之宗室舊史以爲夏主之子誤兀納即秘史兀刺孩元史之兀良哈之對音

三月蒙古破沙州

蒙古主遣忽都鐵穆兒招諭州將州將僞降以牛酒犒

師而設伏以待忽都鐵穆兒至伏發馬躓幾被獲千戶昔里鈐部授以所乘馬還兵擊敗夏兵遂破沙州元史昔里鈐部傳

夏四月右丞相高良惠卒

良惠忠懇有經濟才遵頊時數論事不見信德旺立首進和金三策兩國遂修好及德旺不遣任子力諫不納退謂人曰禍在是矣已遵頊德旺相繼薨蒙古兵至睨不能措一謀良惠內鎮百官外厲將士日夕拒守自冬入夏積勞成疾僚佐勸自愛良惠撫膺嘆曰我世受國恩不能芟除禍亂使寇深若此何用生爲遂卒年六十

七吏民悲泣晛哭臨其喪三城中奪氣西夏書事

五月與蒙古阿朮魯戰於合剌合察兒之地敗績蒙古時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晛方堅守中興蒙古主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元史阿朮魯察罕等傳

六月太白入東井地大震宮室多壞王城夜哭西夏書事

晛力屈出降

諸將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時諸將爭掠子女金帛惟耶律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所活幾萬人先是蒙古主來攻晛元史譯文證補作失

都忽兒自念屢敗今已全境被擾不能復振惟有乞降因遣使入蒙古軍願立誓歸誠謂不敢望收之爲子蒙古主允其請又以備貢物遷民戶須展限一月乃得自來朝謁蒙古主亦允之告以今我尙病且無來令脫侖扯兒必前往安撫會蒙古主卒諸將遵遺命取睍殺之元史太祖本紀及察罕傳耶律楚材傳元史譯文證補

是歲睍遣精方匭匣使王立之如金未復命國亡金主以立之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有高智耀者河西人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

士第以夏亡隱居賀蘭山不仕元太宗召見辭歸西夏自宋太平興國七年繼捧獻土後繼遷復立國失而復得抗橫宋遼金元視四國之强弱以爲向背至是乃亡共二百餘年金史交聘表及西夏傳元史高智耀傳按續通志注西夏自拓跋赤辭納欵于唐閱五代迄宋據有西土歷年久遠宋史載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止自彝殷入宋以後概之鍾淵暎建元考斷自元昊稱帝爲始自元昊以景祐元年甲戌改元寶元戊寅稱帝至寶慶三年丁亥國滅凡一百九十四年

余撰西夏紀成竊歎西夏一代其所以抗橫宋遼金者史雖稱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强弱以爲異同要其所以能然則非僅此夫西夏三敗宋軍兩挫遼鋒皆當宋遼極盛之世三川之役劉平授馘好水之戰任福捐軀定川致懷

敏之亡南壁促宗眞之敗彼其桀驁自雄儼然兩大可以鞭箠豈僅與抗然猶可曰元昊知兵善戰宋遼諸將非其匹也若與金爭秦鞏邠涇則當遵項之世遵項以狀元而作天子其雄才大略不必如繼遷元昊之傑出而遠交近攻聯宋聯蒙兵爭十年不解亦若有恃不恐者何哉則以西夏崇尙儒術陳經立紀雖見稱史册而其所以能敵強鄰則自出祖像以示人當王霸之自命其武功亦實有足稱者宋李忠定之言曰夏人每欲入寇必聚兵於數路之會境舉國而來號稱百萬精壯居前老弱居後去則反是故能深入吾地破城寨虜人畜動輒如意又曰夏人非有

京華印書局刷印

高爵厚祿以寵戰士然而人人習騎射樂戰鬭耐饑渴其視冒矢石蹈鋒刃死行陣若談笑然故能驚邊徼摩封疆出沒飄暴不可制馭又曰夏人之法戰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觔其賞之如此其輕也然而得大將覆大軍則其首領往往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戰鬭輕首級而不爭乘利逐北多致大勝又曰夏人狡獪多詐而善謀強則叛亂弱則請和叛則利於虜掠侵犯邊境和則歲賜金繒若固有之以故數十年西鄙用師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領而其深謀遠慮常爲積年之計其爲忠定歎服如此再觀宋史本傳所載軍制及兵志何常所奏步跋子鐵

鷂子諸名稱知西夏以武立國十六司之職掌四十溜之軍容決非不習戰陣僥倖立功者可比故當其盛也潼關反鎖金明仰攻嫚書肆指斥乘輿之言露布馳直據長安之語金戈鐵馬潑喜撞郎雖韓范西邊之經營卒未能損其毫髮而史氏乃謂足寒其心膽殊失之夸張及其衰也昧偭鄉之道不知聯金以拒蒙而反聯蒙以蹙金致脣亡齒寒金源不振夏社亦墟精銳盡於十年戰爭終於兩敗此則失策之甚者要自繼遷再立國以至晛亡其間誼辟英君數作元昊無論已繼體守文莫如德明德明以還夏聲益大諒祚繼元昊而立弱而能强秉常受制於母后失

而旋復乾順享國最久拓地亦廣仁孝文治有餘武功不足然能誅任得敬於僭竊之後乾斷獨伸猶能轉危爲安不失令主至純佑不振被逼權奸生母羅氏反贊廢立爲族子安全求封於金尤出意外安全竊位不久旋亦被廢蓋若有天道焉遵頊繼立兵禍接踵禪位德旺旋以憂卒至晛不二年而亡則又不獨有天道蓋有人事焉夫西夏以河內外數州之地而能抗三大國搘拄至二百年之久則夫地大於西夏數倍人民衆於西夏數十倍而一經變亂內憂外患隨以俱來如火之燎原不能撲滅又從而煽之以至於不可救內不能保境息民外不能折衝禦侮徒

爲內鬩私鬪以自逞其恣睢傲睨之雄而不知螳螂黃雀之喻之行將自及聞西夏之風其能無愧也乎

京華印書局刷印

壻謝盛封
男百濤同校